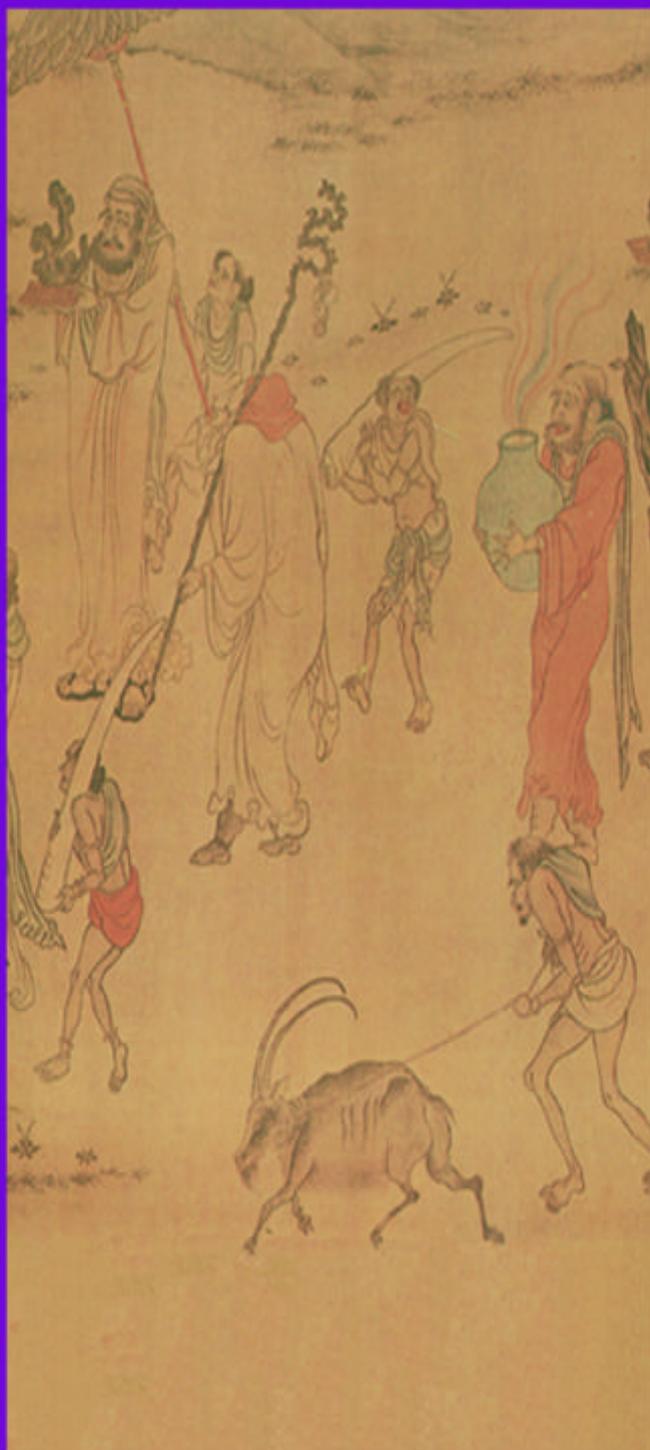


济公全传  
二



清·郭小亭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# 济公全传

(二)

(清)郭小亭 著

## 第五十六回

### 郑雄途中见济公 王贵林内劫孤客

话说济公在天兴店，用手一指点，见外面有一人两眼发直，后跟一妇人。书中交代，来者这人，住在千家口东街，姓马名茂。他父亲马振刚，他有两位兄长都务本分，耕读传家，惟有马茂是个逆子，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。那日他在大街之上，把银钱衣服全都输了，无脸回家，买了一根绳子，意欲上千家口外，无人之处去缢死。偏偏巧遇见傅有德肚肠疼痛，他带有痧药，说：“我给你些药吃吃。”傅有德吃了，靠着树就睡着了。马浅见他一个孤单行客，想：“他身上必有金银，我摸一摸他肚腹，他要醒来，我就说，我摸你肚腹，还有疼痛否？他若不醒之时，有什么，我拿了就走。”便伸手一摸，把银幅子就摸出来，一看，里面有十二锭黄金，他把绳子扔下，拿着黄金幅子就走。自己一想：“我把我妻子接出来，找两间房子，把黄金换了一锭过日子，倒是乐事。”想罢往前便走。见北边有一个大苇塘，他四下一瞧，杳无一人，把银幅子连黄金埋在那里，留了一个暗记，自己回归千家口。

刚到了家门口，他父亲马振刚立在门口，一见马茂气往上冲，说：“畜生，你在外面无所不为，怎么又回家来了？”马茂说：“我接儿媳来的。我也不在你家吃饭了，家里算没我这个人便了，以后你也不用再管我了。”马振刚听了，忙说：

“好好！你趁早把你老婆接出去罢，不要在家里再生我的气。”马茂即到里房，唤出妻子，要他跟了就走。妻子不敢跟他出去，因知他在外面无所不为，怕他生出异心把她卖了。他妻子孙氏，本是贤德之妇，跟婆婆说：“我不愿去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只管跟他出去，有什么事，自有我给你做主。”孙氏无法，跟马茂出来，走到半路，马茂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若不发财，我也不能接你。”孙氏也不理睬他，跟他出了干家口的村口。到了苇塘，寻着埋黄金所在的暗记，马茂刨开一看，十二锭黄金踪迹不见，里面有一堆大粪。

书中交代，十二锭黄金是被挤公拿去了。当柴元绿、杜振英救了博有德的时候，说：“你等着，由南边来一个穷和尚。

“为何济公由北边来呢？那就是济公把柴头杜头支开去救博有德的，和尚走到北边，把黄金刨出，带在贴身，出了一回恭。照旧埋上。这时候马茂一瞧就愣了，方才由家中接妻子出来，说的大话不小，把妻子接了出来，此时黄金没了，再把妻子送回去，那如何能行？真是话出如箭，岂可乱发？一入人耳，有力难拔，自己无法可想，连话也没了。

带着妻子往前正走，刚来到天兴店门口，济公由里面看见，用手往外一指，说：“博有德你看，偷你黄金的人来了。”博有德往外一看，果然不错，见马茂两眼发直，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嘴巴，说：“众位，我今天是报应临头。”一边说，一边跑，刚到面前一个水坑，“扑鸣”落下水去，冒了两冒，实时身死。他妻子孙氏一见，就放声大哭。正在痛哭之间家中有人跟了来，怕马茂卖了女人。跟来之人，见马茂落水溺死，把他妻子孙氏劝回，告诉他父亲并两位哥哥。马茂已死，把尸身捞起来掩埋，把孙氏送回娘家另聘，这话不表。

单说这和和尚把十二锭黄金给了博有德，叫柴元禄、杜振英

把二百两银子盘费拿出来也给傅有德，说：“我和尚念你是个义仆，我赏你二百两银子。”傅有德是千恩万谢，拿着金银告辞走了。柴元禄可就说：“师父，我们已到通顺店去了，华云龙是昨天走了，你老人家把盘费都给了傅有德，这比不得在临安时节，眼前出门，在外吃饭要饭钱，住店要店钱，该当如何是好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勿论大小饭铺店家，吃饭住店，只要我和尚一指鼻子就走不了。”杜振英说：“对，不指鼻子也走了。”

三个人这里说话，客人王忠听了自己一想：“济公给我治好了病，我应当酬谢酬谢，人心都该如此。”随后拿出一百两银子来说：“给师父做盘费。”和尚一瞧恼了，说：“你拿这一百两银子，算谢我么？我家值万贯，谁来要你酬谢？快请拿回，我决不收领。”王忠听如此说，亦不敢再给了。济公说：“二位头儿，跟我拿华云龙去。”柴杜二人无奈，跟和尚出了天兴店，陈孝等送出来。

济公带着二人，走了已有数十里之遥，到了一座小镇，进店坐定，三人也觉得腹中饥饿了。柴元禄一想：“和尚大慈悲了，把银子都施舍了，现在囊中一文钱也没有，如何是好？吃饭得给饭钱，住店得给店钱，只得把富余的夹衣裳当了得一用或八百，方可食宿。”想定主意，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只愿行好事，把银子一两不留，这吃饭没钱，如何办法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我自有道理。你们二位不用着急，跟我来。”二位班头无奈，只得跟着和尚走路。

来至西面，有一座大酒饭店，厨下刀勺乱响，座客满堂，和尚就往里面跑，柴、杜二人跟进，一直来到后堂坐定。跑堂的一瞧，见一个穷和尚同着两个人，穿著月白褂裤，白骨钮扣，左大襟，两只岔配鞋。伙计心里暗忖道：“这个样子，还不愿

在前头这桌子上坐，还到后堂来吃？”后堂一概是金漆八仙桌椅凳，和尚在当中坐下，柴、杜二人在左右坐下，伙计过来说：“三位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算我没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来了，三位要什么酒菜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这里卖些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们这里烧烤红白，煮煎炒炖烹炸，大碟中碟小碗，应时小吃，随意便酌，果品珍馐，两京碗菜，粗细便饭，上等高摆海味全席，一应俱全。”和尚说：“上等海味，每席价需多少？”伙计说：“八两银子一席。”和尚说：“给我来一桌，要好绍酒一坛。”伙计答应，心里暗想，“这穷和尚吃这顿饭花这些饭资，何不换些齐整的衣服？岂不是好？看他们吃完了，拿什么钱来给我？”当时只得楷桌抹凳，杯盘狼藉，小菜碟杯筷摆好，随即将于鲜果品、冷荤熟炒、糖拌蜜饯、鸡鸭鱼肉各菜齐上。和尚说：“二位吃罢。”柴元禄、杜振英二人知道是腰内无钱，说：“师父，你吃罢！吃完了没钱给人家，我们不敢吃了。”和尚大声说：“没钱不要紧。”柴头说：“没钱你怎么讲？”和尚说：“不必担忧，吃完了没钱，他也无法。他要打，打轻了也不算什么，打重了他得给养伤之费，倒有了饭吃了。”柴灶二人也不敢吃，伏在桌边，和尚又吃又喝，说：“这鸭子欠烂，海参欠发，炖肉太咸，做的不入味，伙计过来。”伙计说：“大师父要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这些菜都不合口，你给我一条活鲫鱼，头尾烧汤，中段糟溜鱼片，放醋。”伙计答应。和尚拣什么好吃就要什么，也不嫌贵贱，并且越贵越高兴，大吃一顿，几乎吓坏了伙计。

吃罢，叫伙计过来算帐，堂官一算说：“合共计纹银二十四两四钱。”和尚说：“不多，值得值得！外给小帐银二两。”伙计说：“谢谢师父。”和尚说：“不用谢得，惟小僧匆匆，未及带得分文。”伙计说：“没钱怎样？”和尚说：“你告诉

掌柜的，给我写上帐罢。”伙计说：“小馆没有帐的。”和尚说：“没帐写在水牌上就是了。”伙计说：“写水牌，也是帐呀！我们一概不赊，你给钱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没钱，你瞧着办罢。”伙计一听，来告诉掌柜的说：“和尚吃了二十四两四钱，他说没有钱。”掌柜的一听，怒气上冲，说：“红口白牙，吃了东西，要甜的不敢给咸的，要辣的不敢给酸的，吃完了不给钱？打你也不值，就是不要打你也要打你。众友给我打他。”和尚说：“老柴老杜你瞧怎么办？”柴头杜头说：“我们没主意。”和尚说：“掌柜的不要着急，我给你变钱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你变罢，不给钱你今天走不了。”和尚呆立半天说：“掌柜的，我们商量商量，我吃了你的东西，我给你吐出来对不对？”掌柜的一听，说：“你胡说！吐出来我卖给谁去？”和尚拍着桌子喊嚷：“哎呀，二十四两四钱呀。”伙计一瞧说：“哭也要给钱。”

掌柜的正要打和尚，只听外面一声喊嚷：“贤弟，你我到里面吃杯酒。”扳帘一起，进来二人，带着十数个从人。一见济公，二人赶奔上前，要给和尚的饭帐。

不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七回 避难巧救遇难人 雷陈误入黑贼店

话说济公在酒馆吃完了酒饭，没钱会钞，掌柜的正不答应，帘拢一起，进来两个人。前头这位身高九尺，膀阔三停，头戴青缎壮士帽，身穿皂缎箭袖袍，腰系丝驾带，足登单青薄底靴，面似乌金，重眉阔目，高鼻梁，四字方口，这位乃是临安城凤山街的天王郑雄，带着有几个从人。后面跟着一位武生公子打扮，俊雅人品，此人姓马名俊，绰号叫做白脸专诸，原籍是常山县人氏，为人最孝老母。他跟郑雄是因同年至好，马俊由常山县来到临安探望郑雄，见郑雄的母亲双目复明，因问郑雄说：“老太太的眼睛怎么好的？”郑雄把做寿，济公怎样治好的话，一一述说一番。马俊一听，说：“灵隐寺济公既能治眼，现在我娘亲也是眼睛看不见，何妨劳兄长同我去代求求济公？”郑雄答应可以。

二人同到灵隐寺一问，说不在寺内，听说济公被临安太守赵凤山请到昆山县治病去了。此处三停是指身高九尺的“三停”，即三尺，谓其人身材魁梧。二人无奈，回来后又连找数次，并未遇着济公。马俊要告辞回家。郑雄说：“我同贤弟去逛一逛。”收拾行囊，买了许多的东西，带着几个家人，二人一同起身。

这天走在道路上，阴天飞细雨。面前是镇店，到了街上，见有酒馆，郑雄说：“贤弟你我吃杯酒罢。”二人便进了酒馆。

往里走，听后面一嚷，郑雄抬头一看，正遇了济公，赶奔上前，忙行了礼说：“师父一向可好？”柴、杜二人一看，是认得的，说：“郑大官人，你二人从哪里来的？”郑雄一看说：“二位头目为何这样打扮？”柴头说：“我们办紧要机密事。”郑雄说：“师父嚷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哎呀！欺侮死了我也。”郑雄说：“哪个敢来欺负你老人家？”和尚用手一指伙计说：“就是他。”吓得伙计就跑。柴头说：“郑大官人你莫着急，且问为什么欺侮他老人家？”郑雄说：“师父，为什么欺侮你老人家？”和尚说：“吃完饭不放我们走，只管要钱。”郑雄一听，倒也好笑，说：“吃了人家东西，哪有不要钱的人？这也不算欺侮你。吃多少钱，我给还便了。师父，你出门为何不带钱？”和尚说：“什么不带钱，带着二百两银子。”柴头说：“带的二百两银子，他都施舍了，一文钱没有留下。”郑雄说：“师父，既没钱不要坐下就吃，这幸亏我来，我若不来呢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若不来，我就不吃了呢。”郑雄一想：“这倒好，算计好了，吃我的。”连忙叫过马俊来引见，另整杯盘，连柴杜二人一同坐下吃酒。

方才坐定，就见帘扰动处，进来两个人，前头这位文生公子打扮，人品俊雅，头戴蓝绸头巾，身穿翠蓝袍，白袜云鞋，儒儒雅雅。后面跟定一人，头戴青缎软帕包巾，身穿青小夹袄，腰束钞包，青夹裤，白袜子，打绷腿趿鞋，外罩一件青绸子铜擎，面色青白，两道斗鸡眉，一双鸥口眼，鹰嘴鼻两腮无肉，长得兔头蛇眼，龟背蛇腰。济公一看，就知道这个不是好人。

书中交代，前头这位公子，原来是龙游县人，姓高名广瑞，在龙游县北门外开高家钱铺，家中很称财主。原来三房合一单丁，伯、叔、父亲就是高广瑞一人，三房给他娶了三房媳妇，谁生养儿子，算谁院君之后。这高广端的舅舅，在临安城开绸

缎铺，高广瑞在他舅舅铺子学习买卖。这天他要告辞回家，他舅舅说：“你要离不开家，你就不用来了。”高广瑞说：“不是我恋家，我昨天做了一梦，甚伯。梦见我祖母死了，我不放心，到家瞧瞧就来。”他舅舅给了他十两银子盘费，他自己还有二十多两银子，由临安起身。到了那干家口，在饭铺之中吃饭，过来一位老者说：“大爷，赏我几个铜钱，让我吃点东西。”高广瑞一看，老者须发皆白，甚为可怜，说：“老者，你那边吃顿饱饭，我给钱便了。”老者吃饱了要走，高广瑞打开银包，拿了一块银子，给了那老人，然后给了饭钱。刚要走出饭铺，过来一个人，穿一身青，说：“客人贵姓？”高广瑞说：“我是龙游县的，我姓高。”那人说：“我姓王，名贵，也是龙游的人氏，咱们是乡亲呢。方才那老者我看他不是好人，他是山贼的采盘子，瞧你有银子回头他在半路上等着你，不但你把银子去了，还要投了命，你我一同走罢。”高广瑞本来没出过门，听这话害怕，跟着王贵一同走了。

到前方这座镇店，天飞起雨花来，王贵说：“贤弟，你我喝点酒再走。”二人进了酒馆。和尚一瞧，就知王贵不是好人。济公目不转睛瞧他，未免郑雄众人也都回头瞧他，王贵说：“贤弟，你我别处喝去罢。”二人出了酒馆往前走。

出了镇，来到树林子中，四面无人，王贵说：“你站住！”高广瑞说：“做什么？”王贵说：“这就到了你姥姥家了，你打听打听大太爷我是做什么的？我姓王名贵，绰号叫青苗神，青苗不长，我没有路，青苗一长，我就有了饭吃了。我久在大道边做买卖，你趁早把银子衣裳都给了我，我把你一杀。”高广瑞一听，吓的颜色更变说：“王二哥，你我都是乡亲，我把银子给你，你饶我这条命罢。”青苗神王贵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那妄想了，大太爷做了这些年的买卖，没留过活口。这时候

我饶你了，明日你一个手指头就要我的命了，你用手一指说：‘你这人是路劫贼。’就办起我来了。你趁此把衣裳给我一件一件脱下来。要不然，我拿刀都剁坏了，衣裳少卖钱，我是要骂你的。你快把脑袋伸过来，给我杀了，不然烦躁了，我就拿刀乱砍。”高广瑞一听，吓的战战兢兢，口中说不出话，哀求道：“好爷爷，我把银子给你。”一边说一边把银递过，“我把衣服也都给你，只要留一条裤子。但求你饶我这条性命，我感你老人家的好处。”王贵听罢，一阵冷笑着说：“小辈你不必多说，我是向例不留活口的。”高广瑞见哀求不转，自己气往上冲，伸手抓起一块石头，照定贼人打来。王贵哈哈大笑说：“你真胆大包天，敢在太岁跟前动土，老虎嘴边拔毛。”抡刀就剁，只听树林西边有人喊：“合字让我。”王贵回头一看，只见从那边来了三人。前头那人，有诗为证：

头大项短胆气豪，蓝脸红须耳生毛。专管人间不平事，剪恶安良乐陶陶。

后跟一位穿翠蓝褂，俊品人物，来者非是别人，乃是雷鸣、陈亮。只因济公禅师把二人用定林法制住，说狗蝎子蜇他二人，把两个人吓的战战兢兢。济公走远了，雷鸣、陈亮方能动转，两个人撒腿就跑，跑到这个树林子，天下起雨来，两个人在一棵枯柳里躲雨，两人心神不定，商量着回头上哪边去好。正在这般景况，只见来了两个人，陈亮一看说：“二哥，你看这两人来的不对，一个是儒儒雅雅老实人，一个是贼头贼脑滑溜的样式，怕其中有缘故。”

正在猜疑，见二人进了树林，王贵叫住，高广瑞晓晓不休，两个人所说的话，雷鸣、陈亮都听得明明白白。二人正要赶过

来，青苗神王贵瞧见两个人的样儿，先吓了一跳，说：“二位贵姓？”雷鸣说：“我姓雷名鸣。”陈亮说：“我姓陈名亮。”王贵一听，说：“二位一说高姓，我就知道了。你就是风里云烟雷鸣雷大叔么？这是圣手白猿陈亮陈三爷么？”两人一听，把眼一瞪说：“我打你个球囊的。”“你是雷大叔，他是爷爷。”王贵说：“你是祖宗。”陈亮一拉刀，王贵说：“你是祖宗尖。”雷鸣说：“方才你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，你把银子给我拿过来。”王贵就把银子递给雷鸣，雷鸣又说：“你腰里的银子也给我。”王贵也摸了出来。雷鸣说：“你把衣裳脱下来。”王贵说：“大爷莫这么办，咱们都是合字。”雷鸣说：“放你娘的狗屁。”过去一刀，把贼人耳朵砍下一个来。王贵说：“大爷我们瓢把子来了。”雷鸣、陈亮一回头，叭伶伶打一寒战，有一宗岔事惊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八回 董家店双杰被害 济禅师报应贼人

话说雷鸣、陈亮正要杀王贵，王贵用手一指说：“我们瓢把子来了。”雷鸣、陈亮二人一回头，王贵撒腿就跑。陈亮随后就追，说：“奸贼，我要叫你跑了，算我不是英雄。”王贵连头也不回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忙忙如漏网之鱼，恨不得膀生双翅，跳出树林子，偏巧眼前遇一道水沟河，有三文宽，王贵跳下水去，浮水过去逃命。陈亮见王贵跳下水去，有心绕过去再追也走远了。陈亮一想：“便宜了他罢。”高广端来说：“不是二位大太爷搭救，我这条性命死在贼人之手。”陈亮说：“你姓什名谁，哪里人氏？怎么跟贼人一同搭伴走路？”高广瑞说：“我姓高名广瑞。”就把在千家口吃饭之故，细说一遍。雷鸣说：“我们也不是绿林人，把这三十两还给你罢。”摸出来递给广瑞。广瑞感思不尽，说：“二位救了命，积了德了。我家三门共我一条根，我在龙游县北门外开高家钱铺，二位倘到敝地，千万到敝会屈驾枉临一叙。”陈亮说：“好，你赶路罢。”高广瑞方告辞别，陈亮他本是热心肠的人，说：“二哥，你看高广瑞他一个人走路，又没出过门，倘若在道路上，仍遇着歹人，就了不得了。咱们二人也没事，何妨在暗中跟着他，送一程。”雷鸣说：“也好。”

二人说着话，就远远的跟着高广瑞，往那条路去。雷鸣、

陈亮止住脚步，也觉着饿了，天仍然下小雨，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找到哪里去住店吃饭？天也不早了。”雷鸣说：“前面有座董家店，离此不远，那买卖做的和气，从前我在那店里住过，这话是上二年的事，而且我在那店里养过病。有一位董老掌柜很是慷慨，可不定那老掌柜在不在，或已换了人。”陈亮说：“好，你我就上董家店去。”

说着话来到一座村庄，南北的街道，朝东的店，二人上前叫门，里面有人把门开了。陈亮一看，这人三十以外的年岁，淡黄的脸膛，身着蓝布褂，系着青围裙，白袜青鞋，像个伙计的打扮。看了看雷鸣、陈亮说：“二位住店么？”陈亮说：“住店。”说着话二人就缓步进内。一进大门，迎面是影壁，转过影壁一看，是转正的北上房，东西两溜单间上房，廊下有一张桌，上面有一个纱灯，有一人在那里吃酒。那人见雷鸣、陈亮进来，一扬手，把纱灯打灭了。雷鸣、陈亮也不惜意，也没瞧准是谁，伙计让着来到东配房坐下。

书中交代，这座董家店，此时不是董家店了。皆因老掌柜一死，两位少掌柜的不务本分，跟青苗神王贵吃喝嫖赌。这天，王贵说：“二位少掌柜，把买卖让给我做吧，每年我给你们几百吊钱。”二位少掌柜就把店让给王贵。王贵本是打闷棍出身，找了绿林中几个小伙计，帮他做买卖，遇有孤单行客，行李稍丰的，他们就谋害了，大家分派资财。王贵素常跟他众伙计说大话，自称绿林中大有名的人都是他的晚辈，都叫他是大叔，众伙友也不知王贵有多大能为。

今天王贵由外面回来，身上衣裳也都湿了，耳朵少了一个，流血不止，有一个伙计姓吴名纪方，爱说笑话，说：“寨主怎么耳朵丢了一只，衣裳湿透了呢？”王贵说：“莫提了，真是丧气。我在小镇店吃饭，遇见人家打架，动起刀来，无人敢劝，

我过去一劝，误把我耳朵削了。我焉能容他？那人拿着刀一跑，我就追，他跳下水去要跑，我追下水去把衣裳也湿了。好些人给我跪着央求，我也不能不卖人情，大众劝我回来，明天必得给我来磕头，你把干衣裳给我拿出来换换。”伙计只当是真事，也不问了，拿出衣裳来。王贵换上说：“给我打点酒，做点心。”伙计打了两壶酒，做了两盘菜，王贵在廊檐下坐着喝酒，自己越想越后悔，幸亏我两条飞毛腿，不然死于雷鸣、陈亮之手。

正在思想之际，听外面叫门，王贵想要说不叫伙计开门，然而伙计已出去开了门，把雷鸣、陈亮往里一让，王贵一见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急把灯打在地上，一溜进了上房，心中乱跳，见伙计把雷鸣、陈亮让到东屋去。伙计出来，王贵把纪方叫进来，王贵说：“方才来的这两个人，你认识不认识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不认识他。”王贵说：“一个叫风里云烟雷鸣，那白脸的叫圣手白狼陈亮。”伙计一听，说：“这二位名头高大，咱们得跟他接交，回头不叫他们给饭钱。”王贵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两个人是我的仇人。”伙计说：“怎么与你有仇？”王贵说：“今天我由于家口跟了一号买卖，来到大树林子下，刚要动手，雷鸣、陈亮过来说：‘王大叔你好。’过来给我请安，我说：‘你们二小子做什么？’雷鸣、陈亮说：‘见面分一半。’我不答应，他们倚仗人多，与我交手，他们也赢不了，偏巧我把银子丢了，我一捡银子，他们把我耳朵给削了去。今天活该回头把他们两个人害了，我正好报仇，有银子多少，你们大家分，我不要。”伙计说：“就是罢。”王贵附耳说“你如此如此”。伙计点头。来到东配房说：“二人吃什么？”陈亮说：“你们这里有些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有炒豆腐，烩豆腐，豆腐干，豆腐丝。”陈亮说：“不吃，有别的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没有，我们掌灶的，人家请了去办喜事，连我们家伙全借了

去了，你要吃酒，小鸡子宰两只，白煮煮，无酱油，惟有酒没酒壶，要喝拿瓶打二斤。”陈亮说：“就是罢，要二斤瓶打二斤酒，烧鸡二只。”停了一息时光，伙计都拿了进来。

雷鸣、陈亮喝了几口酒，陈亮说：“不好，二哥怎么我心里闷的慌。”雷鸣说：“我的心里也是如此。”陈亮说：“哎呀！合字朵尺窑吗？”说着话，雷鸣翻身跌倒。伙计一瞧，说：“寨主，这两个人老了。”王贵说：“好。”陈亮此时心尚明白，一听是青苗神王贵说话，情知没了命了。伙计见陈亮少时也躺了，就告诉王贵，王贵说：“他们两个人身上有一包三十两银子，那是我劫的人家的，还有一包五两，那是找的。他们身上尚有多余的银子，我不要了，均是你们伙计的。”伙计一听，不大愿意，分赃没分，犯法有名，先说为报仇，这时又要银子了，伙计无法可强，又不敢说。王贵拿着刀，由上房出来，要杀雷鸣、陈亮。刚到东房台阶，就听外面叩初店门，说：“开门开门！睡觉来了。”王贵一听，说：“纪方，你先把外面的人支发走了，莫教他来搅我。”伙计来到门洞说：“谁呀？”外面说：“我睡觉来的。”伙计说：“住店没有空房间了。”外面说：“上房没有，就住配房。”伙计说：“配房也没有了。”外面说：“配房住满了，厨房。”伙计隔门缝一看，是个和尚。

书中交代，来者正是济公。原来日中在小镇店，同郑雄、马俊、柴、杜二位班头在酒馆吃酒，吃完了酒，天尚未晴，郑雄说：“师父，你我今天就住在这后面店内，倒也方便。”济公说：“好。”来到店中，说了回话，各自安歇。睡到有二更无，和尚说：“柴、杜二头，跟我起来拿华云龙去，他在树林上吊呢。”柴、杜二班头说：“真的么？”和尚说：“真的。”二人起来，同和尚出了店。天还下雨未晴，柴头说：“师父，

华云龙在哪里上吊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不知道？”柴头说：“不知你说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叫你两人起来逛逛雨景，上头下雨，底下踏泥，这比睡觉还好。”柴头、杜头两个气就大了，也不好言语。

和尚来到董家店首，讨过包袱，重新包大了些，包裹好，和尚才去叫门。伙计说：“没房。”和尚说：“别的不妨，惟我是保镖的，怕物丢了道上，赔不起人家，我故恳求一宿。”伙计隔门缝一窥，说：“你是个和尚，怎么说是保镖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保的暗镖。”伙计说：“你保的是什么对象？”和尚说：“水晶猫儿眼，整枝珊瑚树，古玩等货。”伙计一听，进去告诉王贵：“外面来了一个和尚，暗保镖的，净是值钱重货宝贝等物，咱们先发大财好不好？这次做成了，倒有几万，每人可分七八千。”王贵说：“也好，先把东属领上，让他上房去。”伙计来到外面开门。

济公要施佛法，大显神通，报应贼人，搭救雷鸣、陈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九回 济公火烧董家店 雷陈送信找云龙

话说王贵想要发财，先把东屋门锁上，叫伙计去开门。伙计开门一看，和尚同着两个人，搭着一个大包裹。和尚说：“你帮着报包裹。”伙计过来搬不动，和尚说：“两位帮着。”柴、杜二人也帮着，四个人抬着往里走。来到上房，伙计心里想道：“这必是好东西，四个人搭着且费尽心力，不想他三个人怎么搭来的。”和尚来到上房说：“纪伙计，贵姓呀？”伙计说：“你知道我姓纪，还问我贵姓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瞧你像姓纪，我真猜着了。”伙计说：“大师父要用什么菜吃呢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有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你要都有。”和尚说：“炒豆腐、烩豆腐、豆腐干、豆腐丝，没得别的。我们掌灶的，人家办喜事请了去，连家伙都借了，有小鸡子两只，没作料，对不对。”伙计一愣，心里说：“怪呀，这话是我刚才跟他们那两位说的，怎么和尚说这话？”济公答了话说：“我省得你说呀。”伙计说：“不是，你要什么菜全都有。”和尚说：“要三壶酒，来两样现成的菜。”伙计答应，嚷喊：“白干三壶，海海的迷字。”和尚说：“对，白干三壶，海海的迷字。”伙计一听，吓了一跳，心想：“了不得了，和尚也许懂的。”伙计想罢，说：“和尚，什么叫海海的迷字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讲理不讲理？你说倒来问我，我还要问你呢，什么叫海海的迷

字？”伙计想了一想说：“不是，我说的是要好干酒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是要好酒。”伙计然后把外边酒菜拿来，和尚拿了酒壶，瞧了半天说：“伙计你喝呀。”伙计说：“我不喝酒。”和尚说：“老杜、老柴喝。”柴、杜二人每人各拿一壶来，三人喝了三壶，俱皆翻身跌倒。

伙计告诉王贵：“已把上房的三个人制住了。”王贵说：“好，先报仇，杀他们两个人，然后再发财。”带领手下人，各执钢刀直奔东配房，要杀雷鸣、陈亮。急急来到东房窗外，找不着东房的门了，王贵说：“伙计，东房的门，我怎么找不着了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也找不着门路了，怪不怪？”王贵一着急说：“咱们先到上房杀和尚，然后再报仇。”众人这才直奔上房。纪方说：“我动手。”他进了西里间，刚一举刀，和尚就咬着牙，吓了纪方一跳，站在那里不能动转。王贵在外面一瞧，见纪方举刀不杀，心中气往上冲，说：“我叫你杀他，你举着刀吓人家么？”王贵自己拿刀进去，要杀和尚，他刚一举刀，和尚用手一指，把王贵用定神法制住了。和尚说：“好东西，你要谋害我和尚，回头我叫你知道我的厉害。”和尚又用手一指，把外面几个伙计全都定住。

和尚够奔东配房，推门进去，掏了一块药，把雷鸣、陈亮扶起来，把药用开水化开给两人灌下去。少时二人还醒过来，睁眼一看，见济公眼前站着，雷鸣忙跪下磕头：“弟子愚昧无知，我害你老人家，你老人家不记仇，反来救我，真是宽宏大量，弟子给圣僧陪罪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也不用陪罪，我两位班头叫人家拿蒙汗药治住在上房躺着，我给你两块药，你们去把他两个人救过来。他们要问你，如此这般。”雷鸣、陈亮点头，和尚仍回上房躺下装睡觉。

陈亮、雷鸣来到上房，把柴头、杜头救过来，二位班头一

睁眼，说：“原来是雷爷、陈爷，二位从哪里来？”雷鸣说：“我们由千家口来，到这里住店，叫不开门，我二人蹿房进来，见他们店内要害你们，我们把他等拿住，把你们二位救过来。”柴头、杜头一看和尚还睡呢，二位班头这个气就大了，柴头说：“好呀！和尚还是会掐算，叫我们住贼店，要不是你们二位，我们没了命了。你们二位拿药把和尚救过来，问问他。”陈亮说：“药可没有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浑蛋，打我腰里掏出块药来，放在我嘴里，还不行么？”雷鸣等都笑了。济公说：“你们四个人先出去，我报应青苗神。”四个人出去，到了外面，只见和尚先取过干柴一把，连油亦覆添于上边，用火点着，霎时间只看见烈焰腾空，怎见得？有赞为证：

南方本是离火，今朝降在人间。无情猛火性炎炎，  
大厦宫室难占。  
滚滚红光照地，忽忽地动天翻；尤如平地火焰山，  
立刻人人忙乱。

众人看着四面火起，就听济公在里面嚷：“了不得了，快救人哪！我出不去了，要烧死我了。”外面众人一听，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济公出不来了。”雷鸣本是热心肠人，一听济公喊嚷，自己一想：“我用药酒害和尚，和尚反不记仇，来到店内拿住贼人救了我，总算宽洪大量。现在我瞧济公烧死在里头，我居心对不起和尚，我应该舍死忘生，闯进火场，把济公救出才是，人得知恩报德。”想罢，往火里就闯，连蹿带跳，蹿到里面，见和尚在里面站着。

济公本是故意试试这几个人的心田。雷鸣蹿进里面说：“师父，不要着急，你老人家伏在弟子身上，我把你老人家背

着蹶出去。”和尚说：“好，你过来背着我。”雷鸣往地下一蹲，和尚往雷鸣身上一扒，雷鸣背起来往墙上一蹶，和尚一打千金坠，连雷鸣带和尚都摔在火中，吓得雷鸣连蹶带跳躲开火。和尚说：“你背不动我？”雷鸣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别往下坠就好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别往下坠，那行。”雷鸣又把和尚背起来，刚往上一蹶，和尚一念：“唵敕令赫。”忽忽悠悠，连雷鸣起在半空中。陈亮、柴头、杜头一瞧，见雷鸣背着和尚直往上起。雷鸣吓的魂不附体，说：“师父，这要往下一掉，要摔死呢，要摔做肉泥烂酱的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摔不着。”口念：“唵敕令赫。”忽忽悠悠往下流，一会儿，脚踏实地；也没捧着。雷鸣把和尚放下，吓了一身汗，心中乱跳，说：“师父，把我吓坏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要带你上天，拜望拜望玉皇爷，你没那么大造化，咱们快走罢！回头叫人家瞧见，说咱们是放火抢夺，再把咱们办了。”陈亮说：“对，你我快走罢。”

四个人同着和尚往前走，出了村口，陈亮说：“二哥，我跟你说话，你们三位头里走。”和尚说：“二位班头，咱们头里走，他们两人要出恭。”陈亮同雷鸣止住脚步，雷鸣说：“三弟叫我做什么？”陈亮说：“咱们是同师父一同走好，还是革走好？”雷鸣本是直肠汉，说：“单走亦可，同师父走也好，那有什么？”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真没心眼，要说飞檐走壁之能，窃取灵妙之巧，刀棒棍枪，长拳短打，能为武艺，二哥比我强，我不如你，要论机巧灵便，见识精明强干，足智多谋，见景生情，你可不如我。你想师父带着二位班头去拿华云龙，咱们跟着师父走，到见了华云龙是帮着师父拿华二哥，是帮着二哥跟师父动手呢？”雷鸣说：“对，怎么办呢？”陈亮说：“我有主意，这叶一举二得，三全其美，都不致得罪。跟

师父说：‘咱们帮着找华云龙去。’见了华二哥，再告诉他，济公带人到来拿他，叫他快躲。咱们两头都不伤，你瞧好不好？”雷鸣说：“好，还是贤弟你的主意比我高。”

商量好了，二人追上济公，和尚说：“你们二人商量好了。”陈亮说：“我们两个人打算替师父找华云龙去。”和尚说：“对，见了华云龙就告诉他，说我要拿他，叫他快走。你们两头全不得罪，对不对？”陈亮说：“不是，我们访着他，必来给师父送信。”说着话，雷鸣、陈亮就走。和尚说：“咱们哪见哪？”陈亮说：“师父说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咱们在龙游县小月屯见罢。”说着话，和尚同二位班头竟自去了。

陈亮一听和尚说小月屯相见，陈亮一想：“不好，小月屯有绿林的朋友在住着，也许华云龙上小月屯去。”跟雷鸣一商量，二人直奔小月屯去。头一天，离小月屯还有三十余里，天黑了，住在半路镇店。第二天，给了店饭帐，二人直奔小月屯来。刚一到村内，见对面来了一人，头戴粉绩缎六瓣壮士帽，上按六颗明珠，绣云罗伞盖，花贯鱼长迎门一朵素绒球，秃秃乱晃，身穿粉绩缎窄袖瘦领箭袖袍，上绣三蓝花朵，腰系丝驾带，单衬衫，薄靴子，白脸，手中拿着菜筐，里面有几样果子，右手提着一条活鲤鱼。雷鸣、陈亮一看，正是华云龙。

不晓得华云龙由何处而来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回

### 众匪棍练艺请英雄 登山豹赌气邀拜兄

话说雷鸣、陈亮来到小月屯，正往前走，眼前来了一人，正是华云龙。书中交代，华云龙怎么会来到这里？原本这小月屯住着一位老侠义士，姓马双名元章，绰号人称千里独行。此人武艺出众，本领高强，平生不收徒弟，就传授了两个侄儿。一个叫马静，外号人称铁面夜叉，又叫黑虎怪海；皆因马静是黑脸膛所起，一个叫马成，外号皆称探海龙，弟兄两个，是家传武艺。老英雄马元章在外面闯荡江湖数十年，永远不跟绿林人搭过伴。他手下有两个人，一个叫探花郎高庆，一个叫小白虎周兰，他俩成家立业，就是本地人不知他俩是绿林中人，则知道他是财主有产业。老英雄看破红尘，自己有一座家庙毗卢寺，就在庙中出家。虽然出了家，没受过戒，不知道僧门中有什么奥妙。自己虽好道，常习经卷，总不得准根，就把庙中事交给高庆、周兰看守，自己出外方游去。

老英雄走后，家中一切事务都归马静料理。每年马静出去一趟，或是一千八百里。找一处地方住下，做买卖，偷的都是官长富户、大买卖人家，得些银钱，打着骡子驮了回来，街坊邻居要问，马静就说取了租子回来。马静也是一身好武艺，平生就交了一个朋友，也是本地人，姓李名平，跟马静学了有五成能为，人送外号叫登山豹子李平。有一个兄弟叫李安哥，住

在小月屯村外，开酒铺为生。常有本地的匪根，在他铺子喝酒，三五成群，凑了十数字，竟要跟李平学艺。这些人本来都是无赖匪根，游手好闲，无所不为，狐假虎威。这些人都有外号，叫做：平天转、满天飞、转心狼、黑心狼、满街狼、花尾狼等，凑了十几个人。在小月屯村外有座破三皇庙，在庙内立把式场，认李平为师。人家练工夫，为的是身子健壮，这些人练能为，所为充光棍，李平交结这些人，可以多卖点酒，各有所贪。这些人吃别人的东西不给钱，吃李平的酒饭不敢不给钱。时常跟李平练工夫，这个练一趟刀，那个练一趟枪，后来，这些人里有一个外号叫军师的，说：“你们不用练了。”大众说：“怎么不用练？”军师说：“师父无能弟子浊，李平本来就是有名无实，跟他练不行了。”大众说：“不跟他练，跟谁练去？”军师说：“咱们这地方算谁有名？”大众说：“要讲真有名，就是铁面夜叉马静。”军师说：“咱们何不把马大爷请出来，咱们跟他练。”大众一想：“这话对呀。”

众人商量好了，次日早晨，大众来到马静门首叫门，拿着红白帖，有家人进去一回禀，马静由里面出来。大家一瞧，说：“马大爷早起来了。”马静说：“众位找我什么事？”众人说：“我等久知马大爷威名远振，特意来请你老人家。我等在三皇庙立把场子，要跟你老人家学武艺，马大爷只要肯教我等，必有一分人情。”马静一瞧，心里说：“交结你们这些匪徒，把我都沾染坏了。”嘴里不肯得罪，都是老街旧邻，马静说：“众位既来约我，按说我不当辞却，无奈现在我母亲病着，我所以不能从命，众位请罢。等我母亲好了，我必去。”大众碰了个大钉子回来，都埋怨军师胡出主意，叫我们碰钉子。军师说：“你们众位不用埋怨我，我要不叫李平把马静请出来，我不叫军师，叫我小卒，好不好？”大众说：“就是。”

正说着话，李平来了，军师说：“李大爷，有人给你带了个好来。”李平说：“谁给我带好？”军师说：“就是马静。”李平说：“你胡说！我跟马静是知己的朋友，情如手足，又常见，不是带好的交情。”军师一听，说：“李大爷，你别说了，终日间你老说马大爷跟你至好，今天我见了马大爷，我说：‘马爷我提一位朋友，跟你至好，你必认得。’他问我：‘是谁？’我说‘登山豹子李平。’他想了半天，他说：‘土居三十载，无有不亲人，就算认识罢，跟我没多大交情的。’”李平一听，气往上冲，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并未借马静的字号，闯我的人物，我们交情是有不假。”军师说：“李大爷你要真跟马爷有交情，你能把马爷请到这里来，踢一趟腿，打一趟拳，我算信服你。”李平说：“那算什么？我要请他，他不来也得来。”军师说：“就是罢。”

李平赌气，一直够奔马静家来，不用叫门，来到里面，马静一见，说：“贤弟，从哪里来呀？”李平说：“兄长，小弟我合你怎么没交情？今日你叫那军师何苦来给我带一个‘好’去呢？”马静说：“何出此言？”李平把在三皇庙合军师说的话，从头至尾述说一番，马静说：“贤弟，他这些话是激你，你别听他那话。”李平说：“无论是他激不激，请兄长明天跟我去一趟，给我转转脸。”马静说：“好，明日我就去。”李平说：“我走了，明日见。”

次日李平找马静同到三皇庙内，众人一瞧马静来了，大家欢喜非常，全都给马静行礼，说：“马大爷来了，我等正在盼望你老人家。”这个倒茶，那个买点心，大家众星捧月，马静一瞧，大殿前摆着十八般兵器，一应俱全，马静在大殿前，有桌椅处坐下，内中有一人姓胡名叫胡得宜，外号叫黑心狼，说：“马大爷，我练一趟拳你看看。”说着话，胡得宜打了一趟

拳，平天转贾有元练了一路单刀，满天飞任顾拿过大刀劈了一套，练完了，问：“马大爷，你看这趟刀好不好？”马静说：“好。大刀乃百般兵刃的元帅，自古来廉颇、黄忠的大刀，恐不如你的刀法纯熟。”任顺一听，把脑袋一晃，心思道：“我这能为行了。”又过来一个白花蛇贵有礼说：“马大爷，你瞧我一路花枪。”拿起花枪来练了一趟，说：“马大爷，你瞧怎么样？”马静说：“好，花枪为百兵之首，古来子龙、子胥真不如你这枪的着数。”贾有礼一听，心中甚为喜悦，自己觉着能为大了。加练完了，又过来一位叫邹士元，外号叫狼狽，说：“马大爷，请你看我练一趟宝剑。”说着拿过剑来，练了半天，练完了，问马静，马静说：“真好，这路剑可赴鸿门。”邹士元一听，也乐了。大众都练了，马静看了心里想道：“刀不像刀，枪不像枪。”马静说：“李平，我教你一场，你也练一趟，叫他们瞧瞧。”李平说：“可以。”当时把拳脚一拉，真似：

太祖神参丢四平，斜井绕步逞英雄。使到迎门刀入鞘，倒退一步不留情。低水势，扫地龙，十二连拳往上攻。拳打南山斑斓虎，脚踢北海滚江龙，上使马蹄高，下使低个平。

练完了，真是气不涌出，面不改色，心满意足。大众齐声说：“好，果然强将手下无弱兵。”众人说：“马大爷辛辛苦苦，给我等开开眼睛，见见世面。听说马大爷你老人家双铜出名，求你老人家练一趟。”马静一想：“叫他们开开眼。”自己把双铜拿起来，说：“众位多包涵。”把门路一分，施展开了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出手式双龙摆尾，梢带着枯树盘根。托鞭挂印惊鬼神，暗藏毒蛇吐信。白猿翻身献果，操式巧任双针。阴阳铜上下分，藏龙伏虎紧护身。夜叉探海无敌将，摘星换斗取命追魂。

马静一练，大众都瞧愣了，焉想刚练完了，就听庙的土墙外有人说：“练的好。”马静不瞧则可，抬头一看，吓的亡魂皆冒，

不知叫好之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一回

### 托义弟英雄离故土 见嫂嫂李平生疑心

话说马静练了一趟双铜，外面有人叫好。马静一看，是一位年高的和尚，面如满月，身穿古铜色的僧衣，拿着一百零八颗念珠。马静一看，吓的惊慌失色，赶紧把双铜扔下，往外就跑，说：“众位我要失陪。”大众说：“马静爷哪去？”李平一看，说：“了不得了，马静的叔父来了。”

书中交代，这位和尚乃是千里独行马元章，由外面游方回到家中，问嫂嫂侄儿马静上哪里去，马静之妻何氏说：“被人约出去练把式去了。”马元章一听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好孩子！我马氏门中在这方住居多年，没人知道我家是做贼的，他恐怕人家不知道，在外面招摇是非，我去找他。”故此来到三皇庙外，有心进去叫他，当着众人多有不便，故此失声一阵冷笑。马静一看，连忙出去，到他叔父跟前叩头行礼，马元章立刻转身回家，到了家中说：“马静你自己好不知自爱！咱们马氏在这小月屯居住多年，并无人知道是绿林，你还要在众目所观之处去练把式？”马静一听，说：“叔父你老人家有不知，皆因是有我拜弟李平所约，是给他圆脸。”把上项之事，从头至尾说述一番。那马元章听罢，如梦方醒，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从今以后不准再和他们去练把式。”马静答应。

叔侄二人吃酒，马元章说：“明日我要访道游方，毗卢寺

庙内你两个师弟高庆、周兰，如要是没有日用之费，你给他们些银钱使用。”马静答应。次日他叔父马元章游方去了，马静在家中侍奉老娘，见太太病体越发沉重，自己一想，今年手下并没有什么余钱，倘若老太太有一个山长水远怎得办事？又要给毗卢寺庙里送钱，有心出去做一趟买卖，家中又没有照应，左思右想，还是得出去弄点钱要紧，家中可以托付李平给他照应。想罢，这天自己够奔李平酒馆，来到门首，李平一见，赶紧把马静让到后面柜房。马静一看，见李安躺在炕上，咳声不止，马静说：“二弟还没好哪？”李平说：“只见他的病势沉重，请了许多先生也治不好。”马静说：“须得清高明医家，赶紧给他调治。我今天来找你，非为别故，我来求贤弟一件事，我打算要出外，家中老太太也病着，你嫂嫂也无人照应，我出外走后，早晚你没事去照看看家里，要是没零用钱的时节，你可以给垫办垫办，我回来必如数奉还。”李平说：“你我知己弟兄，何必说还不还。兄长不必嘱咐，小弟必当从命，兄长打算哪天走？”马静说：“我明天就起身。”李平说：“兄长如若是明天走，我后天必到你家去。每天我给你家中老太太送两吊钱零用，要有别的用项，只管叫嫂嫂跟我提，我多了不敢说，三五个月，我可以垫办。”马静说：“甚好，我这就告辞。”

马静回到家中，收拾行李，告诉何氏：“我走后李平兄弟来给送钱，你就留下，我已然托付好了，如有什么用项，只管跟李平借，我回来再还，大概多者两个月，少者四十天，我就回来。邻居要打听我，就说我取租子去。”何氏娘子点头。次日马静起身走了，不表。

单说李平过了一天，自己一想：“马大哥托付了我，我得去瞧瞧。”把铺子的事、交代伙友照管，自己带上两吊钱，出

了酒馆，一直的向东往前走着。离马静的门首不远，看见马静家里出来一个妇人，李平远远一看，乃是何氏娘子，穿著一身华美的衣裳，浓妆艳抹，心说：“我马大哥在家，家规甚严，平素他家的妇女，大门不出。今日我大哥刚走，她这样打扮出去，恐其中有什么缘故，我何不去问问马老太太，是什么一段缘故。”想罢，李平刚要往前走，只听后面有人叫：“李大爷。”李平回头一瞧，是店中的小伙计。李平说：“什么事？”小伙计说：“铺子有人找你。”李平复又回来，一看是东街冥衣铺掌柜的杨万年。一见李平，杨万年说：“李大爷，我在这里等你半天了，所为当初我赁房时节，是你老人家的中保人，立字为许推不许夺，现在他把房租给别人，硬要拿钱赎房，他读也可以得，我开铺子，他应得赔偿我损失。不然，我们是一场官司。”李平说：“杨大哥你不用着急，你做你的买卖，我去找房东，跟他说说，凡事都有个情理。”李平立刻去给找房东说合。这件事办完了，天也晚了，李平一想：“明天再到马家去罢。”一夜无话。

次日带上几吊钱，吩咐伙计：“好好照应酒座，我到马爷家里去一趟。”自己来到十字街，抬头一看，见马静家双扉一开，何氏娘子浓妆艳抹又往村东去了。李平紧走几步，要打算赶上何氏问问，见何氏走的甚快，已去远了，李平一想：“我问问老太太，她到底是上哪去？”到马静门首，正要打门，小伙计追来喊嚷：“李大爷，李大爷，可了不得了！你快回去罢！有一个醉鬼，在酒店中合邻酒座打起来，这个拿酒壶把那个脑袋打破了，还不知是死活？地方官人都去了，你快回去瞧瞧罢。”李平无奈，回到酒铺中一看，果然是两个醉鬼，因说闲话打起来，有本地街坊众人帮着解劝。忙乱了半天，劝完了，算没成官司，天也晚了，李平一想：“今天又不能去了，明天

再说罢。”

到了次日起来，把铺子事忙乱完了，天已日中，自己带上几吊钱，出了酒铺。刚一到十字街，见何氏已出了东村头，李平一想：“怪呀，我马大哥不在家，他妻子接连三天打扮着出去，怕其中定有情节。”自己一想了不得，大丈夫难免妻不贤，子不孝，我别到他家去了。倘若这妇人见了我，说出不三不四无廉耻的话，我如何能做那伤天害理之事？我跟马大哥是知己的朋友，我断不能做无礼之事。倘若他老羞变成怒，我马大哥回来她说我调戏她，我马大哥准信，红粉之言，能入英雄之耳。自己愣了半天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可惜我马大哥是一位朋友，叫妻子给染了。”自己一想：“我何不到东村头去等她，看她到什么时候回来？”想罢，自己直奔东村头，一直等到二更以后，并未见何氏回家，李平这才回归酒馆，从此永不到马静家去。自避嫌疑。

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不知不觉就是两个月的光景。马静此次出去，很为得意，正遇见罗相的侄儿，在外面一任太守，剥尽地皮饱载而归，道路上马静得便，偷了些金珠细软，买了许多土产对象，打着骡驮子回家。来到小月屯，把东西卸了，先瞧瞧老太太，见老太太仍是病体沉重。何氏见丈夫回来，赶紧预备茶水点心酒饭马静问：“娘子，自我走后，李平贤弟给送了多少钱来使用？他共来家几次？”何氏一听，说：“你交的这个朋友甚好，你走后一次未来，也未送钱，我当了几两银子使用。他在咱家酒饭也吃过无数，实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。”马静一听，心中甚是有气。吃完了饭，拣了几样礼物，说：“我给李平送礼去，看他见了我，应该如何说话。”自己出了大门，到西头李平酒馆。

一进去，马静问：“伙计，你们掌柜的可在家么？”伙计

说：“现在后面。”马静直奔后面，李平一瞧，赶忙的迎出来。马静本是大丈夫，面不改色，带笑开言说：“贤弟我给你带了些吃的来，都是你爱吃的。”李平说：“兄长一向可好？请里面坐。”把礼物接过去，二人来到屋中落座，坐了半天，李平也没话说，马静说：“贤弟买卖好？”李平说：“快关门了。”马静又问：“二弟可好了？”李平说：“快死了。”说完了话，李平愣了半天说：“马大哥，我有句话，有心不告诉你，耽误你我弟兄的交情，有心告诉你罢，实在难以出口。”马静说：“贤弟有什么话难出口，你告诉我听听？”就见李平不慌不忙，说出一席话来。马静一听，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五灵豪气腾空。当时回家，又生出一场是非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二回

### 暗访察路遇乾坤鼠 得私信雷陈遇盟兄

话说李平见了马静无话可说，愣够多时，自己一想：“要不说罢，又耽误了弟兄的交情，要是说罢我又难以开口。”马静说：“你有什么话只管说，不要隐瞒。”李平就把头一天拿了两用钱送去，碰见嫂嫂浓妆艳抹，穿著华美的衣服，由家中出来，往东而去，正要追过去问，有人找我有紧要事，我就回来。第二天，第三天，怎么在村头等着，从头至尾，述说一遍。马静听了，“哈哈”一声，说：“贤弟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来，原打算跟你画地绝交，我不知有这缘故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必多说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你这一份心，我今日方知非真知己，也不能说这些话。我走了。”站起身来，回到家中，也并不提这段事。

过了一两天，告诉何氏：“你好生看家，龙游县有一家财主请我去看家，大约得两月回来。”带上单刀，辞别了老娘，由家中出来，直奔正南。

离小月屯二里有庆丰屯，原是小镇，也有买卖铺户，路南有座万盛客舍，马静进去，店里伙友都认识，大众说：“马爷怎么闲着？”马静说：“给我找一间房，我家中来了几个亲友住不开。”伙计说：“是。”给马静找了一间上房。马静来到屋中，要了酒菜，心中闷闷不乐，正是：

人得喜事精神爽，问来愁肠困睡多。

喝了几壶酒，叫伙计把残桌撤去，自己躺下就睡了。睡醒了，又吃了些东西，自己一想：“奸乱情热，互相难挫，奸夫必找淫妇，淫妇必找奸夫，知道我不在家必要往一处凑合。我今晚带上钢刀，到村头去等候，要遇见贱婢，我一刀将他杀死。”自己想罢，直奔小月屯村头。一直等到三更以后，并未见一人，自己到家门口一瞧，双门紧闭，蹿身上房，各处偷听，并没有动作，自己复返回店。到店门口，叫开了门，到了屋中倒头便睡。白天除了喝酒，就是睡觉，晚上带刀出来，就在小月屯东村头等候。

天有二鼓之时，听东边有男女欢笑之声，及至临近一看，听有人说：“你快走罢，明天就要请你去，请了好几位吉祥婆都不好。”马静一听，是请收生婆的，急忙退身，隐在树后。刚隐在树后，只见由正东来了一人，脚底下甚快，电转星飞，大约有三十多岁，白脸膛，看不甚真，马静见这人一直的奔他的住宅去，来到他的门首，愣了半天，那人意思是要叫门，又害怕不敢叫的意思。马静在暗中瞧着，见这人围着门首来回饶了几个弯，就听这人说：“哎呀！有心叫门，又怕大哥不在家，有心不叫门，黑夜的光景无地可投。”马静一听是熟人，即至临近一看，原来是乾坤盗鼠华云龙。说：“二弟，你从哪里来呀？”华云龙连忙过来行礼，叙离别之情，说：“兄长，黑夜因何在此？”马静说：“二弟，我在这里等人，你我家中坐罢。”二人越墙而过，到里边开了东配房门。何氏娘子起来，立刻烹茶伺候。马静同华云龙在屋中落座，问华云龙是从哪里来，华云龙把在临安所做之事，述了一遍，就是没提尼姑庵采

花之事。马静说：“华二弟，你只管放心，在我这里住，没有人会到我这里办案、就有人来，我这里有现成的夹壁墙地窖子。还告诉你，我这里属龙游县管。本地面官人决不能来，没人知道我是绿林人。”华云龙一听，说：“甚好。”谢过马静，两个人说着话，天光已然大亮。

二人正在净面吃茶，忽听门外人声嘈杂，一阵大乱，吓得华云龙颜色改变。马静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出去瞧瞧。”到外面开门一看，门口站定有五六位都是小月屯本地绅士富户、举监生员，大众一着说：“马大哥在家甚好，我们约你有一件事，此事非马大爷出去不能完全。皆因前街庆丰屯骡马市争税帖，帖主方大成粮姓柳的争税帖，打了官司，现在又要打架了，两头都约了有一二百人，这场架要打成，就得出几十条人命。听说这两家都跟马大爷至厚，我们说合了两天，没说合好，约你老人家出去就可完了。”马静说：“就是男，我该让众位家里坐，地方可是狭小，多有不便。众位在此少待，我到家里告诉一声。”众人说：“是。”马静到里面，拿了两吊钱，一个菜筐，说：“贤弟，人家约我说合事，家中没人买菜，回头贤弟你辛苦辛苦，到前街庆丰屯去买两条活鱼，买两只小鸡，买些干鲜水菜，买回来交给你嫂嫂做去。我少时就回来，你我弟兄好吃酒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就是罢。”

马静走后，华云龙拿了菜筐出去，买了些菜，正往回走，只见雷鸣、陈亮二人慌忙跑来。一见华云龙，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华二哥，你原来在此！你还不快跑？后面有灵隐寺济公长老前来拿你。”华云龙向二位说：“贤弟，你我由于家口分手，你二人上哪里去了，你们怎么知道济公来拿我？”雷鸣、陈亮把上项之事，如此如此，述了一番。”现在济公领着二班头随后就到，他说小月屯见，大概必是算出你在这里。”华云龙一

听这话，心中犹疑，正打算仍下菜筐要跑，只见那里马静来了。三个过去，给马静行礼，马静说：“雷、陈二位贤弟，既来到这里为何不到我家，你们三个站在这里说话？”雷鸣、陈亮又把上项之事也说了一遍，马静说：“不要紧，雷、陈二位贤弟，华二弟，都跟我来。”四个人一同直来到马静家中。

马静把菜拿到里面去，四个人来到东配房，华云龙说：“马大哥，我来到这里尚未给老伯母请安，你带我去见见伯母。”雷鸣、陈亮一听说：“原该如是。”马静说：“老太太有点身体不安，倒不必惊动她老人家，三位贤弟请坐罢。”少时间酒菜得了，四个人吃酒，谈心叙话。马静又细问雷鸣、陈亮济公的根本源流，陈亮从头至尾，又细说一遍。马静一听，哈哈大笑说：“二位贤弟，就凭一个和尚带同两个班头，就要拿你华二哥？就有二百官兵将他围上，也未必拿得了他。再说他在我这里，更没人敢来拿他。他不来便罢，他要来时，我先拿他，将他结果了性命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马大哥你趁早别说这话，你可不知济公长老的能为，你要一念道，他可就来了。他能掐会算，其你要从前门跑，他在前门陪着，你要打后门走，他在后门等着，你往东，他在东面迎你，你往西，他又在西面候你，叫你够四面八方无处可跑，就得为他束手被擒。”这几句话，马静一听，气得拍案大嚷，说：“你两人休要长他人威风，灭自己的锐气，如来时，你看。”用手一指，“在东墙有一轴富贵牡丹图，把画卷起来，里面是转板门夹壁墙，进去就是地窖子，你们可以在这里面藏躲。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就听外面打门说：“华云龙在这里没有？在这里叫他出来，见见我和尚。”雷鸣、陈亮一听，吓得颜色改变，说：“马大哥，你瞧，和尚来了。”马静就把这轴画卷起来，说：“你们三个人都进去，自有我一面承管。”三个人无法，进到夹墙之内，马静把画放

下来，往外够奔。

书中交代：济公从哪里来？和尚自从雷鸣、陈亮走后，和尚领着两位班头往前走，走来走去，天也不早了，肚也饿了，见前有酒馆，济公进去，柴头心说：“要是和尚吃我们就吃，反正有给钱的。”三个人坐下，和尚要了几壶酒，吃了个酒足饭饱，和尚说：“堂官，给我拿个溺壶来，我要溺尿。”堂官说：“我们管拿酒壶，不管拿夜壶，你外头去溺去罢。”和尚站起来说：“给我拿两壶酒捆着，我回头来喝。”说着话，和尚出去。柴头、杜头等着和尚，老是不来了，柴头说：“老杜，了不得了，吃酒饭没有钱，和尚走了拿我两个人押了桌。”柴头说：“咱们两个也溜罢。”瞧伙计要端菜没留神，柴、杜二人一溜出来，到外面正碰见和尚。柴头说：“好呀，你出来拿我两个人押了桌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两人跟我走，晚上我有钱。”柴头、杜头嘴里答应，心里说：“晚上我们两人吃完了先走，拿和尚押桌。”果然晚上三人到酒馆吃饭，柴杜二人忙忙吃完了，站起来就走，和尚说：“你们两个人走呀？”柴头、杜头说：“早起你拿我们两人押帐，我们不走怎么样？”说着话，两个人走了，跑堂过来把济公看上。

不知济公如何走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六十三回

#### 四英雄马宅谈心 济禅师酒馆治病

话说济公同柴杜二位班头在酒馆吃饭，柴头杜头先吃跑了，杜头站起来说：“出恭去了。”柴头站起来说：“我要小便去。”和尚说：“对，你们两个人都走，拿我和尚押桌。”柴头说：“你上次怎么先走了，把我两人留下？横竖没钱，我们先走。”说着话，二人都出去。伙计一听：“这两个人是蒙吃蒙喝的。”伙计留神看着和尚，和尚在那里，也不言语。偏巧外面有一个人，端了一碗木樨汤，端着正往外走，外面进来一人，慌慌张张，把碗碰掉了，汤也洒了，洒了那人一身，这个叫赔碗，那个叫赔衣裳，两个人口角相争打起来了。众位酒客也一阵大乱，伙计只顾劝架，没留神，和尚趁乱出了酒馆。

来到村头，见柴、杜二头那里坐着，和尚说：“好的，你二人吃饱了也不管了。”柴头说：“你早起为何吃完了走了？”和尚说：“对，算你有理。”柴头说：“师父你怎么出来的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叫掌柜的写上帐。”柴头说：“人家认识你吗？给你写帐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就不用管了。我出个主意，我们三个人捉迷蒙，我藏起来，你们要找着，明天早起我给饭吃，你们要找不着，明天我吃你们。”柴头一听，说：“这倒不错。”和尚就藏起来，这两个人找遍了也找不着，焉想到和尚连夜够奔小月屯而来。

天亮，和尚来到李平的酒店门首，伙计将挂幌子，和尚迈步进了酒馆，一瞧有六张桌，桌上都摆着四碟，一碟煮鸡子，一碟豆腐干，一碟盐水豆，一碟糖麻花。和尚找了一张桌子坐下，拿过一个鸡子，往桌上磕。和尚说：“掌柜的。”磕一下鸡子，叫一声“掌柜的”。伙计一瞧说：“大清早起，和尚你够多讨人嫌，磕着鸡子叫掌柜的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卖几个大钱？”伙计说：“这么大的个，卖几个大钱？”和尚说：“我问你是鸡子。”伙计说：“鸡子卖六个钱。”和尚说：“豆腐干卖几个大钱？”伙计说：“三个钱一块。”和尚说：“这碟豆儿卖几吊钱？”伙计说：“这一碟豆子，怎么可卖几吊钱？”和尚说：“倒不是别的，我瞧这豆子皮上，难为你做的折子，工夫大了。”伙计说：“和尚你真是有心，这豆子是水泡的自来折。”和尚说：“敢情你是自来的折子。”伙计一听，说：“和尚，别玩笑，我有自来折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，我也说是豆子，你给我拿两壶酒来。”伙计就拿了两壶。和尚喝完了，又添了几壶，一共吃了六壶酒。和尚叫伙计算帐，伙计一算，一共二百五十六文。和尚说：“你给我写上罢。”伙计说：“大清早起，你搅了半天，吃完了酒不给钱，那不行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便写上，怎么不行？”

二人正在争论，李平由里面出来，问：“伙计，什么事？”伙计说：“喝完了酒不给钱。”李平说：“和尚你没带钱，坐下就喝酒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在你这酒店等人，是你们这方熟人，他约会我叫我来喝酒等他，不然，我也不喝酒。我等他半天也没来，故此我和尚没给酒钱。”李平说：“你几时定的约会？”和尚说：“去年定的。”李平说：“在什么地方约定的？”和尚说：“路遇约的。”李平说：“跟你约会这个人姓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忘了。”李平是打算问问和尚，只要和

尚提出个熟人，就不跟和尚要酒钱，叫他走。一听这话，李平说：“和尚，你这可是胡说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不胡说，因我和尚会瞧内外两科，勿论男妇老幼的病症，我都能瞧。这个人约我来，叫我瞧病，我把这个人的名姓忘了。”李平一听和尚会瞧病，想起兄弟李安病的已在垂危之际，倘若和尚能治，岂不甚好。想罢说：“和尚，你既能治病，我兄弟是痲病，你能瞧不能？”和尚说：“能瞧，可以手到病除。”李平说：“你真能给治好了，不但不跟你要酒钱，还要谢谢你，给你和尚换换衣裳。”和尚说：“感谢。”

李平领着和尚来到后面，一瞧，只见李安在炕上躺着，哼声不止，面如白纸，一点血色也没有了，眼睛角也开了，鼻子翘发讪，耳朵边也干了。他本是童子痲，李平为叫他兄弟保养身体，叫他在铺子住着，焉想到病体越发沉重，今天和尚一瞧，李平说：“和尚你能治不能？”和尚说：“能治，我这里药。”和尚掏出一块药来，李平说：“什么药？”和尚说：“伸腿瞪眼丸。”李平说：“这个名可不好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这药吃了，一伸腿一瞪眼就好了。告诉你，我这药是：

此药随身用不穷，并非丸散与膏丹；  
专治人间百般症，八宝伸腿瞪眼丸。”

和尚把药搁在嘴里就嚼，李安一瞧，嫌和尚脏，直说：“哎呀，我不吃。”和尚把药嚼烂了，用手一指，李安的口不由的张开，和尚“呸”的一口，连药带吐沫粘痰啐在李安嘴里，“咕噜”把药咽下去。工夫不大，就觉着肚子“咕噜噜”一响，气引血走，血引气行，五府六脏透爽畅快，四肢觉得有力，身上如失泰山一般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立刻说：“好药，好

药，如同仙丹。”坐起身来就要喝水，喝下水去就觉着饿，要吃东西。李平一瞧，心中甚为喜悦，说：“师父这药，果然真好，就是名儿不好听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这药还有一个名儿。”李平说：“叫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叫要命丹，你兄弟是已然要死没了命，吃了我这药，把命要回来，故此叫要命丹。”李平说：“这就是了，还有一位老太太是痰中带血，师父能瞧否？”和尚说：“能瞧，不算什么。”李平说：“师父既能瞧，我拜兄马静的母亲，是多年的老病，痰中带血，病的甚厉害，我同你老人家去给瞧瞧。”和尚说：“瞧病倒行，就怕人家又没请先生，你同了去，到门口不叫进去，那是多么难以为情。”李平说：“他家如同我家一样，要不是，我也不能管。师父只管放心，跟我同去罢。”

和尚同着李平由酒店出来，李平问：“师父在哪里出家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西湖灵隐寺出家，上一字道，下一字济，讹言传说济颠就是我。”说着话，二人来到马静的门首。李平刚要叫门，和尚说：“我叫。”这才一声喊嚷：“华云龙在这里没有？”李平说：“师父方才你说什么？”济公说：“你不用管。”少时，马静出来一开门，说：“贤弟，你叫门来着。”李平说：“不是我叫门，是这位大师父，是我同来的。这位和尚是灵隐寺济禅师，把我兄弟病给治好，我同他老人家来给老太太治病。”马静一愣，说：“贤弟你来的不凑巧，我这里坐着朋友，你先把和尚邀回去，候我去请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对不对？我猜着了。是不是不叫进去？”李平说：“大哥，你胡闹！有什么朋友在这里坐着，我见不得？给老太太瞧病，何必瞒人呢？老太太的病不可耽误，要不是济公给我兄弟治好，我也不同来了。”马静还说：“过天再瞧。”李平真急了，带着和尚望里就走。这两个人本是知己的患难朋友，马静也不好说什

么，也就随着进来。

和尚自向东配房走，马静赶忙一把手把和尚揪住，说：“大师父，请上房坐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怎么不叫上这东屋里去？”马静说：“有客。”和尚说：“有三位堂客，反正一个跑不了。”李平也不知内中底细，心说：“这是书房应该让客，怎么马大哥不叫和尚进去？”扒窗户瞧瞧没有人，李平纳闷。三个人来到上房，李平说：“师父你给瞧病，我回去预备酒菜，回头师父到我铺子去吃酒，咱们茶水不扰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去罢。”

李平走后，和尚掏出一块药来，要阴阳水化开，给老太太灌下去。少时，老太太觉着神清气爽，就坐起来说：“儿呀，为娘病了这好几月不能翻身，怎么今天忽然好了。”马静说：“娘亲不知，现有灵隐寺济公给你老人家吃了灵丹妙药。”老太太一听是灵隐寺济公给他治的，知道济公爱吃酒，说：“儿呀，你给济公磕头，同济公喝酒去罢。”马静过来说：“我娘亲教我给师父磕头，请师父到外面喝酒去。”济公说：“好。”站起身来，直奔东配房。

不知济公怎样捉拿华云龙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四回

### 李平为友请济公 马静捉奸毗卢寺

话说马静见济公给老太太把病治好，心中甚为喜悦，遵母命给济公磕了头，无奈请和尚到东配房来喝酒。和尚跟着来到东配房，一着摆着一桌残菜，四份杯筷，和尚说：“谁在这里喝酒。”马静说：“我喝酒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喝酒，为甚四份杯筷？”马静说：“我四面转着喝。”立刻把残菜撤去，另整杯盘，同济公落座吃酒。和尚说：“你贵姓？”马静说：“我叫马静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跟你打听一个人，你可认识？”马静说：“谁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有个徒孙马元章，你认得不认得？”马静心说：“这个和尚真可恨，说我叔父是他徒孙。”瞪了和尚一眼，说：“不认得这马元章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给你母亲把病治好了，你怎么谢谢我？”马静说：“师父任你要多少药钱，多少金银？你说，我必从命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倒不要钱了，我最喜爱字画。”马静说：“你喜爱字画，只要我有的，你只管拿了去。”和尚说：“别的我俱不要，我就要这张富贵牡丹图。”马静说：“可以，回头你走的时节给你带了去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说要就要。”站起来就要去摘，马静连忙挡住，说：“师父别动，一摘就有许多尘土，这饭菜怎么吃？你且吃完饭再摘。”和尚说：“这也行得，反正我今天不出房子，看他一个也跑不了。”

此时雷鸣、陈亮同华云龙在夹壁墙里，听得明明白白，吓得三个人战战兢兢。马静心说：“这个和尚可留不得，莫若我一刀把他杀了，省得他找我二弟。他死后，我给他修一座塔，报答他给我母亲治病之恩，逢年过节，给他烧点纸钱。”想罢，自己到屋中，暗把单刀带好，陪着和尚喝酒。拿酒灌和尚，想要把和尚灌醉。给和尚斟一盅，和尚喝一盅，直喝到天有掌灯以后。和尚自言自语，说：“喝了这些酒者不醉，醉了也好，就省得喝了。”和尚坐在那里直哼哼，马静说：“师父为什么哼哼，喝醉了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要出恭。”马静说：“要出恭外头去。”和尚站起来，马静跟着出来，一边走着，和尚道：“马静你瞧我这药好不好？”马静说：“好。”和尚说：“马静你猜那药值多少钱？”马静说：“多少钱？”和尚说：“我那药合一文钱一丸，”马静说：“那药真便宜。”和尚说：“便宜可便宜，我今后打算不再配了。如今的人没好良心，我和尚给治好了病，反倒安心要杀我，我死后还给我修一座塔，逢年过节还给我烧化纸钱，就算报答我。”马静一听这话，暗想：“这个和尚真怪。”

说着话，来到东村口，和尚蹲下，马静绕来绕去，绕到和尚身后，拉刀照和尚就砍，和尚用手一指，用定身法把马静定住。马静举着刀不能转动，和尚就嚷：“了不得了，杀了和尚了。”小月屯村庄居户甚多，听见喊嚷，大家拿着灯光出来看。马静可吓着了，心说：“我这里拿着刀不能动，人家问我，我说什么？”焉想到和尚一使佛法，大众都没看见，过去了。

马静说：“师父，我错了，你老人家不要跟我一般见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跟我动刀，你何不把刀拿你妇人的情人，杀他好不好？”马静说：“我不知在哪里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跟我去捉奸。”马静跟着和尚来到毗卢寺，和尚说：“就在这庙里。”

马静说：“待我破门。”和尚说：“捉奸哪有敲门的？你真是呆笨。”马静说：“捉奸还有行家？我没捉过，不叫门怎么样呢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蹿进墙去。”马静说：“我蹿墙，你怎么进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也会蹿。”马静这才一拧身蹿上墙去，一瞧和尚已在墙内蹲着。马静说：“你怎么进来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挤进来的。”马静说：“由哪里挤进来的？”和尚说：“由墙里挤进来的。”马静说：“师父挤我瞧瞧。”济公往墙上一挤，口念：“唵敕令赫。”马静一瞧，和尚没了。和尚又念：“唵敕令赫。”马静一瞧，和尚又有了。马静说：“这个挤法倒不错，明天我学学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跟我走。”和尚带领马静往后奔。

这座庙原本是三层殿，越过头层大殿，来到二层大殿，由东角门穿过去，是东跨院，这院子里栽松种竹，清气飘然，北上房灯光朗朗，人影摇摇。马静来到窗根外，把窗纸湿了个小窟窿，往里一看，这上房本是前廊后厦，屋内靠北墙是一张大床，地上有桌椅条凳，床上搁着一张小床桌，点着蜡灯，正当中坐着一个妇人，穿著一身华美衣服，打扮着浓妆艳抹，甚是鲜明。马静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妻子何氏，两边坐着两个和尚。上首坐的这个和尚，身体胖大，赤着背，穿著阳给中衣，白袜青鞋。面皮微黑，粗眉大眼。马静一看，认得是探花郎高庆。下面这个和尚，黄脸膛，瘦小枯干，穿著灰色僧祖，白沫青鞋，乃是小白虎周兰。就听高庆、周兰说。”嫂嫂今天怎么这样闲着？我二人听说马静回来，嫂嫂不能出来，我二人真是茶思饭想。没想到，今天嫂嫂来了。”何氏说：“不然，我也不能来。今天是家里来了一个济颠和尚，给老太太治病，马静陪着和尚吃酒，我告诉家里，说上娘家去，我才到这里来，省得你们两个人想我。我今天也不回去了，明天再回去，我就

说住在娘家。你二人快给我预备点吃的，我还没吃饭呢。”

马静一看，气得三尸神暴跳，自己一想：“真是大丈夫难免妻不贤，子不孝。辱贱婢，做出这样无廉无耻之事。”立刻伸手拉出刀来，闯到屋中，手起刀落，先把探花郎高庆杀死。小白虎周兰，踹后窗户出去逃命，何氏站起来往外就跑，马静随后就追，刚赶到院中，见何氏用手一摸脸，两个眼珠子掉出来，有一尺多长，吓得马静大吃一惊。这妇人说：“好好，焉敢管我的事。”说着话，一张嘴，一口黑气喷来，马静翻身栽倒。

书中交代：马静的妻子何氏，可并不会喷黑气，这其中有一段隐情。原本何氏娘子，乃是知三从，晓四德，明七贞，懂九烈，根本人家之女。他娘家兄弟叫律令鬼何清，乃是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的侠义英雄，当初马静与何清乃是结义的弟兄，先交朋友，从后结的亲。

这天何清来探望马静，两个人坐在书房谈话，何清说：“姐丈，咱们三十六友之内有一个人出了家，当了老道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马静说：“谁出了家？”何清说：“黑沙岭的郭爷，夜行鬼小昆仑郭顺，他出了家。那一天我碰见他，瞧他带着道冠，穿著道袍，我说：‘你疯了。’他说：‘怎么疯了？’我说：‘你为何穿老道的衣服。’他说：‘我看破了红尘，人在世上，如同大梦一场。’他出了家，他师父是一位高道，乃是天台山上清宫的，复姓东方双名太悦，人称老仙翁，外号昆仑子。有一宗宝贝，名曰‘五行奥妙大葫芦’，这葫芦能装三山五岳，勿论什么精灵，在里面一时三刻，化为脓血，将来老道一死，葫芦就是他的。他师父给他三道符，一道能捉妖净宅，一道避魑魅魍魉，一道能保身，避狼虎豺豹。我把他那道捉妖的符偷来，你瞧瞧。”马静一看，何清说：“我不知道他

灵不灵？”马静说：“咱们试试。”何清说：“怎么试？”马静说：“现在庆丰村王员外家，他儿子被妖精迷住，贴出告白条来，谁能捉妖把他儿子病治好了，谢银二百两。我去举荐你，你就充何法官。”何清说：“就是，倘要能了，就得了二百两银子。”

马静就到庆丰村王员外家一说，王员外求之不得，就把何清请了。王员外问：“何法捉妖，用什么东西？”何清说：“一概不用。”王员外说：“人家捉妖，都用黄纸朱砂等类，何法官怎么全不用呢？”何清说：“你就把你儿搭出来，我到你儿的卧室去等捉妖。”王员外立刻吩咐，把公子挪出来。何清吃过了饭，有人带领来到后院公子的卧室，何清就把这道符贴在里面屋门上。他在床上一躺，瞪着眼，等到天有二鼓，只听外面狂风大作。何清睁眼一看，吓得毛骨惊然。

不知何清怎样捉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五回

### 律令鬼王宅捉妖 醉禅师古寺治狐

话说何清躺在公子卧室，时有二鼓，听外面一阵狂风。何清本不会捉妖，心中暗自担惊，心里说：“真要是妖精一来，若这道符不管事，我趁早踹窗户逃走。”正在思想之际，听外面有“咯哒咯哒”木头的声音，由外面进来一个女人，长得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一阵阵香风扑面，一声声燕语透啼。妖滴滴柳眉杏眼，嫩生生粉脸桃腮。樱桃口内把玉排，粉面香腮可爱。身穿蓝衫可体，金莲香裙可盖；恰似嫦娥降玉台，犹如神仙下界来。

何清一看，心说：“敢情这就是妖精。”就听这妇人说：“什么人胆大，敢来到仙姑的卧室？”说着话就往里走。刚一走进里间屋门，只看见那道符显出一道金光练绕，直射那妇人那妇人“哎呀。”一声，拨头便走。何清赶过去一刀，剁下一只红绣鞋，鲜血淋漓，何清就说：“拿住妖精了。”王员外有许多的家人俱在别的屋里伺候，点着灯，听何清一嚷：“拿住了。”大家掌灯光过来，说：“何法官可将妖精捉住？”何清说：“你们看红绣鞋成精，被我杀了。”大众一看，果然是只红绣鞋，鲜血淋漓。王员外谢了何清二百两银子，把那道符留下贴着。

何清走后，妖精果不闹了，焉想到王宅不闹了，马静家里

闹起来，平白无事，眼见着桌上的茶壶茶碗没人动，自己会滚在地下。马静胆子也大，把刀拉出来往桌上一拍，破口大骂说：“什么东西敢在我家闹？”可是骂也不行，马静一想，何清那道符避邪，就使人到王员外家把那道符要来。贴在马静家中，果然马静家中就不闹了，王宅又闹起妖精来，王员外又遣人把符要回来贴上，就不闹了，马静刚把符给了王员外，马静家又闹了。这样往返两家，闹了有半年。马静正走鸿运，也不理论，焉想妖精跟马静结了仇。妖精就在毗卢寺庙里住着，凡事是以邪招邪，祸无根不生，探花郎高庆、小白虎周兰他两个人本是淫贼，跟马元章出了家，有马元章看管，他两个人不敢胡作非为。先前两个人常到马静家中去，或要钱、或送东西，高庆见马静之妻何氏美貌，高庆在庙里常跟周兰说：“你瞧马静的媳妇，长的有多好。”后来何氏向马静说：“不必叫高庆、周兰到家里来，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，和尚到家里来总不便。庙里没钱、你可以给送去。”马静一想也是。这天到庙里告诉高庆、周兰：“不便到家去，如没钱我给你们送。”这两个人遂不能到马家去，也见不到何氏了。

高庆跟周兰在庙里，天天念道：“恨不能再见何氏一面方快。”这天忽然外面打门，高、周二人开门一看，乃是马静之妻何氏。书中交代：可不是真何氏，乃是妖精变的。这两个人一看，说：“嫂嫂由哪来？怎么这样瞧着？”妖精说：“二位贤弟到家里去，我早看出你两人的心思，今天你马大哥出了外，我来瞧瞧你两个人。”高庆、周兰一听，喜出望外，说：“嫂嫂请里面坐。”把假何氏让到里面，高庆、周兰二人争先求欢，假何氏任其云雨巫山之事，高、周二人如获至宝。妖精一来为盗取真阳；二则跟马静有仇，变作何氏的模样，直由马静家里出来到庙内，免得高、周二人疑心，叫李平瞧见，好教李平告

诉马静，马静必把妻子何氏杀了，闹得他家务目乱。

妖精天天到庙里来，与高、周二人作乐。这天忽然不来了，高庆一打听，知道了马静在外回来，两个人茶思饭想。今天忽又来了，妖精说，马静陪着和尚给老太太治病，他偷空来的，高、周二人欢喜非常。今天马静也认作真何氏，把高庆杀死，再追出何氏来。妖精把马静喷倒，说：“好马静，仙姑老不吃人，今天活该把你吃了。”妖精正要上前吃马静，济公赶过来说：“你先别吃人来，我给你看看我这相貌好不好？咱们二人商议商议，你跟我去罢。”妖精一看，说：“吓，好和尚，你真不要脸，敢和我说这样无脸的言语？我来拿你。”照定和尚吐了一口黑气，立刻和尚哈哈大笑说：“妖精，你爱和尚，可知道有一个故事吗？在大晋朝，有个柳太师知道有一个高僧在深山修道，名为红莲和尚，派人去请三次，并不下山，柳太师甚恼，叫人把勾栏妓女荷花找来，告诉她：‘你能到深山把红莲和尚合你办那件云雨之事，叫他失了真道，我给你二百银子。’荷花说：‘大人给我一乘小轿，两个婆子，我扮做官宦人家小姐，叫他不小看我。’柳太师照样全给了，荷花乃乘轿到山内古庙进香拜见老和尚。到了方丈之内，只见老和尚端然正坐，闭目养神。荷花放作妖声说：‘老和尚慈悲慈悲，我肚腹疼痛，我病非男子肚脐对我肚脐才能好，此时我肚腹疼痛难过了。’和尚一听口念：‘阿弥陀佛。’说：‘小姐，不要胡说，男女因片刻之欢，误了一生之名节。我和尚乃出家人，坐守深山，应该戒杀盗淫妄酒，小姐乃闺门秀女，我焉敢做这伤天害理之事？再说小姐必系官宦之女，尚未出阁，恐将来闹出是非，岂不拍污了上人的脸面？小姐请要三思。’荷花本是妓女，被柳太师所托，今天见和尚所说之话，荷花‘扑哧’一笑，往和尚怀中一扑，说：‘老和尚慈悲慈悲罢，奴家心中难过。’老

和尚一闻脂粉头油，异香扑鼻。见荷花百般献媚，俗言说的不错，‘眼不见，嘴不馋，耳不听，心不烦，人非草木，谁能无情？’老和尚一阵心神飘荡，被荷花缠绕的欲火难耐，当时从荷花那件云雨之事。荷花回到柳太师府，把引诱和尚、和尚依从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太师给了荷花二百两银子，随后作了一首诗，派家人给和尚送到庙里去。和尚打开一看，上写的是：

红莲和尚修行好，数载苦守在庙中；  
可惜十年甘露水，流入荷花两瓣中。

和尚一瞧，明白其中隐情，自己羞愧难当，悬梁自缢。死后阴魂不散，转世投胎，柳太师家的夫人所生一女，系和尚所托生。姑娘大了，名叫柳翠云，专好勾引和尚，那就是红莲和尚的报应柳太师。常有人说：“大头和尚戏柳翠，就是爱和尚的这段故事。”且说济公过来戏耍妖精，妖精哪里看得起济公？施展妖术，要和和尚斗法。和尚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来我看有何能为？”妖精祭起混元石子，照定和尚打去，济公说：“你这孽畜，胆大无知。”伸手把石子接住，又把草鞋脱下来，照定妖精打去，妖精往旁边一闪。济公手一指，说：“拐弯，拐弯。”那草鞋一拐，正打在妖精脸上。妖精大怒，说：“好一颠僧，仙姑我和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何必跟我做对？”济公说：“你今无故搅乱他安善之家，害王员外之子，又在马静家中闹的人不安生。你又假托人之面貌，败坏佛门。”说罢，将僧帽摘下来，说：“看我法宝来取你。”照定妖精一扔，立刻一片红光把妖精罩使，和尚先过去，到房中取了一碗水，把妙药一块放在碗内，一化成药，给马静灌下，水到肚内，只听“咕噜噜”一响，“哇”的吐出几口黑水来，翻身起来说：

“好贱婢，你害的我好苦。”济公说：“你不要生气，你看看你妻子在哪里？已现原形。”马静回头一看、“呀”了一声。

不知看见是怎么一段原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六回

### 卧虎桥淫贼杀和尚 庆丰屯济公救文生

说话马静睁眼一看，见济公僧帽罩着一个狐狸。有狗大小。济公说：“你瞧，这就是你媳妇。”马静说：“师父，我妻子乃是狐狸？”济公说：“你妻子不是狐狸。这个狐狸跟你有仇，它变的你妻子模样，扰乱家务要害你。你媳妇现在家里，她原本是好人，你不要听了李平的话，先前李平瞧见的，就是妖精变的。你把李平找来，叫他瞧瞧，也可以洗出你的朋友。”

马静听罢，赶紧去到酒铺把李平找来。李平来到庙中一看，是一个大狐狸，李平说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马静就把从头至尾的话，对李平一说，李平这才明白何氏嫂嫂是好人。和尚说：“马静，你把狐狸杀了。”马静拉出刀来，照狐狸一刀，和尚用手一指，狐狸脑袋掉下来。和尚说：“你找柴草点着，把狐狸同高庆的死尸一并烧了。”马静就找了柴草，连高庆的死尸并狐狸一并烧了。

和尚说：“马静，你可把华云龙放出来呀！还是我到你家里去拿他？”马静说：“慈悲慈悲罢！可以看在我的面上，饶恕了他罢。”和尚说：“那可不行！华云龙罪大恶极，你要不放出来，我到你家拿他，你得跟着打官司。”马静说：“我还是把他放出了，师父再拿他。”和尚说：“也好，你去罢。”

马静谢过了济公，自己这才回到家中一看，果然他妻子回

娘家去刚才回来。马静甚为感激济公的好处，自己来到东配房把夹壁墙开了，说：“三位贤弟出来。”华云龙、雷鸣、陈亮三个人说：“马大哥，和尚哪里去了？”马静说：“华二弟，你快逃命罢！济公他算出你在我这夹壁墙内，我实不能隐瞒你了。我托我的朋友把和尚绊住，少时和尚就来拿你，你快走罢！出了门，你可快走，我也不管你在东西南北，任凭你自己。和尚也不定在哪边等你，你自己酌量。”华云龙一听，吓的颜色更变，不能不走，这才谢过了马静，马静送出大门，华云龙慌不择路，一直够奔正南。

往南走了有三里路，眼前有一道桥，名叫卧虎桥，华云龙一看，桥下有一个和尚，正探头往外瞧。华云龙吓的就要跑，自己又一想：“尽跑当了什么，莫如我掏出镖来打和尚一镖，叫他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，打不了他，我姓华的这条命也不要了，跟他一死相拼。”想罢，掏出镖来，和尚又一探头，华云龙抖手一镖，正打在和尚的咽喉。华云龙赶过去一刀，把和尚脑袋砍下来，“咕噜”滚在河内。华云龙把刀擦了擦入鞘内，自己一阵狂笑说：“我打算这么个济颠和尚，项长三头，肩生六臂，敢情就是这样无能之辈，也是个肉体凡胎。听雷鸣、陈亮一说，济颠不亚如神仙，我华云龙还要到临安，再闹个二次，叫他等看看。”自己正在扬扬得意，就听后面有人说：“好华云龙，我看你往哪里走？”华云龙回头一看，是济颠和尚，贼人吓的魂飞魄散，撒腿就跑。

书中交代，这是怎么一段事呢？方才华云龙杀的和尚，不是济颠，乃是由毗卢寺跑出来的小白虎周兰在桥底下藏着。他只当是马静追下来，细一瞧不是马静，他也没想到华云龙拿镖打他。这小子也没做好事，他叫小白虎，犯了地名，这道桥叫卧虎桥。华云龙认着是把济公打死，故此济公一说话，华云龙

吓的没了魂，尽命进走。和尚随后紧紧赶来，华云龙围着庆丰屯绕，和尚直追了一夜，天光亮了，把华云龙也追丢了。

和尚慢慢往前寻找，见眼前围了一四人，和尚说：“我进去瞧瞧。”内中有一个人，最讨人嫌。和尚说：“借光。”那人说：“借光给多少钱利钱？”和尚说：“要多少钱给多少钱。”那人说：“我还挤不进去呢。你还挤什么？”和尚用定头里的人脖子上一吹，那人觉着脖子一股凉气，一回头，和尚挤进去。那人说：“和尚，你为什么吹我脖子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脖子上停着一个蚊子，我怕叮了你，我是好心吹蚊子呢。”和尚又照头里那人一吹，那人一回头，和尚挤到里面去。那人说：“你做什么又吹我？”和尚说：“那蚊子由他的脖子上，飞到你脖子上来。”

和尚走到里面一瞧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，赤身露体，身上一根线都没有，头挽牛心发髻，品貌端方，长的不俗。众人问：“你这是怎么一段事？”这人说：“渴。”众人问：“你是哪里人”这人说：“渴。”众人说：“你姓什么呀？”这人说：“渴。”众人说：“你叫什么呀？为何不穿衣裳？”这人说：“渴。”和尚说：“他是河沽县的，叫河沽。”大众说：“和尚别胡说了。”和尚来到旁边一铺户说：“事柜的，借我一个碗，给点水给那赤身露体的喝，他直嚷渴。”掌柜的说：“我们不给，倘喝了水竟自死了，我们反担不起。”和尚一瞧，那边菜园子有人在那里打轱辘汲水，和尚过去说：“辛苦，有水没有？”那打水的说：“做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跳井。”那人说：“跳井别处跳去，我们不准在这里跳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有桶，借我一个桶打点水。”那人说：“没有，你要好好来说，倒许借给你，你说跳井，有也不借给你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不借给我，我就跳下井去，叫你打一场人命官司。”那

人说：“你只要不要命，跳了井，我就打一场人命官司，就怕你不敢死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瞧我敢死不敢死。”说着话，和尚跳下井去。

那人大吃一惊，前到井口一看，和尚没跳下井去，两只脚挂住井口，倒挂蜡烛，脑袋冲下，和尚拿僧帽舀水呢。本来井也浅，那人一瞧说：“和尚你吓杀了我，我看你怎么上来。”和尚使了一个鲤鱼单鹞子翻身上来，说：“我不用跟你借桶，你瞧我帽子舀水行不行？”本来帽子的油垢多了，盛水都不漏，和尚拿着来到这赤身男子的跟前，把水给他喝了，和尚把僧衣脱下来，给这人盖上。

工夫不大，这人出了一身冷汗，大众一瞧说：“好了。”就见这人“哎呀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好和尚，你害的我好苦。”破口大骂。众人瞧着，就有气不平的说：“你这人可真太不懂情理，和尚给你找了水，把僧衣给你盖上，你出了汗好了，你不说谢谢和尚，反倒骂和尚，真是以怨报德，太实无礼。”这人“唉”了一声说：“众位有所不知，我骂的不是这位和尚。我姓张叫张文魁，乃是文生秀才，在龙游县北门外张家庄住家。因家中这几年种落不收，度日艰难，我到临安找我娘舅，借了二百两银子回家，好垫办过日子。没想到走在半路上，我觉着肚腹疼痛，坐在树林子歇息，来了一个秃头和尚，面如喷血紫脸膛，一脸的斑点，他问我‘怎样了’，我说‘肚腹痛’。他给我一丸黑药，我吃了就觉着不能动转，他把我的包裹连银子都拿了去。我一发迷蒙，也不知道怎么会来到这里，落到这般光景，我骂的是那个和尚。”大众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济公说：“我把僧衣给你穿，你跟我走罢。”张文魁站起来，跟着济公走。

跟前有一座酒馆，和尚就往里走，伙计一瞧，一个和尚穿

着破衣草鞋，光着背，一个穿著破僧袍。伙计只当是要饭的乞丐，伙计说：“喂，和尚，没有剩的。”和尚说：“新鲜的都不爱吃，吃剩的？胡说。”和尚带领张文魁，直奔后堂落座。和尚说：“掌柜的，你别瞧我们穿的破，包子有肉不在褶上，招好顾主，财神爷来了。”伙计说：“是。”和尚说：“给我煎炒烹炸，配十六个菜来，两壶人参露酒。”伙计说：“人参露卖一吊二百钱一壶，这里便宜一半呢。”伙计也不敢说不卖给他，饭馆子又没有先要钱的规矩，只得揩抹桌案，把菜给要了，把酒拿过来。菜都给上好，和尚让文魁吃，张文魁说：“我不吃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怎么不吃？”张文魁说：“吃完了，没钱给人家。”和尚说：“没钱你嚷什么，反正吃完了再说。他要打，就卖给他两下，他打轻了不怕，打重了得给养伤，倒有了下落。”伙计在旁一听：“这倒不错，和尚卖打来了。”和尚正同张文魁说着话，忽然由外面闯进两个人来，一声叫嚷：“好和尚，你在这里。”说着话，直奔济公而来。

不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七回

### 二班头饥饿寻和尚 两豪杰酒馆求济公

话说济公正在酒馆跟文魁说话，由外面进来了两个人。伙计一看，这两个人穿著月白裤褂，左大襟，白骨头钮子，原来是柴元禄、杜振英二位班头。他两人自从跟和尚捉迷藏，这两个人找不着和尚，柴、杜二人腰中一文钱没有，连夜追到小月屯。次日直饿了一天一夜，围着小月屯找遍了，也没找着和尚。两个人又饿又气，正在街上闲游，远远望见济公赤着背，同着一个人，穿著和尚的僧衣，进了酒馆。柴、杜二人来到酒馆一看，柴头说：“好，你在这里吃上了，我们两个人直饿了一天一夜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两个人嘴懒。为什么不吃呢。”柴、杜二人说：“没钱，吃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这倒不错，又来了两个白吃的。”柴、杜二人饿急了，坐下就吃。伙计暗中告诉掌柜的说：“一个穷和尚同着一个光眼子的，又来了两个怯货，大概都是没钱。”掌柜的说：“等他们吃完再说。”

正在这般光景，只听外面一声喊嚷：“老三，你我到里面吃杯酒，好一座庆丰楼。”说着话，进来两个人。头前一位赤发红须蓝颠脸。紫缎色壮士帽，紫箭袖袍，腰系皮挺带，披蓝缎色英雄大氅，后跟这位身穿白褂，翠白脸膛，俊品人物，正是风里云烟雷鸣，圣手白猿陈亮。这两个人在马静家，自华云龙走后，马静说：“雷、陈二位贤弟，在我这里多住几天罢。”

“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兄台不必相留，我二人还有事呢，天亮我二人就要告辞。”等到天亮，雷鸣、陈亮告辞，马静说：“二位贤弟，吃了饭再走。”陈亮说：“我二人实有要紧事呢，你我知己之交，何在一顿饭。”当时二人由马静家出来，一直往南，来到庆丰楼。

二人想要吃杯酒再走，迈步进了酒馆，二人直奔后堂，抬头一看，见济公同柴、杜二位班头在那里吃酒，雷鸣、陈亮赶紧上前给济公行礼。掌柜的见这二人穿的衣裳整齐，过去给穷和尚行礼，心中甚为诧异。雷鸣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从哪里来？怎么赤着背，把僧衣给他穿上？这位是谁？”济公就把救张文魁事说了一遍，雷、陈二位这才明白。和尚说：“陈亮你先同着张文魁出去，到故衣铺中给他买一身衣服鞋袜。”陈亮点头答应，领着张文魁出去，到了衣铺，买的文生巾，文生氅，白袜云鞋，裤袜襟衫，俱都穿好，回到酒馆，把僧衣给了和尚。大家归座，要酒添菜，和尚说：“雷鸣、陈亮，你们两个人谁带着钱？周济周济张文魁。”陈亮说：“我有四锭黄金，自留两锭，把他两锭，每锭可以换五十两银子。”雷鸣说：“我有五十两银子，给他罢。”说着，两个人便摘出来，递给张文魁。文魁说：“我与二位萍水之交，如此厚赠，我实惭愧之甚。”雷鸣说：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区区银两，何足挂齿。”

众人吃酒，陈亮、雷鸣二人把济公拉到别的桌上无人之处，济公说：“你们两个人鬼鬼祟祟什么事？”陈亮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罢，看在我二人面上，你老人家别拿华云龙。你回临安去，我二人给你老人家叩头。”济公说：“你二人不叫我拿华云龙，好办。陈亮，你去买一张信纸，一个信封，到柜上借一枝笔来。”陈亮不知和尚要写什么东西，即到外面买了信纸信封，到柜上借了枝笔，拿过来交给和尚。和尚背着雷

鸣、陈亮写了半天，把信封封好，信面上画了一个酒坛子，这是和尚的花样。陈亮说：“师父，这是什么用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把信交给你二人带回，回头你两人把张文魁送到龙游县北门外张家庄，你二人进北门路西有一座酒楼，字号是‘会仙楼’，你两个人进去，上楼在楼门口头一张桌上坐下，打开我这封信来看，要是华云龙今天晚上没有做这件事，我和尚就不拿他。”雷鸣、陈亮也不知和尚写的是什么东西，二人只得点头答应。和尚说：“我叫你两个人把张文魁送到家里去，你两个人若不送到了，叫我和尚算出来，和尚要你两个人的命。”雷、陈二人说：“是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两个人送到了张文魁，若不入北门，不上会仙楼去，我和尚算出来，要你两个人的命。你两个人到会仙楼去，若不上楼，不在靠楼门头一张桌上坐下，我和尚算出来，要你两个人的命。你两个人在头一张桌上坐下，不打开我这一封信瞧，我算出来，要你两个人的命。”雷鸣、陈亮一听，这倒不错，错一点就要命。二人点头，把信收好。吃喝完了，把酒饭帐给了，和尚说：“张文魁，我派他二人把你送到家去。你跟他二人走罢。”张文魁给和尚磕了头，跟着雷鸣、陈亮，三个人在和尚跟前告辞。

出了酒馆，顺大路直奔龙游县，三十余里也不甚远，三个不知不觉到了龙游县北门，张文魁说：“既然离我家不远，二位思公到我家里坐坐罢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既是离你家不远，你回去罢，我二人还有事呢。”张文魁再三谦让，这两个人不去，张文魁无法，又谢了雷鸣、陈亮，自己告辞去了。雷鸣说：“三弟，你我进北门瞧瞧去。”两个人进了北门，往南行走，抬头一看，果然路西里有一座会仙楼，门口挂着酒牌子，上有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。应时小卖，午用果酌，闻香下马，知味停车，

里门刀叉乱响。二人迈步往里面奔，一进门南边是灶，北边是灶！二人直奔后面，地方甚为宽阔，楼下酒饭座甚多。靠北墙是楼梯，二人登楼梯上楼，靠楼门有一张桌。

雷鸣、陈亮刚才落下座，就听楼下有人让帐说：“华二哥你不用让，这笔帐我们早给了。”陈亮一听一愣，往楼下一瞧，原来是华云龙同着两个人在楼下让帐，一个人是壮士打扮，头戴翠蓝色六瓣壮士帽，上安六颗明珠，身穿翠蓝箭袖袍，腰系丝驾带，薄底靴子，肩披一件蓝缎色英雄大氅，三十以外的年岁，黄脸膜，细眉圆眼。一个人是武生打扮，二十以外的年岁，青白的脸膛。陈亮一看，说：“雷二哥；你看两个人同着华二哥，决不是好人。”雷鸣说：“你不必管他，你瞧瞧师父这封字柬写的是什么。”陈亮把字柬拿出来一看，就是一愣，说：“二哥，你看，了不得了。”雷鸣说：“我看什么？我又不识字，你念与我听就得了。”陈亮说：“师父只是几句解活，我念你听了，上写是：

侠心义胆壮千秋，为救云龙苦谋求。今至龙游三更后，北门密访赵家楼。有染美女伊须护，剪恶先当断贼头。云龙今夜无此事，贫僧明日返杭州。”

陈亮念罢这张字柬说：“二哥，师父这八句话，是说华云龙今夜要在赵家楼采花。师父又说，华二哥今天要没这事，他老人家就不拿他。这件事可真假难辨，叫你我二人暗中瞧着，保护贞节烈女。咱们打听打听赵家楼在哪里。”雷鸣说：“就是。”二人这才要了几壶酒，要了四碟菜，吃喝完了，给了酒饭帐，二人一同下楼。

出了酒馆往北走，见对面来了一位老者，苍头皓首，须发

皆白，陈亮过去施礼说：“借问老文，有一个赵家楼在哪里？叩求老丈指示明白。”那老者一听，说：“尊驾打听赵家楼？小老儿今年七十余岁，在这里根生土长，大小胡同没有我不知道的，只是没有赵家楼这个地名。哎呀！我们这本地倒有一家财主姓赵，人称他赵善人，他家里可有楼房。”陈亮一听，真是随机应变，赶紧说：“不错，是人家托我带一封信，说龙游县北门里有一家财主姓赵，有楼，是我方才说的不明白。”老文说：“你要找赵善人家，你往北瞧路东有一座德泰裕粮店，北边那条胡同叫兴隆街，你进胡同一直往东，到东头路北的大门口有‘乐善好施’的匾额，有棵大槐树，那就是赵宅。”陈亮、雷鸣打听明白，二位英雄这才要夜探赵家楼，保护贞节烈女，捉拿淫贼华云龙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八回

### 看字柬寻访赵家楼 见孝妇英雄施恻隐

说话雷鸣、陈亮听老丈说明了道路，二人一直往北，走了不远，果见路东有一座德泰裕粮店。北隔壁是一条大街，二人进了旧兴隆街一直往东头一看，见路北里是广亮大门，门口有两个龙爪槐，门上有“乐善好施”的匾额。陈亮一看，知道里面栽着内挂。书中交代，什么叫内挂呢？此乃是江湖绿林中的黑话。保镖的调坎，说叫内挂，街上卖艺的叫星挂。陈亮看罢，同着雷鸣二人又往东走。瞧大门东边有一个向北小胡同，雷鸣、陈亮二人进了小胡同，一直往北，这个胡同甚窄，大约也只有二尺度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瞧这个小胡同，要是对面来了胖子就挤不过去。”二人来到北头一看，西墙里是赵宅的花园子。雷鸣、陈亮站在高坡之处一望，见一座花园，里面极其讲究，有假山子石，有月牙河，牡丹亭，蔷薇架，小舟船，留芳阁，避暑楼，赏雪亭，真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。花园子当中有三间楼房，支着楼窗，挂着帘子，有几个仆妇丫环拿了小筐下楼摘花，摘后又复上楼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看这楼上必住着姑娘妇女。”隔着帘子，也瞧不出是姑娘还是少妇，二人也不肯紧望里瞧，又怕人家里面瞧见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我今天晚上就由这条路来探访。”说着话，二人复又往南。刚才出了小胡同，只见赵善人门口，围着一圈子人。陈亮一愣：“

方才进小胡同的时候，这里并没人，这是什么事？”陈亮分开众人，挤进去一看，是一个年轻的少妇，头上抹着白布，身上穿著孝衣，系着麻辫子，白布蒙鞋，旁边站着一个老者，在地下铺着一张纸，上写着一张告白：

四方爷合得知，小妇人刘王氏，在旧兴隆街西头路北住家。只因家中寒难，婆婆忧虑日深，旧疾复发，服药无效，于昨日中时病故。小妇人丈夫素作小本营生，现在身患恶疮，不能动转，小妇人婆婆一故，衣食棺木皆无，家中素无隔宿之粮，当卖俱空，遭此大难，惟唤奈何？万出无奈，叩乞四方仁人君子，施恻隐之心。自古有麦舟之助，脱骖之谊，今古皆然。倘蒙垂怜，量力资助，共成善举，以免小妇人婆婆尸骸暴露，则殁存均感矣！

刘王氏拜叩。

陈亮一看，甚为可惨，就听旁边站着那老者说：“众位大爷，这妇人是老汉的邻人，只因她婆婆死了，她丈夫生了疮，不能殡葬，她家里又没人，我同着她出来，求四方仁人君子老爷们，行好积德，有一个赈济她一个。”大家辐辏，旁边就有好行善的，瞧着可怜，刚要掏钱，旁又有一人说：“老兄，你不必信，这个不知是真是假？怕是借此做生意的。”这一句话，那人要掏钱就不掏了。这就是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说坏话这人，姓陈，名叫事不足，外号叫坏事有余。陈亮一瞧，说：“二哥，这是好事，我们两个人周济周济她。”雷鸣说：“好”。掏出一包银子。有十余两，递给那妇人，陈亮说：“这银子一共约有四十两，你拿去回家买棺木罢，省得你一个妇人家在

这里抛头露面的。”这妇人一见陈亮给这些银子，赶紧问：“二位恩公贵姓大名？”陈亮说：“你也不用问我，我们也不是这里人，你也不必打算报答，你回去罢。”

书中交代，这个妇人倒没想到过路的人有如此行好事的，她本意化赵善人家。当初赵善人常施舍棺材，皆因无耻之徒闹坏了事，没有死人，也穿了孝袍到赵家磕头化材，诓了棺材，他把木头劈开卖了，因此赵宅现在不施材了，非得瞧见是真死人才舍。这妇人原打算到赵宅门口来化赵善人，没有想到雷鸣、陈亮二人周济她这些银两，那妇人谢了陈亮二位竟自去了。

雷、陈二人做了这件好事，见妇人去后，才出了兴隆街西口，找了一座酒楼，二人吃酒，直吃到天有初鼓以后。会了酒饭帐，二人出了酒馆，找在无人之处，把夜行衣包打开，换上皂缎色软扎巾，迎门技慈茹叶，穿上三岔通口寸帕衣，周身扣好了骨钮，寸半罗汉股丝绦，在胸前双拉蝴蝶扣，把走穗掖于两肋，头前带好了百宝囊的兜子，里面有千里火、自明灯、拨门撬户的小家伙，一切应用的对象，皂缎兜当棍裤、蓝缎子袜子、打花绷腿、倒纳千层底的趿鞋，把刀插在软皮鞘内，拧好了扎把簧，把白昼的衣服包在包囊之内，斜插式系在腰间，抬了抬背膀，收拾停当，二人拧身蹿上房去，越脊穿房，往前够奔。

二人走到一所院落，是北房三间，东里间屋中有灯光闪闪，人影摇摇，猛然听屋中说：“娘子，你把二位恩公供上了么？烧了香么？”就听有妇人说：“供上了。”又听说：“娘子，你歇歇罢，明天再去买棺材。真难为你，这几天受这样累，你歇息睡觉罢。总算老天爷没绝人之路，真有这样挥金如土的人。”陈亮在房上一听，说话甚耳熟。一拉雷鸣，二人由房上蹿下来，到窗根外，把窗纸湿了个大窟窿，往屋中一看，见地下停

着一个死人，是老太太；顺前檐的炕上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腿上长着有碗大疮；靠东墙有一张桌，桌上供着牌位，上写“二位恩公之神位”。烧着三炷香，地下站立一个妇人，正是那白天的化棺材的妇人。

陈亮见这妇人往炕上一躺，和衣而卧，把灯吹了。陈亮一拉雷鸣，二人来到东墙根，陈亮低声说：“了不得了，那妇人把咱们两个供上烧香牌位，上写着‘二位恩公之神位’。”雷鸣说：“供上怕什么？”陈亮说：“二弟你可不知道，你没看过闲书，古来隋唐上有一位叔宝秦琼，他在临潼山救了唐王李渊，唐王李渊问他姓叫什么，秦琼走远了说：‘我叫秦琼’。唐王李渊没听明白，回去供琼五大将军，折受的秦琼在潞州城当铜卖马。你我凡夫俗子，他若供着烧香，岂不把你我折受坏了？”雷鸣说：“我去把牌位偷出来。”陈亮说：“你偷出来，明天他再写了。”雷鸣说：“怎么样办？”

二人正说着话，只见墙上往下一捧土，陈亮、雷鸣只当是华云龙到赵家楼采花去，走在这里。二人赶紧往墙根下一贴，翻着脸往上瞧着，只见由墙外立起一根杉杆，上面绑着横根，这叫蜈蚣梯子，由外面上来一个小毛贼，眼望四下里瞧。书中交代，来的这个贼人姓钱，叫钱心胜。小小子原来在兴隆街住，素日无所不为。吃喝嫖赌，把老人家的产业都花完了，媳妇出去给人家当仆妇，他在家里也无甚事。今日白昼，他瞧见雷、陈二人周济对王氏一包银子，有四十余两，钱心胜恨不能把银子给他。晚间，他这才想出主意，做好了蜈蚣梯子，来到刘家，上了墙瞧了一瞧顺梯子下去，掏出一把小刀，来到上房拨门，拨一下，听一下，拨了三下，将门拨开。贼人进去一瞧，屋内也没有箱子柜。刘王氏夫妇睡着了。本来也没地方搁银子，就在席底下捆着，贼人一模就摸到手中了，心中颇为欢喜。由屋

中出来，顺着蜈蚣梯子爬上墙去，骑在墙上把杉杆提出去，立在墙外，顺着梯子下去。雷、陈二人看的明明白白，心上说：“好贼人，真是狼心狗肺，人家死了人没棺材，叩头化来的银子他给偷了去。”陈亮气往上撞，说：“二哥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别走，我去追他。”雷鸣说：“就是。”陈亮这才伸手拉刀，蹿出墙外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九回

### 钱心胜黑夜偷银两 圣手猿暗探赵家楼

话说陈亮拉刀蹿出来一看，见贼人一晃，进了路北一个门楼。陈亮赶过去，由门经一看，见贼人在院中把蜈蚣梯子解了，拿着进了北上房。陈亮拧身即到院内，这院内是北房三间，见贼人到北房东里间，点上了灯。陈亮来到窗外，把窗纸湿了个小窟窿，往屋中一看，这屋里是顺后檐的炕，炕上搁着一张床桌，搁着一堆棉被，地下有八仙桌，钱柜机凳，桌上搁着一盏灯。贼人坐在炕上，把银子掏出来，乐得心花俱开，把钱包打开，瞧着自言自语，拿出一块银子来说：“这块银子置房，这块银子买地，这块银子做买卖。”说了半天，把银子包起来，搁在钱柜之内，由钱柜里拿出一吊钱来，拿了一百文，拿酒壶出去打酒。陈亮早成在房上。

钱心胜出来把门带上，唱着哈哈腔，又唱二簧，又唱时调小曲，自己欢喜的不知如何是好。来到酒铺，说：“王掌柜给我打酒。”这个酒销掌柜的是山西人，叫老西。钱心胜先前常诓老西的酒喝，到晚上去打酒，老西上门，隔着小洞儿卖酒，钱心胜带两把一样的酒壶，灌上一壶凉水，拿空壶给老西打酒，老西打好了递给钱心脏，钱心脏说：“掌柜的给我记上帐罢。”“老西说。”不睬。”铁心胜说：“不睬，你把酒倒下罢。”他把那壶凉水递给老西，老西倒在酒坛子里，钱心胜白换一壶

酒。日子长了，老西生了疑心，因近来吃酒的都说酒不好。这天钱心胜又打酒，把酒打上，他要赊，老西说：“不赊。”钱心胜说：“不赊，你倒下罢。”又把凉水递进去。老西一尝是凉水，出来把钱心胜揪住，一瞧他是两把壶，老西跟钱心胜打起来，有人给劝了。今天钱心胜一说打酒，老西道：“钱先生你又来骗酒来。”钱心胜说：“我先给你钱，打一百钱的酒。”把酒打上，钱心胜拿着酒壶，心满意足回来。刚一到门口，陈亮由后面一把手，把钱心胜的脖子一捏。

书中交代，钱心胜走后，陈亮到他屋中，开了钱柜，把银子拿出来，连他剩的九百钱也拿着，把他炕上的棉被，用火点着，拿桌一押，来到外面等着。见钱心胜打酒回来，陈亮过去将贼人揪住，拉出刀来说：“你要嚷，我要你的命。”贼人也不敢嚷。陈亮把他捆上，把嘴塞上，往大门口外头一搁，陈亮说：“我乃夜游神是也，专察人间善恶，你偷了人家的银子，应当叫你报应。”说完了话，陈亮走了。

钱心胜往院里一瞧，屋中烟直往外冒，钱心胜着急，又不能动，塞着嘴又不能嚷，直哼的嚷不出来。由东面过来两个打更的，一个拿梆子，一个拿锣，这个说：“这条胡同甚不清净”。那人说：“你别吓我，我胆子小呀。”说着活，就听“哼”的一声，吓得两个打更的背脊发麻，这个说：“是鬼呀。”那个说：“多怕呀。”正说着，又听“哼”了一下，这个打更的壮着胆子过来一瞧，认得原来是钱心胜，鼻子内嚷嚷不出来，想叫人听得，好过来把他放了。于是，两个打更的这才把他解开，嘴里的东西掏出来，打更的说：“钱先生，你怎么被人捆上？把我两个人吓着了。”钱心胜说：“我遇见夜游神了，你们二位请罢。”喊人赶紧到屋中，一瞧被褥全烧着了，即忙把火救灭，再开钱柜一瞧，银子没有了，连钱也没有了，这是贼

人报应。

不讲钱心胜，再说陈亮拿着银钱回到刘王氏院中，偷进屋中，把老太太的死尸手板开，把银子搁到死尸左手里，把钱搁到右手里，把桌上供的牌位撕了，来到院中，拿了个破盆“扒叉”往地上一掷。刘王氏夫妻也惊醒了，赶紧点上灯一瞧，见老太太死尸左手拿着银子，右手拿着钱，夫妻二人正在纳闷。陈亮外面喊嚷说：“本家主人听真，明天不准再供恩公的牌位，再供必有大祸，我要去也。”说完了话，雷鸣。陈亮拧身上房，直奔赵家楼来。

来到赵家花园，暗中瞧探，院中一无人声，二无犬吠。二人蹑到里面，直奔楼下，拧身窜到楼上，见阁上东间点着灯，二人来到窗外，把窗纸湿破，往里一看，这屋里真是幽雅佳境，靠北墙是一张湘妃竹的床，床上挂着洋绉的帐幔，当中挂着花篮，里面有茉莉夜来香，床上有藤席凉枕，香牛皮的夹被，两旁是赤金的帐钩，线缎的床围；靠东墙有一张俏头案，当中摆着水晶鱼缸，里面养着龙睛凤尾淡黄鱼，桌上摆着金钟玉盘，两头摆着一支珊瑚树，一棵翡翠的白菜，还有各种磁器；靠西墙外边，有一张月牙桌，桌上有镜子，上面有粉缸，梳头油瓶，一切妇人应用的对象；靠窗户一张八仙桌，镶着墨玉的棋盘心，两边有把太师椅子，桌上有图书，盘里面搁着文房四宝，有斑竹镌成一支笔筒，里面有几支笔；东墙上挂着一轴条山，画的是富贵牡丹图，两旁有两条对联，上写：

女红各月四十有五，饮酒百年三万六千觞。

陈亮着够多时，见屋中只有一个仆妇，并无别人，复返同雷鸣二人下楼。陈亮说：“这楼上没有人，二哥，你我同到前

面瞧瞧去。”二人施展飞檐走壁即房超脊本领，如履平地相仿，往前够奔。这院中是三层居，头一层是待客厅、外书房，陈亮、雷鸣二人来到二层子东配房，趴在后房坡，往下一看，见房檐下挂着八角灯，北上房屋中灯光闪烁，见有两个男瞿瞿抱着弦子胡琴，两个女瞿瞿弹琵琶打洋琴，正在弹唱。原来今天是赵员外的寿诞之期，大家忙乱了一天，亲友来祝寿，天色已晚，大家陆续告辞。雷鸣、陈亮看够多时，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我到后面去等着罢，本家大概有喜事，总得亲友散净了，本家才能安歇呢。”二人复反障房超脊，来到后面，在暗中等着。

直等到天交二鼓，忽见由前面灯光一闪，有两个丫环打着灯笼，两个仆妇搀着一位女子，雷鸣、陈亮暗中借灯光一看，这位女子真是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，怎见得？有词为证；

只闻香风阵阵，行动百媚千娇。巧笔丹青难画描，周身上下堆俏。身穿蓝衫可体，金钗轻笼鬓梢，坠金小扇手中摇，粉面香腮带笑。

陈亮暗中一看，果然绝世无双，头上脚下，无一不好。陈亮再看，这女子后面，又有两个丫环搀着一位女子，也不过十八九岁，尤加美貌。见这位女子怎样打扮？有赞为证：

头上乌云，巧挽盘龙髻。髻心横插白玉簪，簪插云鬓飞彩凤。凤袄衬花百子衫，衫袖半吞描蕊腕。腕带钏镯是法蓝，蓝缎绉裙捏百褶。褶下微露小金莲，莲花裤腿鸳鸯带。带佩鲁珠颜色鲜，鲜妍长就芙蓉面。面似桃花眉柳弯，弯弯柳眉衬杏眼。眼含秋水鼻悬胆，丹朱一点樱桃口。口内银牙糯米含，含情不露多娇女。女中魁

元，好似仙女临凡。

陈亮看罢，心中暗为赞美，再一看后面，还有一位十六七的女子，也有两个丫环搀着。陈亮细看：

这佳人，天然秀，不比寻常妇女流。乌云巧挽青丝髻，黑真真长就了未擦油。眉儿弯，如春柳，秋波儿眼清儿漏。鼻梁端正樱桃口，耳坠金环挂玉钩。穿一件，藕色氅；翠挽袖，内衬罗衫楼外楼。百褶宫裙把金莲透，端又正，尖又瘦。瞧着好像不会走，行动犹如凤点头。心儿灵，性儿秀，美貌天仙比她丑，真正是貌美丰姿体态温柔。

雷鸣、陈亮看了这三位女子，真是一个比一个强，梨花面，杏蕊腮，瑶池仙子月殿嫦娥恐不如也。这三位小姐，这个说：“你碰了我了。”那个说：“你踩了我的脚。”说说笑笑，都顺着楼梯上楼进去，陈亮同雷鸣来到窗外一瞧，见三位姑娘都把衣裳脱了，这个说：“妹妹，你可累着了，老员外的生日，有多少亲友来，哪里得走？你我此刻且歇息罢。”只见三位姑娘喝了一碗茶，把床帐一放，和衣而卧。丫环把灯吹了，众人够奔西里间安歇。

陈亮、雷鸣在暗中等着，天交王鼓，忽然来了三个江洋大盗要来采花。

不知二侠义如何捉拿淫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回

### 见美丽淫贼邀知己 遇故旧三人同采花

话说雷鸣、陈亮见三位姑娘安歇，两个人奉济公之命，在暗中保护，等候捉拿淫贼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看这三位女子，果然是十分人才，世上第一的美人，不怪华云龙要来采花。”两个人说着话，在暗中藏着，忽然打一块石子来，见东墙上一连三条黑影，行走如飞，都是穿著夜行衣。陈亮说：“二哥你看，果然师父未卜先知，有先见之明。你看这三个人，当中走的是华云龙，头里走的那个，我认识他，也是西川人，跟华云龙是拜兄弟，也是个采花淫贼，叫桃花浪子韩秀，后面走的那个人，我可不认识。”雷鸣说：“后面那个我认识，叫白莲秀士恽飞。”说着话，见三个贼人直奔楼房东里间去了。

书中交代，华云龙自从马静家出来，被济公追了一夜，好不容易逃脱了，自己直奔龙游县而来。刚来到北门，抬头一看，见眼前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是穿翠蓝褂，壮士打扮，乃是桃花浪子韩秀，一位是武士公子打扮，正是白莲秀士恽飞。这两个人也是西川路上有名的江洋大盗，跟华云龙是知己相交同类之友。今天一见华云龙，两个人赶奔上前行礼说：“华二哥你一向可好，怎么今日会来到这里？”华云龙一看，说：“原是二位贤弟，哎呀！呼吸之间，你我弟兄恐今世不能见面了。”韩秀、恽飞说：“兄长何出此言？”华云龙说：“你我弟兄自西川分

手，我在外面事多了。”就把三访凤凰岭，巧遇威镇八方，后来在临安乌竹庵采花伤人，泰山楼杀死秦禄，秦相止府盗玉镯凤冠的事，从头至尾对二人述说了一番。

韩秀、恽飞说：“好，兄长中京都做这样惊天动地的事，真算出类拔萃。兄长这打算上哪去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也无地可投。”韩秀说：“兄长可曾带熏香盒子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做什么？”韩秀说：“我告诉二哥，我们两个人来到这龙游县，住在十字街富盛店，有十数天。我二人没事闲游，在兴隆街有一家赵姓，是大财主家，里有花园楼房，我们那日瞧见楼窗口有三个女子，长得绝类无双，真可算天下第一佳人，世间罕有。我二人没熏香盒子，不敢去采花，恐怕人家里头人多，倒反为不美。我二人自那天瞧见，时刻惦念在心，没有主意，要不碰见兄长，我二人打算要走。你要带着熏香，该当你我作乐，要得这样美人，你我生平之愿足矣。”华云龙一听，淫心一动说：“好办，你我弟兄先喝酒去。”三个人这才一同复返进城，来到会仙楼要酒要菜，开怀畅饮，快乐非常。

三个人都吃的酒足饭饱，伙计一算帐，三个人一让帐，楼上陈亮、雷鸣刚来到，瞧见华云龙同着两个人，这三个人可不知雷鸣、陈亮在楼上，韩秀会了帐，三个人出来酒饭店，韩秀说：“华二哥，你我仍回富盛店罢，不必在街市闲游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好。”三个人同来到十字街富盛店。伙计一瞧，说：“二位大爷又回来了？”韩秀说：“我们碰见朋友，暂且不走了，还要盘桓几天，你把上房开了。”伙计答应，拿钥匙把门开了，三个人来到上房，伙计端上一壶茶来，三个人也俱有点醉了，华云龙说：“你我没事，可以睡一觉。”三个人就躺下睡了。

睡到天黑起来，要酒要菜吃喝完了，天有初鼓，韩秀、恽

飞说：“二哥，咱们走罢。”华云龙说：“你们两个人真是笨头，哪有这么早去的？人家没有睡呢。倘被人瞧见一嚷，看家的、护院的出来，把你我拿住了，如何是好？偷盗采花总在三更以后，路静人稀，都睡着了才能使熏香。”

这两个贼人无奈，急得了不得，好容易盼到三更。三个贼人换好夜行衣，由屋中出来，店里早都睡了，将门反带、留下个记号，拧身上房。蹿房超脊，行走如飞，心急似箭，来到花园，见静寂寂，空落落，一无人声，二无犬吠，先用问路石一打探，听没有动静，三个贼人直奔楼房。来到窗儿外，华云龙先掏出六个布卷，三个人把鼻孔塞好，华云龙把熏香盒子点着，一拉仙鹤嘴，把窗纸通了个小窟窿，把仙鹤嘴搁了进去，一拉尾巴，两个翅膀一扇，这股烟由嘴里冒进屋子里去。此时陈亮、雷鸣来到楼房上前坡趴着。三个人觉着工夫不小了，把熏香盒子撤出来收好，把上下的窗户搞下来，三个人蹿到屋里，华云龙一晃火折把灯点上。此时那三位姑娘都被香熏过去，人事不知，这乃赵员外一个侄女两个女儿。华云龙撩起帐子，借灯光一看，这三女子真正貌比西施。贼人心中甚为喜悦，韩秀说：“华二哥你瞧，好不好。”华云龙说：“果然是好，你我弟兄每人一个，也不必挑选。我出个主意，写三张字，一、二、三，咱们三个人拈阄，省得争夺。”韩秀说：“也好，这三个女子，我都爱。要依我说，咱们三个人乐完了，每人背一个走，每人有这么一个媳妇，总算这世没白来。”

雷鸣二人在房上一听贼人所说的话，二位英雄把肺都气炸了，陈亮赶紧够奔前面，自己要去给本家送信，雷鸣揭起瓦来，照定华云龙就是一瓦。华云龙正要写字拈阄，脸向里说话，由后面来了一瓦，正打在后脑海上，把脑袋也打破了。雷鸣打了贼人一瓦，赶紧跳下来要跑，三个贼人由里面蹿出来就追。雷

鸣赶紧把香牛皮的隔面具戴上，遮住本来面目，见三个贼人追出来，雷鸣准知道这三个贼人的能为，都是艺业出众，自知敌不过了，不敢动手，蹿房越脊就跑。贼人要想把雷鸣追上瞧瞧是谁，焉想到前面人声喊嚷起来。原本是陈亮先来到前面，站在房上喊嚷：“本家主人听真，后面楼上有贼，快去拿贼去，晚了可就了不得了。”陈亮说完了话，隐在一旁。

本家的看家的、护院的、打更的、打杂的，众人听见，各执灯球火把，齐声喊嚷“拿贼”。三个贼人本打算要追杀雷鸣，听得人声嘈杂，三个贼人不敢再追。华云龙说：“合字风紧，扯活罢。”三个人蹿房越省，竟自逃走。雷鸣找着陈亮，二人也蹿出来，到无人之地，把包裹打开，将夜行衣脱了，把白昼衣换好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我不必管了，叫济公拿华云龙罢。”雷鸣说：“对，咱们不管。这三个人真可恨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”说着话，等到天光大亮，红日东升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咱们找师父去。”

二人慢慢往前正走，只见对面来了两个行路的，这个说：“二哥，你去瞧热闹去罢，在东门外头，有一个人买棺材搁着正往前走，来了一个穷和尚把棺材截住不叫走，他问：‘买棺材是装衣裳，是装钱？’人家说‘是装死人’，和尚就要躺在棺材里试试。人家不叫试，和尚把棺材踢坏了，打起架来。你去瞧去罢。”陈亮一听，说：“二哥，这必是济公，咱们去瞧瞧。”二人来到东门外一瞧，果然是济公。

书中交代，济公在酒馆打发雷鸣、陈亮送张文魁走后，同柴、杜二班头由酒馆出来，柴头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说到千家口就把华云龙拿住，直到如今倒是怎么样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跟我到龙游县去，准把华云龙拿住。”柴、杜二人跟着济公来到龙游县。天已黑了，三个人找了旅店，要酒要菜，吃喝完

毕，要了三份铺盖，躺下睡了。柴头道：“师父，明天店钱饭钱怎么办呢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都有我呢。”睡到四更天，和尚起来，悄悄到了院中，一拍窗户说：“柴、杜头，明天龙游县见。没有店钱饭钱，我可不管，我要走了。”说完了话，和尚跳墙出店一直来到东门外。

和尚一蹲，等到太阳出来，只见由那边来了四个人抬着棺材，后跟着一个老丈。和尚过去把抬棺材的拦住，和尚说：“抬上哪里去？”抬棺材的说：“进城。”和尚说：“这棺材是盛衣裳的，是盛钱的？”有掌柜的跟着过来说：“和尚你疯了，哪有买棺料盛衣裳的？这是装死人的。”和尚说：“装死人先得活人试试长短，你搁下，我躺下里头试试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不能叫你试。”和尚过去一脚，把棺材踢破了。掌柜的一瞧，气往上冲，吩咐伙计要打和尚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一回 奉师命趋吉避凶 华云龙镖伤三友

话说济公过去一脚把棺材踢了。掌柜的一瞧真急了，要打和尚。书中交代，济公为什么拦住棺材不叫走呢？皆因棺材铺掌柜的心田不公。这个买棺材的老丈姓李，就是跟着刘王氏化棺材的。那老者原是因刘王氏家中没人，她丈夫刘福生了疮，不能动转，所以帮他们的忙。有雷鸣、陈亮周济四十多两银子，刘王氏就烦李老丈去买棺材。李老丈也不会买，来到东门外同峰锯厂，一瞧这口棺材，足够四五六的尺寸，漆着黑油。一间掌柜的卖多少钱？这位掌柜的说：“十五两银子。”这口棺材，是削檐钩头，原是两层板包的，里面是刨花锯末，外头一上油，瞧着好象杉木，实是碎木头做的，尽值五两银子。掌柜的是成心冤人，向李老丈要十五两，连抬代理二十两银子。李老丈也不懂还价，就答应了。掌柜的一想：“这号买卖做着了，可以剩十几两银子，又够定一个月的伙食。”赶紧叫四个伙计，抬着跟去入殓。

哪想刚走到东门，和尚拦住，要躺在里头试一试。掌柜的不肯，和尚用脚一踢，把一层薄板踢碎了，由里面直掉下锯末。李老丈一瞧说：“我不要了。我只说是厚木头，哪知里面净是锯末，我不能要。”掌柜的一想，已然银子到手，和尚给他破了，气往上冲。吩咐伙计：“你们拉住尽打。”四个伙计就奔

上来，要揪济公。济公用手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咪吽，唵敕令赫。”这四个伙计眼定了，瞧着他们掌柜的，当是和尚。四个伙计揪住掌柜的就打。掌柜的说：“别打，是我。”伙计说：“打的就是你。你为什么搅我的买卖？”掌柜的说：“我是王掌柜。”四个伙计方才明白过来，一瞧把掌柜的打了。复反四个人又要揪和尚打。

这个时光，雷鸣、陈亮赶到。陈亮说：“别打，怎么回事？”掌柜的一瞧，这两个都是壮士打扮，相貌不俗。说：“二位大爷别管，我跟和尚是一场官司。”李老丈一瞧，认识是二位恩公。陈亮说：“因为什么？”李老丈说：“二位恩公要问，皆因刘王氏家中没人，托我买棺材，我上了年岁瞧不真，我只当这棺材真有四五寸厚。哪知是两层薄板夹着锯末。”陈亮一看说：“掌柜的，你这就不对了，作买卖不准欺人，你趁早给人家换一口好棺材。不准争斗。要不然，我拿片子送你。”掌柜的也不知雷鸣、陈亮有多大势力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济公掏出一块药来，说：“李老丈，你把这块药拿回去，给刘福敷在疮上，包管药到病除。”李老丈说：“大师父什么称呼？”陈亮说：“这是灵隐寺济公长老。”李老丈谢了济公，拿着药，同棺材铺掌柜的回店，另换了一口棺材，抬到刘福家。把药给刘福上了，疮也好了，把他母亲葬埋了，一家人感念济公的好处，这话不表。

单说济公见了雷鸣、陈亮，和尚说：“你们两个人由哪里来？”陈亮说：“别提了，我二人再也不管华云龙的事了。”济公说：“好，咱们喝酒去罢。”三个人进了城，来到一座酒店。到了后堂，要酒要菜。济公喝着酒，叹了一口气。陈亮说：“师父为何叹气唉声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看你两个人怪惨的。”陈亮说：“惨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天有什么时候？”陈亮说：

“天有巴初，早的很。”和尚说：“天交正午，你两个人就准要死。”陈亮一听，大吃一惊，知济公是未卜先知。陈亮说：“师父，既知道我二人有大难，可以躲得了躲不了？”济公说：“你二人要打算趋吉避凶，天到正午，你两个人须出了龙游县的交界，方可躲得了。”陈亮也不知龙游县有多大地方。忙问走堂的：“这龙游县的交界有多远？”伙计说：“往西有三十余里，向东有五六十里，往南北俱有七八十里。”陈亮一听，就是往西近。这才说：“师父，我两个人这就逃命了。”济公说：“你走罢。天交正午千万可要离开。”陈、雷二人说：“是。”二人给了酒钱，出了酒店，一直往西。

刚一出西门。雷鸣道：“老三，我实困了，走不了。一夜没睡，我眼睛睁不开，腿也走不动。”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快走罢。师父的话，不可不信。”说着话又往前走。眼前是大柳林。雷鸣说：“我可实在走不动了。”陈亮说：“你不走，可许有性命之忧。”雷鸣说：“这里又没有人，找歇息罢。”说着话，他就在地下一坐。往树上一靠就睡着了。陈亮心神不安，也不敢睡，坐在旁边。工夫不大，只见由南来了一个人，正是华云龙。

书中交代，华云龙自从赵家楼逃走，三个贼人回了店。华云龙是埋怨韩秀、恽飞：“要不是你两个人，我何至涉这危险。”恽飞说：“你别埋怨我们，倒是你愿意去。我们两个人要上临安逛去。你走你的罢。”这两个人今天一早走了。华云龙心中很烦，自己出来闲游，正走在大柳林。一瞧是雷鸣、陈亮。华云龙心中一动：“昨天在赵家楼跟我动手，好象雷鸣？也许是他。”陈亮这个人机灵，赶紧站起来说：“华二哥一向可好？从哪里来，怎么还不远走？”华云龙说：“你们两个人从哪里来？”陈亮说：“我们由小月屯来。”正说着话，雷鸣醒了。

一睁眼说：“华二哥，恭喜，贺喜，大喜呀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喜从何来？”雷鸣这个人口直心快，不懂撒谎说：“你在赵家楼采花做案，还不是大喜？”华云龙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雷鸣说：“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好，昨天是你这小辈跟我动手。”雷鸣一听说：“好，狗娘养的，你骂我小辈，我拿刀剁了你。”说着话，拉出刀来，照华云龙就剁。贼人摆刀相迎。二人杀在一处。陈亮说：“华二哥、雷二哥，不可动手。三两句话翻了脸，你我自己弟兄，岂不被人耻笑？”雷鸣哪里肯听，一刀跟着一刀，恨不能把华云龙杀了，方出胸中恶气。

贼人的武艺，比雷鸣强的多。故意游斗，把雷鸣擂的浑身是汗。陈亮一瞧，把刀拉出来说：“雷二哥闪开。”雷鸣闪身躲开。陈亮说：“华二哥，你也站住。咱们弟兄是金兰之好，你们两个人一动手，叫兄弟帮谁？华二哥你走你的。”雷鸣把口气缓过来，又摆刀过来动手。工夫大了，还是不行。陈亮一瞧，又过来拦住说：“华二哥，你是个做哥哥的，总得有容让。异姓有情非异姓，同胞无义枉同胞。”说着话，雷鸣把气歇过来，仍然摆刀照华云龙要砍。陈亮又过来相劝。如是者三次。华云龙说：“好呀！你两个人使这车轮战法。他乏了，你过来说，他歇了又动手。就叫你两个小辈摆刀来过，华二太爷也不放在心上。”

正动着手，忽然华云龙掉头就跑。雷鸣刚往前一追，贼人回头喊说：“镖来。”抖手就是一毒药镖。雷鸣见镖打来，一闪身没躲开，正打在华盖穴上，翻身栽倒。雷鸣觉着镖打上，半身一发麻，就知道没了命了。陈亮赶过来说：“二哥怎么样？”雷鸣说：“我完了。我受了毒药镖，十二个时辰准死。贤弟，你走罢。你要念兄弟之情，你到玉山县凤凰岭，找威镇

八方杨明。告诉杨大哥，说华云龙拿毒镖打我。杨大哥若念兄弟交情，叫他撤绿林帖，请绿林人布四网阵，拿华云龙。你只要把他的心搁到我灵前一祭，就是你尽了弟兄的义气。”陈亮一听这些话，好似万把钢刀穿心。不亚如刀挖肺腑、箭刺心窝一般。谁知道华云龙的毒镖，跟杨明学的，打上没有解药，情知雷鸣准死。华云龙在那里站着，听雷鸣叫陈亮送信。华云龙一想：“真要那么办，我这条命活不了。莫若我斩草除根。”想罢照陈亮一镖，正打在陈亮背脊之上。陈亮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姓华的，你成全了我。绿林中知道，有雷鸣就有陈亮。雷鸣一死，我焉得独生。我两个一处为人，死了一处做鬼。”说着话，药性一发，雷鸣、陈亮疼的就地乱滚。华云龙一看，心上说：“我跟他二人是拜兄弟，何必瞧着他乱滚受罪？莫若把他二人杀了。”贼人还算是好心，伸手拉刀要结果他二人性命。

不知二位英雄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二回

### 镇八方赌气找张荣 乾坤鼠毒镖打杨明

话说淫贼华云龙在大柳林用毒镖打了雷鸣、陈亮，正要过去杀二人。只听后面有人说：“华二贤弟，你要杀什么人？”华云龙回头一看，只见后面来了一人。身高八尺，头戴翠蓝色扎巾，搯金抹额，二龙斗宝，迎门一朵绒球，秃秃乱晃。身穿蓝箭袖袍，丝髻带系腰，足下薄底快靴，身披宝蓝英雄大氅，周身绣牡丹花。面如满月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准头端正，颌下三绺须髯，飘洒胸前，肋下佩刀。手中提小包袱，来者非别，正是大义威镇八方杨明！

华云龙一看，吃一惊。暗说：“他来了可不好办。”贼人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赶紧说：“杨大哥，一向可好？”杨明说：“你要杀什么人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要杀雷鸣、陈亮。”杨明一听一愣，说：“华二弟，为什么要杀他两个人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兄长要问，只因雷鸣、陈亮两个人无所不为。在临安府乌竹庵采花，因奸不允，杀死带发修行的少妇，刀伤老尼姑。又在泰山楼杀死净街太岁秦禄。在秦相府盗了秦相的玉镯凤冠。昨天在这龙游县北门里赵家楼来花。是我今天碰见他两个人。我用好言相劝，他两个人拉刀跟我动手，反杀我。我才用毒药镖将他二人打倒。我一想不必叫他两人受罪，我要杀他。”杨明一听说：“二弟，你不该用毒药镖打他。自己弟兄，下这样

的毒手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兄长，你看有人来了。”用手一指。杨明一回头，华云龙也就抖手一毒镖，正打在杨明的琵琶骨上。眼瞧杨明翻身栽倒。

书中交代，杨明本不是出门的人。家中开着镖局子，又有银钱，又有势利。皆因华云龙有一个拜弟，叫黑风鬼张荣，也是西川人。张荣这天到杨明家找华云龙。家人进去一回禀，杨明出来一看，见张荣有二十来往的年岁，武生公子打扮。杨明说：“尊贺贵姓，来此何干？”张荣说：“我乃是西川人，姓张名荣，跟华云龙是拜兄弟。我听说他在这如意村杨大爷家中住着，我特来找他。”杨明一听，说：“你既是华云龙的拜弟，你我弟兄，都不是外人。现在华云龙到临安城逛去了，又约三两个月就回来。你也不必去找他，就在我这里住罢。”杨明这个人最好交友，就把张荣让到家中。说：“你要闷时，可到镖局子去坐坐。”

张荣就在杨明家住着。不想张荣忽然病了。杨明给清先生调治，精心用意，好容易把张荣调养好了。张荣说：“兄长待我这番光景，我实感激。我给兄长叩头，认为义兄。”杨明说：“张贤弟是华二弟的拜弟，就如同我拜弟一样，何必再要磕头呢？”张荣说：“那不算。”一定要给杨明磕头。当时给杨明磕了头，到里面见太太行了礼，见过了满氏嫂嫂。从此就拿他更不当外人，内外不避。

杨明的妻子，本来长的容颜美貌，人才出众，很贤惠无比。张荣这小子，素常说话一点规矩没有。杨老太太是一位正直人，常常当面说张荣。满氏娘子怕给他丈夫得罪朋友，常给张荣掩盖。焉想到张荣这小于误想了。他疑满氏心中有了他。那天杨明不在家，张荣也就到里面去。老太太正睡午觉。满氏娘子在屋中做活。张荣说：“嫂嫂，做什么活？”满氏说：“做袜子。”

张荣说：“我瞧瞧。”满氏一递。张荣并不是要瞧。他没怀好心，要调戏满氏。他一接，伸手一拉满氏的手腕子。满氏立刻把脸一沉。说：“你这厮可真不要脸。”满氏照定张荣脸上就是一个嘴巴。这小子可不知道满氏是一身的好能为。她父亲名叫满得公，绰号人称铁棍无敌。膝下无儿，把一身的武艺，都传授了女儿。满氏今天一变脸，把张荣打了一个嘴巴。吓得那小子跑到前面，拿上自己的小包袱，不辞而别，竟自逃走。

后来杨明回来，问张荣哪去了。满氏还不肯说，怕丈夫知道生气。有这两句话：“父不忧心因子孝，家无烦恼为妻贤。”这话一点不错。满氏不肯说，杨明再三追问。满氏无法，才把张荣如何调戏的话说了。杨明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五灵豪气腾空。杨明说：“非得找他不可。哪里见着，哪里结果他小辈的性命。他竟敢在我家这样无礼！我拿他当自己兄弟，这厮真是人面兽心。”越想越气。次日告诉老太太，说要出去保镖。带上盘费兵刃，由家中出来，寻找张荣。

这天走在龙游县的西南，见眼前有一片苇塘。有一位老者，欲要跳河。杨明过去一把揪住，说：“老丈为何跳河？这大的年岁，寻此短见。你跟我说。”老丈抬头一看，唉了一声，说：“这位大爷，要问小老儿，我姓康双名得元。我膝下无儿，过继了一个侄儿，叫康成。自己有一个女儿，许配临安开杂货铺的张家，尚未过门。前者来了信，要娶我的女儿。我把家里房产卖了几百银子，叫我女儿骑着一条驴，连我继儿，打算一同到临安去就亲。今天早起出了店，连我儿带我女儿都走丢了。我也找不着了，我故此要跳河一死就完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儿多大年岁？你女儿多大年岁？”康德元说：“我继子今年二十八岁，我女儿十八岁。”杨明说：“素常他们和睦不和睦？”康德元说：“他兄妹素常不和。”杨明说：“你别寻死。我代

你找去。找着更好，找不着你也别死。你跟我走。”康老丈说：“大爷贵姓。”杨明通了名姓。老丈一听，说：“原来是保镖达官、威镇八方杨爷。我久仰久仰。”杨明说：“你跟我走。”领了老文正向前走，见大柳林华云龙拿刀要去杀人。杨明说：“华二弟要杀什么人？”华云龙回头一瞧，是保镖师父来了，贼人心中暗说：“不好。我要说拿毒镖打了雷鸣、陈亮，他准要我的命。莫如我一狠二毒三绝计。虽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”当初华云龙不会打毒镖。他知道杨明会打毒镖。他苦苦要跟杨明学。杨明就嘱咐过他，说：“这毒镖是三十六味毒药，十八味草药，非有蛇红蛋尾木变石不能配。你学会了，不可轻易妄动。打上了只要一见血就死，没有解药。”今天华云龙见杨明走来，贼人暗说不好，赶紧过来行礼。杨明问要杀什么人，华云龙说要杀雷鸣、陈亮。杨明说为什么事，华云龙把他做的事说了，我才拿毒镖打他。杨明一听，就一愣，说你不该拿毒镖打他。华云龙说，你瞧有人来了。杨明一回头，贼人抖手一镖，正打在琵琶骨。

杨明被打倒。哈哈一笑，说：“好，这是我交朋友的下场！我教会了你，你能拿镖打我。天下人，你都可以打了。”康得元一瞧，气往上冲。说：“好贼人，你嘴里说好话，你施展这样狠毒之心！把杨大爷打了，我这条老命不要了，跟你拼了。”华云龙一瞧，说：“老头儿，你休要前来送死。”说着话，贼人把刀拉出来。杨明此时痛的乱滚。汗珠子真有黄豆大小，直往下流。说：“康老丈，你去你的罢。我本打算要救你，替你女儿找回来。这我的命没了，我也救不了你。你趁此去罢，不必生瘀气。这是我杨明交朋友的好处！来来，华云龙，你把我杀了罢。”康德元倒是个热心肠的人。见杨明这般光景，心中瞧着难过。老头说：“好淫贼，你这厮人面兽心。你先把

杀了罢，我正不愿意活着。”说着话，把脖子一伸。华云龙说：“你这老匹夫！真是放着天堂大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找寻。”康德元说：“你把我杀了好。”华云龙一想：“我何必杀他，跟他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便宜他去罢。”想罢说：“老匹夫，你不必自己讨死。我杀你，我也不算英雄。你去罢。”贼人一想：“莫若我把他三人一杀，我远走高飞，也没人知道。”想罢，拉刀要结果杨明、雷鸣、陈亮三个人。正在这般光景，就听草中呱哒的一响。华云龙回头一看，来者正是济公禅师。大约贼人难脱活命。

不知济公由何处而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七十三回 大柳林济公惊淫贼 小酒馆班头见圣僧

话说华云龙见济公，吓得魂飞胆裂。济公说：“好华云龙，你往哪里走。”书中交代，济公从哪里来呢？只因和尚半夜里由店里走了，柴头、杜头也不敢睡了，怕的第二天没钱给店饭帐。两个人没等店里起来，二人也跳墙出来，一直够奔龙游县衙门。来到衙门口一瞧，对过是茶铺子。两个人进了茶馆一瞧，有几位龙游的班头在那里喝茶。柴头说：“借问有一个和尚，你们众位瞧见没有？”众人说：“回头就过堂。”晔头说：“什么事。”那人说：“不是三官庙的二和尚投带妇人那案么！柴头说：“不是。我打听的是一个穷和尚。”旁边有一人说：“方才有一个穷和尚，在东门外拦住抬棺材的不叫走。你们二位上那里去找罢。”柴、杜二人，复又来到东门外一找，还是没有。二人到各处酒饭馆，找来找去，找到一座小酒馆，把济公找着了。柴头说：“好的，你在这里。你半夜里又跑了，我们两人没受这个罪，你趁早说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二人坐下。”柴头、村头坐下。和尚叫添酒添菜。

二人喝着酒，和尚说：“小便。”由酒馆出来，一直出了西门。正往前走，两旁是河，当中一条小道。由对面来了一匹驴，骑着一个女子，跟着一个男子。这男子长的免头蛇眼。正是康成同康德元的女儿。原本康成这小子没好心，他打算把妹

子卖几百两银子，娶个媳妇，岂不是乐事。早起由店里出来，他牵着驴子，趱了小胡同。姑娘问：“爹爹哪去了？”康成说：“你走罢，在头里等呢。”姑娘不愿意，在驴上又下不来。正走在这股小道，济公早已占算明白。在那里一站，挡着路过不去。康成就说：“和尚，你回去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回去罢。”康成说：“我们这是驴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是人。”康成说：“你没瞧见我们是堂客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官客。”康成说：“我们回不过去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拐不过弯来。”康成说：“你这和尚真可恨。”和尚说：“好东西。”用手一指，口念“唵嘛呢叭咪吽”。用定神法将康成定住。和尚又一指驴，姑娘就迷住了。和尚牵驴就往前走。

来到大柳林，和尚一指，驴就站住。华云龙正要杀雷鸣、陈亮、杨明，和尚说：“好华云龙，你往哪走。”华云龙一瞧，拨头就跑。和尚随后就追。此时雷鸣、陈亮还醒过来，心里明白。陈亮一瞧说：“杨大哥怎么了？”杨明说：“华云龙拿毒镖打了我。你们两人为什么被他打了？”陈亮说：“我因为在临安要出家，济公收我做徒弟。要开水浇头，切菜刀落发，我跑出来。在店里住着，听着华云龙在临江城乌竹庵采花，因奸不允，杀死少妇。又在泰山楼杀死净街太岁。又在秦相府盗了奇巧玲球透体白玉铜，十三排嵌宝垂珠凤冠。后来铁腿猿猴王通、野鸡溜子刘昌，破了案被拿，招出华云龙来。有灵隐寺济公，带着两位班头，到千家口去拿他。我听见，到千家口给他送信，碰见雷二哥。我二人同华云龙在小月屯马静的夹壁墙藏着。后来济公要拿他。我二人苦求济公不要拿他。济公给我二人一封信，说华云龙在这龙游县北门内赵家楼采花，叫我二人保护闺门贞洁。果然昨天华云龙同韩秀、浑飞三个人去采花。已然用熏香把人家姑娘熏过去。三个人已进了屋子。被我二人

给搅了。今天在这里碰见，说翻了，他用毒镖把我两个人打了。”陈亮说完了话，疼的又昏过去了。杨明一听，说：“好华云龙，做这场伤天害理的事，真算我交朋友交着了。”康德元说：“杨大爷，你觉怎么样？”杨明说：“我不行了。”

雷鸣说：“你死不得的。我二人死了倒不要紧。上无父母的牵缠，下无妻子的挂碍。死了死了，一死就了，万事皆休。你老兄台有白发的娘亲，绿鬓的妻子，未成了的幼儿。母老妻单子幼，你死了怎么办？”这一句话，说的杨明心中一惨。雷鸣此时也疼的昏过去。杨明心中万把钢刀扎心。猛一抬头，见那边树上有一个穷和尚上了吊，手足乱蹬乱划。杨明一看，说：“康老丈，你过去把那上吊的救下。”康德元一看，果然树上吊着一个人。赶紧往前跑去。刚来到和尚跟前，和尚跳下来了。倒把康老丈吓了一跳。康德元说：“和尚你没死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吊的是后脑勺子。我试试难受不难受。要不难受，我才上吊呢。”康德元说：“你为什么上吊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师父交我五两银子买僧袍僧鞋，我把银子丢了。我不敢回去，怕师父打我，故此上吊。”康老文说：“为几两银子，何必如此短见？你跟我来。”带着和尚来到杨明路前。杨明问：“为甚事寻死？”和尚一一告诉。杨明说：“你为五两银子，何必寻死？我这腰中银幅子有银，你拿几两去。”和尚伸手把银帽子打开，有散碎银子二十多两。和尚一瞧，说：“比我的银子还多呢，就是太碎些，有点成色。”杨明一听，说：“和尚，你将就用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也只得将就些。”拿着银子就走了。康老丈在旁，瞧着气就大了。说：“这个和尚，真不知事，倒像该给他的，连一句情理话也不说，真是可气。白给他银子，他还挑成色。”

正说着话，和尚走了几步，又回来说：“当局者迷。我只

顾了银子，也忘了问你。你为什么在这里躺着睡了？”杨明说：“我是被贼人打了毒镖，活不了了，十二个时辰准死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死你死罢。我走了。”说完了就走。走了几步又回来，和尚说：“你贵姓？”杨明说：“我姓杨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真要死，我同你商量一件事。”杨明一想：“必是和尚听说要死，他不忍把银子都拿了走，他许给我买一口棺材。”想罢说：“和尚，你商量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瞧你这身衣服很好，可值几两银子。你死了也是给人剥去，白便宜了人家。莫如你脱下来送给我罢。”杨明一听，气往上撞，说：“你这和尚，好不通情理。气死我也。”心中一气，镖伤一疼，就昏过去了。康德元说：“你这和尚真太淘气。杨大爷周济你银子，你不说谢，反说这些话。你不是欺负人么？”

正说话间，雷鸣、陈亮又醒过来。睁眼一瞧，见济公在那里站着。两个人挣扎起来磕头。口嚷：“圣僧救命。”康德元也不知和尚是谁。和尚过去说：“你们两个人怎么了？”陈亮说：“华云龙拿毒镖打了我们。师父救命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叫你二人出龙游交界，你们不听。受了毒镖，我也救不了你。你我师徒一场，你们死了，我给你念三卷往生咒罢。”陈亮说：“师父救命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可不定行不行。”掏出药来，给雷鸣、陈亮每人吃一块。把镖拔下来，把药嚼了，上在伤口。二人展眼之际，复旧如初，好了。过来给济公行礼。陈亮说：“求师父替杨大哥治治罢。”和尚又把杨明镖拔下来。杨明一疼，苏醒过来。和尚上了药，也把一块药与杨明吃了。杨明也好了。陈亮说：“杨大哥，这就是灵隐寺的济公长老。”杨明过来行了礼。济公在雷鸣耳边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华云龙拿镖打你？”雷鸣说：“不知。”和尚说：“有一个坏人，我已拿住，在南边小道站住。你杀他去。”雷鸣说：“我去。”

雷鸣走后，杨明、陈亮还不知道做什么去。杨明说：“康老丈你过来，见见这位灵隐寺活佛济公。你求求他老人家，好给你找女儿。”康德元过来叩头，求圣僧慈悲慈悲。和尚说：“你不用着急，你女儿在树林外头。”和尚把验法一撤，康德元一瞧，果然女儿骑着驴子站在那里发愣。康德元说：“和尚，给我找找我儿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派雷鸣杀他去了。”康德元说：“怎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问你女儿就知道了。要留着，他就要害你了。”康德元谢过济公，带着女儿走了。不久雷鸣也回来。和尚说：“你们跟我拿华云龙去。”众人跟济公往北走。走了不远，忽然和尚不见了。再一看，华云龙同着一个人，在那里站着。三位英雄一瞧，气往上冲，伸手拉刀要捉拿淫贼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四回

### 施佛法戏耍豪杰 杨雷陈又遇淫贼

话说济公叫杨明、雷鸣、陈亮跟着往北走了不远。三位英雄一瞧，济公没有了。再一看，眼前树林子，华云龙同一个人在那里站着。三英雄一瞧，这人身长一丈，头加麦斗。头戴皂级色六瓣壮士巾，身穿县缎色箭袖袍，腰系丝驾带。单村袄，薄底靴子。面似黑锅底，粗眉大眼，直鼻阔口。扛着一条四楞殡铁铜。杨明细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绛丰县的原籍、姓陆名通。这个人天生的一条大汉。父早丧，母王氏。家中也是寒苦，全仗王老太太做针尚度日。陆通长到一十六岁，人情世故一概不懂。这天王老太太说：“儿呀，你也这么大了，肩不能挑担，手不能提篮。为娘的也老了，你有什么能为找饭吃？”陆通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找去。”说着话就出去了。少时陆通拿回二斤饼来，说：“娘呀，吃罢。”老太太一瞧，说：“你哪里拿来的？”陆通说：“我方才出去。见有一小子拿着饼。我过去打他一个嘴巴，把饼就抢来了。”老太太一听，说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这样浑！国有王法，律有明条。你在街上打抢，叫人家拿着，就了不得了！明天不准抢了。”陆通本是个浑人，出去抢惯了，不管是谁，瞧见了便抢。人都不敢惹他，因他天生来的力气大，再也打他不过。

这天本地有一位吴孝廉，家里是财主，最好行善。开着许

多的店铺。见陆通在他铺子门口抢东西，吴孝廉就问：“什么人？好大胆！竟敢白昼打抢。把他揪住，拿片子送在衙门里治罪。”旁有一位老者是好人，说：“吴大爷，你老人家不认得他。他叫陆通，是个浑人。他家中孤儿老母，没有养活。这个人虽然太浑，最孝母，抢了东西给他母亲吃。你老人家可以周济他，也是德行。”吴孝廉本是个善人。一听陆通是个孝子，人人可敬。叫陆通过来，说：“你姓什么？”陆通说：“我姓陆叫通。”孝廉说：“你别抢了。每天到德裕粮店取一吊钱，给你母子度日，好不好？”陆通说：“你一天给一吊钱，好小子。”吴孝廉一听，这倒不错。施舍一吊钱，落一个好小子，倒不错。知道陆通是个浑人，也不怪他。陆通就每天拿一吊钱，买了吃的，先给母亲吃，剩下的他全吃了。

这天他吃完了饭，把家里一条铁棍，拿出山里去游玩。正赶上有二十一家猎户打围，赶下许多的獐猫野鹿。陆通瞧见，他过去拿棍全给打死，挑起来就走。众猎户赶到。大众说：“我们撒下围赶下来的野兽，黑汉你别给拿了走。”陆通说：“不许爷爷拿去，你们抢罢，谁抢了去是谁的。”猎户过来跟他动手，不是他的对手。大众无法，不要了。陆通把野兽挑着一卖。他不知值多少钱，给钱就卖。把钱拿回家去，就不上粮店要那一吊钱。天天到山里去打野兽，众猎人都不敢惹他。大众一商量说：“陆通天天搅咱们。咱们跟他商量，每天给他一吊钱，叫他帮咱们打猎，省得他抢我们。”这天又碰见陆通，跟他商量。一天给他一吊钱，叫他帮着打野兽，给众猎户分。陆通也愿意。一天拿一吊钱到家里，给老母买吃的。

这天他老娘死了，陆通回来，他也不懂。见老娘在炕上躺着，也不说话。陆通就叫：“娘呀，吃饭罢。”街坊上过来一瞧，说：“你老娘死了。”陆通说：“什么叫死了？”街坊说：

“死了，就不说话了，不吃东西啦。你买一口棺材埋了。不然，搁两天就臭了。”陆通说：“这叫做死了？也不说话，也不吃东西。买一口棺材埋去，不然搁两天就臭了。”街坊说：“对了。”陆通过去，把老娘背起来，往外就走。街坊说：“你上哪去？”陆通说：“上棺材铺，瞧哪口棺材好，搁里头就得了。”街坊说：“你真是个浑子！没有背着死尸满街跑的。你搁下，你去找猎户，叫他们买一口棺材埋了。”陆通答应，到猎户家去。大众问：“你做什么来了？”陆通说：“老娘死了，也不说话，也不吃东西了。买一口棺材埋了。要不然，过两天就臭了。我找你们给买棺材。”大众一想：“这倒不错，他是个孝子。”内中就有好人说：“这是好事，咱们大家凑着买一口棺材，把他老娘给理了。”陆通剩自己一个人，仍然帮众人打猎。一天要一吊钱，这二十一家猎户，都不愿意，又不敢不给他。

这天内中有一个姓殷的，外号叫殷到底，说：“咱们每天给陆通一吊钱，冤不冤？”大众说：“没法子。”殷到底说：“你们众位每人交给我一吊钱，我能把他发出去。”大众说：“你能办的了，我们二十家，交你二十吊钱。”殷到底允了。大众给了他的钱。这天请陆通吃饭。陆通本是浑人，请吃就吃，殷到底说：“陆通，你跟着我们这些猎户在一处，一天一吊钱，你也发不了财。你发财愿意不愿意？”陆通说：“怎么发财？”殷到底说：“你到常山县去，找南路镖头追云燕子黄云。你把他捉住，跟他要二百银子。就凭你这个脑袋，这个身量，他就有得给你，你算是人物字号。”陆通说：“我就去。”殷到底说：“我给你两吊钱盘费，你拿了去。”陆通本是挥人，拿了棒锤认真，拿着两吊钱就起身。

来到常山县，他不知道打听人要说句谦恭话。过去把过路

的人一把揪住，这个人吓的不知道为什么。陆通说：“小子，你告诉我，追云燕子黄云在哪里住？”这人说：“就在这路北店里。”陆通说：“你要冤我，我把你脑袋砍下来。”挟着这人到店门首。那人说：“把我放开罢。就是这店里。”陆通这才把人家放开。那人瞧陆通这个样，也不敢惹他，自己竟自去了。陆通站在店门口，喊嚷：“姓黄的给银子。”追云燕子黄云，正在店里。听外面叫姓黄的给银子。黄云一想：“我并不欠人的银子。”自己来到外面一瞧，站着一个大汉，并不认识。黄云说：“你找谁呀？”陆通说：“我找姓黄的。”黄云说：“做什么？”陆通说：“要二百银子。”黄云说：“该你的？”陆通说：“不该。”黄云说：“你认识姓黄的么？”陆通说：“不认识。”黄云说：“你不认识，为什么找他要银子？”陆通说：“姓般的叫我找姓黄的，要二百银子。说我就长了人物，立了字号。就凭我这个脑袋，这个身量，不给不行。”

黄云一听，心中明白，知他是个浑人，必是有人叫他来的。黄云一想：“这个人倒很雄壮。莫如我把他支到杨明兄处，叫杨明兄长调理来。入在镖行里，倒是个膀臂。”想罢，说：“你进来。”陆通就跟着来里面。黄云问：“你姓什么？”陆通说：“我姓陆，叫通。你姓什么？”黄云说：“我姓黄。”陆通说：“你是黄云？给我二百银子。”黄云说：“你别忙，我告诉你一个人。你找他跟他要四百银，你去不去？”陆通说：“去。”黄云写了一封信，拿出十两银子说：“你到玉山县，去找威镇八方杨明。见了他，和他要四百两银子。”陆通答应，拿了书信银子出来。他不认得玉山县。要打探人，见了人问一声：“顺，站着。”吓的人家就跑。问了好多人，一顺就跑。陆通想出主意。见村头站着两个人说话，陆通绕在人家身后，伸手把那人脖子一捏。陆通说：“你小子别跑。”吓得旁边那

人拔脚就跑。这个跑不了了，他问：“怎么了？”陆通说：“我问你上玉山县往哪里去？”这人说：“往北。”陆通一放手，把那人跌在地上，腿也折了。从此不敢再在外头蹉着。陆通他也这样问人，遇见坏人，明是往北说往南。遇见好人，才告诉他正道。走了八天，才到玉山县。好容易遇见好人，告诉他杨明的门口。陆通两天没吃饭，有银子也不知换钱。来到门口，用铁棍一打门。管家出来开门。问：“找谁？”陆通说：“你姓杨？”管家说：“是。”陆通说：“给我四百银子。”管家到里面回禀。杨明出来一瞧不认识，问：“找谁？”陆通说：“找姓杨的要四百银子。”杨明一愣，说：“你找姓杨的要银子，可该你的？”陆通说：“不该。”杨明说：“不该，要什么银子？”陆通说：“是保镖姓黄的叫我来。”连十两银子一封书信，同拿出来，交给杨明。杨明拆书一看，心中这才明白。

不知信上写着何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五回

### 猛汉听言找黄云 义士见信收陆通

话说杨明拆开书信一看，原本是黄云叫杨明把陆通收下。教训教训他，将来可以当镖局子伙计。杨明这才问他贵姓。陆通说：“我姓陆，叫陆通。”杨明唤他进来。陆通来到里面。杨明说：“你家中有什么人？”陆通说：“家里有老娘。”杨明说：“你有老娘，你出来谁替你照应？”陆通说：“我老娘死了。不吃东西，也不说话了。拿棺材装上埋了，不然，搁两天就臭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没吃饭么？”陆通说：“两天没吃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为什么有银子不换吃？”陆通说：“什么叫银子，我不知道。”杨明吩咐给预备饭。当时叫厨子一备。陆通这顿吃了有三斤米饭，真吃饱了。杨明说：“陆通，你就在我这里住着罢。每天我给你饭吃，我收你做兄弟。”陆通说：“我也叫你兄弟。”杨明说：“不对，你叫我兄长。”陆通说：“就是罢。”

杨明把陆通国在家里，天天教给他人情世故。住了有两个多月，还是教不清楚。陆通是天生来的浑人。这天老太太知道了，问杨明：“外面住着什么人？我听说你留野人在这住着。”杨明说：“倒是一个浑浊的人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带来我瞧瞧。”杨明来到外面说：“贤弟。”陆通也懂了，说：“兄长。”杨明说：“我带你进去见见老娘。”陆通说：“死了，也不

说话了。”杨明说：“谁死了？”陆通说：“我老娘死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老娘死了，我老娘没死。”陆通说：“怎么还不死？”杨明说：“胡说！见了老太太，你可规矩些。”陆通点头。跟着杨明往里走。

刚一进上房，杨明说：“你在外间屋子站着，等我到里面回禀老太太一声。”杨明进里间去。陆通抬头一看，正面上是穿衣镜。他没见过，瞧里面一条大汉。陆通一睁眼，镜子里自然也一睁眼。他用手一指，镜子里他的影也向他一指。陆通赶上前一脚，把镜子踢了。杨明出来说：“怎么了？”陆通说：“跑了。这小子直跟我睁眼。”杨明一瞧，见镜子也碎了，也无法。带陆通进到里面，说：“你见见。”陆通说：“老娘在上，兄弟有礼。”杨明说：“胡说！你见我称兄弟，怎么见老娘也称兄弟？”陆通说：“称什么？”杨明说：“你说，老娘在上，孩儿有礼。”陆通又说：“老娘在上，孩儿有礼。”杨明说：“对了，你见嫂嫂。”陆通说：“嫂嫂在上，孩儿有礼。”杨明说：“又不对了。”陆通说：“怎么？”杨明说：“你见嫂嫂，称呼兄弟。”陆通说：“嫂嫂在上，兄弟有礼。”杨明说：“这是你侄儿侄女。”陆通说：“侄儿侄女在上，兄弟有礼。”杨明一听也笑了，说：“你跟我到外面去罢。”陆通就在杨明家住着。杨明也不拿他当外人。素常没事，杨明就教他说话。后来杨明见他略明白些。杨明叫他够奔陆阳山去找碗饭吃。陆阳山莲花岛有一位和尚，叫花面如来法洪，也是在长江五省保镖的镖头。杨明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叫陆通去跟花面如来法洪当伙计。出去跟着保镖，每月挣十几两银子，也都交给杨明。没衣裳跟杨明要，杨明的家就算他的家。

陆通在外面，保镖有四五年的景况，人送外号万里飞。来皆因他是天生两只飞毛腿。今天是保镖回来，要到杨明家去瞧

瞧。正走在这里，见华云龙慌慌张张，由对面跑来。原本华云龙被济公退下来。陆通一瞧，认识华云龙，在杨明家里见过。陆通说：“你小子哪去？”华云龙一瞧，说：“陆贤弟，你怎么叫我小子？”陆通说：“我忘了。华二哥你哪去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有事。”陆通说：“你同我瞧杨大哥去。”华云龙说：“我不去。”陆通说：“你不去，我把你捆上扛着去。”华云龙一想，知道陆通的脾气，说得出来行得出来。贼人一想，莫如我拿镖打他。又知道陆通跟法洪和尚炼的一身金钟罩。华云龙一想，非得拿镖打他的眼睛、或梗嗓、或肚脐。金钟罩这三处是命门。华云龙说：“你瞧，树上有两个脑袋的乌鸦。”陆通扬着眉一瞧，问：“在哪里？”华云龙正要掏镖打他，只见杨明、雷鸣、陈亮赶到。雷鸣一声喊：“好球囊的，你往哪走？”华云龙一瞧，撒腿就跑。杨明这才说：“陆通，你干什么呢？”陆通说：“我瞧两个脑袋的乌鸦。”过来给杨大哥行礼。又见过雷二哥、陈三弟。陆通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把云龙追跑了？”雷鸣说：“方才华云龙拿毒药镖把我二人连杨大哥都打伤了。”陆通一听，把眼一睁说：“好狗娘养的！镖打雷鸣、陈亮我倒不恼，决不该打我杨大哥。我去找上他，要他的命。”说着话，撒腿就跑。

杨明见陆通追华云龙去，知道他是飞毛腿，这三个人也赶不上。遂说：“雷、陈二位贤弟，你我找个地方住罢，天也不早了。”陈亮说：“这北边就是蓬莱山，咱找孔二哥去罢。”杨明说：“也好。你我见了朋友，千万不必提着华云龙镖打咱们。”陈亮说：“怎么还给他瞒着？”杨明说：“倒不是帮他瞒着，恐其朋友错想。不知道的，倒许说你我交朋友不好，要好，怎么朋友会打咱们呢？咱们不必提他。叫他自己行去，大约必有恶贯满盈之时。”说着话，够奔山坡而来。这山上有一

座蓬莱观。有一位老道，叫矮脚真人孔贵。当初这个人，也在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。他自己看破了绿林没下场头，因此上山出了家。今天杨明、雷鸣、陈亮三个人忽然想起来，要到蓬莱观瞧瞧孔贵，这才一同顺着山坡上山。

来到半山一看，这庙头里有一个牌楼，上有四个字，写的是：“蓬莱仙境”。这庙是两层殿，坐北向南，正中山门，两旁边角门。三个人来到东角门一拍，里面出来了一个道童，把门开来，一瞧认识，说：“杨大爷、雷叔父、陈叔父，由哪里来？”道童赶紧行礼。杨明说：“你师父可在庙里？”道童说：“在里面。”杨明说：“你到里面，回禀一声，说我三个人来看望他的。”道童说：“是。三位伯父叔父先到里面坐。”杨明同雷鸣、陈亮进去。小道童把门关好。这殿中北房是大殿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。把三个人请到西配房。一打帘子，三个人进去。见这屋中甚是干净。靠西头一张俏头几，摆着老子道德五千言。头前一张八仙桌。两边有太师椅子。迎面挂着一轴大挑条山，画的是四仙出洞。两旁有一幅对联，写的是：

怕事忍事不生事，自然无事。

平心守心不欺心，何等放心。

三个人落了座，陈亮说：“杨大哥，你看这庙里，极其清雅。院中栽松种竹，清气飘然，这鹤轩里倒很洁净，真是别有一洞天。”说着话，小道童出去烹茶。只听外面有脚步声，口念“无量寿佛”。口中又信口说道：“寻真谋入蓬莱岛，青松不改人自老。采药童子未回来，落花满地无人扫。”只见帘板一起，孔贵由外面进来，这个人五短的身材，头戴青缎道冠，身穿蓝布道袍，白袜云鞋。面皮微紫，燕尾髭须，浓眉大

眼。一进来说：“原来大哥二弟三弟来了。由哪里来？”雷鸣说：“差一点你我弟兄不能见了。”孔贵说：“雷二弟这话从哪里说起？”杨明瞧了雷鸣一眼，陈亮一睁雷鸣。孔贵说：“杨大哥，陈三弟，你我弟兄知己的朋友，有什么话瞒我呢？”雷鸣说：“杨大哥，老三，不必瞧我，反正我不说华云龙拿镖打咱们。”杨明一听，说：“你这是不说！要说该怎么说呢？”孔贵说：“华云龙怎么回事？”杨明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孔二弟，你问陈老三，叫他说说。”陈亮这才把华云龙在临安怎么采花杀人，盗玉钢凤冠，怎么在赵家楼来花，怎么镖伤三友，多亏济公搭救，已往从前之事，细说一遍。孔贵一听，说：“好华云龙，真是忘恩负义！我要是前三年的脾气，当时下山，拿刀找他去。当初要不是杨大哥给撒绿林帖，三十六友结拜，难认得华云龙是谁？”杨明说：“孔二弟，不便提了，你我谈别的。”孔贵吩咐童子，检素菜，预备酒。当时童子把里间桌椅排好。四个人来到屋中吃酒谈心。

正喝着酒。外面童子说：“了不得了，厨房有了火了。”四人一听，赶紧奔到后面。一瞧，厨房窗户纸破了。赶紧拿花盆里水扑灭。孔贵要打小道童不留神。杨明说：“孔二弟你倒别打童子。你闻，有硫磺味。你我是做什么的，这分明是调虎离山计！你找到外面去。”四个人来到外面西配房。刚才坐下，就听床下咕咕噜噜一响，仿佛肚子里肠响。杨明说：“孔二弟，你养狗哪？”孔贵说：“没有。”杨明说：“我听床底下有肠鸣之声。拿灯来照照。”正说着话，由床下往外一窜，正是华云龙。杨明伸手拉刀。

不知贼人由何处而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六回

### 蓬莱现四英雄谈心 密松林猛豪杰受骗

话说杨明、孔贵、雷鸣、陈亮四位英雄，把火救灭，复又来到前面西配房。听床下有一阵肠鸣之声。刚要拿灯照，只见华云龙由床底下出来。书中交代，华云龙自从树林逃走，正往前跑，后面猛英雄万里飞来陆通追赶下来。口中叫喊：“好华云龙球囊的！你镖打杨大哥，我把你脑袋拿下来。”华云龙回头一看，吓得惊慌失色。知道陆通是两只飞毛腿，贼入料想走不脱。眼看就赶到了，华云龙赶紧上了一个棵大树。陆通他不会上树，来到这里说：“华云龙你下来。我打你一百棍，就烧了你。”华云龙一想，慢说打一百棍，恐怕打一棍就死了。陆通在下面直嚷：“你要不下来，我把树打倒了。”说着话拿棍就打。华云龙一瞧，他拿棍打的这个村直晃，工夫大了，真许打倒了。华云龙贼心生智，把英雄擎脱下来，说：“陆通，你瞧，我要驾云。”把英雄擎往西一捺。陆通本是浑人，拿棍就追过去。华云龙往东跳下来。陆通设瞧见。贼人这才逃脱了。

一看天色已晚，华云龙一想：“我奔蓬莱观，找矮脚真人孔贵。”想罢来到庙外。刚要叫门，自己心中一动：“且慢。倘若杨明、雷鸣、陈亮在这里，可了不得。莫若我暗中瞧瞧探探。”主意已定，拧身蹿上房去。一见西配房有灯光。华云龙来至切近，暗中一听，正是雷鸣、陈亮眼孔贵提起这件事，云

龙一想：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我一不做，二不休。用调虎离山计，将他几个人调出去，我藏在屋中。等他睡了，我全要把他们结果了性命。”自己这才到后面放一把火，把四个人调出去。贼人来到屋内，藏在床底下，焉想到天不由人，华云龙肚子饿了。咕噜咕噜一响，被杨明等听见，要拿灯照。华云龙实在藏不住了，由床底下跳出来，给杨明跪下。雷鸣一瞧眼就红了，伸手拉刀要结果华云龙性命。杨明紧说：“雷二弟，不准。只可叫他不仁，你我兄弟不可不义。”华云龙向雷鸣跪着说：“小弟身该万死。我也没脸活着。兄长你把我杀了罢。”杨明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我杀你做什么。我同你也无冤无仇。你趁此请罢。”雷鸣又要拉刀。杨明这个人是大德君子，宽洪大度，倒解劝雷鸣不可，叫华云龙起来去罢。

华云龙立起身来也不走，无皮无脸说：“孔二哥，我饿了，你给我吃点。”孔贵心中有些不悦，也有些不肯，说：“酒也没了，菜也完了。你要吃，叫童了来给你华二叔熬点粥。”童子进来说：“华二叔好呀，我给你磕头。”华云龙赶紧上前拦住。童子说：“我再给你磕一个。你再来，可别放火来了。山上没有水，我师父还打我们，说我们不留神。”说的云龙脸上一红一白的。小童出去，把粥熬好了，端上两碗来。华云龙一瞧，小米粥，热气腾腾。端起来刚要喝，就听外面打门甚急，叫：“开门来！开门来”大众一听，声音像是陆通。华云龙一听，吓得惊魂千里，说：“杨大哥你救我救到底。陆通他一瞧见了，就要把我脑袋揪了去。”杨明说：“他是个浑人，一见你也不容我说话，他就跟你动手。叫我怎么救你？你去躲罢。”华云龙说：“我在哪躲？”杨明说：“你方才在哪儿躲着，在哪儿躲去罢了，又来问我。”华云龙无法，又往床底下一躲。孔贵吩咐小童出去开门。道重来到外面，开门一看，正是陆通。

书中交代，陆通被华云龙所骗，说要驾云，撩起英雄肇来。陆通追过去一看，衣裳掉在地上，里面有一支镖。陆通一瞧华云龙没了。他说：“这小子会地遁。”自己站了半天，天色已晚，刚往北一走，只见眼前黑呼呼的三尺多高，也没脑袋也没腿，冲陆通鸣的一声。陆通一瞧说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拿棍过去，照这个一打。这个东西阳起来有一丈多高，落在陆通身上。把陆通砸了一个筋斗，吓得陆通心中乱跳。爬起来就往南跑。刚向南一走，眼前一晃。这个东西又叫了一声，又把陆通跌了一个筋斗。陆通也不知道是鬼是魔，是妖怪，吓得又往西跑。西边也有一个三尺多高的，没脑袋没足。陆通掉头往东跑。幸喜东面没有。陆通往前飞跑。自己一想，没处可去。忽想起蓬莱观。这才顺着山坡，来到庙门叫开门。

道童一开门，陆通往里就跑，跑进西配房中。杨明众人一瞧见陆通颜色都改了。杨明说：“陆通，你打哪来？”陆通说：“也不知什么，三尺多高，也没脑袋也没足，把我吓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坐下。我问你，你如见了华云龙怎么样？”陆通说：“我见了他，把球囊的脑袋揪下来。”杨明说：“不可。若以后见了华云龙，不准你无礼。”陆通最听杨明的话，自己哼了一声说：“要不是杨大哥说，我决不饶他。”雷鸣向床下一指，伸了两个手指，用手一比，是告诉陆通说，华二在床底下，叫他揪出来，把华云龙摔死。雷鸣把手一比，陆通错想了。瞧桌上有两碗粥，只当是叫他喝粥，喝完了把碗摔了。陆通拿起粥来就唱，喝完了把碗摔在地下，摔碎了。孔贵一瞧说：“这做怎么了？”陆通说：“雷鸣叫我摔了。”雷鸣说：“你混蛋。”杨明说：“陆通，不准你打华云龙，听见没有。”陆通说：“是了。”华云龙听了明白，这才由床底下钻出来，就给陆通作揖。陆通一瞧说：“你小子在这哪！要不是杨大哥说，

我不揪你脑袋，我非得要你的命。”华云龙说：“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你把我的粥也喝了。孔二哥，我还是饿，怎么办？”孔贵无奈，又吩咐道童：“再给你华二叔熬点粥来罢。”两个道童就有些不愿意，嘟嘟囔囔地两个人去熬粥，这个把米里搭一把沙土，那个就把咸菜拿尿泡了，说：“给他爱吃不吃。”工夫不大，把粥熬熟了，给华云龙端过去。华云龙一闻，打鼻子里就嗅见粥香。正是：“饿咽糟糠甜似蜜，饱饫烹宰也无香。”

华云龙刚要喝，就听外面打门说：“借光您哪。华云龙在这里没有？”华云龙一听，是济公的声音。吓得惊伤六叶连肝肺，吓坏三毛七孔心。雷鸣一听，哈哈大笑说：“华云龙你这可跑不了了，你别听和尚在前面叫门，你往后跑他能后面等着；你往东，他在东边截着；往西，他在西边堵着。你不用打算跑。”华云龙说：“众位给我讲讲情，我先躲着。众位给我求求和尚行不行？我给众位叩头。”雷鸣是好人，见云龙苦苦的哀求，说：“你出去且躲。我们见了济公，给你求情。”华云龙赶紧出去。躲在西配房的北墙极角。陆通说：“我没见过和尚，我也躲出去。”雷鸣这才叫小道童去迎接济公。

书中交代，济公打哪来呢？自从白天济公由大柳林拿着杨明的银子，回到酒馆。柴、杜二人等急了，见和尚回来，柴头说：“师父出恭，怎么这半天？”和尚把银子掏出来，往桌上一搁。柴头说：“这是哪来的银子？”和尚说：“对你说，工夫大，得等着，有好处。”跑堂一看，心说：“这个和尚不老实，必是个贼，偷来的银子。”和尚给了酒饭帐，刚要走，就听众饭座有人说：“二哥，你瞧咱们龙游县好几任知县，都是贪官。好容易升来了这位吴老爷，真是两袖清风，爱民如子。没想到南门外头秀才高折桂家花园子闹妖精，请了一位叶半仙捉妖，妖没捉成，却把脑袋没了。一无凶手，二无对证。北门

外高家钱铺门口，无缘无故砍死一个叫刘二混的，也没凶手。这两条命案，知县就担不了，恐怕要革职。”柴头一听，说：“师父，你知南门外高家花园子死的这个老道，跟北门高家钱铺门口死的这个是谁杀的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两个人少说话，少管闲事。岂不知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？不用管人家的事。”柴头碰了个钉子。三个人出了酒馆，柴头说：“咱们住店罢。”和尚走过好几座店，都不住。来到一座德兴老店，和尚进去。伙计说：“三位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来了。有上房么？”伙计说：“上房有一位大师父住着，你住配房罢。”三个人来到东配房。和尚说：“柴头，你猜方才众人说本地那两条命案谁杀的？”柴头说：“方才问你，你又不说。我不问你，你又问我。”和尚说：“方才是茶馆，莫谈国事。这是店家，就同家里一样，可以讲得。”柴头说：“你说是谁杀的？”和尚说：“凶手杀的。”柴头说：“我也知道是凶手。凶手是谁？”和尚说：“凶手是杀人的那个。”柴头说：“你是开玩笑吗？”和尚用手一指，说：“你瞧，凶手来了。”柴头只听外面一声叫喊。

往外一看，不知凶手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七回

### 德兴店班头见凶僧 蓬莱观济公找淫贼

话说济公同柴头、杜头三个人在店中正提说龙游县这两条命案。柴头问：“和尚，知道不知道？”和尚用手望外一指说：“你瞧，凶手来了。”柴头往外一看，听外面一声叫喊“阿弥陀佛”，由外面进来一个和尚，身高九尺，头大项短，被散着发，打着一道金箍。面如喷血，粗眉大眼，两只眼朔朔的放光。穿了青僧衣，肋下佩着戒刀。伙计就嚷：“大师父回来了。酒菜都预备齐了。”那和尚说：“罢了。”说着话进了北上房。柴头说：“师父你瞧这个和尚，长的甚凶恶。”济公说：“不用管他，咱们要酒要菜。”当时叫伙计要酒要菜。

吃喝完了，济公说：“伙计，你给我说一声，告诉住店的，说我们这东配房住着一位大师父，两位在家，别的屋中不准哼哼咳嗽。要吵了和尚，和尚就到他们屋里去咳嗽一夜。”伙计说：“我不管这个事。”济公说：“我不叫你白说，我给你一块银子。”掏出一块银子，有二两多重。伙计一瞧，说：“和尚你真把银子给我，我就说。”和尚说：“给你，我和尚有钱，就爱这么花。”伙计接过银子去就嚷：“众位住店的听其，我们这东配房住着一位和尚，两位在家人。和尚说，不叫别的屋里哼哼咳嗽。谁要一咳嗽，和尚上谁屋里去咳嗽一夜。”济公说：“伙计，你回来。你说，住店客人睡觉老实点睡去。要在

一个屋里凑合，我和尚知道，也上他们屋里凑着睡去。”伙计说：“这话我可不敢说，我怕人家打我。”济公说：“你要说，我再给你一块银子。”伙计说：“你给我银子我就说。”柴头说：“师父，你这是有银子白受用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愿意这样花。”又给了伙计一块银子。伙计又给照样说了一遍。旁边屋里住店的一听，赶紧叫伙计给我搬屋子。伙计说：“做什么？”住店的这个人说：“我是疾病，爱咳嗽，我趁早躲开些儿好。”伙计说：“不要紧，你睡你的，我为得几两银子。这个和尚是半疯，不用管他。”说着话，伙计到前面去。济公同柴头、杜头也睡觉。

柴头、杜头枕着包裹，和尚头枕着茶壶，睡到有二更天，和尚把茶壶也弄碎了，弄了一炕的茶。和尚就喊：“了不得了，杀了人了！快救人哪。”吓得掌柜的、伙计全起来了。伙计跑过来一瞧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要出恭。”伙计说：“你要出恭，你怎么嚷杀人？吓我们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要不这么说，你们就不出来了。我叫你起来，跟我出恭去。”伙计说：“你出恭有茅房，我不跟你去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给我打着灯笼，跟我去出恭。不叫你白跟着，我给你五两银子。”伙计说：“真的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不说瞎话。”伙计就把灯点着，跟了和尚奔茅房。和尚说：“你就在茅房外头立着，把灯笼举高的，不许探头探胞往里瞧。要瞧一瞧，五两银子我就不给。”伙计说：“就是罢。”

和尚进了茅房，一使验法，跳墙出去，直奔蓬莱观。走到树林里，见陆通正拿棍打华云龙的英雄肇。和尚用僧袍把脑袋一蒙，向陆通喊了一声，把陆通跌了一个筋斗。三面截着，叫陆通奔向蓬莱观。罗汉爷后面跟着，来到蓬莱观门首。等陆通进去，里面乱完了，和尚这才一拍门，说：“借光。华云龙在

这里没有？”吓得华云龙央求众人给讲情，他同陆通躲在院内。杨明叫道童掌灯，众人出来迎接。一开门，众人过来行礼。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你们都在这哪。”杨明说：“是，师父打哪来”济公说：“我由龙游县来。”杨明说：“师父请里面坐。”和尚点头，进了庙门。小道童把门关好。众人围着来到西配房。和尚一瞧，床桌上有酒有菜，就在靠北墙椅子上面向南坐下。杨明说：“师父喝酒罢。”斟了一盅酒递给济公。孔贵就在和尚对面椅子上坐下。他本是矮子，向椅子上就一蹿。和尚一抬头，说：“这位道友贵姓呀？”孔贵赶紧跳下来说：“弟子姓孔叫孔贵，人送小号矮脚真人。”和尚说：“坐下坐下，不要拘束。”孔贵刚跳上椅子坐下，和尚说：“道友，你出家多少年了？”孔贵又跳下说：“弟子是半路上出家的，有七八年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坐下说话。”孔贵又跳上椅子坐下。和尚说：“一庙内有几位令徒？”孔贵又跳下来说：“四个童子。”和尚说：“别拘束，坐下坐下。”陈亮一瞧也乐了，说：“孔二哥，你坐着说罢。你不知道师父的脾气，最好耍笑。瞧你身材矮，跳上去跳下来，这是成心和你作玩。”济公哈哈一笑说：“好陈亮，我正要瞧海里蹦，给你说破了。”孔贵说：“师父，你我一家人，别瞧海里哪呀，师父喝酒罢。”

这时，外面华云龙直央求陆通，给陆通叩头说：“陆贤弟，你把英雄擎给我罢。”陆通本是肉眼佛心人，见华云龙一磕头，他就把英雄擎给了他，华云龙说：“陆贤弟你蹲下来，我踏着你的肩头，趴窗户。我要瞧瞧这个颠和尚什么样？”陆通说：“你瞧瞧就下来。不然，我摔个球囊的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就是”踏了陆通的肩膀。贼人一趴背墙的窗户，往里一瞧，见和尚面向南坐着。华云龙一想：“我叫他明抢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我一镖把他打死，省得他拿我。”想罢掏出镖来，照定和尚后

脑海就是一镖。和尚一闪身，这镖正打在孔贵的椅子上。吓得孔贵跳下椅子说：“无量佛，无量佛。”和尚说：“哟，好东西，你要谋害和尚。陆通，你把他腿攥住，别叫他跑了。”陆通在外面就答应喊嚷：“攥住了。”和尚站起来，往外就要走。孔贵赶紧拦住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要拿他。哪里都拿得了，何必在我这庙里拿他。这要送当官，在我庙里拿的，连我得跟着打官司，我就跟他是一党。师父慈悲慈悲罢。”杨明也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今天看在我等的面上饶了他。孔贵已然是出家有好几年了，别叫他受了连累。师父慈悲慈悲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也罢。既是你等大众给华云龙讲情，我看在你等面上，今天我不拿他。陆通，你攥着华云龙的腿，把他隔墙摔出去。外面是山涧，把他摔到外面，滚下山涧喂了狼罢。”陆通本是个浑人，说什么听什么。他就攥着摔华云龙的腿，隔着庙墙往外一摔。也不知华云龙摔死没摔死，暂且不表。

陆通把贼人摔出去，他这才来到西配房屋中。睁眼一瞧，见和尚一脸的泥，头发有二寸多长。破僧衣，短袖缺领。腰系丝绦，疙里疙瘩。光着两只脚，穿著两只草鞋。猛英雄上下直打量和尚。杨明说：“陆通你还不给师父行礼。”陆通说：“这不像师父。”济公说：“好东西，你说不像师父，你瞧我样儿不好。”当时把僧袍往脑袋上一蒙，冲他喊了一声。吓的陆通往外就跑。杨明说：“怎么了？”陆通说：“好利害。”杨明说：“你进来，快给师父叩头罢。”陆通这才跪向济公行礼。济公说：“给你怕不怕？”陆通说：“怕了，师父别喊了。”杨明说：“师父喝酒罢。”

济公喝了一杯酒，叹了一口气。杨明就问：“师父怎么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瞧着你五个人脸上气色不好，必有大凶危险。不出一个月之内，你五个人有性命之忧。”杨明众人一听，大

吃一惊。知道济公说话必应，赶紧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得救我们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要听我和尚的良言相劝，这一个月之内，你五个人别出了蓬莱观，可以趋吉避凶。要不听我的话，一个月之内，你五个人要出蓬莱观有性命之忧。我可不救了。你们可别说我和尚心狠。”杨明、孔贵说：“就是。我们一个月不出去，谨遵师父之命。师父在这里可以住几天再走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还有事情，少时就走。”大众说着话，天色大亮。和尚说：“我要走了。我嘱咐你们的话，可要记住了。”大众点点头，送济公够奔外面。和尚直到庙门，又谆谆嘱咐一遍。和尚这才顺山坡下山。

刚一进城，来到十字街，只见由对面来了许多的官兵。有几位班头锁着两个人，正是柴元禄、杜振英。和尚按灵光一算，早已明白。

不知柴、杜二位研头因何被人锁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八回 丢公文柴杜被捉 说假话圣僧投案

话说济公刚走到十字街，见许多的官兵衙役锁着柴元禄、杜振英。书中交代，一支笔难写两件事。怎么柴、杜二位班头会被人锁上呢？这其中有一段隐情。和尚由店里起来说出恭，柴、杜二人在屋中等候。工夫大了，不见和尚出恭回来。柴头可就说：“杜贤弟，你瞧和尚真是半疯。把茶壶弄碎了，洒了一坑的茶，把包裹也沾湿了。”杜振英说：“打开包袱瞧瞧罢，也许海捕公文也湿了。”

二人把包袱打开一看，果然文书湿了一个尖角。虽有油纸包着，日子多了，油纸磨破了，故此印进水去。二人把文书拿出来了，放在炕上。又等了半天，和尚还不进来。柴头说：“咱们瞧瞧去，和尚又许出了岔子。”

二人出了东配房。来到茅房一瞧，见伙计拿着灯笼在茅房外头站着发愣。柴头说：“我们那位和尚出恭，还没出完呢？”伙计也等急了，探头往里一瞧，和尚踪迹不见。伙计说：“怪呀，怎么会没有了？”柴头说：“怎么啦？”伙计说：“我瞧着和尚进了茅房，怎么会没有了？”柴头说：“是不是和尚走了？”杜振英说：“真是被你猜着了。”

说着话二人转身往回走。只见由东配房他们住的房里出来一个人，穿著一身夜行衣，拧身上房。柴头、杜头一愣，这个

时节要迫也追不上。柴头说：“快到屋里瞧瞧丢了东西没有。”二人赶紧来到屋中一看，办华云龙的海捕文书没有了。柴头就嚷起来，伙计过来问：“什么事？”柴头说：“我们丢了东西了。”伙计说：“这倒不错。你们来了三个人，剩了两个。反说丢了东西，打算讹我们可不成？你打听打听我们这店里，开了不是一年半年。都要这样讹起来，我们的买卖就不用做了。”柴头是真急了。

伙计一吵闹，掌柜的也过来。这个店的东家，原本是龙游县的三班总头杨国栋。在本地很是人物，无人不知。今天掌柜的过来一问，伙计说：“他们来了三个人。有一个和尚，也不知哪去了。他们两个人还说丢了东西。”掌柜的一听说：“好，这必是和尚把东西拿了走，他们活局子讹咱们。伙计，你问问住居的众位客人去，丢东西没有？要丢了东西，跟他们两个人要。”伙计就嚷：“众位住店的客人，瞧瞧屋里丢东西没有？要丢了，趁早说。”

各屋里全点上灯。伙计按着屋子问，里面都答话说没丢什么。

问来问去，问到上房屋里，没人答话，伙计说：“上房的大师父丢东西没有？”连问了数声，屋里并不答言。伙计一推门，门虚掩着。伙计进去一瞧，里间屋子有灯光，伙计刚一掀帘子，“哟”了一声，吓的掉头往外就跑。掌柜和众伙友一瞧，这个伙计颜色都变了。大众就问：“怎么了？”这个伙计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缓了半天，说：“我的妈，吓死我了。”大众来到上房一看，见那个秃头和尚的大脑袋掉在地下，死尸坐在椅子上。半倚半靠，掌柜的一瞧说：“别叫东配房那两个人走了！这必是他们一同来的那个穷和尚，把这个秃头和尚杀了跑了。”大众一想，这话对。赶紧来到东配房，就把柴元禄、杜

振英堵住。掌柜的说：“穷和尚杀了人跑了。你两人必知道。人命关天，我担不了，咱们是一场官司。”柴元禄、杜振英实不知情，哪能应答。大众一吵，嚷了半夜。掌柜的说：“众位别叫这两人走了。”当时叫地保给县里送信。

少时，该班头役官兵都来了，刘头说：“你们二位，打官司去罢。”哗啦一抖铁链，把柴元禄、杜振英锁上。柴头说：“众位班头锁我们，因为什么？”刘头说：“你们二位不必分说，有什么话到堂上说去。”柴元禄、杜振英把公文丢了，本来着急。这又出了人命案，心中暗恨和尚。天光亮了，众官兵衙役拉着柴元禄、杜振英够奔龙游县去过堂。

出了杨家店，刚走到十字街，济公由对面来了。和尚一瞧说：“好的，你们这两行人，到底是晕天亮。还要把花把的瓢摘了。摘了，不急付流扯活，可叫翅子窑的鸚爪孙把你们两个浮住。这还得叫我跟着打官司。”柴头、杜头一听和尚这话，把眼都气直了。

书中交代，和尚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这原本是江湖黑话。晕天，就是夜里，把花把的瓢摘了，是拿刀把和尚杀了。不急付流扯活、叫翅子窑的鸚爪孙浮住，说是不跑被官人拿住。柴头一听，说：“好和尚，难教给你这些话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你们两人教给我的吗？”官人一听说：“大师父是朋友，全说了。官司你打了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打了。好朋友做好朋友当。”小伙计散役过来，一抖铁链，把和尚锁上，拉着就走。这个散役说：“和尚真是好朋友。”和尚说：“那是。冲这一手，喝你的酒多不多？”这个散役本是新当差的，一听和尚要喝酒，他说：“你走罢。你喝我的酒，你真是得了屋子想炕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这东西，给脸不要脸。我和尚冲你官司不打了。”说着话，和尚一抖铁链上了房。

刘头一瞧，过来打了伙计一个嘴巴说：“你这是把差事挤走了，你担得了？”小伙计也不敢言语。刘头说：“大师父请下来。喝酒我请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冲你官司打了。”说着话，和尚窜下来，说：“刘头贵姓呀？”刘头说：“大师父这是存心。叫我刘头，又问我贵姓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请我哪喝？”刘头说：“龙游县衙门对过，有一座大酒饭馆，什么都有。你想吃什么要什么，我决不吝惜。我那里有帐，现钱我可没有。”和尚说：“就是罢。”

说着话来到龙游县衙门对过。一瞧，路南的酒馆字号是“三义居”。和尚同众人进了酒店，来到后堂落座。刘头说：“和尚你是好朋友，不能叫我们费事。你回头把案全说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全说。一点不留。”刘头说：“南门外头那案是你罢？”和尚说：“是我。”刘头说：“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那案也是你罢？”和尚说：“是我。有什么话，吃完了再说。”刘头说：“也好。回头吃完了饭，到班房，你把案一说，一写单子递上去，就得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先吃。伙计过来。”柴头、杜头知道和尚这是没安好心，要吃人家。伙计过来问：“大师父吃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有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应时小卖，上等海味席，一应俱全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给我办一桌上等海味席，五斤陈绍。”伙计答应，当时擦抹桌案。菜碟摆好，酒烫热了，干鲜果品、冷荤热炒，摆了一桌子。和尚说：“柴头、杜头，你们两个人不吃，瞧我吃。”和尚又吃又喝。

刘头一瞧，心说：“和尚这是想开了。这几条人命，反正一定案，就得当时立轨之罪。”见和尚吃了个酒足饭饱。叫伙计一算帐，共合十两四钱。刘头说：“写我的帐。”这才带领和尚与柴、杜二人，一同来到衙门班房。刘头说：“和尚你说吧。南门外秀才高折桂的花园里，请了老道叶秋霜捉妖，在法

台上，老道的脑袋没了，是怎么一段事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刘头说：“你这就不对了。方才你说南门外的案子是你做的，你怎么又不认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说的是南门外我偷过一个小鸡子，人命案我可没做过，我没有那么大胆子。”刘头说：“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，无缘无故一刀之伤，脖胫连筋。那条命案是你呀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。我在北门外，那一天在高家钱铺门口，捡了一个大狸花猫。我偷了走，别的我不知道。”刘头说：“你这可是不对。我没问你偷鸡偷猫的案。东门外杨家店杀死秃头和尚，这总是你了？”和尚说：“那我更知道了。”刘头说：“你这时不说，回头等老爷一升堂，用刑一拷，三推六问，你也得招认！那就晚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真不知道。那也无法。”众班头赌气，也不问了。有人进去回禀老爷。老爷当时传壮皂快三班，立刻升堂，吩咐带和尚。

不知济公上堂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九回

### 龙游县日办三案 二龙居耍笑凶徒

话说济公来到衙门，工夫不大，老爷升堂，吩咐带和尚。济公来到大堂一站。见这位老爷，五官端正，一表非俗。老爷往下面一瞧：“你这僧人，见了本县为何不跪？”济公说：“老爷为官，官宦自有官宦贵，僧家也有僧家尊。我又不犯国法王章，这里又没有佛祖，我跪的是哪个？”老爷一听说：“你这僧人叫什么？在哪里庙里出家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要问，我乃是灵隐寺济颠和尚。老爷可知道济公的名头高大？”老爷一想：“济公乃是秦相的替僧，焉能这个样子？”心中有些不信。老爷说：“你是济颠，东门外杨家店内脱头和尚被杀，你必知情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一概不知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既是灵隐寺的济颠，来此何干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要问，我是奉秦相谕，带着临安两个班头出来办案，捉拿临安盗玉镯凤冠的贼人华云龙。”老爷吩咐：“把两个班头带上来。”立刻把柴、杜二人带上公堂。柴元禄说：“老爷在上，下役柴元禄给老爷请安。”杜振英也给老爷行礼。老爷问说：“你两个人是临安的班头？”柴元禄说：“是下役在临安太守衙门当捕快。”老爷说：“既是你们出来办案，可有海捕公文？拿来我看。”济公说：“老爷要问公文，是昨天晚上在店里丢的。”老爷一听这话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没这么巧事。大概我抄手问事，万不肯应。先把

和尚给我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，打完了再问。”旁边皂班一声答应，过来就把和尚拉下堂去。和尚就说：“我要挨打了。”连嚷了两声。皂班说：“和尚你嚷也不行，快趴下，叫我们费事。”

正在这般光景，只听外面一声叫嚷：“千万别打，我来了。”说着话由外面跑进一个人来。直奔公堂之上，道：“老爷千万别打和尚。下役尹士雄，我认得这是灵隐寺济公。”知县说：“尹士雄你怎么认的？”尹士雄说：“当初救徐治平徐大老爷，我在秦相府阁天楼盗五雷八卦天师符，我见过济公一次。老爷，打不得的。”书中交代，尹士雄怎么会在这衙门当官人呢？只因前者在临安秦相府盗五雷八卦天师符之后，搭救了徐治平。后来徐治平连登科甲，榜下即用知县。尹士雄去找徐治平，要跟徐治平去当差役。徐治平说：“你是我救命的恩人，你跟我当差，我坐着叫你站着，我居心不安。要叫你坐着，又不成规矩。我给你荐举一个地方去当差罢。”就把尹士雄荐在龙游县。吴大老爷跟徐治平乃是同窗知己的朋友，也不能错待了尹士雄。就留下他叫他当八班的班总。今天尹士雄正在外面班房坐着，听说要打济颠和尚，尹士雄一想：“要是济颠和尚，我认识，我去瞧瞧去。”故此这才来到公堂。一看，果然是济公。尹士雄赶紧回禀老爷。

老爷听说，急忙下了坐位，上前说：“圣僧千万不可见怪，弟子是一时的懵懂。今请圣僧上坐。”和尚说：“老爷说哪里话来，你不知不为罪。”知县忙忙赔礼，说：“弟子久闻圣僧大名，善晓过去未来之事，佛法无边。现在弟子这龙游县出了三条命案，都是一无凶手，二无对证。求圣僧你老人家给占算占算罢。”济公说：“不用占算。老爷把文房四宝拿来，我和尚给你写出来好不好？”老爷一听，赶紧取过纸墨笔砚，交与

济公。济公背着人，在袖口里写好封好。和尚说：“老爷，你把我这张字柬带好。等着你到东门外杨家店验完了尸回来，那时轿子一落平，你打开我这张字柬瞧。这三条命案，我都给你写明白。可别早打开。如早打开，可不灵了。”知县吴老爷点头，接过字柬一看，上面画一个酒坛子，钉着七个锯子。这是和尚的花样。老爷把字柬收好，和尚说：“老爷，你派你的两位班头杨国栋、尹士雄跟我和尚办案去。叫我这两个班头暂在衙门歇歇。”知县答应，叫杨国栋、尹士雄跟圣僧去办案。两位班头答应，跟着和尚下堂，一同出了衙门。

尹士雄说：“圣僧一向可好？”和尚说：“好。没有病。”尹士雄说：“杨大哥。我听说嫂嫂不是病着么？”杨国栋说：“不错。”尹士雄说：“大哥你给济公叩头，求求他老人家。真称得妙药仙丹，手到病除。无论什么病，都能治的好。”杨国栋一听，立刻给和尚行礼，说：“圣僧慈悲慈悲罢，给我点妙药灵丹。”济公说：“不要忙。丹药倒有，咱们先办案去要紧。”尹士雄说：“师父上哪去办案？”和尚说：“上五里碑。”这两个人一瞧，和尚往前走三步，往后退两步。尹士雄说：“圣僧你怎么这样走？什么时候走得到呢。快点走呀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要快走，你两个人跟得上么？”杨国栋说：“跟得上。”和尚迈步“踢踏踢踏”就走，电转星飞。这两人随后就追，展眼之际，和尚没影子了。

这两个人一想，快追罢，反正同到五里碑相见。两个人一追，焉想到和尚藏在小胡同里。等这两个人追过去，和尚由小胡同出来，慢慢往前走。走了不远，见路西里有一座酒馆。掌柜的姓孙，正拿笔写花帐。到节下一算，说多少是多少。多写两笔，人家也不查细帐。掌柜的翻着帐，拿着笔正要往下写。和尚迈步进去说：“辛苦，掌柜的姓孙吗？”掌柜的说：“我

姓孙。什么事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跟龙游县的三班班总杨国栋是拜弟兄是不是？”掌柜说：“不惜。”和尚说：“杨国栋的媳妇死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掌柜的一听，吃了一惊。一着急，笔往下一落，把帐上画了一道黑圈。自己一瞧，反把帐都勾了。掌柜的说：“和尚你怎么知道？”和尚说：“今天早起，杨头到我的庙里去，讲接三焰口。他说五个和尚接三，七个和尚放焰口，搭鬼面坐。我说七个人接三，十一个人放焰口，搭天花座。临完了唯一出四郎探母，代打脸挂胡子。”掌柜的一听，说：“你们庙里焰口真热闹。”和尚说：“热闹。杨头告诉我说，叫我顺便来给个信。故此我才来送信。”掌柜说：“大师父劳驾。里面坐，喝碗茶，吃盅酒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好。我正想喝酒。”掌柜的立刻叫伙计拿了两壶酒给和尚喝。掌柜的说：“我跟杨头换帖，我不能不去。回头先到饽饽铺定一桌饽饽。记我的帐。”那几个伙计说：“素日杨头跟咱们都不错。咱们大家送份公礼，到布铺撕八尺蓝呢，叫刻字铺做四个金字，要‘驾返瑶池’。”大众说：“就是罢。”

和尚喝完了酒，说：“我走了。”大众还说：“劳驾。”和尚无故给人家报丧，诳了两壶酒吃。

出了酒店，慢慢往前走，来到十字街。和尚抬头一看，见路南有一座酒饭店，字号是“德隆居”。刀砧乱响，过卖传菜，里面酒饭座挤不动，偏挤满了。对过路北也有一座酒馆，字号“二龙居”，里面一个饭座没有，掌柜的坐在店内冲吨，跑堂的坐着发愁，灶上空敲擗面仗。和尚迈步进了二龙居。和尚说：“伙计，你这屋里怎么这样清净？”伙计说：“大师爷别提了。先前老掌柜的在日，这屋里的买卖，龙游县是要算头一家，谁不知二龙居？现在我们老掌柜的去了世。我们少掌柜的，可就差得多。真是买卖在人做。他一接手，买卖就不好。又偏

巧我们这屋里的伙计出去，在对过开了一座德隆居。虽然说船多不碍江，可是人家那屋里一天比一天好，我们一天不如一天。昨天卖了八百多钱。大家吃了，今天还没开张。我是这屋里的徒弟。我打算赌口气，多买点货，跟对过比着卖。他卖一百二的菜，我卖一百。无奈我有心没力。”和尚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愿意多卖钱不愿意？”伙计说：“怎么不愿意？”和尚说：“你既愿意，我有主意。”罗汉这才施佛法，大展神通，要在二龙居招酒座，捉拿凶手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回

### 听闲言一怒打和尚 验尸厂凶犯吐实情

话说济公来到二龙居，听伙计一说，和尚说：“你愿意多卖钱不愿意？”伙计说：“我愿意多卖钱。可是你瞧，没有多少货。就是几斤肉，还有十几斤面，有一只小鸡子，酒也不多。就是有座没东西，怎么多卖钱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。有水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后头有井。”和尚说：“有水就得有酒。你就打水当酒卖，我准保没人挑眼。我能叫你当时卖一百吊钱。我叫掌柜的摇摇算盘。叫灶上小勺敲大勺。我要两壶酒，你就唱白干两壶。叫他们咬卖，回头就有座。做饭馆子的买卖，是要热闹才好。”伙计也是穷急了，就依着和尚主意，告诉掌柜的摇算盘，灶上就敲勺，摔擀面杖。和尚说：“来两壶酒。”伙计喊道：“白干两壶。”掌柜的、众人全都答应，喊嚷卖呀。

伙计刚把酒给和尚拿了来，外面进来了酒客，伙计一瞧，认得是对过杂粮店的陈掌柜。素常这位陈掌柜最恼喝酒的人。他屋里的伙计，要一喝酒，被他知道就不要了。今天他自己刚吃完饭，在门口漱口，心里一迷，进了二龙居说：“来两壶酒。”伙计知道陈掌柜素不吃酒，就问道：“陈掌柜，今天怎么也要喝酒？”陈掌柜把眼一瞪，说：“我要喝。你管我么。”伙计碰了个钉子，给他拿了两壶酒过来。陈掌柜心里一明白，自己一想：“我刚吃完饭，我又不喝酒，怎么心里一糊涂就要

喝酒呢？”自己再一想：“既然要了，我倒尝尝酒是什么味。”他不喝酒的人，今天也喝上了。

这个时节，又进来一个酒客。两眼发直，手里端着一个碗。买了三个钱的韭菜花，一个钱香油。他出来买东西，走到二龙居门口，心里一迷，进来坐下说：“来两壶酒。”伙计答应，把酒拿过来。这个人忽然明白了咱已一想：“我家的饭没吃完，怎么我进来要酒呢？”自己正发愣，外面又是进来一个人。也端着一个碗，里面有两块豆腐，原本家里等作做菜。走在酒店门口，自己不由的进来了，坐下就要酒。伙计把酒拿过来。这才明白了，回想家里等着做菜，叫我买豆腐。自己说：“干什么进来要两壶酒吃呢？”这个说：“我有韭菜花，你把豆腐搁在内拌着，咱们两个喝罢。我也没打算成心来喝酒。”这两人也喝上了。三五成群，直往里走。

忽见外面进来一人。手里拿着五包菜，进来坐下，自言自语说：“老二，给你一包。老三，给你一包。老四，给你一包。老五，给你一包。伙计，来十壶酒，先来六个菜。你们哥四个，想什么要什么。”伙计一瞧，见他一人好象眼几个人说话。也不知怎么回事。书中交代，这个人原本是拜兄弟五个，他行大。请四位兄弟吃饭，它定的是德隆居。那四个人进了德隆居。他一迷糊，仿佛瞧见那四个人都在这里坐着，因此把酒菜要了。伙计给端了来，他这明白了。自己一想：“这是二龙居。”已然把菜要了，也无法了。即到德隆居一瞧，那四个人等着他，还没要菜。他把四个人叫过来。少时，酒座就满了。伙计也忙不过来了。

人一多，酒都打完了。伙计一想，没酒打凉水。当时到后面打了一桶凉水，倒到酒坛子里拿酒壶灌了，就给酒座拿过两壶去。刚给拿过去，那位酒座就叫：“伙计过来。”伙计一想：

“了不得了，必是给凉水，不答应了。”伙计赶紧过来说：“大爷什么事。”这位酒客说：“你们这酒怎么改了？”伙计说：“许是打错了。”这位酒客说：“这个酒比先前的好得多。要是老卖这个酒，我就每天来吃。”伙计一想：“真怪！怎么给他凉水，他反说好呢？”屋中酒客，随来随往，拥挤不堪。

只见由外面又进来两个人。头里这人是青白脸膛，两道短眉毛，一双三角眼，营鼻子，俏下颌，两腮无肉，穿著一身青，歪戴着帽子，肩披着大蛇。后面限定一人，也是免头蛇眼，龟背蛇腰。这两个人一进来，众酒客全嚷：“三爷四爷，这边喝罢。”这两个人说：“众位别嚷。”走进来就在和尚后面一张桌子坐下。伙计一瞧，是这两个人，就一皱眉，知道这两个人素常净讲究嘴上抹石灰白吃。伙计无奈，过来擦抹桌案说：“二位要什么酒菜？”这两个人要了两壶酒，两个菜，喝上了。和尚一回头说：“二位才来呀。”这二人没听见，也没答话。和尚把桌子一拍说：“我和尚让好朋友，不理我还罢了。就凭你们两个忘八，也在这里充好朋友不理我。我和尚二十顷稻田地、两座庙，都花在你们媳妇身上，把你们养活了。这回不理我，充好朋友。”这两个人也不知道和尚是骂谁，也不能答话。众酒饭客可都知道和尚是骂这两个人。众人心说：“敢情这两个人是忘八，不是好朋友。”都拿眼瞧着这两个人。和尚直骂，这两个人有一个说：“我问问他骂谁呢。”说着话，就站起来。那个说：“老四，你坐下。和尚说二十顷稻田地、两座庙都花了，花在你家里。你去问他是吗？”这个说：“别胡说，那是花在你家里。”这个说：“你既不认得，你何必去问他？”说着话这个又坐下了。和尚说：“我骂的是你。”两人一听这话，真急了，站起来说：“和尚你骂谁呢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二十顷稻田地、两座庙都花在你们家里，你二人媳妇身上。今天叫我

做衣裳，明天叫我打锄子。你们两人见我穷了，不理我了。”这两个人一听这话，气得颜色更改，说：“好和尚，你认得我们两个人是谁？只要你说出我二人的名姓来，就算你把二十顷稻田地花在我们女人身上了。”和尚一听，说：“你叫抓天鹅鹰张福，行三。你家里就是两口人，你媳妇是白脸膛，今年二十五岁。你叫过街老鼠李禄，行四。你家里也是小两口。你媳妇是黑黄脸膛。我花了许多钱，你还不知道？连你们家里有几床被，我都知道。”这两个人一听，真急了，就要跟和尚动手。和尚说：“要打，咱们外头街上打去，别连累人家的买卖。”

说着话，张福、李禄同和尚三人出了酒店。张福、李禄就要揪和尚。和尚围着这两个人绕弯。拧一把，掐一把，这两个人老揪不住和尚。张福急了，抡拳照着和尚脑袋就是一拳，正打在后脑袋上。直仿佛打在豆腐上，扑的一下，拳头打在脑袋里去，立刻花红脑浆进流。和尚说：“你可打了我了。”翻身栽倒，蹬蹬腿，咧咧嘴，和尚气绝身亡。张福大吃一惊，心说：“好糟脑袋！我一拳就会打碎了。”本地面官人过来说：“好，你们打死人了。”张福说：“是李禄打死的。”李禄说：“是张福打死的。”官人说：“你们二人不用争论，到衙门再说去罢。”哗啦一抖铁链，把两个人锁上。

刚要带着走，就见由正东上鸣锣开道。说：“闲人躲开，县太爷轿子来了。”书中交代，知县是坐着轿子，到东门外杨家店去验尸。带着刑房仵作，来到杨家店。仵作找本地面官人，给预备五十斤酒，洗洗手。要一领新席，一个新锅。地方姓干，叫干出身。赶紧跑来说：“众位头儿闭闭眼罢。验完了，我必有个面子。”仵作说：“就是。你给预备半斤酒洗洗手。”当时一验，仵作一报说：“皮吞肉卷，生前致命。一刀之伤，并无二处。”先生写了尸格。老爷把店里掌柜的叫过来一问：

“这个和尚被谁杀死，你可知道？”掌柜的回老爷：“昨日三更，不知被谁杀死？”老爷问：“他在这里住了多少日子？几个人住店？”掌柜的说：“就是他一个人，住了二十三天。”老爷说：“你店里几个伙计？谁跟和尚不对？”掌柜的说：“八个伙计，都在这里。没有跟和尚不对。”老爷吩咐：“你且把死尸成殓起来。”掌柜的答应。老爷吩咐打轿回衙。件作找地方问：“怎么样？”地方说：“你们几位要面，到对过每位吃两碗，我来算。”件作说：“我只当是验完给我们几吊钱哪。哪知叫我们吃面。我们也不吃，底下有事。咱们再说。”赌气跟着老爷的轿子，一同回衙。刚走到十字街，官人过来说：“回禀老爷，打死和尚了。”老爷说：“哪里的和尚？”官人说：“一个穷和尚。已然拿住两个凶手。”老爷吩咐轿子蒋平，带凶手。当时把张福、李禄往轿前一带。老爷一审问口供，焉想到又招出一条人命案来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一回 着字柬心皈圣僧 追尸身路遇班头

话说知县吩咐把凶手带过来。宜人把张福、李禄带过来。知县一着说：“你们两个人姓什么？”这个说：“小人叫抓天鹄鹰张福。”那个说：“小人叫过街老鼠李禄。”老爷说：“你两个人谁把和尚打死的？”李禄说：“是张福把那和尚打死的，我是劝架来着。”张福说：“李禄打死的。”李爷说：“你这两个东西混帐。倒是谁打死的？”李禄说：“老爷不信，瞧张福手上有血。他说我打死的，我手上没血。”老爷立刻派官人一验，果然张福手上有血。知县说：“张福，明明是你打死的。你还狡赖。”张福说：“回老爷，和尚是我打死的。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，一刀砍死刘二混，可是李禄杀的。”

老爷一听一愣。书中交代，怪不得和尚说他两个人是忘八，原本张福、李禄这两个人是破落户出身，在外面做光棍，欺财主，无所不为。家里每人娶了个媳妇。这两个人在外面尽交的有钱的浮荡子弟。瞧见人家一有钱，这两个人就套着跟人家交朋友，没有交不上的，爱吃的人，他就先请他吃；爱嫖的人，他也陪着他嫖。日子长了，他就带往自己家里，叫他女人勾引人家。他作为不知道，充好朋友。不是向人家借钱，就是向人家借当。他女人叫他今天打锄子，明天又叫置衣裳，两口子吃人家。怎么刘二混会被李禄杀了呢？皆因刘二混有个本家，给

了他几百两银子。李禄见刘二混有了钱，他就把刘二混招到家去住着，吃喝不分。李禄的妻子一勾引刘二混，刘二混也是年轻的人，焉有不贪色的？把自己银子拿出来，吃喝穿戴，全是他的。后来刘二混把银子都花完了，还在李禄家吃喝，李禄就往外撵，刘二混说：“我把钱都花在你们家里，我也没处去，你叫走不行。你们吃我就吃，你们喝我就喝。”李禄实没有法子，也撵不出去，心中暗恨刘二混。

这天张福跟李禄两人在酒馆网喝酒谈心。这两个是拜兄弟，彼此一类，谁也不瞒谁。李禄说：“张三哥你瞧，现在我家里这个刘二混，他吃我喝我，讹住我了，我也撵不出去，实在可恨。我打算把他约出来，请他喝酒。拿酒把地灌醉了，我把他杀了。三哥，你给帮个忙儿行不行？以后你也有用我的地方，我也不能含糊。”张福说：“就是罢。”两个商量好了。

次日把刘二混约出来喝酒，李禄暗带钢刀一把。两个人拿酒一灌刘二混，刘二混本来心里又烦，酒吃多了。吃的酩酊大醉，不能转动，人事不知，李禄由酒店把他背出来。天有二更以后，张福跟着，走到高家钱铺门口，见众铺户都关去，四外无人。李禄素常跟高家钱铺有仇，皆因换银子，钱铺给他要钱，他老说合的少，常常口角相争。李禄一想：“就把刘二混杀在他铺门口，叫他打一场无头案的官司。”说罢，立刻将刘二混放在地下。刘二混醉的人事不知，李禄拿出刀来，一刀竟将刘二混结果了性命。杀完了，同张福各自回家。两个人从此更亲近了。自打算这件事人不知，鬼不觉，就算完了，焉想到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今天张福一想：“打死和尚，李禄往我身上推干净。”心中一恨，这才回禀老爷：“和尚是我打死的。高家钱铺门口，一刀杀死刘二混，那可是李禄杀的。”张福就把从前已往之一事，如此这般一回京，老爷听明白了，这才问李

禄怎么杀的。李禄张口结舌说：“是张福的主意。他帮我杀的。”老爷说：“你这两个东西混帐之极。来人先把他两个人押起来，本县先验尸。”

刚要吩咐件作验尸，忽然想起济公那件字柬：“和尚就叫我由东门外回头，轿子一落平，就看字柬。我倒看看和尚的字柬写的是什么东西？”想罢掏出来字柬，拆开了看，上写是：“贫僧今日必死，老爷前来验尸。吩咐件作莫相移，休叫贫僧露体。”知县一看，暗为点头。果然济公有先见之明。立刻吩咐件作：“不准脱和尚的衣裳移动死尸，就验脑袋上的伤就是了。”件作答应，过来看明白说：“回禀老爷，和尚后脑海有二寸多长、三寸多宽的伤。伤了致命处，花红脑浆进流。”老爷点了点头，叫招房先生把尸格写了，吩咐先用席将和尚盖上，派地方官人看着，老爷这才叫官人押张福、李禄回龙游县衙门。

老爷走后，地方本面的官人，拿席把和尚的死尸盖上。众官人来到二龙居说：“掌柜的，这件事吏不举、官不究。我们要一回老爷，由你这铺子里打的架，你就得跟着打官司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众位，没这个事，来到我这里喝酒，我也没含糊，何况乎有事？将来这件事完了，我必有一分人心。”叫伙计来给众位打酒，炒几样菜。众人坐下，地方说：“刘头你瞧和尚脑袋，怎么只一拳就会打碎了？”刘头说：“我想着也怪。”掌柜的说：“可惜这位和尚死了，是我们的财神爷。平常我这屋里没上过座，今天都是他招接来的座。和尚要不死，我每天管他两顿饭吃。”地方说：“你别胡闹了。我瞧和尚是怎么样死的？”说着话，就跑出来一掀席，只见和尚朝他龇牙一动。吓了往里就跑。官人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地方说：“死尸朝我一笑。”官人说：“你别胡说了。已然死了，还能朝你笑？必是你眼迷离了。我瞧去。”这个官人过来刚一掀席，和尚一翻

身坐起来了，拿手一摸脑袋说“哎哟”，站起来往南就跑。地方官人就追，叫喊：“截住走尸呀。”众人一听，走了尸，谁不躲远远的，都怕死尸碰着就要死。

和尚一直出了南门，往东，刚到东南城门边，往北一拐，见眼前一个人，身高不满五尺，五短的身材。头戴紫金帽，身穿紫箭袖袍，腰系丝绦，薄底靴子。面皮微紫，凶眉恶目，押耳两给黑毫，手中拿着包袱。和尚一看，心里说：“要办龙游县这两条命案，就在此人身上。”和尚自言自语说：“这个龙游县的地方，可不比外乡村镇。要是外乡人来到这儿吃东西，恐怕都不懂的，准叫人家耻笑。”和尚说着话，赶在这个人头里走。这个矮子一听和尚的话，心中一想：“这龙游县的地方，与别处不同。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，是处不到永不知。我何不跟着和尚？他要进酒馆要什么，我也要什么，准不露怯了。”想罢，跟着和尚走。

来到东门关乡，见和尚进了路北一座酒馆，这矮子也进了酒馆。见和尚脚一蹬板凳说：“来呀，小子拿壶酒来。”这个矮子一想：“这地方许是这个规矩。”他也脚一蹬板凳说：“来呀，小子拿壶酒来。”跑堂的一瞧：“这倒不错。”他不敢说这个矮子，跑堂的说：“大师父，别这么叫小子。”和尚说：“算我错了。你给我来一壶酒，要有两层皮有陷的来一个。”伙计心说：“和尚连馅饼都不懂。”伙计刚要走，这个矮子也说：“小子，给我来一壶好酒，要两层皮有陷的来一个。”伙计一想：“这两个人倒是一样排场来的。”赶紧给和尚拿了一壶酒、一个馅饼。也给矮子一壶酒、一个馅饼。和尚拿一根筷子当中一扎说：“吃这个东西，不会吃，叫人家笑话。”和尚拿筷子一批，一口就咬了半个。这个矮子也拿一根筷子一批。刚一咬，连热气带油，把嘴烫了。和尚一连要了十壶酒、十碟

馅饼。这个人也照样要了十壶酒、十碟馅饼。和尚吃完，把十个碟子拿手一举，这个矮子也一举。和尚望下一落，仿佛要摔；这个人也往下一撒手，把十个碟子摔了。和尚没撒手，见那人摔了，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冤家小子。”这个一听，说：“好和尚，你冤我那可不行。”和尚拿这十个碟子照那人脸上就砍，把脑袋也砍破了。这人当时气往上撞，要跟和尚一死相拼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二回

### 济公饭馆打贼人 徐沛旅店遇故友

话说济公拿碟子照这人一砍，这人真急了，要跟和尚动手。和尚往外就跑，这人随后就追。伙计一瞧，这是活局。这两个人吃完了，把碟子摔了，装打架，成心不给钱。伙计随后也追出来。后面就喊：“二位别走，给了酒钱。二十壶酒，二十碟馅饼。不给钱可不行。”和尚也不回头，一直进了东门。这矮子随后紧紧追赶说：“好和尚，无缘无故你拿碟子砍我，我焉能跟你干休！你上天，我赶到你灵霄殿。你入地，我赶到你水晶宫，好歹把你赶上。”和尚一边往前跑一边嚷：“了不得了，咱们两人是一场官司。”

和尚说着话，跑到十字街，正碰见杨国栋、尹士雄由正南而来。这两个头儿也是追和尚。直追到五里碑，也没有追着。杨头说：“咱们回去罢。”二人复返往回走。刚走到南门，地方官人一瞧说：“尹头、杨头，瞧见死尸没有？”尹士雄说：“哪有死尸？”地方说：“在我段上死了个穷和尚。”尹士雄说：“在你的地面上，我们还没走到十字街，怎么会瞧见呢？”地方说：“不是。这个死尸走了尸，跑出了南门。”尹士雄就问：“死的是什么人？”地方就把抓天鹄鹰张福，过街老鼠李禄怎样打死穷和尚，老爷验了尸怎么派人看着，和尚走尸跑的话，从头至尾一说。杨国栋一听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济公被人

打死了。”尹士雄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济公神通广大，死不了。咱们一同回去罢。”地方官人这才同尹士雄、杨国栋一同回来。

刚走到十字街，见和尚由正东跑来。地方一瞧说：“死尸来了。”尹士雄、杨国栋赶紧就问：“师父怎么回事？”和尚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我们两人是一场官司，别叫追我的那矮子跑了。”尹士雄、杨国栋过去，就把那矮子截住。尹士雄说：“朋友别走了。你跟和尚打一场官司罢。”那人说：“好。我们是得打官司。”尹士雄过去，“哗啦”一抖铁链，就把这矮子锁住。这矮子说道：“和尚打官司，也不能锁我。”尹士雄说：“我们老爷有吩咐，在家人要跟出家人打官司，先锁在家人，不锁和尚。你走罢。”

拉着这人刚要走，后面酒店伙计赶到说：“别走。”杨国栋一瞧认识。说：“刘伙计什么事？”伙计说：“这位吃了十碟馅饼、十壶酒。和尚吃了十碟馅饼、十壶酒。两人一打架，把二十碟都给摔了，酒钱也没给，两个人就跑出来了。”杨国栋说：“伙计你且回去罢。写我的帐，该多少钱我给。”伙计一听，说：“既是杨大爷这么说，我就回去了。”伙计转身走了。和尚说：“咱们上衙门去打官司去。”地方官人过来说：“杨头，你替我回回老爷罢，大师父又活了。我就不上衙门去了。”杨头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尹士雄拉着这个矮子，大众往北走。

走了不远，路西酒铺内孙掌柜跑出来说：“杨大爷你烦恼了。”杨头一愣，说：“我什么事烦恼？”孙掌柜说：“不是杨大奶奶死了么？”杨头说：“这话是谁说的？”孙掌柜用手一指，说：“就是这位大师父给送的信。”杨头说：“师父怎给我报丧来着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跟他闹着玩。因他给人家写花帐。”孙掌柜一听说：“好和尚，你无故诬我，我把礼物都买

了，还没送去。你就赔我。”杨头说：“得了，孙贤弟你今受点委屈罢。这位和尚也不是外人，瞧着我罢。”尹士雄说：“师父你怎么说人家死了，本来已经病着。”和尚说：“一咒十年旺，就死不了啦。”杨国栋说：“师父慈悲慈悲，给我一块药。”和尚点头，掏了一块药，给了杨国栋。这矮子就问：“这个和尚，是哪庙里的？”尹士雄说：“你要问和尚？我告诉你，跟和尚打官司，算你露了脸，增了光。这是灵隐寺济颠和尚。”这矮子一听，呵了一声说：“他是济颠哪！官司我不打了。”说着话，冷不防一抖铁链，拧身蹿上房去。和尚说：“别叫他走了，龙游县这两条命案，都在他一人身上。”

书中交代，这个人姓徐名沛，名号叫小神飞，也是西川路的江洋大盗。龙游县的两条命案，怎么会在他身上呢？这其中有一段隐情。南门外高宅捉妖的那个老道叶秋霜，当初也是绿林人。后来在南门外三清现出了家。他得了一部邪书，名叫《阴魔宝录》，上面有练邪术的法子，能练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、移山倒海、五行变化、点石成金、捉妖的法子、拘五鬼的法子、擒妖捉鬼各种的法子。这天老道正在庙里练功夫，来了一个僧人，乃是西川路五鬼之内的，姓李叫李兆明，外号人称开风鬼，跟老道系故旧之交，来望着老道。两个人一见面，各叙寒温。叶秋霜就问：“李贤弟打哪来？”李兆明说：“由西川来。西川的绿林窝子给人家挑了，我也无处投奔。”老道就留下李兆明在庙里住着。老道早晚练功夫，李兆明就问：“练的是什么功夫？”老道就说：“得了一部天书，能练各种法术。”李兆明说：“道兄，你教给我练练。”老道说：“你练不了。要练一天得磕一千头。”李兆明一想：“他这是不教给我。”心中暗恨着老道。这天高折桂请老道捉妖，李兆明知道这件事，他暗中跟着老道在法台捉妖。李兆明就后一刀，把老道杀了，

把这本书得在手内。他也没回家，他就住在德兴杨家店，没事在店里瞧书，早晚练功夫。

这天开风鬼李兆明在店门口站着，只见由东面来了一个人，乃是小神飞徐沛。一见和尚，赶紧过来行礼。李兆明就问：

“徐贤弟打哪来？”徐沛说：“我要到临安逛去。西川绿林的朋友都散了，我也无地可投。”李兆明把徐沛让到店里。一谈话，徐沛就问李兆明在这住着做什么呢？李兆明说：“我得了一部天书，练功夫呢。”徐沛说：“你教给我练练。”李兆明说：“你要练也行。你得找一个幼女天灵盖来。”徐沛说：“找天灵盖练什么？”李兆明说：“能练千里眼、顺风耳。”徐沛本是浑人，他就出来找幼女天灵盖。遇见看坟的，他就问：“这坟里理的什么人？”看坟的只当是他要偷坟掘墓，也不肯告诉，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徐沛连问了好几个，都不告诉他。他也问烦了，正在树林发愣歇着，由对面来了一个僧人，架着拐，是个瘸子。一见徐沛说：“徐贤弟，你在这做什么呢？”徐沛一瞧，认识这个和尚。叫昼瘸僧冯元志，也是西川路的江洋大盗。怎么叫昼瘸僧呢？皆因白天架着拐装瘸子，晚上上房飞檐走壁更灵便。他为是遮盖，叫人家知道他是瘸子，不能做贼。今天一见徐沛，问徐沛做什么呢？徐沛把李兆明叫他找女儿天灵盖、练功夫的话说了一遍。冯元志说：“徐贤弟，你真实心眼。李兆明他是冤你。今天晚上我同你到店里，把李兆明杀了。你就把天书得过来，好不好？”徐沛说：“好。”冯元志他原本跟李兆明有仇，这叫借刀杀人。

两个人商量好了，一同到酒馆，吃完了饭。天有二鼓，来到德兴店。冯元志巡风，徐沛下去，进了上房一瞧，李兆明正趴在桌上睡了。徐沛手起刀落，把李兆明杀了，把书得在手内。刚要往外走，就听上房嚷：“杀了人了。”吓了徐沛一跳。济

公嚷杀了人，那就上房杀了人。后来听和尚说出恭去，上了茅厕。冯元志他巡风。听屋里说公文湿了。他也不知饮么公文。见柴头同杜头出去找和尚，冯元志由房上下来，进屋中一瞧，是宪批柴元禄、杜振英捉拿乾坤盗鼠华云龙的公文，冯元志就把公文瑞在怀里，由厦中出来上房。柴头、杜头已瞧见，当时要追也没把冯元志追上。贼人盗了公文，等徐沛出来，冯元志就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徐沛说：“我已把天书得来。咱们上哪去？”冯元志说：“咱们上开化县去。现在铁佛寺金眼佛姜天瑞姜大哥，撒绿林帖、传绿林箭。在西川路绿林朋友好几十位，在他庙里。他要修夹壁墙地窖子，所为绿林人有了案，可以在他那里躲避，是个扎足之地，咱们上开化县去。”徐沛说：“也好。”

二人顺大路望前走。走到一座树林，见对面来了一个人。二人抬头一看，真是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

不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八十三回

#### 小神飞夜刺开风鬼 济禅师耍笑捉飞贼

话说昼病僧冯元志、小神飞徐沛二人正往前走，只见对面来了一个人，正是乾坤盗鼠华云龙。冯元志、徐沛二人赶紧上前行礼说：“华二哥由哪里来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由蓬莱观来。好险，好险！几被陆通把我摔死。”冯元志就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华云龙就把已往从前之事，细说了一遍。冯元志说：“华二哥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叫你放心。我把拿你的海捕公文盗了来。”华云龙说：“真的么？”冯元志就把杀李兆明、徐沛得天书、巧遇两个班头、在店里把文书怎么盗来的话，对华云龙一说。华云龙这才明白，说：“你们二位上哪里去？”冯元志说：“上开化县，你我一同走罢。现在铁佛寺金眼佛姜天瑞，撒绿林帖，请了多少朋友。要一同修夹壁墙地窖子呢！咱们三个人，一同去罢。”华云龙说：“也好。”三个人这才一同走。

这天来到开化县铁佛寺，一瞧庙里庙外，人烟稠密。三个人一打听，问什么事？有人说：“庙里铁佛显圣，口吐人言。”三个人一直进庙，直奔后面。一瞧，就是金眼佛姜天瑞一个在庙里。三个人给姜天瑞一行礼。冯元志说：“姜大哥。众位朋友哪里去了？”姜天瑞说：“众位朋友都出去，分四路去做买卖。这里还有几位，叫他出来，给你三人引见引见。”大家

彼此行礼。美天瑞说：“三位由哪里来？”华云龙就把自己的事一说，徐沛也把自己之事一说。姜天瑞说：“徐贤弟，你得的什么书？给我瞧瞧。”徐沛就把书拿出来，交姜天瑞。姜天瑞一瞧，说：“徐贤弟，这书你也用不着，我留下了。”徐沛心中大大不悦，自己一想：“我的东西，我还没爱够。我又没说给他，他竟留下，实实可气。”心里大不愿意，又不可说不给。惹不起姜天瑞，自己默默无言。华云龙这时说：“我要走”。姜天瑞说：“怎么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心里不安。怕济颠和尚一来，一个跑不了，那时连累了你们众位。”姜天瑞一听说：“众位朋友，哪位到龙游县去，把这济颠和尚杀了，把人头带来。谁有这个胆量，替华二弟充光棍？”徐沛说：“我去。”徐沛心里有自己的心思：“我到龙游县不犯事便罢，犯了事，我先把他们拉出来，一个跑不了。”他是暗恨姜天瑞，故此他说“我去”。姜天瑞说：“好。徐贤弟你辛苦一趟罢。”徐沛这才由开化起身。

这天到龙游县东南城极角，碰见济公。和尚一念道说：“龙游县这地方，不比别处，吃饭馆不知这里规矩的，花多了钱，还要被人耻笑。”徐沛一听，他原是个浑人，他这才路和和尚到酒铺去喝酒。和尚故意要跟他打起来，跑到十字街，叫尹士雄把徐沛锁上。徐沛先还要跟和尚打官司，只一听是济公，徐沛一扭身蹿上房去说：“官司我不打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别叫他走，龙游县两条命案，都在他身上。”杨国栋、尹士雄一听和尚这话，赶紧扭身上房。徐沛打算要跑，焉想到和尚一指手说：“俺敕令赫。”贼人要跑跑不了了。被尹士雄、杨国栋把贼人揪住，揪下房来。众人一齐同奔龙游县衙门。

来到衙门，杨国栋进去一回话，说：“济公没死，现在拿了一个贼人，听候老爷审讯。”老爷正审问张福、李禄的口供。

一听济公没死，老爷赶紧吩咐有请。立刻，济公叫尹士雄带领贼人上堂。老爷一瞧说：“圣僧请坐。下面贼人姓甚名谁？”徐沛也不隐瞒说：“回京老爷，我叫小神飞徐沛。东门外杨家店脱头和尚，叫开风鬼李兆明，是我杀的。南门外老道叶秋霜，是李兆明杀的。我把他杀了，算他给叶秋霜抵命，没我的事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满嘴胡说。店里和尚是你杀的，公文可是你盗了去？”徐沛说：“公文不是我盗的。是昼癩僧冯元志盗的，他同华云龙都在开化县铁佛寺住着，铁佛寺还有许多绿林人在那里。”老爷一听，也不再往下问，就吩咐将徐沛钉镣入狱。老爷说：“圣僧，还来你老人家辛苦一趟，带着我的班头去办案，将贼人拿来。”和尚说：“可以。老爷办一套文书，我和尚带杨国栋、尹士雄、柴元禄、杜振英四个人去。”知县立刻把文书办好，交与杨国栋。

和尚带领四位班头，出了衙门，一直顺大路往前行走。和尚一面往前走，口唱狂歌，说道是：

南来北往走西东，看得浮生总是空。天也空，地也空，人生杳杳在其中，日也空，月也空，未来往往有何功？田也空，土也空，换了多少主人翁。金也空，银也空，死后何曾在手中。妻也空，子也空，黄泉路上不相逢。官也空，职也空，数尽孽障恨无穷。朝走西来暮走东，人生恰是采花蜂。探得百花成蜜后，到头辛苦一场空。夜深听尽三更鼓，翻身不觉五更钟。从头仔细思量看，便是南柯一梦中。

和尚说：“哎呀。阿弥陀佛。”和尚刚才将歌唱完，只听后面一声“无量佛”。大众回头一看，来了一位老道。头戴九

梁道巾，身穿一件古铜色的道袍，腰系丝绿，白袜云鞋。面如三秋古月，年过古稀。发似三冬雪，鬓似九秋霜。海下一部银髯，洒满胸前。真是仙风道骨。跟着两个童子，都在十五六岁上下，都是眉清目秀。发挽双丫髻。身穿蓝布道袍，青色护领相衬。腰系丝绿，白袜云鞋。一个童子扛着宝剑，挂着一个轧轧葫芦；一个童子扛着雨盖，挂着一个包裹。老道一面往前走，口中念道：

玉殿琼楼，金锁银钩，总不如山谷清幽。蒲团纸帐，瓦钵磁甌，却不知春、不知夏、不知秋。万事俱休，名利都勾。高官骏马，永绝追求。溪山作伴，云月为传。但乐清闲、乐自在、乐优游。

老道口念：“无量寿佛。”和尚回头瞧了一瞧，老道走了不远。和尚说：“哎呀，了不得了！我腰疼、腿疼、肚子疼、脑袋疼。走不了啦。”杨头说：“师父怎么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要死，不能走了。”尹士雄也不知道和尚的脾气，也过来问说：“师父怎么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心里发堵，嘴里发苦，眼睛发努。”柴头说：“对，说话都乱了。”这两个人也不理和尚，在一边蹲着生气。和尚躺在地下，“哎哟，哎哟”直嚷。那老道来到近前，说：“无量佛。这位和尚是一个走路，还是有同伴的？”尹士雄说：“我们是一处的。”老道说：“和尚的病体沉重，我山人这里有药。”柴头说：“道爷，你趁早别管，你走罢。你要一给药吃，准一吃就死。”老道一听说：“我这药好，人吃一粒，能延寿一年。吃两粒，能多活二年。吃三粒，能活六年。要死的人，吃我九粒药，名为九转还魂丹，能多活十二年。和尚要吃死了，我给抵偿。”柴头说：“我拦

你不听，你就给他吃。”老道吩咐把葫芦拿来，倒出一粒药来。其形似樱桃，色红似火，清香扑鼻。老道给和尚吃了一粒。和尚吃下去，嚷：“肠子烧断了。”柴头说：“是不是？”老道又给和尚吃了两粒，和尚嚷：“肚子破了。”老道又给和尚吃了三粒，和尚说：“了不得了，心里着火，肺肝全烂了。”老道把九转还魂丹都给和尚吃下去，和尚说：“不好，要死。”这句话说完了，和尚一张嘴，话说不出来了。只见和尚蹬蹬腿，咧咧嘴，吐噜一声，气绝身亡。

不知济公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四回 陈玄亮捉妖铁佛寺 马玄通路遇济禅师

话说济公吃下九粒药，气绝身亡。柴头说：“道爷，你瞧死了没有？我说不叫你给他吃，你说吃死你给抵偿。”老道吓得惊慌失色，说：“无量佛，无量佛！怪哉，怪哉。”柴头说：“你也不用念无量佛。你给治死，我能给治活了。”尹士雄说：“柴头你怎么给治活呢？”柴头说：“杜头，你把酒都喝了罢，不用给和尚留着。”杜头说：“快喝。”这句话没说完，和尚一翻身爬起来说：“哪有酒？拿来我喝点。”柴头说：“你们瞧好了没有？”和尚翻身站起来说：“好老道，你给我要命丹吃，你别跑。”过去一把竟把老道脖领揪住。

书中交代，这个老道乃是天台山上清宫东方太悦老仙翁的徒弟。在开化县北门外，有一座北兴观，庙里有一个老道叫陈玄亮，也是老仙翁的门徒。陈玄亮也是修道的。这天陈玄亮在庙中一看，正北上有一股妖气冲天。陈玄亮一想：“我在这一方，岂能容妖魔作怪？我去找找妖精在哪里。我把他除了，省得扰乱世界。”想罢带了宝剑，往正北一找；找到铁佛寺。一瞧，正是铁佛在那里口吐人言，说：“善男信女前来求药，香佛在此搭救众生。每人给留下一吊钱，共成善举，可以修盖大殿。拿包药去，可保汝一家平安。”陈玄亮一瞧，这股妖气由铁佛像里出来。众烧香人传言说：本地臆症流行，一求佛爷就

好。陈百亮一想：“这是妖精洒的灾，我何不把他斩了。”想罢，拉出宝剑，照定铁佛这股妖气一砍。焉想到由铁佛嘴里出来一股黑气，竟将陈玄亮喷倒在地，当时浑身紫肿，不能转动。早有人报与金眼佛姜天瑞。姜天瑞一想：“陈玄亮无缘无故来坏我的事，莫若我把他搭到后面来，将他结果了性命，剪草除根，省得萌芽复起。”想罢刚要派人去招，有人来回禀说：“本处知县郑元龙来烧香，瞧见陈玄亮。老爷吩咐把老道带到衙门发落。”姜天瑞说：“也好，让知县带了去发落他罢。”郑老爷把陈玄亮带回衙门。

知县平素知道老道是好人，一问陈玄亮怎么回事？老道也缓醒过来，说：“铁佛寺乃是妖精作怪。我打算把妖精除了，没想到妖精道行大，把我喷了。我不定活得了活不了。”知县说：“你准知道是妖精？怎么办呢？”陈玄亮说：“只要把我师父请来，就可以把妖精捉住。”知县说：“也好。”立刻派人把老道抬回庙去。老道一想：“浑身疼痛难挨，请师父东方太悦老仙翁，恐其道路太远来不及。”这才派童子去到龙游县三清观去请大师兄马玄通。告诉两个童子：“叫你师大爷带着师父的九转还魂丹，急速快来。”两个童子到龙游县，请了马玄通，够奔北兴现。走在半路上，遇见济公作歌，马玄通没瞧得起济公，老道心说：“这个穷和尚，他也会说这修道的话。”见和尚一病不能走，老道是一番好心，把九转还魂丹都给和尚吃了。和尚倒死了，柴头把济公诓起来。和尚一揪老道，尹士雄说：“师父，方才多亏这位道爷给你药吃，你才好了。”和尚这才撒手说：“这位道爷给我药吃？”老道说：“不错。和尚贵宝刹在哪里？”和尚说：“西湖灵隐寺。上一字道，下一字济。讹言传说济颠就是我。马道爷贵姓呀？”老道说：“你知道我姓马，还问我贵姓？”和尚说：“你名字不叫玄通

吗？”老道说：“是叫玄通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上哪去？”老道说：“开化县北兴观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上北兴观。一同走罢。”老道说：“好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听说你们老道会驾趁脚风。你带着我走两步行不行。”老道说：“行。你闭上眼，可别睁开。”和尚就把眼一闭。老道一驾和尚的胳膊，只听耳轮中呼呼风响。走在半路上，和尚一睁眼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漏了风了，道爷你站站罢。”老道惦念着师弟，赶路要紧。也不管和尚落下，架着起脚风，直奔开化县。

刚来到北兴观庙门口，老道一瞧，门口有一人躺着睡觉。老道近前一看，是济公和尚。一翻身起来，说：“才来呀。”老道说：“我驾着趁脚风没歇着呀。”老道心中暗想：“怪道这个和尚有些来历。怎么他倒先来了？”和尚说：“道爷，你走后，我出恭来着，把你的九粒丸药都拉出来了，你瞧瞧，还给你罢。”老道一瞧，药还是原来一样，并没改了颜色。自己暗想“好怪”，把药接过来，放在腰中，这才叩打庙门。时候不多，出来一个小道童，把门一开说：“师大爷来了。我两个师兄呢？”马玄通说：“他两个在后面走着就来。和尚请里面坐。”

济公跟着进去。一瞧，这庙中正北是大殿。东西各有配房三间。小道童一打东配房鹤杆的帘子，老道同和尚进来。屋中是两暗一明，正当中有张八仙桌，两旁有椅子。靠东墙有一张床，床上躺着陈玄亮，正是陈玄亮在那里哼声不止。一见马玄通，说：“师兄来了。这位和尚是谁。”马玄通说：“这是灵隐寺济公。”马玄通说：“我带了九粒丸药，都给这位和尚吃了，他可又拉出来。”陈玄亮说：“好脏。”马玄通说：“你瞧颜色可没变。”陈玄亮说：“我不吃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这里药，叫伸腿瞪眼丸。你吃点，一伸腿一睁眼就好。”和尚掏

出一块来，给了陈玄亮吃下去。工夫不大，就听肚子里咕咯咕咯一响，要走动。陈玄亮叫道童搀着出去，走动了两次，立刻浑身肿消疼止，复旧如初。陈玄亮说：“好药，好药，真是好药！我蒙圣僧搭救弟子，实深感激。”立刻向济公行礼，连马玄通都给和尚道谢。和尚说：“这倒不要紧。你这屋里有味，熏鼻子。”陈玄亮说：“什么味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有贼味。”两个老道一听这话，都觉诧异。

书中交代，这屋里床底下真有两个贼人，在这里藏着。两个老道可不知道。皆因开化县知县郑元龙由铁佛寺庙里，把陈玄亮带到衙门去。金眼佛姜天瑞只打算是知县把老道带到衙门去，说他搅闹庙场，把老道治罪。焉想到老爷派人把老道抬回庙去。早有人得了信，告诉姜天瑞。姜天瑞一想，知道陈玄亮的师父是天台上清宫东方太悦老仙翁。姜天瑞怕陈玄亮捉妖没捉成，必然要请他师父前来捉妖，坏了我庙中的大事。莫若我先下手的为强，后下手的遭殃。想罢，姜天瑞叫两个朋友来。一个叫铜头罗汉项永，一个叫乌云豹陈清。这两个人都是绿林中的江洋大盗，在姜天瑞庙里住着。姜天瑞今天把这两个人叫来说：“二位贤弟，我有一件事，求你二位辛苦一趟。”项水、陈清说：“兄长何出此言。有用我等之处，万死不辞。”姜天瑞说：“你二人带上钢刀，晚间够奔北兴观去，把老道陈玄亮杀了，人头给我带来。”项水、陈清点头答应，说：“这有何难。”候至天有掌灯之时，二人收拾好了，带上钢刀，出了铁佛寺。施展陆地飞腾，来到北兴现。跳墙进去，暗中探访。见陈玄亮出去，二人进了屋子，在床下一藏。打算等老道睡了，晚上行刺。焉想到马玄通同济公来了。济公一说有贼味，项永低声就问陈清说：“你身上有味么？”陈清说：“没有。”济公在外面答了话说：“你两个人没人味了，滚出来罢。”项永、

陈清实藏不住了，由床下往外一窜，伸手拉刀。把两个老道吓了一跳。

不知罗汉爷怎样施佛法捉拿贼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五回

### 显神通捉拿盗贼 施妙术法斗铁佛

话说项永、陈清两个碱人，由床下往外一审，伸手拉刀，意欲跟和尚动手。和尚用手一指，把贼人用定神法定住。这时，帘板一起，由外窜进四个人来，正是柴元禄、杜振英、杨国栋、尹士雄。书中交代，四位班头，两个小道童，走在道路上。马玄通带着和尚，一施展趁脚风，把四个班头两个道童落下。柴头就问：“道童，是哪里庙的？”小道童说：“我们是开化县北兴观的。”柴头说：“方才那位道爷，是你们师父吗？”道童说：“不是，是我们师大爷。”柴头说：“我们那位和尚，跟你们师大爷上你们庙里去，咱们一同走罢。”道童说：“要一同走，怕你们四位跟不上我们，我们会趁脚风。”柴头说：“我们四个人会陆地飞腾法。你们二人慢着点，我们四人快着点，咱们一同走罢。”道童说：“就是。”六个人这才一同顺着大路来到北兴观。到了庙门口，道童说：“到了，等我叫门。”柴头说：“不用叫门，我进去给你开。”说着话，柴元禄、杜振英一拧身窜上墙去。这两个人心里有心思，为是叫杨国栋、尹士雄瞧瞧，我两个人是办华云龙的原差，不是无能之辈。焉想到杨国栋，尹士雄这两个人也跟着蹿上墙去。这两个人也有心思，是要叫柴元禄、杜振英瞧瞧，我们虽是外县的官人，也不是无能之辈。这四个人彼此意见相同，这叫斗心不斗口。

四个人窜到里面，把门开了，两个小道童进去，把门关上，众人够奔东配房。四位班头一进来，正赶上和尚把两个贼人定住。柴头、杜头就问说：“师父，哪个是华云龙？”和尚说：“没有华云龙。”杨头、尹头说：“师父，哪个是盗公文的贼？”和尚说：“也没有盗公文的贼。先把这两个贼捆上。虽然都不是，也别放走了。”柴头众人就把两个贼人捆上。陈玄亮吩咐道童摆酒。四位班头见过老道，彼此行礼。大众落座吃酒。和尚说：“二位道友，天亮把这两个贼人解到知县衙门。告诉知县，就提我和尚来了，要在铁佛寺捉妖，替这一方除害。二位道友，可别明着把贼人送衙门。要明着解了走，这开化县遍地是贼，不但把贼抢了走，还跟你们二位道友结了仇，就与你们二位有性命之忧。”陈玄亮说：“师父你给出个主意怎么办？”和尚说：“你把两个贼人拿被包上，雇扛肩的搭着。以送供尖为名，就说庙里给老爷送供文。”老道答应。

喝着酒，天已大亮。四个卖力气的人进来，一瞧两个绵被包，直动不止。贼人闷的很，焉有不动之理？扛肩的人就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老道还答话不出。和尚说：“变蛋。”扛肩的说：“我们真没听说过这个名目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就不用管了。”当时两个老道跟着叫人抬着，奔知县衙门。和尚说：“柴头，你们四个人，先到铁佛镇巡检司，先去投文，就说我和尚随后就到。”四位班头够奔巡检司来。到挂号房一投文，巡检司的老爷刘国绅，立时请四位班头进去。四个人给刘老爷行礼。刘老爷一问，柴头说：“同济公来到铁佛寺办案。”把底里根由一说，刘老爷说：“原来是圣僧前来办案。怎么还没来呢？”柴头说：“少时就来。”少时济公来到巡检司挂号房。和尚说：“辛苦，掌柜的。”官人一听，说：“大师父，这里没有掌柜的，这是衙门。”和尚说：“衙门没掌柜的，有什

么？”官人说：“有老爷。”和尚说：“有舅舅没有？”官人说：“你这是找打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告诉你们老爷，说我老人家来了。”官人一听，说：“和尚你是谁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灵隐寺济颠，找你们老爷。”立刻叫人进去回禀。少时，刘国绅迎接出来，赶奔上前说：“圣僧来了，道里面坐。”和尚说：“刘老爷请。”一同到了书房，四位班头也在这里。

和尚来到屋中落座，有人进上茶来，和尚说：“刘老爷，你拿你的名片，到铁佛寺去。请那庙的和尚，就说有本处的绅董富户要给他修庙，把和尚请来问问，得多少银子。你先把盗公文贼人诳来。我和尚在里间屋藏着，等他来了，我先把他拿住，然后再到铁佛寺捉妖。”刘国绅点头答应，立刻派手下人拿名片，到铁佛寺去。教给家人一番话，家人到铁佛寺去请和尚。

且说金眼佛姜天瑞，自从徐沛上龙游县走后，未见回来。他手下众绿林的朋友，都出去做买卖。就留下乾坤盗鼠华云龙，昼癩僧冯元志，皂托头彭振，万花僧徐恒这四个人跟他看庙。今天华云龙、姜天瑞没在庙里。只因小西村众绅士富户，内中有明白人说：“这开化县八百多村，家家闹臃胀病。勿论什么名医，都瞧不好，非得到铁佛寺去求铁佛才能好。这其中定有缘故。求铁佛，贫家讨药，要一吊钱，富家讨药，要银一两。莫如把庙里和尚找来，跟他商量，大家凑钱给他修庙，叫他给求求铁佛，或许能除了灾。”大家商量好，派人去请和尚。姜天瑞同着华云龙，够奔小西村去。

他二人刚走，巡检司的家人来请，说：“现在众绅士富户，向我们老爷商量，要给修庙。请和尚商量用多少银子。”昼癩僧说：“我去。”立时他架着拐，同着家人来到巡检司，让到书房。刘老爷说：“和尚来了。”冯元志向刘老爷打一问讯。

济公此时在东里间屋中躲着。四位班头在西间屋子躲着，刘老爷让冯元志坐下，说：“和尚贵姓？”昼癩憎说：“我在家姓冯，僧名叫元志。”刘老爷说：“你出家几年了？”冯元志说：“我是半路出家的。皆因腿子受了残疾，就算是残人。”刘国绅说：“现在有人要修庙。你那庙里要重修，得用多少银子呢？”昼癩憎他本是个贼，哪里懂得修庙用多大工程？当时也说不出多少来。刘国绅说：“你说不出来，我倒约了一位行家和尚，给你见见。圣僧请出来。”济公一掀帘子出来，道：“好东西，冯元志，你敢把我们公文盗去。我看你哪里走。”冯元志一听这句话，大吃一惊。打算站起身来，往外要走。济公用手一指，用定神法把贼人定住。济公伸手，由贼人兜囊之内，把拿华云龙的海捕文书掏出来，交柴头说：“柴头，把公文拿去罢。”柴头接过来一瞧，果然不错。和尚说：“刘老爷你先叫官人把这个贼人锁起来，暂把他押在你衙门里。我和尚要上铁佛寺前去捉妖，四位班头跟我走。”刘国绅立刻叫人把冯元志锁上，押到班房去。

且说柴元禄、杜振英、杨国栋、尹士雄四个人，跟着和尚出了巡检司衙门，来到铁佛寺。见庙门口真是拥挤不动。也有卖吃的，来赶庙会，也有卖货的。庙里庙外，人烟稠密，来来往往。这些善男信女，来烧香求药治病的人无数。这一座庙是三座山门，全都大开。庙门口有两根旗杆，庙里面也有两根旗杆，正山门上有一块匾，上写“敕建护国铁佛寺”。和尚带领四位班头进了东角门一看，正北是大殿五间。东西各有配房五间。大殿的东边，是四扇绿屏风，开着两扇，关着两扇子着是第层院子。这庙里是五层殿，连东西跨院共有一百余间房子。头一层大殿中间，就是供的那尊铁佛。济公抬头一看，由正殿里一股气直冲斗牛之间。和尚说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”

罗汉爷这才要施佛法，大展神通，要在大殿捉妖。  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六回

### 华清风古天山见妖 金眼佛一怒杀和尚

话说济公带领四位班头，来到铁佛寺，见大殿里一股娇气冲天。和尚一瞧，大殿头里东边一张桌，有人管帐，专收银子；西边一张帐桌，专管收钱。只见有一个妇人，在那里烧香。约有二十以外的年纪，光梳油头，发亮如镜，一脸的脂粉，打扮的不像好人，在那里祷告说：“佛爷在上，小妇人姚氏。只因我一个小亲家得了臆症，求佛爷慈悲慈悲，赏点药罢。只要我亲家好了，我给佛爷烧香上供。”铁佛口吐人言说：“姚氏你可曾给佛爷带了一吊钱来”姚氏说：“带来了。”铁佛说：“既带了钱文，交在帐桌上。佛爷给你一包好药，拿回去保你一家都好了。”姚氏说：“谢谢佛爷。”拿着药，竟自去了。

这姚氏刚走，只见外面又来了一个少妇人。由外面一步一个头，磕着进来。书中交代，这个妇人姓刘，娘家姓李，在开化县正南刘家庄住家。丈夫在外贸易，有数年不通音信。刘李氏有个婆母，家中寒苦，就靠着做针黹糊口。刘李氏贤孝无比。只因她婆母身得臆症，有二年之久。刘李氏听说铁佛寺佛爷显圣，专治臆症。李氏一片虔心，由家中一步一个头，走了一天一夜，才来到这里。刘李氏一烧香说：“佛爷慈悲。小妇人刘门李氏。家有婆母，臆症二年之久。求佛爷赏点药，只要我婆母好了，等我丈夫贸易回来，必给佛烧香上供。”妖精一瞧，

这臃症不是他洒的，他也治不了，说：“刘李氏你可曾给佛爷带了钱来？”刘李氏说：“我家中太寒，没有钱，求佛爷慈悲慈悲罢。”铁佛说：“不行。佛爷这里是一概不赊，没钱不给药，你去罢。”刘李氏叹了一口气，心说：“不怪人间势利，连佛爷都爱财，可惜我这一片虔心。”自己无法，转身往外走。济公一瞧，知道这是一位贤良孝妇。和尚说：“这位小娘子不用着急，我这里拈了一块药，你拿回去，给婆母吃了就好。”刘李氏把药接过去，说：“谢谢大师父。”竟自去了。

济公迈步来到大殿。一瞧这铁佛，是坐像，一丈二尺的金身，五尺高的莲花座。头前摆着香炉蜡扦，许多的仙果供素菜。和尚过去，伸手拿了一个苹果，一个桃，拿过来就吃。旁边打磬的一瞧说：“和尚你是哪里来的，抢果子吃？”和尚说：“庙里有东西就应当吃。你们这些东西，指佛吃饭，赖佛穿衣，算是和尚的儿子，算是和尚的孙子？”这个打磬的一听这话，气往上冲，过来就要打和尚。和尚用手一指，用定神法把这人定住。和尚跳上莲花座说：“好东西，你敢在这里兴妖作怪，要害众民。我和尚正要找你，结果你的性命。”说着话，和尚照定铁佛就两个嘴巴。众烧香的大家一乱，说：“来了个疯和尚，打佛爷的嘴巴呢。”四个班头也站在外头瞧着。就听铁佛肚子里咕噜咕噜一阵响，其声似雷鸣。忽然山崩地裂一声响。四位班头瞧着铁佛，一丈二的金身连莲花座往前一倒，竟把和尚压在底下。柴元禄、杜振英一跺脚，放声痛哭，说：“师父你老人家没想到死在这里，死的好苦。”杨国栋、尹士雄也深为叹息，说：“可惜济公是个好人，这一碰准砸在地里去，肉泥烂酱。”杨国栋说：“柴头，你也不用哭了，人是生有处，死有地，这也无法。咱们走罢。”

四个人正要走，只见和尚彳亍彳亍由庙外头进来了。和尚

说：“柴头，你们报丧呢。”柴元禄也不哭了，说：“师父你没死呢。”和尚说：“没有。好妖精，他打算要暗害我和尚。我非得要找他去，跟他誓不两立。”柴元禄说：“我们眼瞧着把师父压在地下，怎么你又打外来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没砸着我。我一害怕。一踹腿窜出去了。”正说话，和尚就嚷：“了不得了，快救人哪，妖精来了。”这句话没说完，只见一阵狂风大作。真是：

嗖嗖云雾卷，呼呼过树林。海翻波浪起，山滚石头沉。尘沙迷宇宙，昏暗惊鬼神。这风真浩大，刮遍锦干坤。

一陈狂风大作，由半空落下一个妖精，竟把和尚围住。

书中交代，是什么妖精呢？这内中有一段缘故，凡事无根不生。金眼佛姜天瑞的师父，姓华双名清风，人称九宫真人。专习左道旁门，乃是华云龙的叔父。他在古天山凌霄观参修。当初凌霄观有一位老道姓黄，乃是正务参修之人，被清风杀了。他就占了灵霄观。这庙里甚是殷富。庙后有座塔，名叫烟云塔。每逢下雨过去，由塔底砖缝冒出烟来，起在半空不散，犹如浮云一般，乃是庙中的古迹。常有贵宦长者，富豪人家，去到庙里住着，所为瞧这个烟云塔的古迹。焉想到自华清风接过庙来，这座塔也永不冒烟了。华清风心中暗想怪道，时常瞧这座塔，就见鸟儿在半空一飞，就飞到塔里，只见进去，不见飞出来。围着塔四面地下，净是鸟毛。

华清风心中纳闷，也不知塔里有什么东西。这天华清风无事，又去瞧塔，正在发愣，忽听后面一声“无量佛”，说：“华道友，你做什么呢？”华清风回头一看，见一人身穿亚青

色道袍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，面似青泥，两道朱砂眉，一双金睛，满脸的红胡须。华清风一瞧不认识。赶紧说：“道友从哪里来的？”老道说：“华道友，你不认识我呀，你是我的房东。我在你庙里住了半年了。”华清风说：“是是，道友请前面坐。”二人来到前面鹤轩落座。这老道说：“华道友，你真不认识我？”华清风说：“我实在不认得，未领教道友贵姓？”那道人说：“我姓常，我跟你有一段仙缘。”华清风说：“道友在哪座名山洞府参修？”常老道说：“我在盘古山。”华清风道：“常道友参修多少年了？”常老道说：“我告诉你说罢，文王出虎关，收雷震子，我亲眼得见。姜太公斩将封神之时，我去晚了没赶上。你不用问多少年了。”华清风心中有点明白，猜着大概必是妖精。两人一盘道，果然常老道道德深远，呼风唤雨，拘神遗鬼，样样皆通。华清风让他吃就吃，让他喝就喝，两个人很是亲近。日子长了，两个人真是知己。

这天华清风说：“常道友，你我彼此至近，我瞧瞧你的法身行不行？”常老道说：“什么？”华清风说：“我要瞧瞧你的本像。”常老道说：“可以。你要瞧，须得星斗落尽，太阳未出之时，我可以叫你瞧。咱们修道的人，最避三光。要被日月星光三光一照，就怕要遭雷劫。你明天星斗一落，天似亮不亮，你开开后庙门往正北看。我在北山头等你。”华清风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当时吩咐童子摆酒。童子点头答应，立刻擦抹桌案，杯盘连落，把酒摆上。两个人吃酒谈心，开怀畅饮，直吃到日落黄昏。常老道说：“我要告辞。明天天亮见。”华清风送到外面，拱手作别。华清风自己回来，心中暗想：“可知道，这个常老道是个妖精，可不知是什么妖精。打算倒要瞧瞧，可以明白。”常老道走后，华清风告诉童子：“到三更天就叫我，早点来，恐怕误了。”童子答应。华清风躺在床上，合衣而卧。

童子等到三更以后，就把华清风唤起。他来到外面瞧瞧，满天的星斗。华清风复反到屋中喝茶，等候到东方发白，出来一看，斗转星移，那才来到后面。开开庙后门，往正北一瞧。华清风不瞧则可，一瞧吓得叽伶伶打一寒战。

有一宗忿事惊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七回

### 济公斗法金眼佛 云龙二次伤三友

话说九宫真人华清风，抬头往北山坡一瞧，原来是一条大蟒。头在东山头，尾在西山头，真有几百丈长，有大缸粗细。华清风瞧着，倒抽一口凉气。只见那蟒在山岫里抽来抽去，抽到一尺来长，一溜烟起在半悬空。华清风看的目瞪口呆，正在发愣，后面一声“无量佛”，说：“华道友，你可曾看见了？”华清风回头一看，乃是常老道。华清风说：“看见了，道友请庙里坐罢。真是法力无边。”常老道说：“华老道友，你我道义相投，要有用我之处，我万死不辞。”华清风说：“甚好。”两个老道，朝夕在一处讲道。

这天姜天瑞来到凌霄观。一见华清风，华清风说：“你做什么来了？”姜天瑞说：“我住的铁佛寺，日久失修。我打算重修，怎奈工程浩大，独力难成，我求师父给我想个主意。”华清风尚未答言，常老道答了话，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得用多少银子？”姜天瑞说：“总得一万两银。”常老道说：“你回去罢。我明天在开化县洒三天灾。你贴上报单，就说铁佛显圣治病。不出十天，我能给你个十万八万的。”华清风说：“好。你谢过你师伯。”姜天瑞就给常老道磕了头，自己先回庙贴报单。常老道就在河里井里一喷毒气，谁一吃水，立刻就得脚症。蟒精就来到铁佛寺，充铁佛说话治病。有钱人家求药，要一两

银子，寒苦人家要一吊钱。这开化县所属八百多村庄，无数人都得一样的病。

妖精正然给聚钱，哪想今天挤公来了。一打铁佛的嘴巴，妖精已害怕，惊走了。自己一想：“这穷和尚把我赶走，我有何面目去见华道友？莫若我把和尚吃了。”想罢一阵风回来，显出原形，由半空中往下一落，是一条大蟒，有三四丈长，把和尚盘住，抬头要咬。和尚拿手一捏蟒的脖子，蟒妖不能动，睁着眼瞧着和尚。和尚瞧着蟒，吓得庙里作买作卖的、烧香的善男信女，连四位班头，全都跑出庙去。正在这般光景，外面一声“无量佛”，金眼佛姜天瑞来了。

书中交代，姜天瑞带领华云龙够奔小西村，一见众绅士大众，彼此行礼，问：“道爷贵姓？”姜天瑞通了名姓，说：“找我什么事？”众绅士大家说道：“现在我们这村里，家家人人得了臃症。大概这是佛爷显圣，所为修庙。只要道爷给求求佛爷，大发慈悲，我们村里人都好了，我等情愿凑钱给修庙。省得我们自己求佛爷去。道爷给代代劳，不知道爷意下若何？”姜天瑞说：“好办。只要众位肯施舍银钱修庙，我可以求求佛爷。”正说着话，外面有人进来回禀说：“外面有铁佛庙两位和尚，一个叫皂托头彭振，一个叫万花僧徐恒，来找道爷，有要紧事。”姜天瑞一听一愣，赶紧告辞。带华云龙出来一瞧，见皂托头彭振、万花僧徐恒二人，惊惶失色。姜天瑞就问：“什么事？”彭振说：“了不得了！现在济颠和尚来到庙里搅闹，你快去那瞧罢。”华云龙一听就要跑，姜天瑞说：“二弟不要担惊，待我去结果济颠的性命。我将济颠拿住，给你杀他报仇。”华云龙知道姜天瑞有能为，自己跟着一同来到铁佛寺。

姜天瑞一瞧济颠和尚被大蟒缠住，姜天瑞伸手拉出宝剑说：“好和尚，你无缘无故来搅我。”恶狠狠照定和尚脖颈就是

一剑。和尚口中念“唵敕令赫”，这一剑正落在蟒的脖颈上。扑吃一响，鲜血直流，蟒头滚落在地。一溜黑烟，妖蟒竟自逃走。这一剑打去了百年的道行。济公见蟒妖走了，说：“道友我谢谢你，劳你的驾。”姜天瑞说：“好济颠，你无缘无故，坏我的大事，我焉能容你。”和尚说：“咱们二人到山后去，有话再说好不好？”姜天瑞说：“好。三位贤弟跟我来。”华云龙、彭振、徐恒也跟着，一同出了庙后门。

来到无人之处，和尚说：“盖天瑞，你说怎么样？”姜天瑞说：“济颠，你要知时达务，跪倒给祖师爷磕三个头，叫我三声祖师爷。山人有一分好生之德，饶你不死。如若不然，山人当时要结果你的性命。”和尚说：“好东西！姜天瑞你这厮，出家人不知奉公守分，窝藏江洋大盗。你还敢妖言惑众，叫妖精陷害黎民。你所为贪财，贻害众人。所作所为，伤天害理，上干天怒，下招人怨。见了我和尚，还敢这样无礼。就是你给我磕头，叫我三声祖宗，我和尚也不能饶你。”姜天瑞一听，气往上冲，举宝剑照定和尚劈头就刹。和尚滴溜一闪身躲开，转在姜天瑞身后，和尚拧了姜天瑞一把，姜天瑞回头用宝剑照和尚分心就扎，和尚一闪身躲开，滴溜溜围着姜天瑞转弯。拧一把，格一把，摸一把，拉一把。姜天瑞真急了，拧身跳出圈外说：“好和尚，我跟你誓不两立！你这是自来找死，休怨山人。待山人拿法宝取你。”说着话，由兜囊掏出一宗法宝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祭在空中。和尚一看，原来是一块混元如意石，随风而长，能大能小。随风而落，就如泰山一般，照和尚头顶压下来。和尚哈哈大笑，用手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，“唵嘛呢叭咪吽，唵敕令赫”，这石子一溜，现了原形。有鸡子大一块石子，坠落在地。姜天瑞一看，气往上冲说：“好和尚，你敢破山人的法宝！待山人再拿法宝取你。”老道又由兜中掏出一

宗对象，往空中一抛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和尚一看，原来是一只斑斓猛虎，摇头摆尾，直奔和尚而来。和尚用手一指说：“唵嘛呢叭迷吽，唵敕令赫。”这老虎一道黄光，掉在地下，是一个纸老虎。姜天瑞见和尚连破了他两宗法宝，当时姜天瑞站在那里，口中一念咒，用宝剑一指，把腿一跺，只见半空中无数的石子，打将下来。和尚用手一指，把僧帽拿下来一接，这石子全都掉在僧帽里。和尚说：“我今天不叫你知不知道也不行。”一招手，那帽子内石子，全倒出来，堆了一座山。和尚又用手照姜天瑞。指，说：“唵敕令赫。”姜天瑞一打寒战，自己用手就打自己的嘴巴。和尚说：“对。真得打，使劲打。再打几下。”姜天瑞自己打的满嘴流血。和尚说：“该打。把胡子掀下来。”姜天瑞真听话，自己就把胡子掀下来。和尚说：“姜天瑞，你自己所作所为，从今以后改不改？如不悔过自新，我和尚此时就要结果你的性命。”姜天瑞自己也明白过来，疼痛难捱。知道和尚厉害，这才说：“师父，慈悲罢。我从此改过，决不敢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恐你口不应心，你得起个誓，我才放你。”姜天瑞说：“我再不改，叫我遭雷劫，打破天灵，头破身死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去罢。华云龙你往哪里走？”华云龙站着瞧愣了。一听和尚这句话，吓得皂头彭振、万花僧徐恒二人就向南跑。华云龙就往西跑。和尚就往西追。

华云龙真是急如丧家之犬，慌似漏网之鱼，尽命逃跑，连头也不敢回，好容易听不见草鞋呱哒响了，自己这才站住。累得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。一瞧眼前有一座庙，华云龙打算到庙里去躲避，刚来到庙的界墙，就听庙里有妇人喊嚷：“救人哪！好，贼和尚，你敢抢夺良家妇女，你快把我放了。”华云龙一听，心说：“这庙里和尚必不是好人，我进去瞧瞧。”想罢，拧身蹿进院中，一看，是北房三间，南房三间，西房三间。北

房屋中有妇女喊嚷。华云龙在窗缝中往里一看，是一个和尚，脸向里，披下发舍，打着一道金箍。有一个妇人，二十多岁，长的几分姿色。和尚意欲霸占妇人，妇人直嚷。华云龙一想：“我冷不防由后面把和尚杀了，我把这妇人留下，就在庙里一住，也倒不错。”想罢拉出刀来，慢慢进去，冷不防窜进去一刀，竟将和尚杀死，人头滚落在地。华云龙一细瞧，和尚不是外人，贼人呀了一声。

不知和尚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八回 施佛法暗渡华云龙 见美色淫贼生邪念

话说华云龙由后面一刀，把和尚杀了。一瞧和尚不是外人，乃是自己的拜兄，西川路五鬼之内的云中鬼郑天福。华云龙自己一瞧，愣了半天。已然杀了，也无法了，人死不能复生。书中交代，这个贼人，一世也是没做好事。这套济公传，济公为渡世而来。忠臣孝子，义夫节妇，必然遇难呈祥。赃官佞党，淫贼恶霸，终久必有报应。做书人笔法，使看书人改恶行善，劝醒世人。比如忠臣义士遇着难，听书看书的人，恨不能一时有救。为何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？此乃人心公平之处。自古至今一理。郑天福也是报应临头，临死糊糊涂涂的就死了。华云龙也没瞧明白是谁，一刀将贼人杀死。那妇人只当华云龙是好人，赶紧说：“多亏好汉爷搭救小妇人。我姓李，娘家姓刘。只因我住娘家，我兄弟刘四送我回婆家。骑着一条驴，走在这庙门口，不想遇见这贼和尚。他把我兄弟捆上，搁到西厢房。他把小妇人抢进来，意欲强奸小妇人。多亏你老人家，把这贼人杀了。小妇人回到家去，一家感念恩公的好处。”华云龙微微一笑说：“小娘子你听我告诉你，我杀的这个和尚，也不是外人。他叫云中鬼郑天福，是我的拜兄弟。我没见明白，错把他杀了。他也已经死了，你也不用走，咱们两个人成其夫妇。把你兄弟一杀，咱们两个人就在这庙里住着就得了。”这

妇人听了这话，也知不是好人，妇人就嚷：“快救人哪！要霸占人哪。”华云龙说：“你要嚷，我就把你杀了。”这妇人说：“你把我杀了罢，杀了倒好。”华云龙看这妇人有几分姿色，贼人淫心大动，舍不得说杀就杀。

正在这般光景，只听窗外哈哈一笑，说：“好华云龙，你这厮做出这样事来！可惜杨大哥撒绿林帖，传绿林箭，给你庆贺守正戒淫花。你这厮人面兽心，我先结果你的性命。”华云龙一听，拉刀窜出来一瞧，外面站定三个人，头前这人身高八尺，膀阔三停。头戴宝蓝缎扎巾，身穿蓝色缎箭袖袍，腰系丝带，薄底靴子，外罩一件宝蓝缎大氅。面如赤炭，两道重眉，一双环眼，押耳两络黑毫，三络黑胡须，飘洒在胸前。这个叫飞天火祖秦元亮。第二个也是身高八尺，紫扎巾，紫箭袖袍，闪披豆青色英雄大氅。面似青呢，青中透亮，两道朱砂眉，一双圆眼，押耳红毫，满部红胡子。这位叫立地瘟神马兆熊。第三位穿白带素，白脸膛，俊品人物。此人姓杨名顺，绰号人称千里腿，乃是威镇八方杨明的伯叔兄弟。这三个人由曲州府回来，在道路本听说华云龙在临安采花做案。三个人想着：“这事也许以讹传讹。想着杨大哥给华云龙庆贺守正戒淫花，他焉能做不遵王法之事呢。”今天这三人正走在这古佛院墙外，听庙里有妇人喊嚷救人，要奸人哪。三个人止住脚步，都是侠义英雄，专好管路见不平之事。杨顺说：“二位兄长，听里面有妇人喊嚷，救人哪，要奸占人。这必是庙里僧人不法。咱们到里面瞧瞧。”三个人拧身蹿入里面，暗中一探，原来是华云龙要做伤天害理之事。秦元亮这才哈哈一笑说：“好华云龙，你做出这样事来。”华云龙拉刀出来一看，羞恼变成怒，说：“你三个小辈，敢管我二太爷的事！今天二太爷全把你们杀了。”这三个人拉刀谭过去，就奔华云龙。华云龙心一想：“他们

倚仗人多，我非下毒手不可。”想罢将刀一摆，拧身蹿出庙来。这三个人哪里肯舍，随着往外就追。焉想到华云龙就掏出两支镖来，见秦元亮往外一蹿，脚没落地，贼人抖手一镖，正打在膀背之上。马兆熊也往外一蹿，贼人又一抖手打在左肩头。两个人俱皆翻身栽倒。杨顺一瞧，眼就红了，说：“好华云龙，你拿镖打了我两个兄长，我这条命不要了，跟你一死相拼。”一摆刀照定华云龙楼头就刹，华云龙用手中刀海底捞月往上一迎，杨顺把刀往回一撤，照定华云龙分心就扎。华云龙一闪身躲开，用刀照定杨顺的脉门就点。杨顺把刀往回一撤，一偏腕子，照定华云龙脖颈就砍。杨顺是真急了，一刀紧似一刀，一刀快似一刀。华云龙拨头就跑。杨顺哪里肯舍，说：“好华云龙哪里走。”刚往前一走，华云龙一抖手，说：“照镖。”杨顺赶紧一闪身。见华云龙一扬手并未打出镖来。杨顺刚一愣，华云龙又一抖手说：“照镖。”这支镖来，杨顺未躲开，正中在华盖穴上。杨顺哎哟一声，翻身栽倒。华云龙哈哈一阵狂笑说：“你这三个小辈，还敢跟二太爷动手。你们就这样能为，也敢称英雄。今天这是你三个人，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找寻。休怨二太爷意狠心毒，结果你等的性命。”

说着话，华云龙刚要摆刀过来，只听对面一声喊嚷：“好东西，华云龙你在这哪。我和尚找你半天没找到，你这可跑不了啦。”华云龙一看，来者正是济公。贼人吓得魂不附体，拨头就跑。急如闪电，慌如流星一般。和尚随后就追，行行，草鞋呱嗒直响。华云龙拼命逃走。到天黑，好容易听不见后面草鞋响了，这才止住脚步。回头看了看，和尚不见了。自己搞得力尽筋乏，浑身热汗直流。见眼前一座树林，华云龙进了树林子。靠着树往地下一坐，叹了一口气，心中辗转：“要不是自己胡作胡为，何必闹得如此。遍地官人捉拿，坐不安，睡不宁，

没有站足立步之所。”自己心中一烦，靠着树一阵心血来潮。双眼一闭，渺渺茫茫，迷迷离离，似睡非睡。忽然往对面一看，见路北一座大门，挂着门灯，是一家财主的样子。自己一想：“我已越过了镇店，又饥又渴，何妨到这家借宿一宵。求一顿饭吃。”自己想罢，来到大门前。

方要叫门，只见由里面出来一位老丈，头戴四棱逍遥员外巾，身穿宝蓝缎员外擎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。面如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。年过花甲，花白胡须，洒满胸前，一表非俗。华云龙赶紧深施一礼说：“老丈请了。我乃行路之人，错过店道。求老庄主方便，借宿一宵，赏我一顿饭吃，明日早行。”那老丈抬头一看说：“客人贵姓？同路有几位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姓华，就是我自己。”老丈说：“客人请里面坐。”华云龙跟着进去，到了客厅。这客厅朝南三间，屋中倒很幽雅。老丈说：“客人请坐。”华云龙说：“未领教庄主贵姓？”老丈说：“我姓胡。”说着话，有人进上茶来，老丈款待甚恭。忽由外面进来一个家人，说：“老员外，二员外生日，有许多亲友都等员外去喝酒呢。”老员外说道：“客人，我可不能奉陪，少时再谈。”吩咐家人：“给客人预备酒饭，务要小心伺候。”家人说：“是”。华云龙说：“老丈有事请罢。”老丈去后，立刻家人给华云龙把酒菜摆上。华云龙一瞧，各式蔬菜，都是他素常爱吃的。自己甚是喜悦，吃了个酒足饭饱。自己一想：“这位庄主，与我素未会面，这样厚待。”心中甚感激。

正在思想之际，听外面有脚步声。外面说：“哟，老员外在屋里没有？”华云龙一听，声音婉转，分明女子声息，也不好答话。忽见帘子一起，华云龙睁眼一看，是一位千娇百媚的女子。头梳盘云鲁，耳坠竹叶环子，银红色女衫，银红色的汗巾，葱心绿乌绸中农，窄小的宫鞋。真是蛾眉皓齿，杏脸桃

腮，真比十成人材强出百倍。华云龙一瞧，眼就直了，心说：“我出生以来，也没见过这样美貌的女子。”只见这女子一掀帘子，哟了一声说：“是谁让进来的野男子，也不先说一声。”把帘子一摔，拨头就走。华云龙本是采花的淫贼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去巫山不是云的人，淫心一动，站起来就跟着。这女子直到后院，进了北上房，华云龙也跟着来到上房。掀帘子，那女子一瞧，把面目一沉说：“华云龙你真是胆大包天。你想想你做的事，有脑袋的没有？你来瞧。”用手一格墙上，华云龙一瞧，墙上写的是他在秦相府题的那首诗。华云龙心上暗想：“怪呀，这女子怎么知道我是华云龙？”方要打算问，女子用手一指说：“你瞧济颠来了。”华云龙一回头，只见和尚脚步踉跄来到。贼人吓的魂不附体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九回

### 遇张荣二人谈心事 买铁镖淫贼见公差

话说华云龙追到姑娘屋中。姑娘用手一指说：“济公来了。”华云龙一回头，果见和尚来到。贼人吓得打一寒战，心中一明白，睁眼一看，还在树林子坐着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书中交代，这乃是济公的点化狐仙，要暗渡华云龙。试探试探贼人的心地，到这般狼狈，能改不能。济公原本是一位修道的人。出家人慈悲为门，善念为本，有一番好生之德。不肯当时把贼人拿住，呈送当官。但能渡贼人改过自新，济公就不拿他。焉想到贼人在梦中，仍然恶习不改。华云龙一惊醒，吓了一身大汗，方知是梦。只见满天星斗，大约有二鼓以后。自己站起身来，往前行走。正往前走，只见前面一晃身，有一个人。贼人心虚，赶紧把刀拉出来。二人来至切近，那人说：“华二哥吗？”华云龙一细看，不是外人，乃是黑风鬼张荣。华云龙说：“张贤弟，你上哪去？”张荣过来行礼说：“二哥久违。”

书中交代，张荣自从前者由杨明家里逃出来，自己也是无地可投，他就到古天山凌霄观去找华清风。华清风知道张荣跟华云龙是拜弟兄，也不拿张荣当外人，就留他在庙里住着。这天金眼佛姜天瑞由铁佛寺逃走，就逃到凌霄观去。一见他师父华清风，华清风就问：“姜天瑞为何这样狼狈，怎么胡子没有了？”姜天瑞就把济公在铁佛寺捉妖之故，从头至尾述说一遍。

华清风一听，气往上冲，说：“好济颠，这样无礼，我非得找他去报仇不可。”从此记恨在心。姜天瑞把得着的这部《阴魔宝录》孝敬给华清风。华清风细细把《阴魔宝录》一瞧，他就决意去练五鬼阴风剑。练好了可以找济颠给姜天瑞、常道友报仇。要练五鬼明风剑，须得把五个人开膛摘心，用五个阴魂，才能练得了。华清风就派黑风鬼张荣下山，诓五个人上山，可以练五鬼明风剑。张荣这才下了古天山，出来诓人。今天碰见华云龙，二人彼此行礼。华云龙说：“张贤弟，你在哪住着？”张荣说：“前者我找你，到凤凰岭如意村去住了几天。不想到这个杨明实不是朋友。我在他家住着，他慢不为礼，还说了许多不在礼的话。二哥，你知道我的脾气，我如何受的了？我由他家出来，就在古天山凌霄现住着。现在你叔父派我下山办事。二哥你上哪去？”华云龙说：“现在我是无地可容。灵隐寺济颠和尚拿我甚紧。”张荣说：“二哥，你我一同上古天山去。有你叔父九宫真人，也可以护庇你，也可以劝劝济公和尚。僧赞僧，佛法兴，道中道，玄中妙。红花白藕青莲叶，三教归到一家人。他也是出家人，一不在官，二不应役，你犯了国家的王法，与他僧人何干？你同我去见真人，倒可以有个安身之处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去是可去，我先得买镖去，我囊中一枝镖都没有了，我全凭毒药镖护身。”张荣说：“你要买镖，到前面兴隆镇买去。”

二人慢慢往前走，天光也亮了。来到兴隆镇，太阳高高的。张荣说：“我就在村口等你。你去去就来。”华云龙说：“也好。”进了村口，来到十字街，往东一拐，只见路南里一座大大铁铺子，字号“舞岳斋”。三间门面。西边是栏柜，东边是八卦炉。华云龙抬头一看，见铺子门口，站着位老者。头戴蓝缎四楞巾，身穿蓝缎袍，面如重枣，粗眉大眼，花白胡子，精

神百倍。华云龙一想，这必是掌柜的，赶紧上前说：“掌柜的。你们这铺子卖镖么？”这老者上下瞧了瞧华云龙，是穿白带素，壮士打扮。老者说：“不错，卖镖。尊驾买什么镖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要出风轧亮的镖，有没有？”老者辩：“有倒有，没有出风轧亮的，壮士你里面坐，你瞧瞧使得使不得，可以叫伙计现收拾。”华云龙点头，跟着来到柜房落座。老者说：“华壮士你买几枝镖，要多大分量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八枝为一槽，六枝为半槽，十二枝为全槽。这买全槽十二枝，还要一枝为镇囊。要三两三一枝。”老者说：“是。我这里还有现成的，或许分量大点。你要一槽镖是六两银子。要出风轧亮，伙计现做得，加二两银子酒钱。”华云龙一想：“几两银子不算什么。”说：“价钱依你，我等着使。”老者说：“可以。”拿了一枝镖来。华云龙一瞧说：“分量大。”老者说：“华壮士你等等，少时就有。”一面叫小伙计：“去外面打壶茶去。咱们铺子火没着，你外头打水去。”附在小伙计耳边说如此如此，小伙计点头走了。

老头陪着华云龙说话，老者说：“华壮士素常作何生理？”华云龙说：“保镖。”老者说：“尊驾既是保镖，我跟你打听几个人，你可认识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有名便知，无名不晓。”老者说：“有一位南路镖头追云燕子黄云，你可认得？”华云龙说：“认得。”老者说：“北路镖头美髯公陈孝，病符神杨猛，你可认得？”华云龙说：“那是我自己弟兄。”老者说：“东路镖头铁棍无敌陈声远，西路镖头铁头太岁周坤，神刀将李恒，尊驾可知道？”华云龙说：“知道。”老者说：“中路镖头威镇八方大丈夫杨明，你可认得？”华云龙说：“那更不是外人。”老者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说着话，小伙计拿了条来，给华云龙斟了一杯。少时镖打

好了，老者拿进来，给华云龙一瞧，华云龙说：“镖尖微沉一点，恐其打出去摆头。”老者说：“华壮士你试一试，我这后院里有地方。要不合手，再叫伙计挫挫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好。”

老者手里拿了这枝镖，带领华云龙把后门一开。华云龙一瞧，这个后院地方甚宽阔。西南有五六丈一段长墙，靠南边一个后门，周围是院墙，也没房子。地下都是三合土筑的土基，是个练把式场子的样式。华云龙一瞧说：“掌柜的也能练罢，这个地方很好。”老者说：“我也爱练。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就听四外哗哗楞有兵刃响。华云龙一看，只见后门磕嚓一响，把门踹了。进来两个人，手中拿着铁尺，头前个人：身高八尺，头戴缨翎帽，青布鹦脑窄腰快靴。面似乌金纸，黑中透亮；两道英雄眉，斜飞入鬓；一双虎目，皂白得分，准头端正，四字口，海下无须，正在少年。后面跟定一人，也是官人打扮：面如赤炭吹灰，红中透紫，粗眉大眼。后面带领无数官人，将门堵住。这两个班头一声喊嚷：“好华云龙，你往哪里走？你敢明火打劫，劫牢反狱，今天你休想逃走。”

书中交代，华云龙可并未在此地作案，这内中有一段缘故。举隆镇归常山县管，只因常山知县到任未久，出了几件逆案。南门当铺明火执仗刀伤事主；东门外路劫，杀死事主少妇车夫，抢去银两首饰衣服。

一无凶手，二无对证。老爷立刻把马快班头叫上来。两位都头，一位姓周名瑞，绰号人称小玄坛。一位叫赤面虎罗镗。这两个人都有飞檐走壁之能。老爷堂谕：“派两位班头，急速办案，给十无限。如将贼人拿获，赏一百两。如逾限不获，定是重责。”周瑞、罗镗二人，领堂谕下来。每人带了十数个伙计出来访缉。这天正走在恶虎山，就听山下一片声喧。原来是常山县马家湖白脸专诸马俊，同铁面天王郑雄，由临安回来，

打着驴驮子，正走在这里。内见对面跑来一人说：“二位救命，那边有劫路的了。”马俊说：“你且跟我来。”催马向前，忽见对面蹿出一人：身高九尺，膀阔三停。头上青扎巾，身穿青绑身小袄，腰系钞包，薄底靴子；手擎鬼头刀，面如刀铁，一脸的白斑；押耳黑毛，短茸茸一部刚髯。这人把手中刀一顺说：“此地我为尊，专劫过路人。若要从此走，须留买路银。若无钱买路，叫你命归阴。对面的绵羊孤雁，趁此留下买路金银，饶尔不死。如要不然，要想逃命，势比登天还难。”

不知郑雄、马俊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回

### 蓬头鬼劫径遇英雄 华云龙逃走逢故旧

话说铁面天王郑雄，见贼人一顺刀，要买路金银。郑雄一看，这个人身躯高大，是个英雄的样子。郑雄很欢喜，心说：“这个人必是被穷所迫，我可以周济周济他，叫他改邪归正。”想罢，郑雄起奔上前说：“朋友，我看你是个堂堂正正英雄，烈烈轰轰豪杰，必是被突所迫，在此劫路。我周济你二十两银子，你可以做个小本经营，千万不可做贼为寇，你或是投亲访友，盘费不敷，你只管说，我还可以多给你。”贼人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体要跟我动舌箭唇枪，给我二十两银子！今天，大老爷既遇见你，你非把驴驮子东西都给留下不可。”郑雄一听，气往上冲，说：“你这厮太不知事务，你打算我怕你不成，今天我管教管教你。”说罢，郑雄伸手拉出竹节鞭，照定贼人楼头就打。贼人一闪身，摆刀照郑雄就剁。郑雄往回一撤鞭，手急眼快，使了百草寻蛇，往上一迎。呛啷一响，把贼人的刀磕飞。趁势打一鞭，竟将贼人打倒，郑雄吩咐家人将贼人捆上。郑雄打算打贼几下，把他放了，叫他知道知道，不肯送他当官治罪。焉想到贼人破口大骂说：“你们既把大太爷拿住，你两个人敢把自己名姓，告诉我不敢？”马俊说：“好贼人，你家大太爷怎么不敢把名姓告诉你！我是马家湖的，姓马名俊，绰号叫白脸专诸。告诉你，你便怎么样？你不服，你叫人找我去

罢。”贼人说：“好。姓马的，你看着罢。”书中交代，下文书的里面，有一群贼人，夜入马家湖，马俊几乎一家被害，那就是报今日之仇。这是后话。

今天把贼人拿住，正说着话，小玄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镰，带领众官人赶到。二位都头一瞧，认得是马俊。说：“原来是马大官人。拿住贼人甚好。现在南门外当铺明火执仗，抢去衣服首饰无数，已呈报到官。东门外劫路杀人案，老爷要这两案，要的甚紧，派我等出来。你把贼人交给我们罢。”马俊说：“也好，交给你们罢。”又把那逃难之人叫过来，问丢了什么。那人说：“我叫胡德元，并未丢什么。若非老爷，我命休矣。”谢了马俊等，自己去了。马俊等也各自去。

周瑞、罗镰叫伙计带着贼回到衙门，往里面一回话，老爷立刻升堂，吩咐：“把贼人带上来。”两旁答应，立刻将贼人带上堂来。贼人怒目横眉，立而不跪。老爷在上面问道：“下面贼人姓什么？”贼人说：“我姓恽名芳，外号人称蓬头鬼。”老爷说：“好恽芳，南门外当铺劫案，你们共有多少人？趁此实说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贼人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老爷说：“东门外劫路杀人，你等几个人办的？”恽芳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不是我。”老爷说：“你在绿林几年，做了多少案？”恽芳说：“我没做过案，这是头一回。”老爷一听，勃然大怒，把惊堂木一拍，说：“你这厮必是贼呀！见本县竟敢言语支吾。大概抄手不肯应。来人给我拉下去，重打八十大板。”皂班答应，将贼人打了八十大板。打完了，贼人并不哼哈，复又带上堂去。老爷说：“恽若你趁此说了实话，本县可从轻办理。你如不说，本县三推六问，那时你也得招认。”恽芳说：“我实是不知，你便把我怎样？”老爷一听，气往上冲，吩咐：“看夹棍伺候。”三根棒为五刑之祖，往大堂上一捺，老爷吩咐：

“把他夹起来再问。”官人立刻把贼人夹起来。老爷一伸手，用了五成刑，贼人并不言语。老爷一伸手，用八成刑，贼人睡着了。用十成刑，滑了杠。贼人终是不言。老爷无法，吩咐把贼人钉镣入狱。连过了两堂，贼人没口供。焉想到第三天夜内，三更时，来了一二百飞檐走壁的江洋大强盗。来到常山县动牢反狱，把恽芳救走，拐走了七股差事。来到东门，杀死门军，持刀押颈，要钥匙开城逃走。知县衙门就乱了。

次日知县把周瑞、罗镛叫上去，标下堂谕：“限三天要这案。如拿获着，赏银二百两。三天如拿不着，必要重办。”马快小玄坛周瑞跟罗镛一商量，这件案真不好办。周瑞、罗镛这两个人原本是师兄弟，罗镛是周瑞的父亲徒弟。这两个人一商量，周瑞说：“咱们两个人到家去问问老爷，这个恽芳是哪一路的贼。他老人家也许知道，叫他老人家给咱们出个主意。”罗镛说：“好。”两个人领着二十多个伙计，各带兵刃，出了衙门，够奔兴隆镇。

周瑞他住家在兴隆镇的东村头路北。他父亲名叫周熊，绰号人称燕南飞。当年老英雄在镇江住家，同一轮明月赵九州、铁棍无敌满得公，在外面保镛。因闲事打了一场官司。打输了，老英雄赌气，离开镇江府，就在这兴隆镇落户。在十字街开了一座舞岳斋铁铺。跟前就是一子，周熊教了一个徒弟罗镛。这两个人在常山县当红差事。周瑞是三班都头，罗镛是班总。今天这两个人带着伙计，回到家中，一见老英雄周熊，周熊诘问：“儿呀，你二人带着伙计，来到家中什么事？”周瑞说：“爹爹有所不知，堂山县出了逆案了。”周熊说：“什么逆案？”周瑞说：“这位老爷新官到任，交代尚未办理清楚，南门外万兴当内，夜阑明火执仗，刀伤事主，抢去银两首饰，喊人逃窜，当铺呈报到县。东门外路劫杀人，一无凶手，二无对证，

人头不见。老爷派我二人出来办案。我带着伙计下道，走到恶虎山，正遇贼人路劫，给常山县马家湖的白脸专诸马俊把贼人拿住。我二人把贼带到衙门。老爷一问，这个贼没有口供，老爷把贼人入了狱，焉想到昨天夜内，来了几百个江洋大盗。大反常山县，劫牢反狱，把贼人救走，还拐走了七股差事，到东门欲死门军，持刀押颈，要钥匙开城逃走。老爷为这事，纱帽都保不住了。堂谕给我二人三天限，拿不着贼人，必要重办我等。要拿了这案，不但有赏，还成名。此不知是哪路的贼，你老人家可有什么耳信没有？”周熊说：“救走的这个贼叫什么？”罗镛说：“叫蓬头鬼恠芳。”周熊一听，说：“这个贼我知道，这是西川路的贼。西川有五鬼一条龙：蓬头鬼恠若，云中鬼郑天福，开风鬼李兆明，鸡鸣鬼全得亮，黑风鬼张荣。一条龙是乾坤盗鼠华云龙。你两个人不用着急，在家等着。我出去采访采访。”周瑞、罗镛点头答应。

老英雄燕南飞周熊，这才由家出来。刚来到铺子门口，正赶上华云龙买镖，周熊就心中一动。华云龙要出风轧亮的镖，周熊心中暗想：“使出风轧亮的镖，是装毒药用的。天下没几个人，就是千里独行马元章，他传授了徒弟威镇八方杨明。杨明传了个拜弟西川路的华云龙。除此这几个人之外，没有要出风轧亮镖的。”老丈这才一问：“壮士贵姓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姓华。”周熊就知道是乾坤盗鼠华云龙。周熊一想：“大概劫牢反狱，必有他在内。就把他拿住，这案就破了。”故此把华云龙稳住了。叫小伙计去倒茶，向小伙计耳边说：“你赶到家里送信，就提乾坤盗鼠华云龙在铺子里买镖。叫周瑞、罗镛带众伙计来，把铺子围了，赶紧快来。”小伙计听的明白，点头答应。把茶壶搁在水铺里，赶紧到家中一送信。周瑞、罗镛正为这案着急。一听这个信，立刻带人来。就把铺子围了。华

云龙也没想到有人拿他。周能把华云龙诓在后院，因地方平坦，就好拿他。小玄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镰，每人手擎一把铁尺，重有二十四斤，把门踹了，蹿到院中。周瑞一声：“好华云龙，明火路劫，杀伤人命，劫牢反狱，杀死门军，持刀押颈，要钥匙开城。你真是胆大包天。我看你今天哪里去。”华云龙吓得魂惊千里，也不知是哪的事。二位班头各援铁尺，往前够奔。华云龙看人多势众，自己不敢动手，急忙拧身往墙上就窜。老英雄周熊抖手就是一镖。华云龙没躲开，正中在贼人的幽门。终日贼人采花，今天叫他尝尝铁家伙，这也是报应。小玄坛周瑞见贼人要逃走，赶紧喊嚷：“外面伙计们，别叫贼跑了。”官人各摆兵刃，阻住大路。大约华云龙难逃活命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一回 五英雄送友古天山 恶妖道自炼阴风剑

话说众官人，各摆兵刃一截华云龙。这些人如何截的住？华云龙说：“挡我者死，闪我者生，尔等让路。”摆刀往下一蹶，手中刀乱砍官人。杀开一条大路，贼人闯出来往正北就跑。后面周瑞叫喊：“千万莫放走了他！众人追拿。”众人随后紧紧追赶。华云龙跑的紧。后面追得紧。周瑞、罗镰带领众人飞追，去华云龙不多远。华云龙跑的热汗直流，腿也发了酸，实在跑不动了。后面仍自是追，华云龙又不敢站住。追上就没了命，自己尽命往前跑。眼前一道沙土岗，约有一丈多高。华云龙心里说道：“这土冈我要两腿一发软上不去，一跌下可就没了命了。”自己来到上岗，用力往上跑，焉想到土岗北边有五个人在那里站着。乃是威镇八方杨明，同风里云烟雷鸣，圣手白狼陈亮，矮脚真人孔贵，万里飞来陆通。

书中交代，这五个人，怎么会来到这里呢？原来这五个人，在蓬莱观庙里住音，济公叫他五个人，一个月之内不准出质。要一出庙，就有性命之忧。别人都能行，惟有陆通，他在庙里不出来，急得了不得。没事他就拿着棍，在院里练棍，以为解闷。分为三十六手左门揭，四十八手右门棍，庄家六棍，他自己就要开了。这天他正在耍着，一失手把花盆砸了。道童说：“陆爷你别练了，要练到庙门口练去。”陆通说：“对，我上

庙门口练去。”雷鸣说：“我陪你去，咱们两个人练去。”杨明说：“陆通别出去！济公说，一个月不叫出去。出去有性命之忧，不可不信。”孔贵说：“庙门口又没人在山上头，有什么要紧？叫他出去瞧瞧，免得他发躁。”陆通就同雷鸣来到庙门口。一个练棍，一个耍刀。正练得高兴之际，就见山上跑过一只野猫来。陆通一瞧，拿棍就打，野猫往山下一跑，陆通同雷鸣两个人，随后就追。道重瞧见，去告诉杨明说：“陆通同雷鸣追野猫下山去了。”杨明、孔贵、陈亮不放心，赶紧带上兵刃，追下山来。焉想到陆通、雷鸣追这只野猫，一直追下去有五十里之遥。只见野猫钻进一座坟窟窿里。陆通追到这里一着说：“好球攘的，你快出来，你不出来，我把你的窝拆了。”拿着棍就要拆坟。这个时节，杨明、陈亮、孔贵赶到。杨明说：“陆通你还不躲开，要叫人看见，说你偷坟掘墓，就把你拿住。快跟我走罢。”

正说着话，只听正南上人声喊嚷，说：“别叫贼人走了。”雷鸣往土岗一瞧，是华云龙被官人追下来。雷鸣说：“杨大哥，你瞧华云龙被官人追下来。咱们帮着官人，将他拿住，好不好？”陈亮说：“不用，咱们趁早躲开，依我说，不用多管闲事。”杨明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有主意，咱们不用明着过去拿他，跟他为仇。咱们暗中拿石子打他，把他打躺下，官人就将他拿了。咱们也不必见面。”雷鸣说：“对，杨大哥会打暗器，你打的准，你打罢。”杨明就拿一块石子，在沙岗后，见华云龙刚要上岗，杨明一抖手说：“云龙照打。”这石子照云龙打去。焉想到华云龙身往旁边一闪，这石子正打在小玄坛周瑞的华盖穴。周瑞哎哟一声，翻身栽倒，立刻“哇”地一口血吐出来。华云龙起着周瑞一躺下，贼人连窜带跳，越过土岗。抬头一看，是陈亮、雷鸣、杨明这五个人。华云龙只当是杨明暗中

救他，拿石子打官人。华云龙赶紧过来，给杨明磕头，说：“多蒙兄长搭救，要不然，小弟今遭不测。”杨明也不好说我不是救你的，要帮官人拿你。只好随口应承说：“我救你倒是小事，你快逃命罢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兄长，你救人救到底，我要上古天山凌霄观，找我叔父九宫真人华清风去。求兄长把我送了去罢。”杨明说：“你上你叔叔庙里去，何必我送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兄长有所不知。我叔叔脾气太厉害，要见了，知道我外面做的这些事，必要杀我。求兄长送了我。给我讲讲情，我给兄长磕头。”杨明本是个热心肠的人，见华云龙苦苦哀求，杨明说：“就是罢，我送了你去。”雷鸣、陈亮众人都不愿意，又不好不跟着。无奈大众一直够奔古天山而来。

相隔此地不过十数里之遥。众人来到古天山下。陆通就说：“杨大哥，你们去，我在这里等着。我不去见华清风。见了，还得给牛鼻子老道行礼，我不愿意。我在这里等着，你一天不来，我等一天。两天不来，我等两天。总等杨大哥来了，咱们一同回去。”杨明说：“也好，你等着罢。”四个人这才同华云龙上山。

来到庙门口，一叫门，道童出来。一开门说：“华二哥来了，你好呀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好。承问承问。师弟，祖师爷在家没有？”道童说：“在家。”

众人这才一同进去。见庙中栽松种竹，清幽之极。正北是大殿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。道童带领众人，越过头层殿，由第二层院子出东角门，来到东跨院。这院中是北房三间，南房三间，东房三间。道童用手一指北上房说：“祖师爷在上房鹤轩里。”众人隔着帘子，往里一瞧，见里面有一张云床。上面有黄云缎子坐褥，在当中坐定一个老道，盘膝打坐，闭目垂睛。头戴青缎九梁道冠，身穿紫缎色道袍。上绣金八卦，按着干三

连，坤六段，离中虚，坎中满，当中太极图；腰系杏黄丝缘，白袜云鞋；背后背着宝剑，绿沙鱼皮鞘。检铜什件，黄绒穗头；面如生羊肝，押耳黑毫，海下一部黑胡子，微有几根白的。杨明、陈亮、雷鸣、孔贵四个人在外站着，华云龙先进去。跪倒行礼说：“叔父在上，小侄男给叔父叩头。”华清风一沟二目说：“你这逆子，在外面胡作非为！华氏门中，乃根本人家，出了你这现眼的逆子。你还有何面目，前来见我。”说着话，伸手把宝剑拉出来。杨明一瞧，生怕老道杀他。杨明赶紧迈步进去说：“祖师爷，暂且息怒，饶恕他罢。”华清风抬头一看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杨明说：“我姓杨，叫杨明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叔父，这是小侄男的恩兄，威镇八方杨明。”雷鸣、陈亮、孔贵也都进来。华云龙说：“叔父，这都是我的恩兄义弟。”华清风一听，说：“你这孽障，这就该打，既是你的恩兄义弟，为何不早禀我？众位请坐。这位道友贵姓？”孔贵说：“无量佛，弟子叫孔贵。”华清风说：“这二位贵姓？”陈亮说：“我姓陈。”雷鸣说：“我姓雷。”华清风说：“众位来此何干？”杨明说：“祖师爷要问，只因我义弟华云龙，他在临安，阁下大祸，现在灵隐寺济颖和尚，到处拿他。他无地可躲，我等把他送到祖师爷这里，求祖师爷大发慈悲，将他收下。济颖和尚，也许不能来拿他。就使来了，祖师爷可以劝劝济公。僧赞僧，佛法兴。道中道，玄中妙，红花白藕青莲叶，三教原归一家人。祖师爷可以庇护他。”华清风一听，说：“你等来把他送到我庙里来，是怕济颠和尚拿他是不是？”杨明说：“是。”华清风：“你等敢是真心要救他，还是假心呢？”杨明听这话一愣，说：“祖师爷这话从何说起？我等要不是真心，为何我等跟着送上山来？”华清风说：“好，你们既是真心救他，我跟你们几位借点东西。肯借不肯借呢？”杨明说：“看是什么

东西，除非是脑袋，在脖子上长着不能借。别的东西都可以借。”华清风说：“我倒不借脑袋。我要炼五鬼阴风剑，炼好了，能斩济颠罗汉的金光。要不炼好法宝，济公来拿他，我也不是他的对手，你们打算救他，把你们几位的人心，借给我炼五鬼阴风剑，可以斩济颠和尚。”

雷鸣一听，他先恼了，张嘴就骂：“好杂毛老道。满口胡说。给脸不要脸，爷爷走了。杨大哥跟我走。”杨明也是气得颜色更变，说：“你们是叔侄，爱管不管。”站起来就要走。华清风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几个小辈要走，焉能由得了你？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找进来。姜天瑞出来，把他等给我拿住。”一句话说出，金眼佛姜天瑞，由屋中出来。用袍抽一点指，口念敕念。竟把这四位英雄，用定神法定住。要想逃走，比登天也难。

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二回

### 黑风鬼害人终害己 金眼佛杀人被人杀

话说姜天瑞，用定神法把四位英雄定住。华清风吩：去到西跨院，栽上五根柏木桩。把香烛桌案，应用东西预备好了。山人要炼五鬼阴风剑。华云龙立在一旁，竟自不言。杨明说：“好，姓华的，我们可是为你来的。你瞧我等死，这倒不错。”华云龙听杨明这话，他这才说：祖师爷，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罢。这都是我的朋友，你看在我的面上，别杀他们。”华清风说：“华云龙，你还给他等求？你打算他等是你的朋友？你可知在沙土岗，姓雷的他要帮着官人拿你。姓杨的说，他会打暗器，拿石头原是打你，错打了官人。你还在睡里梦里。”杨明一听，心说：“奇怪。我们说的话，老道怎么会知道。真是神仙，未卜先知。”雷鸣是破口大骂。华清风立刻吩咐，把众人捆着搭着，来到西跨院。见那里栽着五根柏木柱。放着八仙桌。有香炉蜡扦，香烛纸马，五谷粮食，菜根，无根水，黄毛边纸，朱砂白艾笔砚等。一应的东西都预备好了。就把四个人往木桩上一捆。陈亮说：“罢了，没想到今天死在这里。哎呀，应了济公的话了。他老人家说，一个月不可出蓬莱观，要不听话，有性命之忧，他救不了咱们。这都是陆通不听话，连累了咱们几个人。”杨明说：“事已至此，也就不必说了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我们两个人死了倒不要紧。上无父母的牵缠，下无

妻子的挂碍。孔二哥已然是出了家，死了万事皆休。就是杨大哥死不得，家有白发老娘，绿鬓妻子，未成丁幼儿。你要一死，是母老妻单子幼，无人照顾。”这一句话，勾起杨明心中一阵难过。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二位贤弟，倒不便提这个了。一则生有处、死有地，阎王造就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。二则你我弟兄，倒是一件乐事。”陈亮说：“怎么要死倒是乐事呢？”杨明说：“你没瞧见闲书，想当初三国志，宴桃园豪杰三结义，斩黄巾英雄首立功，刘关张结义之时说，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，尚且不能。现今你我弟兄岂不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么？”

正说着话，华清风吩咐：“给我拿过一个瓶来，我可以把他等的阴魂抱来，收在瓶内。”姜天瑞说：“师父，你炼五鬼阴风剑，这是四个人，尚少一个人呢。”华清风一听，豁然大悟，说：“有理有理。山人一时懵懂住了。还少一个人，这不能炼。”姜天瑞说：“今可下山，再找一个人去。”华清风说：“何必找去，你把厨房吃饭那人添上，就得了。”

书中交代：谁在厨房吃饭呢？乃是黑风鬼张荣。原是张荣在树林子等着华云龙去买镖。等到工夫大了，不见华云龙回来。正在心中焦躁，只见杨明、雷鸣、陈亮、孔贵、陆通这五个人，由正北往南跑。张荣大吃一惊，赶紧隐藏起来，生怕杨明瞧见他，必要他的命。自己正在暗中观看，见正南上官人追下华云龙来。雷鸣说：“要帮着官人把华云龙拿住。杨明要拿石子打华云龙。张荣在暗中听的明明白白。这小子怕被杨明众人瞧见，他先回到古天山来。一见华清风，提说华云龙之事。要不然，华清风怎么会知道杨明拿石子打华云龙？他又不是神仙，焉能未卜先知？都是张荣说的。

此刻张荣正在厨房吃饭，姜天瑞来到厨房说：“张荣。现

在祖师爷要炼五鬼阴风剑，少一个人。”张荣说：“我给下山诓去。”姜天瑞说：“你也不用诓去。祖师爷说了，把你添上就够了。你少活几年罢。”张荣一听，吓的颜色更变，说：“别把我添上呀。”姜天瑞说：“由不了你。”用袍袖一指，张荣不能动转，当时也把张荣搭到西跨院来。张荣口中直央求说：“祖师爷饶命。”杨明一瞧，见是张荣，心中咬牙总恨。自己一想：“要不是出来找张荣，焉能离家在外，遇见这样的事。”杨明破口大骂，说：“张荣，你这厮，人面兽心。我姓杨的出来，原为找你这小辈报仇。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会见你。”张荣只顾央求老道饶命，也不顾杨明骂不骂。张荣直说：“祖师爷饶命。”华清风本是个恶人，并不理他。吩咐姜天瑞：“你看我用宝剑挑起来符一烧，抖起来符落到谁头上，你先取谁的人心。”姜天瑞点头答应。

华清风把符画好了，往宝剑尖上一粘。口中念念有词，把符点着，用宝剑一挥。这道符正落在黑风鬼张荣的头上。杨明一看，说：“罢了，我只要见着张荣一死，先死在我眼前，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。”只听华清风那里吩咐行刑，姜天瑞拿宝剑，照定张荣胸前就是一剑。只听噗味一响，张荣胸中冒出五股气来，是阴毒损坏狠。冒完了这五股气，血才往外流。姜天瑞用凉水一浇，伸手把人心取出来，一瞧，心中净是小窟窿，都烂了，没有一个好心眼。把人心递给华清风，老道用宝剑将人心一穿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宝剑一晃，就把张荣的阴魂招了，去装在磁瓶之内。老道说：“急急如律令敕。”用手一指，张荣的阴魂不能出来。清风就把第二道符点着。口中一念咒，用宝剑一抖，这道符落在杨明的头上。杨明说：“三位贤弟，愚兄头里走了。你我弟兄在枉死城见罢。”雷鸣、陈亮瞧着难过，如乱箭穿心一般。华清风吩咐姜天瑞行刑。杨明把

眼睛一闭，牙关一咬，姜天瑞伸手一解杨明的衣服，用宝剑照定杨明胸前就刺，只听噗吃一响，红光崩溅，鲜血直流，姜天瑞的死尸，栽倒在地。

书中交代，姜天瑞拿宝剑杀杨明，怎么他倒被杀死了？书有明笔、暗笔、伏笔、记笔，倒岔笔、惊人笔，这乃是惊人笔。姜天瑞拿宝剑正要刺杨明，焉想到由墙外窜进一人，正是万里飞来陆通。人到棍到，竟把姜天瑞脑袋打碎了。陆通原本是在山下等候杨明，工夫大了，不见杨明回来。傻人也有傻心眼，陆通一想说：“我等杨大哥，回头饿了，怎么办？没地方吃饭。”正在思想之际，由那里来了个卖馒头的。一瞧陆通身高九尺以外，犹如半截黑塔一般。旁边搁着一条铁棍。卖馒头的只打算陆通是打杠子的。吓得颜色更变，说：“大太爷要什么？”陆通把英雄擎往地下一铺说：“爷爷要馒头。”卖馒头的赶紧就数，一五一十全数完了，一百零五个。把馒头搁下，挑起担子就走。陆通说：“回来。”卖馒头人说：“大爷，你还要剥我的衣裳么？”陆通说：“爷爷给你银子。”掏出一锭有五两，递给卖馒头的。他这才知道陆通是好人。卖馒头的说：“这些馒头用不着这许多银子。”陆通说：“你滚罢。”他才挑起担子走了。陆通瞧着馒头，给风一吹，皮一干裂了口。陆通说：“你乐了，先吃你。”拿起来就吃。再一瞧又裂一个，他说：“你也乐了，该吃你。”自己自言自语说：“他们来了，就够吃的了。”

陆通正在说这话，一瞧和尚来了，还同着一个人。济公说：“陆通，你还不瞧瞧去，你杨大哥给人害了，要开膛摘心哪。”陆通说：“真的吗？”和尚说：“真的。”陆通拿起铁棍大擎就往山上跑，馒头抖了一地，也不要了。来到庙界墙，往里一看，墙有八尺高，他身材九尺。探头往里一瞧，果然把杨明

捆上。陆通真急了，障进去，手起棍落，竟把姜天瑞打的脑袋崩裂。华清风一看，眼就红了。说：“好一个胆大的囚徒，竟敢把我徒儿打死。”陆通摆棍就跟华清风动手。华清风用手一指，把陆通定住。老道拉出宝剑，照陆通脖颈就是一剑，砍了白印一条，陆通哈哈一笑说：“爷爷身上有金钟罩，就是不告诉你。就把火烧、活埋、开水煮，这三样不告诉你。你不知道。”他本是浑人。说不告诉，全说出来。老道一听，吩咐童子：“把两捆干柴，将他烧死，给我徒儿报仇。”童子立刻搬了干柴，陆通一瞧，说：“这着真不好了。谁告诉你的？”杨明瞧着，深为太息，说：“陆通是个浑人，肉眼佛心。一世不懂好滑。怎么会遭这样惨报，可见上天不睁眼。”陆通也是真急了，口中直嚷：“师父快来救命。”只听外面答话：“来了。好东西，要烧我徒弟，徒弟不必害怕。”大众睁眼一看，乃是济公，说来搭救众人。

不知罗汉爷从何处而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九十三回

### 古天山华清风炼剑 铁佛寺济禅师救人

话说华清风正要火烧陆通，济公赶到。书中交代，济公由古佛寺追走了华云龙，和尚复返回去。掏了三块药，把飞天火祖秦元亮、立地瘟神马兆熊、千里腿杨顺三个人的嫖伤治好。这三个人给济公行礼说：“多蒙师父救命之恩。未领教圣僧尊姓大名。”济公通了名姓。这三个人说：“师父搭救我等再生，我等铭感五中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，我等必要报答。”济公说：“你三个人去罢，我和尚还有事呢。”三个人干思万谢，告辞去了。和尚复又到庙内，把刘四放开，叫李刘氏跟他兄弟回家，妹弟二人谢了济公走了。和尚叫本地官人报官，将古佛寺入官，另招住持僧人。济公这才回铁佛寺。来到寺里一看，众人正在埋怨和尚：“要不是和尚把大蟒赶走，大众虽花些钱，可以把臃症治好。这一来，病人多的很，没人治了。”济公在铁佛寺一听这话，说：“众位不必埋怨，我可以在这庙内舍圣水。有病的，只管来吃，吃了包好。”立刻派人挑了几十担水，倒了十大缸。和尚掏了十块药。放在水缸里。大众闻这水，有一阵清香。大众传出去，和尚会圣水。果然有臃症的，来此喝口水就好。不但治臃症，百病都得好，开化县的黎民没有不感激济公的。

次日和尚说：“我可不能看着舍水，我还有事呢。”这才

回到巡检司，叫四位班头把冯元志送到开化县。和尚来到开化县，知县郑元龙立刻迎接济公，进到书房，知县说：“多蒙圣僧给我地面除害，搭救黎民，本是实深感激。”和尚说：“那倒是小事。”知县说：“圣僧这是由哪里来，这个贼人，是怎么一段事？”和尚说：“这个贼人，是盗公文的。现在龙游县还有一个贼，叫小神飞徐沛，跟那个贼是一案。我带着这两个班头，杨国栋、尹士雄，就是龙游县的原办。求老爷办一角文书，派几个官人，把这个贼人解到龙游县去完案。”知县郑元龙点头应允。旁边贼人冯元志一听这话，心中一动。心说：“只要把我解了走，遍地是绿林的朋友，只要碰见，定可以把我救了。”他是心中的话，和尚答应了，说：“好东西。你心里倒想的不错。只要把你解了走，路上就有人夺了你去。我和尚更有主意。老爷，你叫人把黄土泥用水合了，把贼人的脑袋脸上都抹了，就给他留着眼睛、鼻子、嘴出气，少得有人认得他。”知县立刻办了一角文书，派了四个解差，同尹士雄、杨国栋把贼人解走。尹士雄、杨国栋谢了知县，又谢了济公，这才押解起来。和尚领柴、杜二位班头也告辞。知县送出衙门，和尚拱手作别。柴头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由临安带我二人出来拿华云龙。今天也拿他，明天也拿他，到如今也没拿住。我们家中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指着这份差事度日子。这些日子，披霜带露出来，倒是拿他拿不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两个人，不用着急。跟我走，准把华云龙拿住。”二位班头无奈，跟了和尚往前走。

和尚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我这身上的虱子太多了，咬的我实在难受。”说着话，和尚用手一掏，掏出一把虱子来。由前头掏了一把来，放在后身。由后掏出一把来，搁在前面。柴头说：“师父，还不把虱子捺了！还往身上放着，这有多脏。”和

尚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给虱子搬搬家，它一不服水土就死了。”柴头说：“师父，别胡闹了，一个人身上的虱子，还不服水土？依我说，快捺了罢。”和尚说：“这虱子还得拿水饮饮它。”说着话，眼前有一道河，和尚噗鸣跳下河去。柴头就知道和尚又要走，说：“师父又要走啦？咱们哪里见？”和尚说：“咱们常山县见。”说完了，和尚一使验法，柴、杜二人瞧不见和尚了。两个人抱着怨恨，往前走了。

和尚见他二人走了，由水内上来，一直够奔古天山来。正往前走，见眼前一个乞丐，扛着一个钱叉子。上写：“日吃千家饭，夜住古庙堂。不做犯法事，哪怕见君王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上哪里去要饭吃？”乞丐说：“我去给人家念喜。”和尚说：“咱两个人一同走罢。”乞丐说：“和尚，你去做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也给人家念喜歌去。”这乞丐一听，说：“人家办喜事，你是个和尚，一去人家准不愿意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。和尚安口锅，也比在家差不多。”说着话，二人一同往前走。刚到古天山下，一瞧陆通正瞧着馒头自言自语。和尚说：“陆通，你还不瞧瞧去，你杨大哥在庙里被人害了。”陆通说：“真的吗？”和尚说：“真的。”陆通拿起英雄擎就跑。馒头滚了一场。和尚说：“朋友，你把馒头捡了去罢。”乞丐一看说：“和尚你不要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不要，你拿了吃去罢。”和尚叫这个要吃的来，所为怕是这些馒头糟踏了。在山下捺着，没人检，所以叫要饭的把馒头捡了走。

和尚上山，刚到凌霄观，就听陆通那里嚷：“师父快来救我。”和尚说：“来了。”立刻用手一摸天灵盖，把佛光、灵光、金光三光闭住。和尚跳进去一看，华清风正要点火烧陆通。和尚说：“好杂毛老道，你无缘无故害人，待我来拿你。”华清风气得哇呀呀直嚷，说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乃西

湖灵隐寺济颠是也。你既是出家人，三清教的门徒，你就该戒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。你无故要杀害性命，我和尚焉能容你。

“华清风一听是济颠，老道眼睛一看，见和尚身量不高，体瘦不大，一脸的油泥，短头发有一寸多长。破僧衣短袖缺领，腰系绒绿，疙里疙瘩，槛楼不堪，原是一丐僧。华清风心里说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。听说济颠乃是罗汉。要是罗汉，头上必有金光。要是带路金仙，头上必有白光。要是妖精，必有黑气。看他头上一无金光，二无白气，乃是凡夫俗子。”他焉知道和尚把三光按住。

老道说：“济颠气死我也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气死你，你死罢。”老道说：“济颠，你这厮好大胆量，屡次欺我太甚。我徒弟张妙兴，在五仙山祥云观，被你给烧死。你又无故搅闹铁佛寺，常道友给我托梦，说你打去他五百年道行。你又把我徒弟姜天瑞的胡子给揪了去，羞臊他的脸面。你还要捉拿我侄儿华云龙。今天你还敢来管我的事。你岂不是飞蛾投火，自来送死。你要知事务，你跪下给山人磕头，叫我三声祖师爷，山人有好生之德，饶你不死。”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好老道，满口胡道。你跪下给我和尚磕头，叫我三声祖宗爷，我也不能饶你。”华清风一听，不由怒从心上起，气向服边生，举宝剑照定和尚劈头就刹。和尚一闪身，滴溜绕在老道身后，拧了老道一把。老道回头，用宝剑照和尚分心就扎，和尚闪身躲开，左手一晃，右手照定老道，就是一个嘴巴。老道气得哇呀呀直嚷。和尚身体灵便，拧一把，捏一把，摸一把，拉一把，老道的宝剑终到不了和尚的身上。老道真急了，身子往圈外一跳，说：“好济颠，你真是找死！休怨山人，待山人拿法宝取你，叫你知道祖师爷的厉害。”说着话，由兜囊掏出法宝，就往地下一洒，老道口中念念有词，用手一指说：“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敕。”

展眼之际，只见平地忽起一阵怪风。怎见的？有赞为证：

无形又无踪。卷杨花，西复东。江湖常把扁舟送。  
飘黄叶舞空。推白云，过山峰。园林乱摆，花枝片子，  
送你堂帘入户。银烛影摇红。

一阵狂风大作。和尚一看，有许多獐猫野鹿兔鹤狐群，直奔和尚而来。和尚用手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咪吽。”这群野兽一道黄光，显出原形，都是纸的。老道一看，说：“好和尚，胆敢破我的法宝。”老道口中一念咒，用手捏剑一指，只见来了许多毒蛇怪蟒，要咬和尚。和尚哈哈一笑，用手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。这毒蛇怪蟒，一道黄光全化投了。老道见和尚连破了两种法宝，真急了，要下毒手。当时把柴火点着。老道用咒语一催，展眼烈焰飞腾，三昧真火把和尚围上。

不知济公如何破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四回 僧道斗法凌霄观 弟兄送信马家湖

话说九宫真人华清风，点着火，用咒语一催，要烧济公。焉想到和尚口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咪，唵敕令赫。”用手一指，这团火就奔老道去，立刻老道衣裳着了。华清风一瞧，势头不好，赶紧拧身蹿进烟云塔去。和尚一念咒，这火越烧越旺，就把烟云塔围了。华清风胡子也烧了，头发也烧了，衣裳也着了，火往塔里直扑。老道直嚷：“圣僧慈悲饶命，弟子再不敢了。”济公本是佛心人，一听华清风央求，和尚赶紧用手一指，火就灭了。华清风由塔里出来，架起趁脚风，竟自逃走。和尚并不追他。这才把杨明众人放开。再一找，华云龙早已逃走。庙里就剩下四个小道童，吓的战战兢兢。和尚不忍伤害，说：“你等不必害怕。我且问你，庙里还有什么人？”道重说：“还有二师兄刘妙通，他病着呢。”和尚说：“好。少时我给他治病。”杨明众人，过来行礼。齐说：“多谢济公救命之恩。你老人家要不来，我等性命休矣。”和尚说：“杨明、雷鸣、陈亮，你三个人给我办事去。我这里有一信，你三个人送到常山县马家湖，找白脸专诸马俊，交给马大官人。明天可务必掌灯以前送到，别等落太阳送到才好。此关重大之事，你三个人勿论有什么要紧的事，可别办，先给我送信要紧。”杨明说：“是了。这点小事，我三人决不会办错了。”济公把书信

交给杨明带好。和尚说：“你们这就起身罢。在道路上，千万别管闲事。”杨明说：“师父不必嘱咐，我们必给送到。”

立刻三位英雄告辞，由凌霄现出来，顺着山坡下了古天山，往前紧走。大约走了有数十里之遥。正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朗朗红日在天，顷刻雾锁云漫，霹雷交加。震动蛟龙，沧海何安。白云童子拥出，霎时雨落人间。闪电雷鸣缠绵，天地连连染染。展眼之际，狂风暴雨。这三人紧跑。见眼前有一座小村庄，人家不多。三个人来至切近一瞧，路北一座大门。三位英雄无法，来到大门洞避雨，打算等雨住了再走。哪想到越下越大，沟满河平，平地水深数尺，山水响的可怕。展眼之际，天又黑了。

三个人正在着急，由里面出来一个庄客，说：“三位快走罢，我们要关门了。”杨明见外面雨尚未住，说：“借光，请问这方有店么？”这个人说：“没有。过了这个小村庄，金家在那里有店。”杨明说：“有庙没有？”这人说：“也没有。”杨明说：“我等是远方行路之人。此刻下雨，又无客店。望求庄主，这里可以方便方便，我等借格一宿罢。”这人说：“那可不行。倒不是别的，前人洒土迷了后人眼。前者有一位，走在这里央求要投宿，我们庄主还给他一分铺盖。次日天没亮，他连铺盖都拐了走，还偷了好些东西。这不是烧纸倒引鬼了。看你们三位，也不是歹人，可就怕我们庄主不敢留了。”杨明看了实不能走，无奈说：“尊驾说的这话，可也是难怪，不得不留神。我三个人原是江西保嫖的，谁想到今天赶上雨了，求庄主方便方便。我等必有一份人心。天下人交遍天下友，人也不能一概而论。”这人说：“你几位且候一候，我去回禀庄主。我也不能作主。”说着话回身进去。

少时出来说：“三位，我家庄主有请。”三个人立刻跟着

进去。一瞧，是北房五间，东西配房各三间，一打北上房的帘子，三人进来一看，有一位老庄主，年过古稀。一部银髯，头戴宝蓝缎员外巾，身穿宝蓝缎团花大氅。见三人进来，老员外举手抱拳说：“三位壮士请坐。方才我听我的庄客说，三位是保嫖的，未领教三位贵姓？”杨明三个人各通了名姓。说：“未领教老庄主尊姓。我等今天来此叨扰。”老丈说：“三位说哪里的话来。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，小老儿姓金，名叫金荣。三位请坐。”杨明瞧了一瞧，这屋里很讲究，都是花梨紫檀、棺木雕刻的椅桌。墙上名人字画，条山对联，山水人物，花卉翎毛，摆着都是商彝周鼎，秦环汉玉，上谱古玩，家里是个财主的样子。有人送上茶来，金老文立刻吩咐摆酒。当时家人擦抹桌案，杯盘连落，摆上酒菜。金员外说：“三位吃酒罢，老汉这里可没有什么好的，三位今天多受屈罢。”杨明说：“老员外说哪里话来。我三个人就感恩不尽了。”说着话，大众落座吃酒，菜蔬也俱可口。

众人吃着酒，只见老员外面带忧像，愁眉不展。雷鸣是个口快心直的，说：“老丈，你这就不对了。你既让我们吃，你就别心疼。你要舍不得，就别叫我们吃。”老员外一听说：“雷壮士，你这话从何而来？我要舍不得，早就不让你们三位进来了。”雷鸣说：“我见你脸上带着不愿意，为什么呢？”金员外说：“三位有所不知。我面带愁，并非心疼这饭，我实有忧心之事。老汉今年六十八岁，膝下无儿，只生一女，名叫巧娘，今年一十九岁，尚未许配人家，老汉爱如掌上明珠。现在我女被妖精迷住了，病的不成样子。听我女儿说，这个妖精是女妖。我贴告白，打算请能人把妖捉了，情愿谢银五百两。但是总请不到人，故我时刻为此事发愁。”雷鸣一听，说：“这件事不要紧，我师父会捉妖的。”金老文说：“尊驾的师父是

哪一位？”雷鸣说：“我师父是灵隐寺济公。我也会捉妖。”老丈说：“尊驾捉妖，是跟谁学的？”雷鸣说：“我跟江西信州龙虎山铁冠老道张天师学的。”老员外一听，心中甚为喜悦，说：“雷法官既会捉妖，回头求你老人家辛苦辛苦罢。只要把我女儿救了，我老汉必有一份人心。”雷鸣说：“不要紧，回头我们上后面给你捉妖去。”老丈立刻吩咐家人送信，叫姑娘搬出去，让三位到姑娘屋中去捉妖。

家人答应，少时回来说，姑娘搬出去了。老丈这才让着三个人来至后面，是北房三间。三人来到屋中一瞧，东里间屋中，是姑娘的卧室。屋中有一阵香粉扑鼻。老丈退回前面去。杨明说：“雷二弟，你疯了。”雷鸣说：“没疯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没疯，你怎说会捉妖？”雷鸣说：“不要紧，我见这个老丈太吝啬，我一说会捉妖，你瞧他又添出许多鸡鸭鱼肉。先且饱餐一顿再说。妖精来了，你我上房再走。”杨明说：“那如何使得。”雷鸣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在屋里等着。妖精不来便罢，他要来了，就拿刀砍他，管他什么妖精。”杨明说：“也好，只要胆子正正的。凡事人心一正，百邪远离，邪不能侵正。圣人云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也许你我的正气，把邪赶走。”雷鸣说：“对。人有十年旺，神鬼不敢傍。”陈亮说：“对。我在门后头拿刀等着。”雷鸣说：“我在帐子里一躺，”装作姑娘。”杨明说：“我总担心，我就在外间屋里坐着罢。雷鸣说：“杨大哥，你上西里间睡去罢，你不用管。”杨明就在西里间坐着，也不敢睡。三个人等来等去，天有二鼓以后，就听一阵风响。再一听，外面有脚步声音，似乎木头的响。说：“贤妹，你睡了，我特意来找你谈话。”妖精进了属说：“哟，生人味，什么人敢在这屋里？”雷鸣一听，要伸手拉刀捉妖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五回

### 三英雄避雨金家庄 猛豪杰正气惊妖女

话说雷鸣、陈亮听外面说生人味，雷鸣也不答话，拉出刀来。只见帘子一起，是一个女子，刚要往里进去。雷鸣说：“什么东西。”抡刀就是一刀。只见一道火光，妖精竟自逃走。这一刀当真砍着了。只见地下有血，有黄毛，也瞧不出是狼毛是狐狸毛。雷鸣这里一嚷，老员外早有预备。同家人点灯了，过来一瞧，见地下有血有黄毛，也不知是什么妖精。书中交代，这个妖精，乃是黄鼠狼，有一千二百年的道行。前济公传，有济公九渡黄鼠女，就是这个黄鼠狼。它仍然不改，今天被雷鸣砍了一刀。这一逃走，逃到立空山，去拜立空和尚为师。到下文书里，有五云老祖摆群妖五云阵，它也在其内，以报今天一刀之仇，跟济公作对。这三个人总算是济公的徒弟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金老员外见雷鸣把妖精赶走，果然地下有血迹，当时谢过雷鸣。大众说着话，天光大亮。金员外拿出二百银子送给雷鸣，雷明不肯要。老丈执意相送，不收不行。这三个人无法，把银子收了。三个人分着，各带六十余两这才告辞，出了金家庄。雷鸣说：“大哥、三弟，你瞧这倒不错，白吃白喝，一个人白得六十多两银子。”杨明说：“往后你再别办这宗险事。倘若妖精青脸红发，就许把你吃了。你有什么能为，这也是济公他

老人家暗中保护的。”说着话往前走。

相离常山县不远，眼前道旁有一道士岗，有几棵树，陈亮说：“大哥、二哥，头里慢走，我要出恭。”杨明、雷鸣点头答应。陈亮来到土岗下，蹲下出恭。焉想到后面来了一人，身高八尺，黑脸膛，头挽牛心发髻。穿著青布单砍肩，青中衣，鞮鞋。手提钢刀，由陈亮身背后限定陈亮就是一刀。陈亮正在出恭，瞧见了，又不能站起来。身子往前一趴，抬腿照贼人就是一腿，把贼人踢了一溜滚。陈亮这才赶过去，把贼人按住，陈亮说：“你这厮，好生大胆，这幸亏是我，你真不睁眼。”这贼人口中直央求说：“大太爷饶命。”陈亮说：“你大概久惯为贼，必有案，你姓什么？哪里人？老实说，我便饶你不死。”贼人说：“我是镇江府丹阳县人。”陈亮一听，他说是丹阳县人，这音也像。陈亮一想是乡亲，可就有意不杀他。陈亮说：“你是丹阳县人，姓什么？在什么村住？”贼人说：“我在陈家堡住。”陈亮一听，心说：“他在陈家堡住，我怎不认识？”又问贼人姓什么，在陈家堡哪边住，贼人说：“我在陈家堡十字街路北，我姓陈，叫陈亮，外号叫圣手白猿。”陈亮一听，气往上冲，照定贼人，就是一个嘴巴。

杨明、雷鸣尚未走远，也跑回来。杨明说：“老三，怎么回事？”陈亮说：“我蹲着出恭，他由背后把刀砍我，被我拿住。这还不算，大哥问问他姓什么？”杨明说：“你姓什么？”贼人说：“我姓陈，叫陈亮，外号叫圣手白狼。”雷鸣扑哧一笑说：“你小子冒充名姓，当着陈亮，你还叫陈亮。”贼人“呀”了一声说：“我可是瞎了眼。我可是丹阳人，我不姓陈，我姓宋，叫宋八仙。只因我知道有一位陈三爷是英雄，我故此充他老人家的名姓。你们二位贵姓？”杨明说：“我叫杨明，他叫雷鸣。”贼人一听，说：“你就是威镇八方杨大爷，

你就是风里云烟雷二爷么，我可是瞎了眼了。三位饶了我罢。”杨明说：“我给你几两银子，你做个小本经营，别做贼人了。”陈亮说：“大哥，别胡闹了，亮清字把瓢给摘了就得了。”贼人说：“求求三位爷饶命罢。三位上哪去？”杨明说：“上马家湖。”贼人说：“是了本会，风字万水多鱼旺，葦天汪钻越马肘局密，急付流扯活，对不对？”他说的这是江湖黑话。本会是本村，风字万是姓马，水多鱼旺是银子多。葦天汪钻越马肘局密，是晚上跳墙偷银子。他只当这三个人上马家湖做买卖去。雷鸣一听，说：“这是谁教给你的这些话？”踢了贼人一脚说：“你滚罢。”贼人立起来，竟自逃走。只今天雷鸣、陈亮跟那贼人一为仇，下文书大闹丹阳县，陈家堡双雄搭救陈玉梅，几乎雷鸣、陈亮死在宋八仙之手，那就是贼人报今日之仇。这话休提。

且说三位英雄放走了贼人，这才够奔马家湖来。到马家湖天光尚早。一打听马大官人，是人人皆知。说在十字街路北大门，门口有“方孝廉正义重乡里”的匾。三个人问明白，来到十字街一瞧，果然不错。上前叩门，由里面出来一位管家。有三十多岁，很透和气，说：“三位找谁？”杨明说：“我等奉济公之命，前来送信。找马大官人马俊面交。”管家说：“是。三位在此少候，我到里面通禀一声。”转身往里就奔。

马俊正同铁面天王郑雄在书房谈话，听家人到常山县买东西回来说，常山县狱里收着一个贼，叫蓬头鬼恠芳。夜晚去了有几百个江洋大盗，劫牢反狱，把贼人救走，砍死门军，持刀押颈，要钥匙出东门逃走。马俊说：“郑大哥，你我晚上把兵刃须备好，恐其贼人记恨前仇，来找你我报仇。”郑雄说：“不要紧，你我夜里留神就是了。”正说着话，家人进来回话，说：“回大官人，现在外面来了三个，说是灵隐寺济公派来投

书信于大官人，要面交的。”马俊说：“你到外面问问，是济公特派哪三位来送信，还是顺便带来的，还是济公花钱雇他们来呢？问明白进来真我知道。”管家点头答应。马俊为什么这样问呢？原来马俊乃是世路通达的人。要是济公花钱雇的人，必须多给赏钱。要是托人顺便带来的，也另有一番的恭敬。要是济公特地派来的，必须亲自迎接。故此叫家人问明白了。

管家到外面说：“我家大官人叫我问问三位，是顺便带来的信，还是济公特叫三位为此事而来，还是济公花钱雇三位来的？”杨明说：“是济公特派我三人前来下书，有要紧事情。”管家立刻回到里面说：“回禀大官人，这三位是济公特派来的。”马俊同郑雄，赶紧往外相迎。

来到外面一看，见杨明头戴宝蓝缎壮士巾，宝蓝缎大氅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鼻如梁柱，四字方海口，一部黑胡须，飘洒胸前，一表非俗。见雷明是红胡子蓝靛脸，壮士打扮，精神百倍。陈亮是穿白爱素，也是壮士打扮，俊品人物。管家用手一指，说：“我家大官人迎出来了。”杨明一看，见马俊头戴粉绫缎武生巾，双垂灯龙走穗，垂头珠在两肩头飘摆，双飘乡带上乡三蓝花朵。身穿翠蓝色窄领瘦袖箭袖袍，周身走金线，掏金边，腰系丝驾带，套五环，佩玉佩，单衬衫，薄底靴子，闪被一件西湖色英雄大氅，上绣大团花朵。三十以外的年岁，淡黄的脸膛，两道粗眉，一双虎目，准头丰满，未长髭须。后面跟着一人，身高八尺，穿黑褂，皂黑脸膛，粗眉大眼，虎背熊腰。马俊先举手抱拳说：“三位虎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。”杨明三个人，也答礼相还。马俊指手往里让，三个人往里够奔。进了二道门内一瞧，是北房明三暗五，东西各有配房。家人一打北上房帘子，众人来到里面。马俊让杨明上座，雷鸣、陈亮也落座，马俊主位相陪，家人进上茶来，马俊说：

“未领教三位尊姓。”杨明说：“我姓杨，名明。”雷鸣、陈亮也各通名姓。马俊说：“久仰，久仰！三位由哪里来？”杨明说：“我等在古天山凌霄观遇见济公禅师，特派我三个人来给马兄台送信。”说着话，把书信掏出来。一看，上面画着一个酒坛子，钉着七个帽子，这是济公的花样，马俊打开书信一看，立时吓的颜色改变。

不知上写何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六回

### 奉师命投书马家湖 赛专诸见字防贼盗

话说白脸专诸马俊，打开书信一看，立刻颜色改变。铁面大王朔雄就问：“贤弟什么事？缘何这般景况。”马俊说：“了不得了。兄长你看看，这是八句揭语。”郑雄接过一看，上写的是：

为救行人秉义侠，惹起是非乱如麻。群贼大众齐聚会，各逞强霸入官衙。前来劫牢反过狱，今夜难免到汝家。马俊若不速防备，全家老幼被贼杀。

郑雄看罢说：“济公他老人家，未卜先知。贤弟你打算怎么样呢？”马俊说：“这件事，可不大好办。”郑雄说：“杨兄长，素常你们三位，做何生理？”杨明说：“我们在外面保镖为业。未领教专驾贵姓？”马俊说：“真是，我也忘了，这是我拜兄，他姓郑名雄，名号人称铁面天王。”杨明说：“久仰久仰。”马俊说：“杨兄长，你们三位既是保镖，我今天有一事奉求。”杨明说：“什么事？”马俊说：“你看济公这封信，我前者得罪绿林的贼人，今天贼人要来杀我满门家眷。我这里人单势孤，求三位可以拔刀相助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杨明接信一看，心中明白。自己忖度了半天，说：“马大官人，这

件事我可不敢从命，又不知是哪路的贼人。要是玉山县的一路人，我要出头，许我一拦就完了。倘若西川路的贼人，不但我管不了，他等认准了我，且要跟我为仇。”马俊一听，说：“我久闻杨兄长是慷慨人。挥金如土，仗义疏财，在外面行侠仗义，剪恶安良，故此今天才敢直言奉恳。不然，你我今天才算初会，也不敢求兄长分神。”杨明说：“在下也不敢侠义自居，无非是常常爱管闲事。你我彼此一见如故。既是马大官人不嫌，我可从命。但有一节，晚上你叫人预备照锅烟子，我等把本来面目遮住，倘有认得的人，丢不下脸来动手。”马俊说：“是。那倒好办。你我商量商量，怎么预备。”杨明说：“你家里可有多少家人？”马俊说：“我家里连长工佃户打杂到更夫都算在内，共有百余人。”杨明说：“好。你都把他们叫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当时马俊叫家人去把家众齐集。杨明一见，沉去幼弱，除去老者，先得六十人，都是年少力壮的。杨明向众人说：“你们大官人得罪了绿林人，今天晚上有群贼来明火执仗，你等可愿意齐心协力，护庇你家主人？”众家人同声一口说：“我等情愿跟贼人一死相拼。”杨明一听，知道马俊平日待人宽厚，才能大众凤心。杨明说：“你等把内宅收拾出来，叫夫人、老太太、小姐俱搬出空房去，不要点灯。后院有多少房？”马俊说：“后院也是四合房。”杨明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等各执兵刃，在南屋里藏着，点上灯，把门扣上，听外面我一喊嚷，你等各执兵刃齐出。不用你等拿贼，只仗你等助威。”家人各自点头答应。杨明说：“马大官人，你同郑爷在北上房收拾好了，把兵刃预备在手底下等候。我三个在东配房屋里，西配房锁上。”马俊一听杨明调度有方，心中甚是佩服。立刻叫家人安置。当时吩咐摆酒，大众吃喝完毕，天已掌灯。马俊这才带领杨明

众人，来到内宅。众家人皆在南屋里，马俊同郑雄在北屋里，收拾落座，把兵刃放在手底下。杨明、雷鸣、陈亮都用锅烟子把脸抹了，在东配房屋中一坐，开着门，往外瞧着。

等有二更以后，忽见由房上蹿下一个人来。头上是透风马尾，身上穿三叉通口寸帕夜行衣，周身骨钮寸绊，胸前罗汉股丝缘，双拉蝴蝶扣，皂缎子兜裆律裤，蓝缎袜子，打花绷腿。倒袖千层底，鱼鳞鞮鞋，手中拿着一口刀。跳下来东张西望，见东配房开着门，贼人迈步就要上台阶。杨明抖手一镖，正打在贼人嘴里，雷鸣赶出来一刀，就把贼人杀了，也不知贼人是谁。刚把这个贼一杀，就听见北房上有人说话：“了不得，咱们合字给人把瓢摘了。”贼人说：“好马俊，你敢跟我们绿林中作对，今天将你家中刀刀斩尽，剑剑诛绝。合字上。”只一句话，北房上也是人，南房上也是人，东西房上也是人。众贼人往下就跳。有一个贼人，叫双刀无敌李泰，过来就奔东房。东房杨明看见，这才一声喊嚷：“好贼，竟敢明火执仗。”跳出房外。到院内一看，四角房上贼人不少。雷鸣、陈亮二人，也出来站在院中。只见过来一个人，名叫李泰，一摆双刀，照杨明一刹。杨明、雷鸣、陈亮三人香炉脚脊背。杨明见李泰把刀一刹，杨明一闪身，使了个拔草寻蛇，竟把贼人杀死。旁边又过来一个贼人，叫铜臂猿李祥。这个贼，很有名的，看见李泰一死，摆刀照杨明劈头就砍。杨明真是手急眼快，海底捞月，用刀往上一迎，贼人把刀刚往回一撤，杨明一偏膀子，照贼人脖颈就砍。贼人缩颈藏头，大闪身刚一躲开，杨明跟进身一腿，踢在贼人腰上，贼人翻身倒栽。杨明赶过来一刀，将贼人结果了性命。

杨明一连杀了三个。忽从对面又来了一个，也是一身夜行衣。杨明一看，黑脸膛，是夜行鬼郭顺。杨明一想：“是郭贤

弟，不可跟他动手。既有他在内，我赶紧把他调出去，问他为什么跟群贼来打群架，我可以给说告说合。”想罢，杨明一捏嘴，一声胡哨，这是凤凰岭如意村的暗号，果然贼人也一捏嘴，一声胡哨。杨明头里走，贼人跟着也出来，来到村外。杨明说：“对面是夜行鬼郭贤弟么？现在愚兄杨明在此。”书中交代，杨明错认了人，这个贼不是郭顺，乃是白莲秀士恽飞。他拿锅烟子抹的脸，故此是黑脸膛。恽飞一听是杨明叫郭贤弟，贼人一想：“了不得，这是杨明，我要动手，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要一跑，他必拿刀砍我。莫若我先下手的为强。”想罢，掏出囊沙迷魂袋，照定杨明一捺。杨明闻见一股异香，说：“恽飞。”这句话也没说完，翻身栽倒。贼人哈哈一笑说：“杨明，你就是这等的英雄，待我结果你性命。”忽听后面有人嚷：“合字，这个交给我杀。”恽飞说：“何必你。”赶上去提刀就剁，只听扑哧一响，红光崩现，鲜血直流。这个时节，就听树林内有人说话：“哎呀，好快呀，给杀了，阿弥陀佛。”来者乃是济公禅师。

书中交代，济公从何处而来？只因和尚跳下河去洗虱子，说常山县见。柴、杜二位班头又恨又气，连夜够奔常山县而来。天有已正。二班头到了十字街只见路西酒铺门口，站了一个人，身高八尺，黑脸膛，头戴鹦翎帽，青布靠衫，皮挺带，青布快靴，有两个人扶着。柴头说：“杜贤弟，你看这个班头好样子。”这位班头是小玄坛周瑞。前者追拿华云龙，被杨明打了一石子，当时就吐了口血。罗镰忙把周瑞扶到家去。燕南飞周熊一瞧就急了，说：“我这大的年纪，只有一子。罗镰你到衙门去给他告假。”罗镰去后，焉想到老爷不信，说：“我这地方，丢了这样大案，他要告假，我要瞧瞧他是真是假。”罗镰无法，到家里叫家人扶着周瑞，来到衙门。周瑞一见老爷，叩头说：

“下役追贼，被贼党拿石子打了，现在大口吐血。”老爷一验，果真被伤了。周瑞一连又吐了几口血，老爷这才赏了二十两银子，赏了十天假，叫他调理。有人扶周瑞出了衙门。走在十字街酒店门口周瑞要歇歇，有许多朋友同他说话。忽见酒店内出来一人，头上粉绫缎六瓣壮士帽，粉绫缎箭袖袍，手中拿着包裹。三十多岁，白脸膛。周瑞一看是华云龙，赶忙说：“伙计们快拿，他是华云龙。”这人微然一笑说：“你拿谁呀，你养病罢。”贼人往北就走，柴元禄、杜振英听的明白，一看果然是华云龙。当时二位班头，拉出铁尺，要捉拿华云龙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七回

### 杨明助友战群贼 恽飞智捉镇八方

话说小玄坛周瑞，正在小酒店门口，站着歇歇。有许多的朋友，都问他怎么病了。周瑞说：“我只因捉拿乾坤盗鼠华云龙，被贼人的余党，用石子暗中伤了我，打的吐了血。”众朋友一个个都说：“慢慢养着，别受累了。”周瑞这人，最好交友，平素的朋友最多，常山县认得周瑞的不少。正在说话，忽见酒店内出来一人，正是华云龙。周瑞赶忙说：“伙计快拿，别叫华云龙跑了。”柴元禄、杜振英一看，果然是华云龙。二位班头过去截住说：“朋友，你别走了，这场官司你打了罢。我叫柴元禄，他叫杜振英，我二人由临安出来，被霜带露，所为拿你。你在临安，做了多少案。”杜振英说：“华云龙，你还叫我们费事么？你跟我们走罢。”贼人一瞧二班头，微然一笑说：“你二位是奉命拿华云龙的原办？”柴头说：“不错。”贼人说：“我可是华云龙。你们二位，就这么一说要拿我，我倒愿意跟你走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不答应。”柴元禄说：“你的朋友在哪里？”贼人说：“远在千里，近在目前。”说着话，把刀拉出来。柴元禄说：“好贼人，你敢拒捕么？”贼人说：“我看看你两个人，有什么能为。你要赢得我手中这口刀，我就跟你去打官司。”柴、杜二人说：“好。你我比并比并。”伸手拉出铁尺，照贼人楼头就打。贼人摆刀相迎。柴、

杜见贼人这口刀上下翻飞。门路精通，只二人拿不了。柴头心说：“这贼人果然武艺高强，怪不得在临安做案杀人，盗了玉镯凤冠。今天要不是我两个人，就死在贼人之手。”柴元禄心中暗恨和尚，早也不分手，偏巧这个时候分了手，就遇见华云龙动了手。柴元禄说：“杜头，你瞧和尚可恨不可恨，这时节他也不来了。”杜振英说：“济公此时来了可不好。”

这两人话未说完，只听半空中说：“我来了。我下不去，要摔死。”柴头一瞧，见济公在药铺的冲天招牌上站着，也不知道怎么上去的。大众都抬头说：“了不得，和尚要摔死。”书中交代，济公打哪里来？原来济公在五仙山凌霄观，给陆通、孔贵医了病，叫这两人走了。然后来找华云龙。到了东跨院，见屋中病了一个老道刘妙通。济公给他把病治好，叫刘妙通看庙，和尚这才来到常山县。一到十字街，见柴、杜二班头，正眼贼人动手。和尚一使验法，上了冲天招牌。柴头说：“师父快下来拿贼。”和尚在上面说：“我也不要命了，我就往下跳。”大众都说：“和尚定要摔死了。”焉想到和尚往下一落，脚离地还有二尺。大众说：“这个和尚真怪。”柴头一瞧说：“师父快念咒拿贼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把咒脑袋忘了。”贼人此时一援兵刃，打算要逃命，正往房上一蹿。和尚说：“我的咒又想起来。俺赦令赫。”贼人脚刚落到房檐上，仿佛有人揪住贼人脊背，把贼人按住，扔下房来，正掉在小玄坛周瑞的面前。周瑞过去，将贼人按住。

柴、杜一瞧，暗恨和尚：“这样的好差事，单叫病人拿住。有心过去就锁，又怕人家不答应。二位班头这才上前说：“朋友辛苦，我叫柴元禄，他叫杜振英，我二人是临安太守衙门的马快。奉堂谕捉拿华云龙，你把贼人赏我锁了罢。”小玄坛周瑞，真是宽宏大量，并不争竞。说：“二位，你们领罢。”

柴元禄这才抖铁链，把贼人锁上。和尚说：“你们两个人大喜呀，拿了华云龙，回去一销差，得一千二百银赏格。”柴头说：“师父不喜吗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二位大喜，这一拿着华云龙，回去得一千二百银子赏。”柴头说：“师父你不喜吗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二位大喜呀。”和尚一连说了五遍。柴头说：“师父走罢，别说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先到衙门去，我还要出恭。”二班头押解贼人，来到常山县衙门。

往里一回禀，知县立刻坐堂。柴、杜二人带贼人来到公堂，柴头给知县请安说：“下役柴元禄给老爷行礼。”杜头也报名请安。柴元禄说：“回禀老爷，下役在临安太守衙门充马快，现奉太守谕，出来捉拿临安盗玉镯、凤冠之贼乾坤盗鼠华云龙。今在本地面已把贼人拿住，前来回禀老爷。”知县冯老爷说：“你可有海捕公文？”柴头说：“有。”立刻把公文递上去。知县一看不错，这才问道：“下面贼人可是华云龙？”贼人说：“我姓华，叫华云龙。”老爷问：“你叫什么外号？”贼人说：“我叫乾坤盗鼠。”知县说：“你在临安做的什么案？”贼人说：“我在尼姑庵因奸不允，杀死少妇，砍伤老尼。在泰山楼因口角，伤人命。在秦相府盗玉铜、凤冠。粉壁墙题诗。都是我做。”知县说：“你题的什么诗？”贼人说：“题的是藏头诗，头一个字是乾坤盗鼠华云龙偷。”知县说：“你在我地面南门外抢当铺，明火执仗。东门外路劫，杀伤人命。在我衙门劫牢反狱，抢去蓬头鬼恹芳，拐去七股差事，这大概有你呀。”贼人说：“我并没在这本地做案。这些事，我一概不知。”老爷一听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大概抄手问事，你不肯应。拉下去，给我打。”贼人说：“老爷。我一个人有几条命案，已然把临安城所做的事情，都招出来，我也是死罪。这本地我并没做案，你要叫我承认，那可不行。老爷，你打算叫我一个人承

认起来，省得你地面上背案，你打算保住你的纱帽，对不对？你要叫我给你打一妥案，你说明白，那也可行。”老爷一听，气得须眉皆竖，说：“你这厮，必是个惯贼。我不打你，你是不肯直招的。”

老爷正要打贼人，这时节，只见由外面脚步踉跄，济公禅师赶到。柴元禄一瞧说：“回禀老爷，济公来了。”知县站起身来迎接。一瞧，和尚后面带了一个人，两眼发直，直奔公堂而来。书中交代，济公由十字街跟二位班头分手之后，和尚随后也够奔常山县而来。正走到衙门口，和尚抬头一看，见衙门对过有一座酒铺，是“一条龙”，和尚一看，有一股怨气，直冲霄汉。和尚一掀帘子进去，见柜里坐着一人，有四十多岁，一脸的横肉，长得凶眉恶眼。和尚说：“掌柜的，借枝笔墨使使。”掌柜的说：“做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喝酒，借笔写字。”掌柜的把笔递给和尚。和尚在手心写了几个字，写完了旁边坐下，要好酒两壶，一碟菜。旁边有人说：“今天济公长老在十字街拿贼，你没瞧见么？”那人说：“没瞧见。”这个说：“我瞧见了。和尚身高一丈，头如麦斗，赤红脸，穿著黄袍，手拿一百零八颗念珠，真是罗汉的样子。”他人又说：“你别胡说了，济额僧是酒醉疯颠，一脸油泥，破僧衣，短袖缺领，头发很长才是呢。”用手一指，说：“就跟这位和尚仿佛。”那人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这个说：“我跟济颠有交情。”和尚答了话说：“你认识他？何时认识的？”那人说：“去年春天，我在临安见过，一同吃过饭。”和尚说：“去年春天，你不是在镇江府做买卖吗？”这人一想：“怪呀，你怎么知道我在镇江府做买卖？”问他说：“和尚，你怎么知道我在镇江府呢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在镇江见过你。”

正说着话，外面有人吆喝：“好肥狗，谁要买？”和尚一

看说：“卖狗的，你这条狗，要多少钱？”那人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大师父要留下甚好。我们家里三个人，我母亲病的甚利害。家内实在当也当尽了，卖也卖完了，就剩这一条狗了。你要留下甚好，实给一吊钱望，你只当行好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。”这人说：“九百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。”这人说：“八百你留下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。”卖狗的思想：“好容易有个主顾了，也罢，算七百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。”这个人没法，说：“六百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。”旁边有人瞧不过，说：“大师父，你到底多少钱才要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还一个价，你可别恼。”那人说：“不恼。”和尚说：“给你五吊钱。”旁有人说：“和尚是个疯子。”那卖狗的说：“卖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既卖了，掌柜的给五吊钱罢。”掌柜说：“我凭什么给五吊钱？”和尚一扬手说：“你瞧，就凭这个。”掌柜的一瞧，吓的连忙说：“我给五吊。”

不知所因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八回

### 董士元欺心求圣僧 孔烈女被逼投古井

话说济公一扬手说：“就凭这个要五吊钱。”掌柜的一瞧和尚的手心，吓的颜色改变，忙说：“我给五吊钱。”立即拿出五吊钱来，交给和尚。大众也不知是怎么样事。和尚说：“卖狗的，你把狗放开，我听它叫唤一声，就把五吊钱给你。”卖狗的说：“一放开就跑了，它还是跑回我家去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跑了算我的。”那人就把狗放开，狗竟自跑去了。和尚就把银子给了卖狗的，卖狗的拿了走了。

掌柜的说：“大师父，我这件事，你可别说，咱们两个人尽在不言中，我给你买菜去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买去罢。”掌柜的立刻买了许多菜来，给和尚喝酒。和尚说：“这场官司我要不跟你打，屈死的冤魂，也不答应。”和尚手一指往外走。掌柜的两眼发直，就跟着和尚，出了“一条龙”酒馆，一直来到常山县大堂。知县站起来说：“圣僧佛驾光临，弟子失迎，望乞恕罪。圣僧请坐。圣僧带来这个人，是做什么的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派人先把这个人看起来，少时再问。”老爷立刻吩咐：“把这人看起来。”手下官人答应。和尚说：“老柴、老杜，二位大喜呀，拿住华云龙，只一到临安，得一千二百银子赏。大喜，大喜。”柴元禄、杜振英说：“师父不喜吗？”和尚说：“贼人你姓什么？”贼人说：“我叫华云龙。”和尚大笑说：

“你姓华，有什么便宜？”

说着话，和尚过去把贼人的衣裳一剥，和尚说：“你们来看，这就是他的外号。”柴、杜二人一瞧，贼人背脊上，有洋钱大小九个疤痕。和尚这一做，贼人说：“罢了，和尚你既认得我，我不姓华了。”老爷说：“你到底姓什么？”，贼人说：“我姓孙，叫孙伯虎。外号叫九朵梅花。我在恶虎山玉皇庙里住着。我是西川人。玉皇庙里，有西川绿林人在那里啸聚。南门外抢万兴当，明火执仗，是蓬头鬼恽芳率领，有桃花浪子韩秀，有白莲秀士恽飞，双手分云吴多少，低头看物有得横，恨地无环李猛，低头看塔陈清，造月蓬程智远，西路虎贺东风，跳涧虎陈达，白花蛇杨春连，一共三十一个人。那天抢的东门外路劫，是我同无形太岁马金川，我二人做的。前者只因蓬头鬼恽芳被官人拿来，他兄弟白莲秀士恽飞撒绿林帖，传绿林箭，请了绿林的朋友，来劫牢反狱，共七十三个人，来把恽芳救走。拐走了七股差事，砍死门军。大众一同出的东门，把恽芳救回去。他的腿被夹棍夹坏了，他说：“常山县的老爷是他的仇人，马家湖的白脸专诸是他的仇人，今天众绿林的朋友，到马俊家去，杀他的满门家眷。我跟恽芳是拜兄弟，他派我来杀官盗印，没想到被官人拿住。华云龙他也没在玉皇庙跟这些人在一起，我可认识他。我打算替华云龙打一受案。没想到和尚认识他。这是以往真情实话。”老爷吩咐把贼人钉镣入狱，官人答应，将贼人带下去。

柴头、杜头此时气大了。和尚说：“你两个不必着急，早晚我必给你二人把贼捉住。”知县这才问道：“圣僧，方才带来那个人，是怎么一段事故？”和尚一扬手说：“老爷你看。”知县一看，方才明白，立刻吩咐把那人带过来。书中交代，这个酒铺掌柜的，姓董名叫士元。当初这座“一条龙”酒店的

东家，姓孔，行四，跟董士元乃是拜兄弟，患难相交的朋友。董士元就是孤身一人。孔氏家中，有妻子周氏，跟前有一儿一女。董士元帮着孔四照料买卖。后来孔四身染重病，病至垂危之际，就把董士元叫了家去。孔四说：“董贤弟，你我弟兄如手如足。现在我不久于人世了。我一死，你嫂嫂带着侄男侄女度日，无倚无靠。我这酒店，就交给你照管。我死了之后，别叫你嫂子冻饿着。能把孩子养大成人，接了我孔氏门中的香火。我就死在九泉之下，也甘心瞑目。”董士元说：“兄长，你养病罢，不必担忧。倘兄长要有不测，嫂子侄男侄女我必然照应。”说话之后，果然孔四呜呼哀哉了。董士元帮着办理丧事，将孔四埋葬，“一条龙”酒铺，就归董士元承管。他时常给周氏家中去送钱。周氏的女儿，名叫小鸾，年长十七岁，尚未许配人家，长得十分美貌。

董士元本是酒色之徒，自孔四死后，他就打算要占姑娘，时刻惦念在心。这天周氏带着孩儿上姥姥家去，家内留下姑娘看家。董士元知道，买了许多的东西，到周氏家去。见家中就是姑娘一个人。董士元说出无理之话，伸手拉姑娘，意欲求奸。焉想到姑娘乃是贝烈女。见董士元一拉，姑娘急了，往后院就跑。后院有一口井，是浇花井，姑娘就跳下井去。董士元跑回铺子，故作不知。周氏晚上回到家中，不见了女儿。各处找寻，并无踪迹。直到三天，见井里姑娘死尸漂上。周氏想着，必是姑娘浇花打水，失脚坠落井内。并不知是董士元因好不允，逼死姑娘，立刻把尸捞起，给董士元送信。董士元帮着买棺材，把姑娘理了。他以为这件事人不知、鬼不觉。焉想到今天跟他要五吊钱的和尚，手中写的是“强奸逼死孔小鸾”，故此董士元忙给五吊钱。他打算给和尚几个钱，就把这件事瞒过。焉想到和尚用验法，把他带到衙门。

老爷一瞧和尚的手心，方才明白。立刻把惊堂一拍，老爷说：“你这厮好大胆量，因何强奸逼死孔小鸾？快实说来。不然，本县要重办你。”董士元这时明白过来，一瞧到了公堂。自己一想：“我这件事没人知道，这可怪了。”想罢，说：“老爷在上，小人叫董士元。我是买卖人，并不认识谁叫孔小鸾。”和尚说：“这厮好大胆量，你还不肯承认！屈死的冤魂，已然在我眼前告了你。老爷用大刑拷打，他就认了。”老爷立刻吩咐：“用夹棍夹起来问。”官人就把董士元夹起来。董士元实在疼痛难禁，这才说：“老爷不必动刑，小人愿招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招。”董士元就把同孔四交友，孔四托妻寄子，因姑娘美貌，他谋奸不从，跳井自尽，从头至尾一说。老爷说：“你这东西，真是无伦无礼，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。”立刻吩咐：“先将他钉镣入狱，候把尸亲传来对质，再照例定罪。”

老爷退堂说：“请圣僧书房里坐，本县还有事相商。来人摆酒伺候。”手下人答应，知县说：“圣僧，今天晚上，有群贼夜入马家湖。倘若杀伤人命在我地上，本县也要担忧。圣僧可有什么高见？”和尚说：“这例小事，喝酒是大事。”柴头、杜头此时气得傻了。和尚说：“二位大喜。”柴头说：“不是华云龙，喜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二人不必着急，回头我带别人去拿华云龙，把贼拿来交给你两个人，论功受赏，好不好？你二人在这衙门等着，我和尚绝不说瞎话。老爷，你派小立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镰选二十名快手伺候。少时叫他等跟我和尚到马家湖拿贼。”知县点头，立刻传谕。小玄坛周瑞一听派差上来，回禀说：“下役已然蒙老爷赏假，现在大口吐血，不能跟济公出去办案，求老爷派罗镰一人去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周瑞，你吐血愿意好还是愿意死？”周瑞说：“愿意好。谁肯愿意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给你一块药吃。试试看”周瑞说：“好。”

和尚立时给了一块药。周瑞吃下去，少时间气血化开，当时觉着好了。连说：“好药，好药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好了，同罗镰带二十名快手，在书房外伺候。每人要一根白鹅翎，听我说走就走。”周瑞答应。家人说：“酒菜齐了。”知县请和尚来到书房，和尚说：“老爷，这个酒我不喝。”知县说：“圣僧要喝什么酒？可以吩咐。”和尚说：“先把菜都拿下去。上一样菜，叫手下人叫嚷：‘老爷同圣僧在书房喝酒。’”大众答话，伺候端菜。我和尚要听热热闹闹的。”老爷说：“是。”来人先把菜撤下去。上一个菜。大众说一遍，家人又把菜撤下去。往里端一样，说：“老爷同圣僧在书房喝酒，你等端菜上来。”大众答应说：“是。”和尚这才落座喝酒。

酒过三巡，和尚说：“老爷，我变个戏法你瞧瞧。我要做玉女临凡。”用手一指，下来几个美女。弹唱歌舞。和尚又说：“我要变平地抓鬼。”说着话，和尚伸手往桌底下一抓，抓出一个贼人来，倒把老爷吓的目瞪口呆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九回

### 常山县柴杜拿贼犯 马家湖济公救杨明

话说济公说变戏法，平地抓鬼。一伸手，抓出一个贼人来。和尚说：“老爷你瞧，抓出鬼来了。”老爷立刻吩咐手下人，将贼人捆上。老爷一问，贼人说：“我叫无形太岁马金川，前来杀官盗印。”原是蓬头鬼挥芳派九朵梅花孙怕虎，无形太岁马金川两个人，一个杀官，一个盗印。马金川受过异人的传授，他有十二道隐身符。按着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十二个时辰贴在脑袋上，谁也看不见他。今天贼人来，听家人说，老爷同济公在书房喝酒，贼人就奔书房来了。又听见济公说要变玉女临凡，贼人要瞧着学学戏法，他迈步进了书房。别人都瞧不见有人进来，和尚可瞧见了。贼人刚往桌底下要钻，和尚一伸手，把他那道符揭下来。大众这才瞧见，把贼人捆上。老书问明白，把贼人钉镣入狱。

和尚吃了个酒足饭饱，站起身来说：“周瑞、罗镰你等跟我走。”众班头跟着出了衙门，一直奔马家湖。和尚叫周瑞附耳说，如此如此，周瑞点头。来到马家湖村口，正听见说，现在杨明在此。白莲秀士恽飞，用囊沙迷魂袋把杨明打倒。后面有人说：“合字。这个交给我。”恽飞说：“何必你，我杀罢。”赶上前噗味一声，红光崩见，鲜血直流，人头落地。和尚说：“好快。杀了么？”可是杨明并没有杀死，乃是白莲秀士恽

飞被小玄坛周瑞杀了。浑飞听后面说：“合字。这个交给我。”恇飞回头瞧了一瞧，见周瑞鬓边有白鹅翎，故此贼人没留神。今天来的这一群贼，都是白鹅翎为记。焉想到济公也叫周瑞等插上白鹅翎，这叫鱼目混珠。有这么两句话：浑浊不分鲢共鲤，水清才见两股鱼。小玄坛周瑞把恇飞杀了。

和尚过来一瞧，杨明躺着，人事不知。和尚叫周瑞找了一碗水来，捏了一块药，给杨明灌下去。当时杨明醒过来。抓起来一瞧，说：“原来师父来了。可了不得了，群贼来到马家湖，明火执仗，这个乱大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到马俊家去瞧瞧，乱子还大。”杨明赶紧复返回来，蹿房超脊，来到里面一瞧，只见群贼升殿，雷鸣、陈亮、郑雄、马俊，俱被贼人插上。

书中交代，杨明走后，马俊等四个人，跟贼人动手。群贼之中，也有能人。内中有皂托头彭振，万花僧徐恒，这两个人在暗中瞧着，先没下来。要瞧着马俊家内有能人，这两个就下不来了。要没有能人，再下来动手。暗中一瞧，就是这四个人来往动手。众贼人拿刀把南屋里堵住，众家人都没敢出来。皂托头彭振、万花僧徐恒瞧明白。二人下来一施展邪术，把四个人拿住。群贼把北上房屋中点上灯，群贼大家落座。桃花浪子韩秀一瞧，说：“这两个人，拿锅烟子抹着脸，必是熟人。拿水来给洗洗。”

正说着话，外面杨明一声叫喊：“好贼人，真乃大胆。今有威镇八方杨明在此。”众贼人一听大乱。本来杨明的名头高大，故此群贼一乱，皂托头彭振说：“众位别乱，都有我呢。看我略施小术，保管来一个，拿一个。来两个，拿两下。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群贼出来一瞧，见济公一溜歪斜，脚步仓皇，口念“阿弥陀佛。善哉善哉”。皂托头彭振，万花僧徐恒，也不吹牛了。他两个人先自逃生。群贼都知道济公在铁佛寺法斗

铁佛，神通广大。大众焉敢动手，群贼全往房上蹿。济公用手一指，口念“唵赦令赫”。用定神法定了十六个贼人。杨明这才同济公到屋中把马俊、郑雄、雷鸣、陈亮放开。马俊立刻给济公行礼。和尚说：“不用行礼，你们先把这些贼人杀了，不杀也是后患。留几个别杀，我是带着常山县的班头，留几个活口，交到常山县去完案。”杨朗众人，这才拿刀把贼人杀了十三名，留下三个贼人没有杀。一问这三个人，叫桃花浪子韩秀，粉蝴蝶杨志，燕尾子张七。问明白了，把三个贼人捆上，和尚说：“马俊，你给我找一条好扁担，拿两根绳子。”马俊说：“做什么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去办案去。把这三个贼人交给常山县两位班头小去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镰。天亮解到常山县去。”马俊立时叫家人找了一条山榆木的扁担，两条绳子，交给济公。

和尚拿着，出了马家湖村口一直往北。离马家湖八里地，有个镇店，叫八里铺。和尚扛着扁担，来到八里铺，天刚太阳出来。八里铺这里有个闹市口。怎么叫闹市口呢？皆因早晨有几个卖力气的，都在这里会齐。可不许外人来卖力气，都是本地的自己人，在这里担着肩着。和尚到闹市口，把扁担一放，往地就一蹲，也不言语。旁边这些卖力气的就问：“大师父，你是做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卖力气担肩的。”这人说：“你要挑担上别处去，我们这里不许外人在这里卖力气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在这里卖力气，司里有帖，府里有牌，县里有告示？”这人说：“没有。”和尚说：“既没有，许你们卖力气，不许我卖力气？我偏在这里定了。”那人就说：“你们不用理他，大概这和和尚是半疯。”这个说：“和尚，你在这里罢，我不管好不好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叫我在哪里，我偏不在哪里，我走了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瞧，是半疯不是？”

和尚往前走了不远，一瞧路西有一座大酒馆。和尚迈步

进去，就跑到后堂。走堂的心里说：“这个穷和尚，他也到这个大饭馆里来。一个菜，三百二、二百四。一顿饭，总共好几吊钱，自己换换衣服岂不好？”见和尚坐下，把扁担一放。跑堂的一瞧，这条扁担倒不错，山榆木的，值二两银子。心里说：“和尚吃完了饭要没钱，留他这条扁担也好。”想罢跑堂的说：“大师父来了，要什么酒菜？”和尚说：“你瞧着办罢。”跑堂的说：“你吃东西，怎么我瞧着办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不是要留我这条扁担么？你瞧值多少钱，给我多少钱的酒菜。好不好？”伙计说：“没有，我不要扁担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别瞧我穿的破，包子有肉，不在招上。好主顾，不赊不欠，给现钱，是你们的财神爷。”跑堂的说：“是是。大师父要菜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煎炒烹炸，给我配四个菜来。两壶人参露。”跑堂的说：“人参露可卖一吊二百钱一壶。”和尚说二“不多。我们那地方，都卖两百吊一壶，这还便宜一半呢。我今天得多喝两壶。”跑堂的说：“是是。”立刻给和尚把酒菜拿来。

和尚正在自斟自饮，忽听外面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声音洪亮，帝板一起，进来两个脱头和尚，乃是皂托头彭振，万花僧徐恒。这两个贼人，由马家湖逃走。先往北跑，一走山弯走迷了，又往南跑。跑走半夜，天亮来到八里铺。两个人要喝酒息歇。刚一进来，瞧见济公，吓的惊魂失措，就要跑。济公用手一指，把两个贼人定住。济公过去，就打彭振嘴巴，说：“好东西，我两座庙，二十顷地的银子，叫你二人拐走了。今天咱们是一场官司。”济公给每人打了十个嘴巴，众人瞧着说：“这两个和尚，怎么这个穷和尚打他，也不言语？”那人说：“想必他们是没理。”和尚由彭振兜囊里，掏出十几两银子，由徐恒兜中，掏出有四十余两，和尚说：“这是偷的我的银子，还没花完呢。”

和尚拿银子给酒饭帐。把这两个人一捆，用扁担一挑。大家也没人敢问。和尚挑着出了酒店，街市上瞧着都觉新闻。说：“一个穷和尚，挑着两个和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济公说：“你们不开眼，这是我庙里搬家。”和尚挑着到了闹市口。众卖力气的说：“你们瞧，和尚揽了买卖。”正说着，和尚来至切近。众人瞧着，挑了两个和尚，大众纳闷。济公伸手把银子掏出来说：“你们瞧，他雇我挑到马家湖，给了五十两。你们谁去，一个人我给一两银子，挑到马家湖。”大众一听说：“去，我们八个人，四个人倒换，两人抬一个。”和尚说：“就是。”大众拍起来往前走。刚到马家湖村口，就听那边有人喊：“好老道，你敢把我们差事杀了，济公快来。”和尚抬头一看，是一个老道，手执宝剑。

罗汉爷这才起奔上前，要跟老道斗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回

### 济公火烧孟清元 贼道智激灵猿化

话说济公雇人搭着皂托头彭振，万花僧徐恒，刚来到马家湖村口。只听对面有人嚷：“好，老道，你敢劫杀差事。济公快来。”和尚一看，乃是一个老道，截住小玄坛周瑞一千众人。书中交代，济公夜内由马家湖走后，小百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镰带领二十个伙计，一见马俊，马俊说：“二位班头，现有济公的吩咐，这里三个贼，叫你们二位等候天亮，把贼人押回衙门，请老爷前来验尸。还叫你们等他老人家回来你们再走。”周瑞、罗镰点头答应。等到天亮，有常山县衙门的二爷，骑着马，来到马俊家来打听。原来知县不放心，一夜未见周瑞等回衙门，又不知出了多少人命，总算是常山县的地面。故此老爷派管家，到马俊家来打听。管家一见周瑞，周瑞就把夜内杀贼的话一说。管家说：“周头，你们快回去罢、老爷甚不放心，叫我来访问。你等回去，老爷就放了心了。”周瑞说：“也好，我先押解贼人回去。”马俊说：“周头，你赶紧请老爷来验尸。”周瑞说：“是。”立刻雇了一辆车，把三个贼人搁在车上。大众班头衙役，押解着出了马俊家中。

正走到马家湖村口，只见对面来了一个老道。被敌头发，身穿蓝缎道袍，白袜云鞋，手中提着宝剑，长得凶眉恶目，一部刚髯。老道口念无量佛，把车辆截住，说：“你们是做什么

的？”周瑞说：“我们是常山县的官人，在马家湖拿着的明火贼犯，往衙门解。”老道说：“我瞧瞧拿住的贼。”周瑞说：“老道，你瞧什么？你是哪的？”老道说：“山人姓孟，叫清元。”这个老道，原是华清风的二师弟。他在二狼山三清观修行。只因前者，有古天山凌霄观内的两个小道童，逃到二狼山去，提说他师父被济颠和尚烧跑，不知生死存亡。孟清元一听，说：“好，哪时我见着济颠和尚，我有周天烈火剑，活活要把济颠烧死，必要给我兄报仇。”今天他上山砍木头。有几个做活的，是马家湖的居民，到二狼山去做活，丢开闲话，说道：“老道，昨天晚上，我们马家湖热闹了，白脸专诸马俊马大官人家中，闹明火执仗，闹的甚凶，听说都是济公和尚杀了。”这个说是无心，老道却是有意。孟清元一听济颠和尚到马家湖来了，“我去找他，给我师兄报仇。”老道把发髻披散，带了宝剑下山。老道走到马家湖村口，碰见周瑞众人，押解差事。老道说：“我要瞧瞧。”这三个贼人，都认得老道。桃花浪子韩秀说：“孟道爷救我罢。”杨志说：“孟道爷救我罢。”张七说：“孟道爷救我罢。”孟清元一听，说：“你三个人待我有什么好处，我救你们？”老道跟杨志素常不对，孟清元说：“杨志，你也有今日。”杨志一听说：“老道，你少称雄，我大老爷不怕死。打受了国法王章，再有二十年，我又二十多岁。你少说便宜话，趁此滚开，不然，我可骂你。”老道一听，气往上冲，拉出宝剑竟将杨志杀了。周瑞一瞧说：“老道你好大胆量！这是明火执仗的要犯，你敢给杀了。伙计们，把他锁上。”众人正奔老道，老道用手一一指说：“前来送死。”用定神法把众人全部定住。

周瑞正在着急叫喊，只见济公来了，周瑞喊道：“济公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来了。”和尚用手一指，把众人的定神法撤

了。叫周瑞把彭振、徐恒搁在车上，一并解到衙门去。给了挑担的八两银子。和尚过来说：“孟老道，你认得我不认得？”老道说：“你是谁？”济公说：“我是灵隐寺济颠。”孟清元一听说：“我想是怎么个济颠！项长三头，肩生六臂，原来是一个丐僧。今天你休想逃命。”和尚说：“孟老道，你不服，咱们两个人到无人之处去说道。”说：“好。”立刻同着和尚，来到山口以外。和尚说：“杂毛老道，你打算怎么样？”孟清元说：“好济颠，你把我师侄张妙兴烧死。你又把我师侄姜天瑞置死。你把我师兄华清风烧走，不知生死。我特要找你报仇。今天你要认罪服输，跪倒给我磕头，叫我三声祖师父，我饶你不死。如要不然，当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和尚哈哈大笑说：“杂毛老道，你这厮不知奉公守分，无故前来找我，你跪倒给我磕头，叫我祖宗爷，我也不能饶你。”老道一听，气往上撞，摆宝剑照定和尚劈头就刹。和尚滴溜走到老道身后，拧了老道一把。老道一转身，和尚又捏了老道一把。和尚围着老道直转，掏一把，拧一把，掏一把，抓一把。老道真急了，往旁一跳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当时三昧真火，平地一起，连山坡柴草都着了，一片火扑奔和尚而来。和尚口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咪吽。唵敕令赫。”用手一指，这片火光直奔老道，立刻胡子也着了，头发也烧了，衣裳也着了。老道急忙驾趁脚风逃走。眨眼衣裳都烧没了，赤身露体。

老道见前面一个石洞，打算要躲避躲避。刚来到石洞口，只见里面有一个赤身露体的老道，正是华清风。孟清元一瞧说：“师兄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”华清风说：“我被济颠和尚烧的。师弟你打哪来，为何这个样子？”孟清元说：“也是被那济颠烧的。”华清风说：“好济颠和尚，我跟他势不两立。”孟清元说：“你我不是他的对手，咱们老道，还有比你我强的。

咱们三清教要算谁？”华清风说：“头一位就是万松山云霞观紫霞真人李涵陵。第二就是天台上清宫东方太悦老仙翁昆仑子。第三就是八卦山坎离真人鲁修真。第四就是梅花山梅花岭梅花真人灵猿化。”孟清元说：“咱们找梅花真人去，求他老人家，给我们报仇。”华清风说：“赤身露体，怎么去得？”

正说着话，只见由对面来了一个老道。挑着扁担，上面有两个包裹，青布道冠，蓝布道袍，白袜云鞋，面如古月，三绺黑胡须。华清风一看，不是外人，正是他三师弟尚清云。这个老道，可不像他们，乃是正务参修，到处访过学仙。华清风连忙说：“师弟快来。”尚清云一看，说：“二位师兄，因何这般光景？”华清风说：“我二人被济颠和尚烧了，跟我二人为仇做对。”尚清云一听说：“济颠和尚，他乃是好人，普救众生。大概必是二位师兄的不是。”华清风一听，勃然大怒说：“你是我师弟，你不说给我报仇，反倒说我不好。我非得跟济公一死相拼，找他报仇不可。”尚清云说：“二位师兄，找济颠，我也不管。不找，我也不管。我给二位师兄留两身衣裳就是了。”说着话，打开包裹，留了两身衣服，立刻告辞。尚清云挑起扁担往前就走。信口说道：

红尘白浪两茫茫，忍辱柔和是妙方。  
到处随缘延岁月，终身安分度时光。  
休将自己心田昧，莫把他人过失扬。  
谨慎应酬无懊悔，耐烦作事好商量。  
从来硬弩弦先断，未见钢刀身已伤。  
惹事尽从闲口舌，招殃多为热心肠。  
是非不必争你我，彼此何须论短长。  
吃些亏处原无害，让几分时也不妨。

春日才逢杨柳绿，秋风又见菊花黄。  
荣华总是三更梦，富贵还同九月霜。  
人为贪财身先死，蚕因夺食今早亡。  
一副养生平胃散，三分顺气太和汤。  
休斗胜来莫逞强，百年溷事戏文场。  
离合悲欢朝朝乐，好丑媸妍日日忙。  
行客戏房花鼓懈，不知何处是家乡。

尚清云唱着山歌，竟自去了。他唱这段歌，所为劝解华清风二人。焉知道他二人恶习不改，痴迷不悟，当时穿上衣衫，驾起趁脚风，要到梅花山梅花岭找梅花真人灵猿化，跟济公为仇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零一回 施佛法智捉蓬头鬼 仗妖术炼剑害妇人

话说华清风、孟清元见尚清云走后，两个人把衣裳穿好，立刻驾起趁脚风，够奔梅花山而来。来到洞外一看，有两个童子在那里把守洞门。华清风说：“童子，祖师可在洞内？”童子说：“现在洞内。”华清风二人立刻往里走。一瞧里面有一云床，梅花真人灵猿化在上面打坐。头戴鹅黄道冠，赤红脸，一部白髯。华清风、孟清元跪倒行礼。说：“祖师爷在上，弟子华清风、孟清元给祖师爷叩头。”梅花真人一翻二目，口念：“无量佛，你两个人来此何干？”华清风说：“我二人来求祖师大发慈悲，替三清教报仇。世上出了一个济颠和尚，兴三宝，灭三清。他跟我二人为仇，无故把徒弟张妙兴烧死，又把我徒弟姜天瑞逼死，把我二人用火烧的这个样子。他说咱们三清教里没人，都是技毛带角脊，背朝天，横骨叉心，不是四造所生，要灭三清教。实在可恶已极。求祖师爷大发慈悲，一来替我二人报仇，二则把济颠除了，也给三清教转转脸。”灵猿化一听说：“你两个孽障，必是前来搬弄是非，无故济颠焉能跟你等做对？必是你二人招惹了济颠。”华清风说：“祖师爷，你老人家倒不信，实是济颠和尚无故欺辱三清教的人。”灵猿化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两个人下山，见了济颠，你们跟他说，不用跟我们做对。叫他来见我，我将他结果了性命。我不能下

山去找他去。”华清风说：“就是。师弟你我去找济额去。”说着话，二人出来。

刚出一洞门，只见济公彳亍彳亍，脚步仓皇，直奔梅花洞而来。和尚说：“我来找你们的老道来了，叫他出来我瞧瞧。”华清风一见，赶紧就喊：“祖师爷快出来，济颠来了。”灵猿化立刻由洞里出来。抬头一看，见和尚头上并无金光白气，褴褛不堪，原来是一乞丐。老道说：“济颠僧，我且问你，你为何烧死张妙兴，逼死姜天瑞，跟华清风二人为仇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也不必说，皆因他等行凶作恶，早就该刚之有余。你什么样的老道，要跟我老人家怎么样？”灵猿化说：“看你有多大能为。”立时老道一撒肚子，一张嘴，喷出一道黄光。和尚哎呀一声，翻身栽倒，当时气绝身亡。灵猿化一瞧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华清风，你二人无故拨弄是非，他乃是凡夫俗子，叫我作这个孽。一来不要紧，万松山紫霞真人李涵陵，九松山灵空长老长眉罗汉来查山，必不答应我。”老道颇为后悔。

原来这个老道不是人，乃是猿猴。在山中修炼多年，化去横骨，口吐人言。李涵陵同灵空长老，是十年一查山，他必要预备鲜桃美酒，给李涵陵、灵空任者喝。他是一片恭敬之心，后来他要认李涵陵为师，李涵陵说：“不行，我们老道修行都是人，焉能收你猿猴？”他苦苦哀求。李涵陵无法，说：“我赐你一姓，姓灵罢。”灵空长老说：“我赐你一个名字，叫猿化。”故此他才叫灵猿化。平时他永不下山，在山中采草配成丹药，出去普救四方。倒是正务参修，打算要成其正果，也跟李涵陵炼了些能为。今天把济公喷倒，自己倒也懊悔起来，怕将来李涵陵不答应。

华清风见和尚躺下，他乐了，说：“祖师爷把宝剑给我，我杀他。”孟清元说：“我杀他。”灵猿化说：“不能叫你等

杀他，我这就作了孽了。我将他置倒，非我给他丹药吃，不能起来。一天不给他药吃躺一天，两天不给他药吃躺两天，永不给他药吃，他就得在这里躺死。”这句话还未说完，和尚一翻身爬起来了，灵猿化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和尚，我没给你药吃，你怎么起来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再躺下，等你给我药吃。我倒有心给你做个脸，等你给我药吃再起来，无奈地下太凉。你也不认得我和尚是谁，我给你瞧瞧。”说着话，和尚用手一摸天灵盖，口念：“唵敕令赫。”灵猿化再一瞧，和尚身高丈六，头如巴斗，面如蟹壳，身穿直缀，赤着两条腿，光着两只脚，穿的草鞋，是一位活知觉罗汉。吓得猿化跑进洞去，将洞门一闭，不敢出来。和尚也不去赶他。那华清风、华清元吓的掉头就跑。和尚也不追他。一直往东够奔恶虎山。

和尚来到玉皇庙内，蓬头鬼恠芳正在盼想无形太岁马金川、九朵梅花孙伯虎杀官盗印，还不回来。众人到马家湖去，杀马俊的满门家眷，也不见回来。天光不早了，自己正在着急之际，和尚由外进来说：“合字。”恠芳一瞧，是个穷和尚，不认识。恠芳说：“什么叫合字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也是线上的人。”恠芳说：“我不懂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这可不对。你不认得我了？你兄弟白莲秀士恠飞，撒绿林帖，传绿林箭，请我们来的。那一天劫牢反狱，有我由常山县把你救出来，我还背了你二里多路，你怎么忘了？”恠芳一听，说：“我可实在眼钝。那天黑夜景况，人也太多，我实没瞧出来。你叫什么呀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叫要命鬼呀。”恠芳说：“你是要命鬼，你是哪路的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东路的。”恠芳说：“我怎么没听见说过，你们头儿是谁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们头儿是阎王爷。”恠芳说：“我也不认得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不认得，我领你去见见。昨日晚上，无形太岁马金川，把印也盗了。九朵梅花孙怕虎，把知

县也杀了。我们大众到马家湖把马俊全家老幼都杀了。大众都得了金银细软，大众商量着要回西川。你兄弟白莲秀土恠飞想起来说，庙里还有我们大爷等着我们，谁去背他来？大家都不愿意来。你兄弟就叫我说，要命鬼，你去到恶虎山玉皇庙内，把我哥哥背来，咱们一同回西川。故此我这才来。他们大众都在半路等着呢，你快跟我走罢。”恠芳信以为真，就说：“要命鬼，你背的动我么？”和尚说：“背的动。你别瞧着我身材矮小，我有气力。”立刻和尚背起恠芳，下了恶虎山，一直够奔常山县。恠芳说：“要命鬼，你往哪里走？那是常山县。要碰见官兵，你我二人就没命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不是，你错认了。”说着话，来到常山县衙门口。恠芳说：“要命鬼，你怎么背我上常山县衙门哪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背你上衙门上哪里去，你舍了命罢。”恠芳一听说：“好，你是我的要命鬼呀。”和尚说：“对了。”说着话，来到公堂。老爷正审问桃花浪子韩秀，燕尾子张七，皂托头彭振，万花僧徐恒。老爷见济公来了，赶紧说：“圣僧请坐。”和尚把恠芳放下落座。周瑞说：“圣僧方才同那老道士上哪里去了？”和尚就把方才之事述说一遍。老爷这才说：“恠芳你也有今日。你们劫牢反狱，共多少人？”恠芳说：“老爷要问，我也不知道。劫牢反狱，也不是我要他们劫的。”老爷又问韩秀众人，到马家湖去明火执仗共多少人？韩秀众人俱皆招认。

老爷吩咐将他等全行针镣收牢。一面给济公道谢行礼。这时，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老道，两眼发直，直奔公堂。周瑞一瞧说：“回老爷，这个老道，方才劫差杀杨志就是他。”老爷吩咐：“把他锁上带过来。”老爷一拍惊堂木说：“你这道人叫什么？”孟清元此时明白过来，即然到了公堂。方才由梅花山逃走，心中一迷，也不知怎么来到衙门。老道一齐俱皆招认。

老爷也吩咐一并入狱。柴头过来说：“圣僧，临安太守行礼求你，秦相作揖打恭求你，你老人家带我们出来拿华云龙。今天也拿，明天也拿。龙游县那个样的为难案，你伸手就办。这常山县这么大事也办了，倒是华云龙还拿不着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二人不必着急，跟我走，去拿去。要拿不着，你二人就拿我，好不好？”柴头说：“拿你做什么？”和尚立刻告辞。知县说：“圣僧，住几天再走。”和尚说：“不用。省得他二人着急。我带他们拿华云龙去。”这才带领二位班头，出了常山县。往前正走。刚走到山里，只见眼前树林子中，杨明、雷鸣、陈亮在地上躺着。华清风正要拿宝剑杀这三个人，和尚赶到。

不知何故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零二回

### 杨雷陈仗义杀妖道 十里庄雷击华清风

话说济公带领二位班头，正走到山内。只见华清风手举宝剑，要杀杨明、雷鸣、陈亮。书中交代，华清风由梅花山逃走，自己一想，非要把济公杀了不可。他打算要炼子母阴魂剑，能斩罗汉的金光。要拣子母阴魂剑，须得把怀男胎的妇人开膛取子母血，抹在宝剑上，用符咒一催，就可以炼成了。华清风自己想罢，一施展妖术，弄了点银子。买了个药箱，买了些丸散膏丹，打算到各乡村庄里以治病为名，好找怀男胎的妇人。华清风拿着药箱，走在一座村庄。只见有两个老太太在那里说话。这位说：“刘大娘，吃了饭了。”这位说：“吃了。陈大姑，你吃了。”这位说：“吃了。”两位老太太，一位姓刘，一位姓陈。这位刘太太说：“大姑你瞧，方才过去的，那不是王二的媳妇么？”陈老太太说：“是呀。”刘老太太说：“不是王二他们两口子不和美呀，怎么他媳妇又给他送饭去？”陈老太太说：“刘大娘你不知道，现在王二的媳妇有了身孕，快生养了，王二也喜欢了。他自己种两项稻田，他媳妇给送饭去。现在和美了。”华清风一听，那妇人怀着孕，赶紧往前走。追到村头一瞧，那妇人果然怀的是男路。

书中交代，怎么瞧的出来是男是女呢？俗语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用心人。要是怀胎的妇人印堂发亮，走路先迈左脚，必是

男胎。要是印堂发暗，走路先迈右脚，必是女服。华清风看明白了，赶过去一打稽首，口念：“无量佛。这位大娘子，我看你脸上气色发暗，主于家宅夫妇不和。”娘子们最信服这个，立刻站住说：“道爷你会相面么？真瞧的对，可不是我们夫妇不和么。道爷你瞧，有什么破解没有？你要能给破解好了，我必谢你。”华清风说：“你把你的生日八字告诉我，我给你破解。”这妇人说：“我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生人。”华清风听得明白，照定妇人头顶，就是一掌，妇人就迷糊了。老道一架妇人的胳膊，带着就走。村庄里有人瞧见说：“可了不得，老道不是好人，要把王二的妻子拐去了。咱们赶紧聚人把老道拿住，活埋了。”

一聚人，老道驾着趁脚风，早不见了。华清风来到山内找了一棵树，把这妇人缚上，由兜囊把应用的东西拿出来。刚要炼剑，把妇人开膛。只见由那边来了三个人。正是威镇八方杨明同雷鸣、陈亮。这三个人在马俊家见事情已完，杨明说：“我该回家了，恐老娘不放心。我出来为找张荣，张荣已死在古天山，我该回去了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大哥咱们一同走。”马俊给三个人道谢。拿出几十两银子，给三个人做盘川。三个人也不好收，回送了银子，告辞出了马家湖。马俊送到外面说：“你我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”彼此拱手而别。

这三个人正往前走，只见老道要谋害妇人。雷鸣是侠肝义胆，口快心直的人。立刻一声喊道：“好杂毛老道，你在这里要害人，待我拿你。”华清风一看说：“好雷鸣，前者饶你不死，今又来多管闲事。这可是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要找寻。待山人来结果你的性命。”雷鸣刚一摆刀刹，老道用手一指，竟把雷鸣定住。陈亮见老道要杀雷鸣，自己急了，说：

“好华清风，我这条命不要了，跟你一死相拼。”摆刀就砍。老道一闪身，用手一指点，也把陈亮定住。杨明一想：“罢了，今天当我三人死在老道之手。”立刻过去一动手，老道又把杨明定住。老道哈哈一笑，刚要动手杀人，就听济公一声叫嚷：“好东西，杂毛老道，你敢要杀我徒弟。”华清风一瞧，吓的魂也没有了，立刻驾起趁脚风，竟自逃走。和尚不再追他，过来救了杨明三人，叫把那妇人放下来。和尚用手一指点，那妇人也明白过来。大众复反出了山口。只见来了许多的乡人，来追老道。和尚说：“老道已被我们打跑了，你们把这妇人送回去罢。”众乡人把妇人带了走。和尚说：“杨明你回家罢。”杨明立刻辞告，竟自去了。

和尚说：“雷鸣、陈亮跟我来。”二人点头，跟着和尚，来到十里庄。这里有一座茶馆，搭着天棚茶座。和尚说：“咱们进去歇息歇息。”众人点头。和尚进了茶馆，不在天棚底下坐，二直来到屋内落座。陈亮说：“师父你看天气甚热，怎么不在外头凉快，在屋里有多热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瞧外头人多，少时都得进来，屋里就坐不下了。”陈亮说：“怎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瞧着。”说完了话，和尚来到后院，恭恭敬敬朝西北磕了三个头。陈亮心里说：“我自从认济公为师，也未见他磕过头。他在庙里也永没烧过香，拜过佛。这是怎么了？”只见和尚磕完了头进来。伙计拿了一壶茶过来，刚吃了两三碗，见云生西北，展眼之际，暴雨下起来了。外面吃茶的人，全跑进屋子里来避雨。只见狂风暴雨，霹雳雷电，闪一个电，跟着一个雷，电光围着屋子不住。内中就有人说：“咱们这里头人谁有亏心事，可趁早说，莫连累了别人。”和尚也自言自语说：“这个年头，真是现世现报，还不劈他，等什么。”旁有一个人吓的颜色更改，赶紧过来给和尚磕头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

给求求罢，原来我父亲有了疯癫，我那天吃醉了，是打了我父亲两个嘴巴。圣僧给我求求，我从此改过自新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准改了，我给你求求，不定行不行。”说着话，和尚一抬头，仿佛望空说话：“我给你求，要不改还要劈你。”这人说：“改。”和尚说：“不但要劈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，谋夺家产的，他把他兄弟撵出去。祖上的遗产，他一个人占住，心地不公，也要劈他。”旁有一人，听了这句话，也过来给和尚磕头说：“圣僧你老人家给我求求罢。我倒不是霸占家产。只因有一个兄弟是傻子，我把他撵出去。只要圣僧给我求求，我把兄弟找回来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给你求着，可说不定雷公爷答应不答应。”

说着话，和尚望空祷告了半天。和尚说：“我给你求明白了，给你三天限，你要不把你兄弟找回去，还是要劈你。”这人说：“我准把兄弟找回来。”和尚说：“随你罢。”大众一听，真是报应循环，了不得。纷纷议论。陈亮说：“师父，像华清风这样为非作恶，怎么这上天就不报应他么？”和尚说：“少时，他就现事现报，叫你瞧瞧。”正说着话，只见由远远来一老道，大概要到茶馆来避雨的样子。正走到茶馆门口，瞧见一道电光，照在老道脸上，跟着一道火光，山崩地裂一声响，老道面朝北跪，竟被雷击了。大众一乱说：“劈了老道了。”一个霹雳，雨过天晴。露出一轮红日，将要西沉。陈亮出来一瞧，认识是华清风，被雷打了，雨也住了。

和尚说：“雷鸣、陈亮，我这里有一封信，一块药。你两个人顺着常山县大道，够奔曲州府。离曲州府五里地，在五里碑东村口外有座庙，庙门口躺着一条大汉。你把我这药给他吃了，把这信给他，叫他照我书信行事。你两个人在道路上可别多管闲事。要一管闲事，可就有大祸。”陈亮说：“咱们在哪

见呀？”和尚说：“大概曲州府见，你们到了曲州府，瞧见什么事，瞧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可别伸手管是管非。要伸手管，可就找不自在。”雷鸣、陈亮听和尚说话半吞半吐，也测不透。两个人拿着书信，别了济公，顺大路行走。

来到常山县北门外，天色已晚。陈亮说：“咱们住店罢。”雷鸣说：“好。”立刻见眼前有一座德源店。二人进去，住的是北上房三间。喝吃完毕，陈亮睡了。觉天气太热，雷鸣出来到院中乘凉。店中都睡了，院里还没凉风。雷鸣一想，高处必有风，立刻蹿上房去，果然凉快。雷鸣正打算要在房上躺躺，忽听有人叫喊：“杀人了！杀人了。”雷鸣一想，必是路劫。立刻带了刀，蹿房超脊，顺着声音找去。找到一所院落，是四合房。见北上房东里间有灯光，在屋中喊叫：“杀人了。”雷鸣蹿下去，湿破纸窗一瞧，气的须发皆竖。伸手拉刀，要多管闲事。焉想到惹出一场横祸非灾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零三回

#### 雷鸣夜探孙家堡 陈亮细问妇人供

话说雷鸣趴窗户一看，只见屋里是顺北墙的一张床，靠东墙是衣箱立柜，地下有八仙桌、椅子、梳头桌，屋中很是齐整。床上躺着一个妇人，有二十多岁，脸上未擦脂粉，穿著蓝布褂裤，窄小官鞋，长得倒是蛾眉杏眼，俊俏无比。地下站定一个二十多岁男子，头挽牛心发髻，赤着背，穿著单坎肩月白中衣。长得一脸横肉，凶眉恶眼。左手按着妇人的华盖穴，右手拿着一把钢刀，口中说：“你就是给我说实话。不说实话，我把你杀了，那便宜你，我一刀一刀把你刮了。”就听那妇人直嚷说：“好二虎，你要欺负我。我这是烧纸引了鬼。我跟你有何冤何仇，你敢来持刀威吓。”雷鸣一听，气往上冲，有心要进去。自己一想：“我别粗卤。老三常说我，要眼尖。我去跟他商量商量，可管则管，不可管别管。”想罢，拧身上房，仍障到店内，来到屋中，一推陈亮。雷鸣说：“老三醒来。”陈亮说：“二哥叫我什么事？”雷鸣说：“我瞧见一件新鲜事。因为天热，我在院中乘凉。院中甚热，我就上房去，可以得风。我刚要躺躺，就听有人叫喊：杀人了，杀人哪！我只打算是路劫，顺着声音找去，找到一所院落。见一个男子拿着刀，按着一个妇人，直叫妇人说。我也不知什么事，我有心进去，怕你说我粗莽。我跟你商量商量，是管好，不管好？”陈亮一听，说：

“二哥。你这就不对。无故上房，叫店里人看见，这算什么事？再说这件事，要不知道，眼不见，心不烦。既知道要不管，心里便不痛快。你我去瞧瞧罢。”

说着话，两个人穿好衣服，一同出来，仍不去惊动店家，拧身上房，蹑房越脊，来到这院中。一听，屋里还喊救人，二人下去。陈亮趴窗户一看，就听有人说：“好二虎，你要欺负死我。我这是烧纸引鬼，你还不撒开我。快救人哪。”那男子说：“你嚷。我就杀了你。”拿刀背照定妇人脸上就砍，一连几下，砍的妇人脸上都血晕了。妇人放声大哭，还嚷救人。陈亮一瞧，不由怒从心上起，气向胆边生。当时说：“二哥跟我来。”二人来到外间屋门一瞧，门开着。二人迈步进去，一掀里间帘子，陈亮说：“朋友请了。为什么半夜三更拿刀动仗？”这男子一回头，吓了一跳。见陈亮是俊品人物，见雷鸣是红胡子蓝靛脸，相貌凶恶。男子立刻把刀放下说：“二位贵姓？”陈亮说：“姓陈。”雷鸣说：“姓雷。”这男子一听说话，俱都是声音洪亮。陈亮说：“我二人原是镇江府人，以保镖为业。由此路去，今天住在德源店。在院中纳凉，听见叫喊杀人救人。我二人只打算是路劫。出来一听，在院中喊叫。我二人自幼练过武艺，故此跳墙进来。朋友，为什么这里拿刀行凶？”这男子说：“原来是二位保嫖的达官。要问，我姓孙，叫孙二虎。我们这村庄叫孙家堡。小村庄倒有八十多家姓孙的，外姓人少。她是我嫂嫂。我兄长白日开药店，我兄长死了三年，她守寡。你们瞧她这大肚子，我就要问她，这大肚子是哪来的。因为这个，她嚷喊起来，惊动了二位达官。”陈亮一听，人家是家务事，这怎么管。陈亮说：“我有两句话奉劝。天子至大，犹不能保其宗族，何况你我平民百姓？尊驾不必这样。依我劝，算了罢。”孙二虎一听说：“好。既是你不叫管，我

走了。你二位在这里罢。”雷鸣一听，这小子说的不像人话。雷鸣说：“你别走，为什么你走，我们在这里？这不象话。”孙二虎看这两人的样子，他也不敢惹。赶紧说：“你我一同走。”

雷鸣、陈亮正要往外走，那妇人说：“二位恩公别走。方才他说的话一字也不对。”陈亮一听诧异，说：“怎么不对？”这妇人说：“小妇人的丈夫，可是姓孙。在世开药铺生理，今年已故世三载。我娘家姓康，我过门时就不认的他。后来才听见说，就是这么一个当家的兄弟，已然出了五服。平素我丈夫在日，他也不常来，只因我烧纸引鬼。我那一日在门前买线，瞧见他，十月的天气，尚未穿棉衣。我就说，孙二虎，你怎么连衣袋都没了？他说，嫂嫂，我肩不能挑担，手不能提篮，分文的进项没有，哪里能置衣裳？我见他所说的好苦，我是一分恻隐之心，把他叫进来。有我丈夫留下的旧衣裳，给了他一包袱，还给他两吊钱。我说叫他做个小本营生。焉想到他后来没钱，就来找我借钱。我也时常周济他。焉想到慈心惹祸，善门难开。一次是人情，两次是例，后来习以为常。他就来劝我改嫁，我把他骂出。今天我的仆妇告了假，他无故拿刀来欺负我。问我肚子大，是哪里来的。我对二位大恩公说，我的肚子大，实在是病，他竟敢胡说。他又不是我亲族兄弟，今天我家里没人，只有一个傻子丫头。我这里嚷，她都不来管。”讲面听得有人答话说：“大奶奶，你叫我怎么管？”说着话进来。陈亮一看，是个丑丫头，一脑袋黄头发，一脸的麻子。两道短眉毛，一双三角眼，蒜头鼻子，雷公嘴，一嘴黄板牙，其脏无比。陈亮说：“孙二兄，你自己各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你我一同走罢。”孙二虎说：“走。”立刻三个人出来，丫头关门。

三个人走到德源店门首，陈亮说：“孙二兄，你进来坐坐。”孙二虎说：“你们二位在这店住，我走了。劳驾，改日道谢。”

”陈亮说：“不必道谢，你回房罢。”孙二虎说：“我还要进城。”陈亮说：“半夜怎么进城？”孙二虎说：“城墙有塌了的地方，可以能走。”说着话竟自去了。雷鸣、陈亮二人，仍不叫门，蹓到里面，到了屋中。陈亮说：“这件事总救了一个人。明天你我可得早走，恐怕有后患。”雷鸣说：“没事。睡罢。”二人安歇。

次日起来，陈亮说：“伙计，我们上曲州府，这是大道不是？”伙计说：“是。”陈亮说：“你赶紧快给我们要酒菜，吃完了，我们还要赶路。”伙计答应。立刻要了酒菜。雷鸣、陈亮吃喝完毕，算还店帐。刚要走，外面来了两个头儿，带着八个伙计，是常山县的官人。来到柜房说：“辛苦。你们这店里，住着姓雷的姓陈的，在哪屋里？”掌柜的说：“在北上房。”官人说：“你们言语一声。”掌柜的说：“雷爷、陈爷，有人找。”雷鸣、陈亮出来，说：“谁找？”官人说：“你们二位姓雷姓陈呀？”陈亮说：“是。”官人说：“你们二位，这场官司打了罢。”陈亮说：“谁把我们告下来？”官人说：“你也不用问，现在老爷有签票，叫我们来传你。有什么话，衙门说去罢。”掌柜的过来说：“众位头爷什么事，跟我说说，都有我呢。这二位现住在我店里，他们有什么事，如同我的事。众位头儿先别带走。”官人说：“那可不行。现在老爷有签票，我们不能做主意。先叫他们二位去过一堂，该了的事，必归你了，你候信罢。雷爷、陈爷跟我们走果。”雷鸣、陈亮也不知什么事。这两个人，本是英雄，岂肯畏刀避刑，怕死贪生。勿论什么事，也不能难买难卖。陈亮说：“掌柜的，你倒不必担心。我二人又不是杀人的凶犯，滚了马的强盗，各处有案。这个连我二人也不知哪儿的事，必是旁人邪火。你只管放心，无论天大的事也不能连累你店家。”掌柜的说：“我倒不是怕连

累。能管的了，焉能袖手旁观。既是二位要去，众位头儿多照应罢。”宜人说：“是了。”雷鸣、陈亮立刻跟着来到衙门。偏巧小宝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镰告了假没在衙门里。官人将雷鸣、陈亮带到，往里一回禀，老爷立刻升堂。这两个上去，给老爷行礼。老爷勃然大怒，说出一席话，把雷鸣、陈亮气得颜色改变。

不知这场官司所因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零四回 孙二虎喊冤告雷陈 常山县义士闹公堂

话说雷鸣、陈亮来到公堂，二人给老爷行礼，老爷说：“你两个人姓什么？哪个姓陈？”二人各自通名。知县说：“雷鸣、陈亮，你两个人跟孙康氏通奸有染，来往有多少日子？现在有孙二虎，把你二人告下来。”雷鸣、陈亮一听，气得面色更改。

书中交代：孙二虎由夜间分手，这小子连夜进城。有人串唆他，用茶碗自己把脑袋拍了，天亮到常山县喊冤，说雷鸣、陈亮眼他嫂子通奸被他撞见。雷鸣、陈亮持刀行凶，拿茶碗把他脑袋砍了，现有伤痕。他在衙门一喊冤，故此老爷出签票，把雷鸣、陈亮传来。老爷一问跟孙康氏通奸有多少日子，陈亮说：“回老爷。小人我是镇江府人，雷鸣是我拜兄。我二人初次来到常山县，昨天才到德源店。只因晚上天热，在院中纳凉。听见有人喊嚷杀了人，救人哪！我二人原在镖行生理，自幼练过飞檐走壁。只当是有路劫，顺着声音找去。声由一所院落出来，我二人印进院中，看，是一个男子拿着刀要砍妇人。我二人进去一劝解，方知是孙二虎要谋害他嫂嫂。我等平日并不认识他，把孙二虎劝了出来。不想他记恨在心。他说我二人同孙康氏有好，老爷想情，我二人昨天才住到德源店。老爷不信，传店家间再说。我等与孙康氏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并不认识。

老爷可把孙康氏传来讯问。再说我们是外乡人，离此地千八百里，昨天才来，怎么能跟孙康氏通好。要在这里住过十天半月，就算有了别情。”

正说着话，老爷早派人把孙康氏传到。原来今天早晨，孙康氏正在啼哭，仆妇回来一问缘由，仆妇说：“大奶奶别哭了，何必跟孙二虎一般见识，他乃无知的人。”正在劝解，外面打门，仆妇出来一看，是两个官媒、两个官人。仆妇问：“找谁？”官媒说：“孙二虎把孙康氏告下了，老爷叫传孙康氏去过堂。”孙康氏一听说：“好，孙二虎他把我告下来了，我正要想告他去。”

当时雇了一乘小轿，带了一个仆妇，来到衙门下了轿，仆妇搀着上堂。知县一看，见孙康氏脸上青黄，就知道她必是男人久不在家，或者是寡妇。做官的讲究聆音察理，鉴貌辨色。孙康氏在堂上一跪。老爷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孙康氏说：“小妇人姓孙，娘家姓康，我丈夫放世三年，小妇人居寡。”老爷说：“现在孙二虎把你告下来，说你私通雷鸣、陈亮，你被他撞见。要说实话。”孙康氏说：“我并不认得姓雷姓陈的。孙二虎他是一个出五眼的本家，也是我烧纸引鬼。”就把已往从前之事，如此如此一说。老爷吩咐，暂把孙二虎、雷鸣、陈亮带下去。老爷说：“现在没有外人，这都是我的公差。你这肚子，是怎么一段情节，你要说实话。本县我要存一分功德，我必定要救你，你到底是胎还是病？”孙康氏说：“回禀老爷，小妇人实在是病。”老爷吩咐立刻把官医找来。

当时手下的官人立把官医找来。老爷吩咐当堂给孙康氏看脉。看看是胎是病。这个官医，本是个二五眼的先生。当时一瞧脉，他回禀老爷：“吾看她是个喜脉。”孙康氏一听，照定官医“呸”碎了一口，说：“你满口胡说。我丈夫已然死了三

年，我居帽守寡，哪里来的胎？你满嘴放屁。”官医一听，说：“混帐，我说你是胎，必定是胎。”老爷说：“孙康氏，我且问你，你跟孙二虎在家辩嘴，为何雷鸣、陈亮来给你们劝架呢？”孙康氏说：“小妇人我也并不认识姓雷姓陈的。皆因孙二虎要杀我，我叫喊救人，姓雷的姓陈的来了。我并不认识。”

“老爷吩咐把雷鸣、陈亮带上来。这两个人上来，老爷说。”雷鸣、陈亮，你二人为何无故半夜三更跳在人家院中去多管闲事？”雷鸣说：“我二人是为好，见死焉有不救之理？”孙康氏说：“可恨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恨什么？”孙康氏说：“可恨这里没有刀。要有刀，我开开膛，叫老爷瞧瞧是胎是病。”雷鸣一听说：“那一妇人，你真有这个胆量开膛，我这里有刀给你开开膛。要是病，必有人给你来报仇。要是胎，那可是你自己明白跟谁通奸的。”说着话，伸手把刀拉出来，往地下一捺。孙康氏就要拈刀。幸旁边官人手急眼快，把刀抢过去。老爷一见，勃然大怒，立刻把惊堂木一拍说：“好雷鸣，你真是胆大妄为，竟敢目无官长，咆哮公堂。在本县公案之前，竟敢亮刀行凶。来人，给我打。”说着话，老爷一抽签。方把签抽出来，只见签上挂着一个纸包。老爷打开一看，勃然变色，呵了一声。立刻点头发笑说：“雷鸣，老爷看你倒是一个直人，极其爽快。来人，快摆一桌酒，本县赏给你二人去吃，少时本县定要替你二人作主。”雷鸣、陈亮谢过老爷，立时下堂，来到配房。有人伺候，把酒席摆上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瞧，了不得，老爷赏你我这席酒，必定有缘故，大概必是稳军计。要拿你我，怕当时拿不了。”雷鸣说：“我全不懂，吃饱了再说。”书中交代：陈亮真猜到了。老爷抽出签来看上面字柬，写的是：

雷鸣陈亮恶贼人，广结天下众绿林。前者劫牢反过狱，原为恁芳系至亲。

老爷看了这个字柬，心中暗想：“好怪，这字柬是哪来的？”当时要拿雷鸣、陈亮，看看手下官兵，没有一个有能为的。故此以怒变喜，赏二人一桌酒席，用稳军计稳住，暗派官人看着两个人。一面赶紧遣人去把小玄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镰找来，可以拿雷鸣、陈亮。老爷越想这四句话来的怪异。又一看雷鸣这口刀，跟马家湖明火执仗贼人拿的刀一样，更觉生疑。知县一想：“把蓬头鬼恽芳提出，叫他认识。他要不认得雷鸣、陈亮，这其中必有缘故。他是认得，必是雷鸣、陈亮跟他等是一党。前者劫牢反狱必有他二人。”其实这件事要真把恽芳提出来，恽芳银玉山县的有仇，他必说认识。贼咬一口，入骨三分。雷鸣、陈亮跳在黄河也洗不清。

凡事该因。老爷正要标监牌，就听外面叫喊：“阴天大老爷，晴天大老爷，我冤枉，冤苦了我了。”老爷正要问外面什么事喧哗，只见济公外面走进来，拉着一位文生，直奔公堂。

书中交代：济公由哪里来呢？和尚由十里庄打发雷鸣、陈亮走后，带领柴、杜二位班头正往前走，只见眼前来了一乘小轿，走的至急。和尚一瞧，说：“哎呀，阿弥陀佛，你说这个事，焉能不管。”说着话，和尚带着二位班头，跟着小轿，进了一座村庄。只见路北大门、小轿抬进去。和尚说：“老柴、老杜，你们两个人在外面等等。”和尚来到大门里说：“辛苦，辛苦。”由房门出来一位管家，说：“大师父，你要化缘别处去罢。你来的不巧，你要头三天来，我们员外还施舍呢。此时我们员外心里顿着呢，僧道无缘，一概不施舍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员外为什么事情，烦你跟我说说。”管家说：“你是出家人，跟你说也无用，你既要问，我告诉你。我们三少奶奶要临盆，现在三天没生养下来，请了多少收生婆都不行。有说保孩子不保大人的，有说保大人不保孩子的。方才刚用轿子把刘

妈妈接来。我员外烦的了不得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回禀你们员外，就说我和尚专会催生。”管家说：“和尚你找打了！谁家叫和尚进产房催生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不明白，我有催生的灵药，吃下去立刻生下。”管家说：“这就是了。我给你回禀一声。”立刻管家进去，一回禀，老员外正在病急乱投医，赶紧吩咐把和尚请进来。管家出去说：“我们员外有请。”和尚跟着来到书房。老员外一瞧，是个穷和尚，立时让坐，说：“圣僧，可能给催生的药。”和尚点了点头，罗汉爷施佛法要搭救第一的善人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零五回 论是非砸毁空心秤 讲因果善度赵德芳

话说济公来到书房。老员外说：“大师父宝刹在哪里？”和尚说：“西湖灵隐寺。上一字道，下一字济，讹言传说济颠僧，就是我。老员外怎么称呼？”老员外说：“我姓赵，名叫德芳。方才听家人说，圣伯有妙药，能治催生即下。圣僧要能给催生下来，我必当重谢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这里有一块药，你拿进去，用阴阳水化开，给产妇吃下去，包管立见功效。”赵德芳把药交给家人拿进去，告诉明白，这里陪着和尚说话。少时，仆妇出来说：“老员外大喜，药吃下去，立刻生产，你得了孙子。”赵德芳一听甚为喜悦，说：“圣僧真是神仙也。”立刻吩咐摆酒。和尚说：“我外面还带着两个跟班的，在门口站着。”老员外一听，赶紧叫家人把柴、杜二位班头让到里面。

家人把酒摆上、众人入座吃酒。赵德芳说：“我有一事不明，要在圣借跟前请教。”和尚说：“什么事？”赵德芳说：“我实不瞒圣僧，当初我是指身为业，耍人出身。瞒心昧己，白手成家，我挣了个家业。去年我六十寿做生日，我有三个儿女、三房儿媳妇，我就把我儿叫到跟前。我说，儿呀，老夫成立家业，就是一根空心种，买人家的，能买十二两算一斤，卖给人家十四两算一斤，秤杆里面有水银。前者我买了几千斤棉花，有一斤多得四两，那卖棉花的客人赔了本钱，加气伤寒

死了，我就心中抱愧。现在我儿女满堂，从此不做亏心事了。当时把这秤杆砸了，我打算改恶向善。焉想到上天无限，把秤砸了，没有一个月，我大儿子死了，大儿媳改嫁他人。事情刚办完，我二儿也死了，二儿媳也往前走了。过了没两个月，我三儿子也死了。我三媳妇怀有孕，尚未改嫁。圣僧你看，这不是修桥补路双瞎眼，杀人放火子孙多，怎么行善倒遭恶报呢？”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你不必乱想。我告诉你，你大儿子原是当初一个卖药材的客人，你算计他死了，他投生你大儿子，来找你要帐，你二子是给你败家来的，你三儿子要给你闯下塌天大祸，你到年老该得饿死。皆因你改恶向善，上天有眼，把你三个败家子收了去。你这是算第一善人，比如寡妇失节，不如老妓从良。”赵德芳一听，如梦方醒，说：“多蒙圣僧指教。现在我得了个孙男，可能成立否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这个孙子，将来能给你光宗耀祖，改换门庭。”赵德芳说：“这就是了，圣僧喝酒罢。”喝完了酒，天色已晚。和尚同柴、杜就住在这里。

次日天光一亮，和尚起来说：“出恭。”由赵宅来到了常山县城内十字街。见路北里有一座门楼，门口站着二十多人，吵吵嚷嚷。和尚说：“众位都在这里做什么呢？”大众说：“我们等瞧病的。这里许先生是名医，一天就瞧二十个门诊，多了不瞧。来早了，才赶得上呢，我们都早来等着上号，先生还没起来。”和尚说：“是了，我去叫他去。”说着话，迈步来到门洞里，和尚就嚷：“瞧病的掌柜的没起来。”管家由门房出来说：“和尚你别胡说。瞧病的哪有掌柜的？”和尚说：“有伙计？”严管家说：“也没伙计，这里有先生。”和尚说：“把先生叫出来，我要瞧病。”正说着话，先生由里面出来。和尚一瞧，这位先生头戴翠蓝色文生巾，身穿翠蓝色文生氅，

腰系丝缘，厚底竹履鞋。这位先生乃是本地的医生，名叫许景魁。今天才起来，听外面喊叫瞧病的掌柜的，故此赶出来。一瞧是个穷和尚。许景魁说：“和尚什么事？”和尚说：“要瞧病。”许先生一想：“给他瞧瞧就完了。”这才走到门房来瞧。来到门房，和尚说：“我浑身酸懒，大腿膀硬。”许先生说：“给你诊诊脉。”和尚一伸大腿。许先生说：“伸过手来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只打算着脉在腿上呢。”这才一伸手。先生说：“诊手腕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诊手脑袋？你诊罢。”许先生诊了半天，说：“和尚你没有病呀。”和尚说：“有病。”许先生说：“我看你六脉平和，没有病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有病。不但我有病，你也有病。你这病，非我治不行。”许先生说：“我有什么病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一肚子阴胎鬼胎。”许先生说：“和尚你满口胡说。”和尚说：“胡说？咱们两个人是一场官司。”说着话，和尚一把把许先生丝缘揪住，就往外拉。

大众拦着说：“什么事打官司？”和尚：“你们别管。”拉了就走，谁也拉不住。和尚力气大，一直拉到常山县。和尚就嚷：“阴天大老爷，晴天大老爷，冤苦了我。”官人正要拦阻，老爷一看是济公，赶紧吩咐把孙康氏等带下去。说：“圣僧请坐。”知县也认识许景魁，他到街门看过病。知县说：“圣僧跟许先生什么事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要问，昨天我住在赵德芳家，我病了。赵员外见我病了，提说请名医许景魁给我瞧。就是他的马钱太贵，一出门要六吊，一到关乡就是二十吊，一过五里地就要二十四吊。我说：我瞧不起，我自己去罢。今天早晨，赵员外给了我五十两银子。我由赵家在自己走了二十里路，才进城到许先生家里去瞧门诊。他就问我有钱没有？我说有银子，我把五十两银子掏出来放在桌上。他把银子揣在怀里，他说我是有银子折受的，把银子给他就没病了。他叫我走。

我要银子，他不给我。因此我揪他来打官司。”知县一听，这也太奇了，说：“许景魁你为何瞞昧圣僧的银子？”许景魁说：“回禀老爷，医生也不致这样无礼。我原本因家务缠绵，起得晚些。刚起来，听外面有人喊。我出来一瞧，是这个和尚。他叫我瞧病，我瞧他没有病。他说我有病，有一肚子明胎鬼胎。他就说我来跟他打官司。我并没见他的银子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可别亏心。你在怀里揣着呢。老爷不信，听他解下丝绦抖抖。”老爷说：“许景魁你怀里有银子。”许景魁说：“没有。”老爷说：“既没有，你抖抖。”许景魁果然把丝绦解下，一抖，掉在地下一个纸团。许景魁正要拈，和尚一伸手拈起来说：“老爷看。”老爷把这纸团打开一看，是个草底子，勾点涂抹，上写是：

雷鸣陈亮恶减人，广结天下众绿林。前者劫牢反过狱，原为恇芳是至亲。

老爷一着说：“许景魁，你这东西哪里来的？”许景魁说：“我拈的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早晨才起来，哪里拈的。”许景魁说：“院里拈的。”老爷说：“怎么这样巧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把孙康氏带上来。”立刻知县叫人带孙康氏。孙康氏一瞧说：“许贤弟，你来了。”许景魁说：“嫂嫂你因何在此？”老爷说：“孙康氏，你怎么认得许先生？”孙康氏说：“回老爷，我丈夫在日开药铺，跟他是拜兄弟。我丈夫病着，也是他瞧的。我丈夫死，有他帮着办理丧事。出殡之后，小妇人向他说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我有事去请你，你不必到我家来，他从此就没来。故此认识。”和尚又说：“把孙二虎带上来。”孙二虎一上堂说：“许大叔，你来了。”老爷说：“孙二虎，他

跟你哥哥是拜兄弟，你何以叫他大叔？”孙二虎说：“不错，先前我同许先生论弟兄。只因我常找许先生借钱，借十吊给十吊，借八千给八千，我不敢同他论兄弟，我叫大叔。”和尚说：“把他们带下去。”立刻都把众人带下去。和尚说：“单把孙二虎带上来。”孙二虎又上来。和尚说：“孙二虎，方才许景魁可都说了，你还不说？老爷把他夹起来。”知县一想：“这倒好，和尚替坐堂。”立刻吩咐把孙二虎一夹。孙二虎说：“老爷不必动刑。许景魁既说了，我也说。”老爷说：“你从实说来。”孙二虎这才从头至尾述了一遍。老爷一听，这才明白。

不知说出何等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零六回

### 找医生鸣冤常山县 断奇案烈妇遇救星

话说孙二虎听说许景魁已然招了，他这才说：“老爷不必动刑，我招了。原本我时常去找许先生借钱。他那一天就说，孙二虎，你是财主。我说，我怎么是财主？他说，你叔伯哥哥死了，你劝你嫂子改嫁，他家里有三万银子家主。她带一万走，分给各族一万，你还得一万呢。你岂不是财主？，凡事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我就向我嫂子一说，我嫂子骂了我一顿。从此不准我再说这话。后来许先生常问我说了未说。我一想，他媳妇死了，他必是要我嫂子，我就冤他。我说，我给你说说。他说是为我发财，他倒不打算要我嫂子。我再说，他说怕我嫂子不愿意。我说，我给你说着瞧。他就答应了。我仗着这件事，常去向他借钱。这天他说，二虎你常跟我借钱，你倒是跟你嫂子说了没有？我说，你死了心罢，我嫂子不嫁人。他说他瞧见我嫂子门前买线肚子大，其中必有缘故。他又说，二虎，我给你一口刀，你去问你嫂子，她这肚子大是怎么一段情节？你嫂子要说私通了人，你把她撵出去，家私岂不是你的？我一想也对。我这才拿刀到我嫂子家去，偏巧仆妇都没在家。我正在问我嫂子，雷鸣、陈亮把我劝出来。我跟许先生一提，他说不要紧。他跟刑房杜先生相好，他叫我把脑袋拍了来喊告。他暗中给托，管保我官司打赢了，把雷鸣、陈亮治了罪。这是已往从

前真情实话。”老爷叫招房先生把供写了，立刻连孙康氏、许景魁一并带上堂来。叫招房先生当了大众一念供，许景魁吓得颜色改变。老爷把惊堂木一拍说：“许景魁，你是念书的人，竟敢谋夺漏妇，调竣人家的家务，你知法犯法，你是认打认罚？”许景魁说：“认打怎么样？认罚怎么样？”老爷说：“认打我要重重的办你。认罚我打你一百戒尺，给你留脸，罚你三千银子，给孙康氏修贞节牌坊。”许景魁说：“医生情愿认罚。”老爷吩咐，立刻打了许景魁一百戒尺，当堂具结，派官人押着去取银子。老爷说：“孙二虎，你这厮无故妄告，持刀行凶，欺辱寡妇，图谋家产。来人！拉下去打四十大板。”照宋朝例，枷号一百日释放。

知县这才说：“圣僧，你看孙康氏这肚子怎么办？”和尚说：“她这肚子是胎。”知县说：“圣僧不要取笑，她是三年的寡妇，哪里有胎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不信，叫她当堂分娩。此胎有些不同。”老爷说：“别在大堂分娩。”和尚给了一块药，派官媒带到空房去生产。官媒带下去，来到空房，把药吃下去，立刻生下了一个血胎，有西瓜大小，血蛋一个。官媒拿到大堂，给老爷瞧。和尚一掩面说：“拿下去。”知县说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此是血胎，乃是气裹血而成。妇人以经血为主，一个月不来为疾经，二个月不来为病经。三个月不来为经闭，七个月不来为干血劳。这宗血胎，也是一个月一长。”老爷这才明白，吩咐把孙康氏送回家去。知县又问：“圣僧，现在雷鸣、陈亮这二人又怎么办。方才在大堂之前，雷鸣咆哮公堂，亮刀行凶，我正提恁芳，正值圣僧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那一天我走时，在签筒底下留了一张字，老爷一看就明白了。”知县挪开签筒一瞧，果然有一张字柬。老爷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的是四句话：

字启太爷细思寻，莫把良民当贼人。马家湖内诛群寇，多亏徒儿杨、雷、陈。

老爷一看，心中明白，说：“原来是圣僧的门徒，本县不知。”立刻先出革条，把刑房杜芳假公济私、贪赃受贿、捏写假字、以害公事，把他革了。这才派人叫雷鸣、陈亮上来。

老爷把刀还给雷鸣，赏给二人十两银子。雷明、陈亮给师父行礼。和尚说：“我叫你们两个人去办事，你二人要多管闲事。”陈亮说：“要不是师父前来搭救，我二人冤枉何以得伸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两个人快走罢。”雷、陈谢过了老爷，辞别和尚，出了衙门。

二人顺前大路往前直走。走到日落西沉，见自前有一座村庄。东西的街道，南北有店有铺户。二人进了一座店，字号“三益”。伙计把两个人让到北上房，打过洗脸水，倒过茶来。二人要酒要菜，吃喝完毕。因日间走路劳乏，宽农解带安歇了。次日早晨起来，雷鸣一看，别的东西不短，就是裤子没有了。雷鸣说：“老三，你把我的裤子藏起来。”陈亮说：“没有。”陈亮一瞧，裤子也没了。陈亮说：“怪呀，我的裤子也没了。”二人起来，围着英雄结坐着。心中一想，有心叫伙计，又不好说把裤子丢了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不用找了。叫伙计给买两条裤子，不拘多少钱。”伙计说：“好，要买裤子倒巧了。早起东跨院有一个客人，拿出两条裤子，叫我给当也可，卖也可，要二十两银子。我没地方卖去，我瞧他有点疯了。”陈亮说：“你拿来我们瞧瞧。”伙计出去，少时拿了两条裤子来。陈亮一瞧，原是他二人的裤子。两个人拿起来就穿上。伙计一瞧，心说：“这两位怎么没裤子？”雷鸣说：“伙计，这个卖裤子的在哪屋里？你带我们瞧瞧去。”伙计点头，带着雷鸣、陈亮

来到东跨院。正到院中，就听屋里有人说话，是南边人的口音，说：“哈呀，混账东西，拿裤子给哪里卖去，还不回来。”伙计说：“就是这屋里。”二人迈步进去一看，见外间屋靠北墙，一张条桌，头前一张八仙桌，旁边有椅子，上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。头戴翠蓝色武生公子巾，双垂烛笼走穗。身穿翠蓝色铜氅，腰系浅绿丝鹞带，薄底靴子。白脸膛，俊品人物，粗眉大眼。雷鸣一着说：“你这东西，跟我们两个人玩笑。”

书中交代：这个人姓柳，名瑞，字春华，绰号人称踏雪无痕。也在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，跟雷鸣、陈亮是拜兄弟。这个人虽系儒雅的相貌，最好诙谐。柳端是由如意村出来，奉杨明的母亲之命，找杨明。他来到这北新庄，住了有几天了。皆因风闻此地有一个恶棍，叫追魂太岁吴坤。柳瑞要访查访查这个恶棍的行为，如果是恶棍，他要给这一方除害。在这店住了好几天，也没访出有什么事。昨天雷鸣、陈亮来，他瞧见，故意要跟雷、陈耍笑。今天雷、陈二人过来，柳瑞这才说：“雷二哥、陈三哥，一向可好？”上前行礼。陈亮说：“柳贤弟，为何在这里住着？”柳瑞说：“我奉杨伯母之命，出来找杨大哥。”陈亮说：“现在杨大哥回去了。我们前天由常山县分手，大概一两天就许到家了。”柳瑞说：“你们三位怎么会遇见？”陈亮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一言难尽。”就把华云龙为非作恶，缥伤三友的事，如此如此一说。说毕，柳瑞一听，咬牙忿恨，说：“好华云龙，真是忘恩负义。杨大哥撒绿林帖，成全他，待他甚厚，他施展这样狠毒之心！我哪时见了，我必要结果他的性命。”陈亮说：“不必提他了。你这上哪去？”柳瑞说：“我听见说此地有个恶霸，我要访访。”陈亮说：“我二人一同出去访去。”

三个人一同来到上房，吃了早饭，一同出去。出了村口，

往前走不远，只见眼前有一人要上吊。口中说：“苍天，苍天，不睁眼的神佛！无耳目的天地！罢了罢了。”陈亮三人一瞧，见一人头戴蓝绸四楞巾，蓝绸子铜鞋，不到四十岁。三个人赶过去，陈亮说：“朋友，为何上吊？看尊驾并非浊人，所因何故？你说说。”那人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生不如死。”三位要问，从头至尾一说。三位英雄一听，气往上冲，要多管闲事。焉想到又勾出一场是非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零七回 雷鸣陈亮双失盗 踏雪无痕访贼人

话说雷鸣、陈亮、柳瑞三个人一问这人为何上吊，这人说：“我姓阎，名叫文华。我乃是丹徒县人。我自幼学而未成，学会了丹青画。只因年岁荒乱，我领妻子曹氏，女儿瑞明，来到这北新庄店中居住，我出去到人家画画度日。那一日走到吴家堡，有一位庄主，叫追魂太岁吴坤，他把我叫进去，问我能画什么。我说，会画山水人物，花木翎毛。他问我会画避火图不会。我说也行。他叫我给他画了几张。他一瞧愿意，问我要多少钱一工，我要一吊钱。他说我明天到店里找你去，次日他就骑着马来了。我店中就是一间房，也无处躲避。他进来就瞧见我妻子女儿。我女儿今年一十七岁，长的有几分姿色。焉想到他这一见，暗怀不良之心。他向我说，叫我开一座画儿铺，他借我二百银子。我一想很好，就在这村里路北，开了一间门面的画铺，字号古芳阁，后面带住家。我就给他画了许多画儿。开张有两个多月，昨天他骑马出来，到我铺子，拿着一匣金首饰，一对金镯子，说寄存在我铺子，回头拿。我想这有何妨？他昨天晚上也没来拿，我把东西锁在柜内，今天早晨，他来取东西，我开柜一瞧，东西没了，钥匙并未动。他立刻反了面，说我昧起来，叫手下人打了我几下，把我妻子女儿抢了去，他说做押帐，拿东西去赎回。不然，不给我。我实不是瞞心昧己，

我又惹不起他，故此我一回想。死了就罢了。”陈亮说：“你别死。你同我们到你家去。我们自有道理。”

阎文华点头，同了三个人来到古芳阁。陈亮说：“你把应带的东西，收拾好了。今天夜里，我去把你妻子女儿抢回来。给你点金银，你逃走行不行？”阎文华说：“三位要能把我家口找回来，我情愿离开此地。”柳瑞说：“你等着三更天见。”三个人复又出来。到吴家堡一看，这所庄院甚大，四面占四里地，墙上有鸡爪钉，周围有护在壕岸，上栽着委杨柳。南庄门大开，里面有几个恶奴。头前有吊桥，后面有角门。三个人探明白了道路，这才回店。

到店里要酒菜，吃完了夜饭，候到天有二鼓，店中都睡了，三个人换好了夜行衣，把白昼的衣服，用包裹包好，斜插式系在腰间，由厦中出来，将门倒带，画了记号，拧身蹿房越脊，出了北新庄三里路，来到吴家堡。到了庄墙下，由兜囊掏出百链套锁扔上去，抓住墙头，揪绳上去。摘了百链套锁，带了兜囊。三个人抬头一看，见这所庄院，真是楼台亭阁，甚是齐整。三个人蹿房越脊，各处哨探。到一所院落，是四合房，北房三间，南房三间，东西各有配房。北上房西里间灯影闪闪，人影摇摇。三个人来到北房，珍珠倒卷来，夜叉探海式，往屋中一看，顺前檐的炕，抗有小桌，点着蜡灯。炕上搁着两包袱衣裳，桌上有金首饰，银首饰，珍珠翡翠首饰。炕上坐着一位妇人，有四十来往的年岁，旁有一个女子，不过十七八岁，长得十分美色。地下有四个仆妇，正然说：“你不要想不开，在你们家里，吃些个粗茶淡饭，穿些个粗布破衣。只要跟我们庄主，岂不享荣华富贵？我们劝你为好，你叫你女儿别哭了，抹点粉，我们庄主为你们不是一天的心机，你要把我们太岁爷招恼了，一阵乱棍，把你母女打死，谁来给你们报仇？莫说你们，就是

这本地人，谁家姑娘媳妇长的好，太岁爷说抢就抢。本家找来，好情好理，还许给几十两银子。要不答应，就是一顿乱棍打死，往后花园子一埋。”这女子说：“我情愿死。活着跟我娘为人，死了一处做鬼。”

雷鸣、陈亮听的明白。一拉柳瑞说：“跟我来。”三个人跳下去，亮出刀冲进屋中。吓得四个仆妇战战兢兢。柳瑞说：“你们谁要嚷，先杀谁。”仆妇说：“大太爷饶命不嚷。”柳瑞把这些细软金银，打了一个包袱，把两个仆妇的嘴堵上，叫这两个坚壮的仆妇，背起她母女来，跟了走。”你们要一嚷就杀。”仆妇只得点头答应。柳瑞说：“二位兄长，在此暗中少候。我先把她母女送回去，少时就来。”雷、陈点头，叫仆妇背了这母女，柳瑞拿着包裹后面跟着。开了后花园子角门，一直来到古芳阁。柳瑞上前叫门，阎文华正在心中盼想，听外面打门，出来一瞧，是柳瑞。柳瑞叫仆妇背进去放下。柳瑞说：“本来要把你们杀了。你两个人已背了一趟，就不杀你了。先把你两个拥上，口堵上，等我回头再放你们。”这才说：“阎文华，你赶紧带你妻子女儿逃命罢。这一包袱是细软金银，我再给你三十两银子，你们快走，我还要回去杀恶霸。”阎文华千恩万谢。柳瑞说：“你也不用谢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他年相见，后有期。”阎文华立刻带领家眷逃走。

柳瑞复返回到吴家堡，找着雷鸣、陈亮。三个人复又哨探，来到一所院落，见北大厅五间，屋中灯光明亮，有八仙椅子，上手坐定一人，头戴青绸四楞巾，身穿大红缎箭袖袍，周身绣三蓝牡丹花，面如油粉，两道黑剑眉，一双环眼，押耳墨毫，一部钢髯，长得凶恶无比，手里拿着一把折扇，这个正是恶棍追魂太岁吴坤。他原先也是西川绿林人，因为发了一件邪财，自己来到这里隐蔽，仍然恶习不改。在外面交络官长，走动衙

门，杀男掠女，无所不为。雷鸣、陈亮、柳瑞，今天在暗中一看，就知是恶棍。就听恶棍那里说：“孩子们，天有什么时光？”家人说：“不到三鼓。”正说着话，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恶奴说：“回禀太岁，外面来了你的一位故友。西川路的乾坤盗鼠华云龙，来拜你老人家。”吴坤一听说：“哎呀，华二弟来了！我正在想念他。孩子们，开庄门，待我前去迎接。”雷鸣等在房上听的明白。少时就见把华云龙让进来了。

书中交代：华云龙自从古天山逃走，自己一想无地可投，有心回西川，西川没有窝子了。有心回玉山县，又怕杨明不能留他。自己悔恨当初做事不该狠毒，到如今只落得遍地仇人。华云龙此时坐如痴，立如呆，如同雷轰顶上时。饥不知，饱不知，如热锅上蚂蚁。自己信步往前走，忽然想起吴坤，听说在吴家堡很有声气。他打算来躲避，可以安身。启天不敢来，怕有人瞧见，故此晚上来找吴坤。叫家人往里一回禀，吴坤把他迎接进去，雷鸣、陈亮在房上一瞧，华云龙又黄又瘦，不似从前。吴坤把华云龙迎到屋中落座。吴坤说：“华二弟，从哪里来？”华云龙说：“一言难尽。你我兄弟，自西川分手，倏经几载。我在玉山县，有威镇八方杨明的引荐，交了几个朋友。现在皆因我逛临安，惹了祸，闹得无地可投。”吴坤说：“什么祸事？”华云龙就把秦相府偷盗玉揭凤冠，泰山楼杀人，乌竹庵强奸，如此如此一说。吴坤说：“你在我这里住着罢。就即使有人来拿你，都有我呢。现在你有一个知己的朋友发了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哪位？”吴坤说：“在西川坐地分赃的镇山豹田园本。现在曲州府大发财源。结交官长，走动衙门，手下人也多，财也厚，听说跟秦相府还结了亲。我知道跟你知己。”华云龙一听说：“我要找田大哥去。兄长可别多心。我到 he 那里住烦了，再到兄长这里来。现在我盘费缺乏。

“吴坤说：“不要紧。孩儿们开库拿银子。”这个时节。雷鸣在房上一想：“趁此机会，可以拿华云龙。一则给众朋友报仇，二则交给济公，以完公事。”想罢才要伸手拿刀，捉拿淫贼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零八回 三豪杰偷探吴家堡 恶太岁贪色设奸谋

话说雷鸣、陈亮一见华云龙，气往上冲。伸手拉刀，要下去捉拿淫贼。柳瑞一手把雷鸣揪住，说：“二哥、三哥，打算怎么样？”雷鸣说：“你我下去，将华云龙拿住。”柳瑞说：“二位兄长且慢。依我相劝，不必这样。一则你我人力不多，他这里余党甚众。二则你我又不在于官应役，就即便把华云龙拿住，往哪里送？再说咱们总跟他当初神前一胜香。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。只可叫他不仁，你我不可不义。他为非做恶自有济公拿他。你我何必跟他为仇？况且也未必拿的了他。”陈亮一听也有理。说：“二哥，不用管他，由他去罢。”雷鸣也只可点头。三位英雄，在暗中观看。就听华云龙说：“吴大哥，你给我点盘费，我先到田大哥那里住些日子，我再来到兄长家里住着。只要有你们二位，我就不怕了。”吴坤说：“也好。孩儿们开库拿银子去。”管家吴豹，点上了灯笼，寻着钥匙，出了大厅。三位英雄在暗中一听，恶棍家里还有库，三个人一商量，在暗中跟随。只见吴豹打着灯笼，由大厅的东箭道，往后够奔。来到第二层院子，往东有一个角门，一进角门，这里有间更房，里面有几个打更的。吴豹说：“辛苦众位。”打更的一瞧说：“管家什么事？”吴豹说：“我奉庄主之命，来开库拿银子。庄主爷来了朋友了。”打更的王二说：“什么人来

了？”吴豹说：“西川路的乾坤盗鼠华云龙二太爷来了。”王二说：“管家去罢。”吴豹来到北房台阶，把灯笼搁在地上，拿钥匙开门，把门开开了。回头一瞧，灯笼没了。吴豹一想：“这必是打更的王二跟我要笑。”自己复反回到更房门口。一瞧灯笼在更房门口地上搁着，也灭了。吴豹说：“王二你们谁把灯笼给我偷来？”众打更的说：“没有。我们大众都没出屋子，谁拿你的灯笼。”吴豹说：“你们不要不认，没拿，灯笼怎么会跑到这来？”说着话，又把灯笼点上，复反够奔北房。焉想到这个时节，雷鸣、陈亮、柳瑞早进了屋子。

三个人来到屋中一瞧，都是大柜躺箱。三个人正要开箱子拿银子，见吴豹来了。三个人赶紧藏到东里间屋中柜底下。吴豹进来开柜，拿了两封银子。转身出去，把门带上锁了。三位英雄也在柜里，每人拿了两封银子，想要出去，一瞧门已锁住。用手一摸，窗都是铁条，墙前都是用铁叶子包的闸板。雷鸣、陈亮一摸，说：“这可糟了，出不去了。”柳瑞急中生巧说：“不要紧。”立刻柳瑞一装猫叫。打更的听，说：“管家回来。你把猫关在屋里了。”吴豹一听，复反回来。说：“这个狸花猫真可恨。它是老跟脚。”说着话，用钥匙又把门开开。在外间屋用灯笼一照，没有。吴豹进了西里间。三位英雄由东里间早溜出去，上了房。柳瑞又一学猫叫。打更的说：“猫出来上了房了。”吴豹这才出来，把门锁上，够奔前面。

三位英雄在暗中观看，家人把银子拿到大厅，交给华云龙，喊人立刻告辞。吴坤一直送到大门以外说：“华二弟，你过几天来。愚兄这里恭候。”华云龙告辞去了。吴坤迈步回家。刚一进大门，焉想到柳瑞早在门后藏着。冷不防照贼人一刀，竟把吴坤结果了性命。家人一阵大乱，柳瑞早拧身蹿出来。家人次日报官相验，再拿凶手，哪里拿去？柳瑞把恶棍除了，三位

英雄就回了店中安息。次日早晨起来。柳瑞说：“二位兄长上哪去？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我们上曲州府给济公办事。”柳瑞说：“我还要访几位朋友，你我兄弟分手，改日再见。”三个人算还店帐，由店中出来。

不表柳瑞，单说雷鸣、陈亮，顺大路够奔曲州府。刚来到五里碑东村口外，只见路北有一座庙，庙门口站着一条大汉，穿青皂褂，形色枯槁，站立不稳，口中喊叫：“苍天苍天！不睁眼的神佛，无耳目的天地，没想到我落在这般景况。”雷鸣一瞧认识，说：“原来是他。”二位英雄赶奔上前。说：“二哥，为何这般景况？”这大汉一瞧说：“你两个是牛头马面，前来拿我？”雷鸣说：“你是疯了。我二人是雷鸣、陈亮。”这大汉说：“你二人不是牛头马面，是黄幡童子，接我上西天。”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不认识人了。我二人是雷鸣、陈亮。”这大汉心中一明白说：“原来是雷鸣、陈亮二位贤弟，痛死我也。”说完了话，翻身栽倒，不能动转。陈亮赶紧到村口里有一家门首叫门。由里面出来一位老者说：“尊驾找谁？”陈亮说：“老丈，借我一个碗，给我一口开水，那庙门口有我一个朋友，病的甚重，我给他化点药吃。”老丈说：“原来如是，那大汉是尊驾的朋友。他在我们这村口外，病了好几天了。头两天，我还给他送点粥吃。这两天，见他病体甚重，我们也不敢给了。尊驾在此少候，我去拿水去。”说着话，回身进去。端出一碗水来，递给陈亮。陈亮拿了来，把济公那块药化开，给那人灌下去，少时就听他肚腹一响，气引血走，血引气行，当时五脏六腑觉得清爽，去了火病，当时翻起身来，说：“陈、雷二位贤弟，由哪来。”陈亮说：“郭二哥好了。”

书中交代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他姓郭，名顺，外号人称小昆仑，又叫夜行鬼。当年也在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。自己看破

了绿林，拜东方太悦老仙翁为师，出家当了老道。在外面云游四方，要赎一身之冤孽。焉想到来到这五里碑病了。自己在外化缘，手中又无钱住店，就在这庙门口躺着。头两天，村口还有人给点吃的，这两天病的沉重，都不敢给了，怕他死了担不是。今天雷鸣、陈亮来给他把病治好。郭顺这才问二位贤弟从哪来。陈亮说：“由常山县，济公特派我二人来救你。现有济公一封信，交给你，叫你照信行事。”郭顺接过书信一看，这才明白。当时向北叩头，谢济公救命之恩。说：“二位贤弟，盘费富余不富余？”陈亮说：“有。”郭顺说：“我到临安去给济公办事。”陈亮、雷鸣给郭顺一封银子。郭顺说：“二位贤弟受累。改日再谢。”告辞竟自去了。

且说雷鸣、陈亮够奔曲州府来。到城内十字街，往北一拐，见路西有一座酒店。二人掀帘子进去，一瞧有楼，二人这才上楼，见楼上很清洁，二个人找了一张桌坐下。跑堂的过来说：“二位大爷喝酒么？”陈亮说：“喝酒。”跑堂的说：“二位要喝酒，楼下去喝罢。”陈亮说：“怎么今天楼上不卖座呢？”跑堂的说：“今天这楼上，有我们本地三太爷包下了。二位请下面去喝罢。”雷鸣一听这话，把眼一瞪说：“任凭哪个三太爷，今天二大爷要在这楼上喝定了。”跑堂的说：“大爷别生气。凡事有个先来后到。比如你老人家要先来定下座，我们就不能再卖给别人。”陈亮说：“二哥不要粗鲁。你我楼下喝也是一样。”雷鸣这才同陈亮复反下了楼。来到后堂，找了一张桌坐下。伙计赶紧过来，揩抹桌案，说：“二位大爷要什么酒菜？”陈亮说：“你们这里卖什么？”跑堂的说：“我们这里应时小卖，煎烹烧烤，大碟小破中碟，南北碗菜，午用果酌，上等高摆海味席，一应俱全，要什么都有。二位大爷，随便要罢。”陈亮说：“你给煎炒烹炸配四个菜来，两壶女贞陈绍。

菜只要好吃，不怕多花钱。”伙计说：“是。”立刻给要了。少时把酒菜端上来。陈亮就问：“伙计贵姓？”跑堂的说：“我姓刘。二位大爷多照应点。”陈亮说：“我跟你打听一件事。这楼上三太爷请客，是你们西安县知县的兄弟，称呼三太爷，是吗？”伙计说：“不是。”陈亮说：“要不然，必是一位年高有德、是一位好人，大家以三太爷呼之。”伙计说：“不是。”陈亮说：“怎么叫三太爷呢？”伙计说：“二位大爷不是我们本地人，不知道详细。我看看要没来，我告诉二位大爷。”说罢，他往外一看没来，刘二过来说：“我跟你说。”陈亮说：“你说罢。”伙计低言对陈亮如此如此一说。二位英雄一听，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五灵豪气腾空。

不知所因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零九回 五里碑医治小昆仑 曲州府巧遇金翅雕

话说雷鸣、陈亮一问跑堂的，这个三太爷是何许人。跑堂的说：“二位大爷要问，这三太爷，是我们本地的恶霸。在本地结交官长，走动衙门，本地没有敢意。家里打手有一百八十个。”陈亮说：“这个三太爷姓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姓杨，名庆，外号人称金翅雕。”陈亮说：“他们必是亲哥三个。还有大太爷、二太爷吗？”伙计说：“不是亲哥们，听说是异姓兄弟。大爷叫镇山豹田国本，二爷叫鹞子眼邱成。”雷鸣、陈亮听明白。

正喝着酒，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管家，歪戴着帽子，闪披着大氅，进来说：“掌柜的，菜齐了没有？三太爷少时就来。”掌柜的说：“齐了，请三太爷来罢。”雷鸣、陈亮往外一看，就知道这个人是个恶奴的样子。少时，外面又进来一个恶奴。说：“三太爷来了。”跑堂的赶紧按着告诉桌上：“众酒座站起来，三太爷来了。”伙计一说，众酒座全都站起来。伙计一告诉雷鸣、陈亮，也叫这二位英雄站起来，三太爷来了。陈亮说：“三太爷来，我们怎么站起来，三太爷替我给饭帐么？”伙计说：“不给。”陈亮说：“既不给，我们不能站起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我可是为你们好，你们二位要不站起来，可了不得。”雷鸣说：“我自生人以来，老没找着了不得，今天我倒要瞧

瞧了不得怎么样。”伙计怕惹事，叫众客人在头里站着，挡着他们。雷鸣、陈亮又要瞧瞧恶霸什么样，不站起来，头里挡着瞧不见，二位也只好站起来。见外面进来三个人，头二位都是蓝绸四楞巾，蓝绸子铜擎，篆底官靴，都是拱肩梭背。这两个本是本县的刀笔先生，一位姓曹，一位姓卢。后头跟着这位三太爷，是身高六尺，头戴宝蓝逍遥员外巾，身穿宝蓝缎宽领阔袖袍，周身绣团花，足下薄底靴子，打扮的文不文，武不武。三十多岁，黄尖尖的脸膛，两道细眉，一双三角眼，明露着精明强壮，暗隐着鬼计多端，不是好人的样子。雷鸣一看说：“老三，原来是这小子。当初他也是西川路的贼，怎么此时会这么大势利。”陈亮见恶霸众人上了楼，把伙计叫过来。陈亮说：“这个三太爷来，为什么都站起来，莫非全都怕他？”伙计说：“告诉你罢，他跟秦丞相是亲戚。但说乡民，就是本地知府，也不敢得罪他。他要稍不愿意，给秦丞相一封信，就能把知府撤调了。”陈亮一听，这还了得。又问伙计：“你三太爷在哪里住？”伙计说：“由我们这铺子往北走，到北头往东，一进东胡同路北大门，门口八字影壁，就是他那处，房子很高大。”陈亮打听明白，吃喝完毕，给了酒饭帐，出了酒铺往北，到北头往东一拐，果见路北大门。二位英雄探明白了道路，就在城内大街找了一座店，字号是“亿魁老店”，坐西朝东。二人来到店中，找了北院西房。伙计打洗脸水倒茶，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看这恶霸，大概必是无所不为。今天晚上，咱们去哨探哨探。”雷鸣点头答应。

二人直候到天交二鼓，店中俱备安息，二位英雄。这才把夜行衣换好，收拾停当，由屋中出来，将门倒带，画了记号，当时探身廊房越脊，展眼之际，二人来到恶霸的宅院。蹿房越脊，在暗中暗探，来到一所院落。是北房五间，南房五间，东

西各有配房五间。北上房廊檐下，挂着四个纱灯，屋中灯光闪烁。雷鸣、陈亮在东房后房坡往下礁，见屋中有两个家人，正在探抹桌案。这个家人说道：“咱们庄主爷来了朋友了。”那个家人说：“谁来了？”这个家人说：“乾坤盗鼠华云龙华二太爷来了。少时咱们庄主陪着华二太爷，在这屋里吃饭。”雷鸣、陈亮在暗中听的明白。

工夫不大，只见上房西边角门，灯光一闪，有两个家人，头前打着灯笼，后面跟着四个人。头一个就是华云龙，第二个这人，身高九尺，膀阔三停，头戴鹅黄色六瓣壮士巾，上按六颗明镜，绣云罗伞盖花贯鱼长，身穿翠缎窄领瘦袖箭袖袍。腰系五彩丝髻带。蛋青衬衫，薄底靴子，被一件鹅黄色英雄大氅，上绣三蓝富贵花。再往脸上看，面如白粉，两道剑眉，一双环眼，裂腮，押耳黑毫顾下一部钢髯，这个就是镇山豹田国本。第三个穿白爱素，黑脸膛，乃是鹞子眼邱成。第四个穿蓝挂翠，就是金翅雕杨庆。四个人一同来到北上房屋中落座。就听田国本说：“华二弟，自从你我分手，候经四载。愚兄念你非是一天。你在临安做的那点小事，你要早到我这里来，给临安秦相写一封信，把海捕公文追回去，把和尚追回去，早就完了案。你不来，我哪里知道你的事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兄长在这里，你哪里知道，我新近听见追魂太岁吴坤吴大哥说，我才知道兄长在这里住着。我这有两件东西，送给兄长留着罢。”田国本说：“什么呀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在秦相府得的奇幻玲球透体白玉铜，十王桂嵌宝垂珠凤冠。这两件东西，是价值连城，无价之宝，可就是没处买去。”田国本说：“贤弟，你先带着，等我生日那时，还有旧日绿林的几位朋友来，你当了众人，你再给我，也叫他等开开眼。你我弟兄认识多年，也不枉我常夸奖你。我常跟朋友提你武艺超群，做这样惊天动地之事。你在我

这里住着，我给秦相一封信，管保叫了官司完了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兄长怎么跟秦相有往来？”田国本说：“贤弟，你不知道，我跟秦相是亲戚。慢说你这点小事，告诉你，前任知府不合我的意，我给秦相写了一封信，就把知府调了任。现在这个知府姓张，自他到任，我去拜他，他不但不见我，反说了些不情由的话，我又给秦相写了一封信。我们是亲戚，给我写了回信来，叫我查他的劣迹。再给秦相写信，好参他。我前者报了一回盗案。实对贤弟说罢，我这家谁敢来？盗案原本我自己做的。那几个绿林的朋友，晚上来虚张声势。我写了一张大失单，交到知府衙门，叫他地面出这个案，他一个拿不着，我就可以叫他挪窝。我还想起一件事来：后面看花园的那老头，也是无用的人，邱二弟，你摘他的瓢，给知府送礼去。”鸽子眼邱成点头出去。

这个时节，有家人来回禀：“现有造月篷程智远、西路虎贺东风回来了。”田国本盼时有请。家人出去，工夫不大，带进两个人来。一个穿白爱素，一穿蓝挂翠。来到大厅，彼此见礼。田国本说：“程贤弟、贺贤弟，二人回来了。劣兄烦你二人，到临安西湖灵隐寺去，把庙里方丈、知客、监寺等，全都杀了回来，行不行？”程志远、贺东风说：“这乃小事，我二人立刻起身。”田国本说：“好，带上盘费。你二人去罢。”

这两个刚走，鸽子眼邱成，手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一人头，到大厅说：“兄长，你看杀了。”田国本说：“你拿包裹包上，给知府送去罢。”雷鸣、陈亮在暗中瞧着不知他怎么给知府送礼去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咱们跟着。”雷鸣点头。只见邱成用包将人头包裹好，施展飞檐走壁，来到知府衙门的三堂。把人头包袱挂在房格子上，竟自去了。雷鸣、陈亮看的明白。一数由西往东数，第十七根房椽子。雷鸣说：“老三，咱们把人头

拿回去，挂在田国本家去。”陈亮说：“不用。师父说过，叫咱们记在心里，看在眼里，不可多管闲事。你我回去罢。”二人这才回店。

次日知府一起来，看见房檐上挂着包袱。叫人一数，由西往东数第十六根房椽子上拿下来。打开一看，是一个男子的人头。知府吓的惊慌失色。

不知太守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一十回 鹞子眼杀人头送礼 张太守派班头拿人

话说知府张有德叫人打开包裹，一看是人头，知府勃然大怒。立刻派人，把安西县知县曾大老爷请来。知县一见太守行礼说：“大人呼唤卑职，有何吩咐？”太守说：“昨天衙内，竟有贼人在我这三堂房檐下，由西往东房椽子上，挂了一个包裹，里面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竟有贼人这样大胆，贵县赶紧派人，给我捉拿凶手。访查系何人被杀，尸身究落在何处。”知县一听，连说：“是。大人不便动怒，候卑职赶紧派人缉拿。”太守说：“贵县要急速办去，本府也派人缉捕。”知县点头回衙。立刻把手下快班刘春泰、李从福叫上来。老爷吩咐：“尔可即速给我拿贼，拿着我赏银五十两。拿不着，我要重重责罚你们。”刘春泰、李从福点头答应。立刻下来，聚集手下眼明手快的伙计，同府衙门的班头，在十字街路西酒店会齐。大众商量办案，众官人都来到酒店后堂。众伙计就问：“什么案？”刘春泰说：“在知府衙门三堂，由西往东数，第十七根房椽子上，挂着一个人头。老爷说了，办着赏五十两银子，办不着要重重责罚。”众伙计官人一听，一个个紧皱眉头。都说：“这案子不大好办。”

众人正在议论之际，就听酒铺门口，有人说话。说：“都是你把包裹挂在由西往东数，第十七根房椽子上。”又有人说：

“不是你叫我挂的么？”众官人一听，刚才一愣。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穷和尚，同着两个人，都是月白的裤褂，骨头钮子，左大襟，四只鞋四样：一只开口僧，一只山东皂，一只踢死牛，一只搬尖鞮、众班头瞧着这一僧两俗，语音不对，面生可疑，说话有因。

书中交代：来者非是别人，正是济公带领柴、杜二位班头。和尚由常山县，叫雷鸣、陈亮走后，和尚告辞，回到赵员外家中，柴、杜二位班头，正等急了。见和尚回来，赵员外就问：“圣僧哪去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在外面蹲着出恭，瞧见一个人，拿着钱褡裢直往外漏钱。我就后面跟着检，直跟了有八里地。”赵员外说：“大概圣僧捡了钱不少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我随着检，随往怀里揣，检完了，我一摸，怀腰里没系着带子，随着又都掉了，一个钱也没落着。”赵员外一听也乐了。立刻吩咐摆酒，又留和尚住了一天。次日和尚要告辞，赵员外还要留，说：“圣僧何妨多住几天。”和尚道：“我实在有事。”员外拿出五十两银子来说：“圣僧带着路上喝酒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不要。拿着银子怪重的。”柴头说：“师父不拿着，回头咱们吃饭住店，又没钱。依我说，拿着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拿着你拿着，用包袱包起。”柴头就用包裹包好，和尚说：“你们要拿华云龙，你们两个有什么能为？”柴头说：“我有飞檐走壁之能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把这个银子包袱，由西往东数，第十七根房椽子，你要能给挂上了，我就带你们拿华云龙去。”柴头说：“那算什么。”当时拿着包袱，一纵身，一只手扒住房檐，一只手把包袱挂上。柴头说：“师父，你瞧是第十七根不是。”和尚说：“走罢。”柴头说：“把包裹拿下来呀。”“别不害臊了。真拿人家的银子，跟人家有什么交情。走罢。”柴头一想：“你不怕饿着，我们岂怕饿。”赌气也不言语。和

尚告辞，赵员外送到外面。

和尚带领二位班头，出了赵员外的庄，一直来到曲州府。走到酒店门口，和尚说：“咱们进去喝酒。”柴头说：“进店喝酒，有钱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把包袱挂在由西往东数，第十七根房椽子上，你又问我。”柴头说：“不是你叫我挂的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叫你接的？”“这是冤魂不散，神差鬼使，叫你挂的。”柴头说：“什么神差鬼使。”和尚说：“走罢。”说着话，进了酒铺，坐下要菜。这时，安西县与府里的众官人，都看上了和尚。和尚吃的有八成饱了，和尚又说：“你把包袱给挂在第十七根房椽子上，这回走不了了。”柴头说：“不是你叫我挂的么。”刘春泰越听越是，这才过来说：“朋友，由西往东数，第十七根房椽子的包袱，是你挂的？”柴头说：“是我挂的。”刘春泰说：“好。这场官司你打了罢。”柴头刚要分辨，和尚说：“不用说了，官司打了，我们可没有饭钱。”刘头说：“饭钱我给。”柴头也不言语。就知道和尚不安好心，要吃人家一顿饭。直至吃喝完毕，一算帐，和尚吃了十两零三钱。刘头说：“我给了，三位跟我们走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好。”

大众一同出了酒馆，来到知府衙门。刘头说：“朋友，你说说罢，在三堂第十七根房椽子上挂的人头，是杀的什么人？尸身现在哪里？你可说罢。”柴头一听说：“什么人头不人头！我不知道。”刘春泰说：“方才在酒馆，不是你说的，由西往东数，第十七根椽子上挂的包裹，是你挂的么？”柴头说：“不错。我告诉你，我姓柴，叫柴元禄，他叫杜振英，我二人是临安的马快。这个和尚，是济公，奉秦丞相赵太守谕，出来办案，拿乾坤盗鼠华云龙。昨天我们住在赵家庄，今天早晨，济公问我们有什么能为，要办华云龙，我说，会飞檐走壁，济

公叫我把五十两银子的包袱，挂在由西往东数第十七根房椽子上，看看我的能为，我挂的上挂不上。包袱是我挂的，可是银子包袱。你要不信，我这里有海捕公文。”刘春泰一听，心说：“这顿酒钱白花了。”往里一回察，知府在京中见过济公，知道济公是得道高僧，赶紧吩咐，把圣僧请到书房。

和尚一见太守，彼此各叙寒温，太守说：“圣僧从哪里来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奉秦相所托，带着两个班头，出来办案，捉拿乾坤盗鼠华云龙。这个贼人，盗了秦相府的玉镯凤冠，在泰山楼杀死人命，乌竹庵因奸不允杀死少妇。这个贼人，现在老爷的地面窝藏。”知府说：“在哪里？”和尚说：“在镇山豹田国本家。”知府一听说，“原来如是。我自到任，上任官就跟我讲，本地有一个势棍田国本，他跟秦相是亲戚，上任知府，就是他蛊惑秦相给他调任。我自到任，他来拜过我一次。我一问，是什么人，说是本地的民人。我说，他是黎民百姓，无官职，不应无故拜官，我也没见他。后来他家里报明火执仗，我也不知是真是假。昨天晚上，无故在我这三堂房椽子上，挂了一个人头，我想其中必有缘故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。老爷只要把田国本拿住，这案就都破了。可有一节，老爷要派官人去拿，可拿不了。田国本房子也多，外面一有信，打草惊蛇，贼就跑走了。老爷你坐轿子去拜他，我和尚扮作老爷的跟班，把贼人稳住，我可以拿他。”老爷说：“圣僧扮跟班行得么？”和尚说道：“行得。老书把跟班的衣服，给我拿一身来。”立时给和尚打了洗脸水。和尚一洗脸，本来济公五官清秀，无非是脸上太黑。把僧帽揣在怀内，戴上皂缎色软帕包巾，穿上一件皂缎色大田，把草鞋脱了，换上薄底靴子，打扮好了，知府一看很像。老爷自己换好了官服，吩咐外面打轿。柴元禄、杜振英、刘春泰、李从福，还有许多官人，一并跟随。

老爷上了轿，鞭牌锁棍，及旗锣伞扇铜锣开道，一直来到田国本家门口拜会。家人进去一回，田国本正在大厅同邱成、杨庆、华云龙说话，家人回禀说：“现有知府来拜。”田国本一听一愣，说：“众位贤弟，前者我拜知府，他不见我。今天放他来拜我，恐是其中有诈。”邱成说：“兄长不必多疑，大概知府他知道兄长跟秦相是亲戚。他前者不见兄长，他这是来赔不是。”田国本一听也有理，说：“二位贤弟，在东西配房去躲着。要有动作，你二人再出来动手。华二弟你到花园子，摆桌酒，你喝酒去。待我见他。”众人点头，田国本这才出来迎接知府。

不知济公如何捉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